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侏罗纪公园



第一章

在最初的不规则零散曲线中，几乎看不到基本数学结构的提示。

伊恩·马康姆

几乎是乐园迈克。鲍曼一面开着那辆越野车穿过位于哥斯大黎加西海岸的卡沃布兰科生态保护区，一面兴高采烈地吹着口哨。这足七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眼前路上的景色壮丽：路的一边是悬崖峭壁，从这儿可俯瞰热带丛林以及碧波万顷的太平洋。据旅游指南介绍，卡沃布兰科是一块未经破坏的荒原，几乎是一个乐园。现在看到这样的景色，鲍曼觉得他似乎又在度假了。

鲍曼今年三十六岁，是达拉斯的房地产经纪人，与妻子、女儿一起来这里度假两个星期。其实这次旅行是他妻子爱伦的主意；几个星期以来，爱伦不断地跟他谈论着哥斯大黎加那些奇妙的国家公园，并说蒂娜若能亲眼目睹该有多好。后来，当他们到达这里之后，他才知道爱伦早已和圣荷西市的一名整型大夫预约好了。这是迈克。鲍曼首次听说哥斯大黎加有医术高超、收费低廉的整型治疗，以及圣荷西市有设施豪华的私人诊所。

当然，他们之间大大地吵了一架。迈克认为妻子对他撒了谎，而她确实也是如此。他坚决反对这次整型手术。因为不管怎么说，这件事实在很可笑，爱伦才三十岁，而且美貌动人。真是见鬼，她在赖斯毕业的那一年还当选饼庆祝活动中的女王，这一切至今还不到十年呢。然而爱伦情绪越来越不稳定，经常为此而烦恼。这些年来，她最担心的事仿佛就是红颜不能常驻。

这件事，还有其他所有的事情。

越野车在坑坑洼洼的路面上颠簸着，周围的泥浆四溅。坐在他身旁的爱伦问道：“迈克，你确定这条路没错吗？我们已经有几小时没见到一个人影了。”

“十五分钟之前还看到另一辆车呢，”迈克提醒妻子。“记得吗？那辆蓝色的车。”“走另一条路的……”

“亲爱的，你想去一个没有人迹的海滩嘛，”迈克说道。“那就是你想去的地方。”爱伦半信半疑地摇摇头。

“但愿你没走错路。”“是啊，爸爸，我希望你没走错路。”坐在后排的克丽丝蒂娜说道。她今年八岁。

“相信我，我是对的。”他一声不吭地开了一会儿。“景色迷人，对不对？瞧那边，美极了。”

“嗯，不错。”蒂娜应道。

爱伦掏出连镜小粉盒，对着镜子照着，按了按眼睛的下方。她软了口气，又把粉盒收起来。

道路开始向下倾斜，迈克。鲍曼全神贯注地开着车。突然，一团小小的黑影猛然越过路面，蒂娜失声叫了起来：“你们看！你们看！”黑影马上消失了，跑进丛林中。

“那是什么？”爱伦问道。“是猴子吗？”“也许是鼠猴。”鲍曼回答说。

“我能把它算进去吗？”蒂娜掏出铅笔问道。她把旅途所见的各种动物列成一张表，那是一项课外作业。

“我不知道。”迈克不敢肯定。

蒂娜看着旅游指南上的照片。“我认为这不是鼠猴，”她说道。

“我觉得这是另一种吼猴。”他们在旅途中已见过几只吼猴。

“嗨，”蒂娜更加来劲了。

“根据这本书上说，『卡沃布兰科的海滩上常常有多种野生动物逗留，包括吼猴、白脸猴、三趾树獭，还有长鼻浣熊。』你认为我们会见到三趾树獭吗，爸爸？”

“我想我们一定能见到。”

“真的吗？”

“看着前面，别乱动。”

“真好玩，爸爸。”道路向下延伸，穿过丛林，奔向大海。

当他们终于到达海边时，迈克·鲍曼觉得自己真是英雄。那是一片二英里长的白色沙滩，呈新月形，四周看不到一丝人迹。他把越野车停在沙滩旁边的棕榈树荫下，然后取出野餐盒。

爱伦换上了泳装，说道：“说真的，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减肥。”

“你看起来身材好得很，亲爱的。”事实上，他觉得妻子太瘦了，不过他已学会对此避而不谈。

蒂娜已经跑下海滩。

“别忘了擦防晒油。”爱伦喊道。

“待会儿，”蒂娜回头大声说着。

“我去看看有没有三趾树獭。”爱伦。

鲍曼看看海滩四周，还有那些树。“你想她没事吧？”

“亲爱的，这里方圆几英里都没有人烟耶，别担心她会被拐跑啦。”迈克回答道。

“有蛇怎么办？”

“哦，看在老天的分上，”迈克·鲍曼说道。

海滩上没有蛇的。”“唔，也许会有……”

“亲爱的，”迈克断然说道，“蛇是冷血动物，它们是爬虫类，无法控制体内的温度。

这里是华氏九十度的沙滩，要是有蛇出洞，准会被烤死。

相信我，海滩上不会有蛇的。”他看着女儿蹦蹦跳跳地走下海滩，最后在白色的沙滩上只见到一个黑点。

“随她去吧，让她玩个痛快。”他用手搂住妻子的腰。

蒂娜跑着跑着，觉得精疲力竭了，便扑倒在沙滩上，兴致勃勃地打着滚来到水边。海水暖洋洋的，几乎一平如镜。她在那里坐了一会儿，稍微喘过气后，便回过头来朝向父母亲和那辆汽车，看看自己到底跑了多远。

母亲正向她招手，示意她回来。蒂娜也兴高采烈地挥着手，假装不明白她的意思。蒂娜不想擦防晒油，也不想回到母亲身旁听她唠叨减肥的事。她只想待在这里，也许能见到三趾树獭。

两天前，蒂娜在圣荷西的动物园里见过树獭。它看起来就像一个傀儡角色，似乎不会伤人。不管怎样，它的行动缓慢；她一定可以轻易地追上它。

母亲又在大声叫唤她了，蒂娜决定不再晒太阳，便离开水面到棕榈树

荫下。在海滩的这一段，高大的棕榈树下长着盘根错节、枝丫交叉的红杉树，使任何人都无法穿过树丛进入内陆。蒂娜坐在沙上，用脚踢着红杉树的枯叶。她发现沙上有许多鸟的足迹。哥斯大黎加以鸟类繁多而闻名。旅游指南上说，此地鸟的数量是美国和加拿大总和的三倍。

沙滩上有一些三趾鸟的足迹又小又浅，几乎难以发现。另外还有一些足迹很大，而且在沙中留下深深的痕迹。蒂娜懒洋洋地瞧着这些足迹，突然听到吱吱的叫声，接着从红杉树丛中又传来一阵沙沙声。

是不是树獭发出的叫声？蒂娜觉得不是，但她也不能确定。那是一种海鸟的叫声吧。她一动不动地静静等待着，听到那沙沙声又重新响起，最后她终于找到发出声响的地方。在几码远的地方，从红杉树的根部冒出一条蜥蜴，正直愣愣地望着她。

蒂娜屏住了呼吸。又是一种可以列在她的表格的新动物！那蜥蜴用两条后腿站起来，靠粗大的尾巴保持平衡，眼睛牢牢地盯着她。蜥蜴站起时，几乎有一英尺高，皮肤呈深绿色，背部有一条条棕色的花纹。它的前腿很细，长着小小的爪子，在空中不断地摆动。当它凝视蒂娜时，头部还歪向一边。

蒂娜觉得这蜥蜴很可爱，有点像神话中的火怪。她也举起手来朝它挥动。

蜥蜴并没有被吓到，还用两条后腿向她走来。它不比一只鸡更大些，而且像鸡一样，走路的时候头部往前点着。蒂娜觉得它可以被养成很好的宠物。

蒂娜发现，这蜥蜴留下的三趾足迹看起来和小鸟的足迹一模一样。它向蒂娜靠近，她还是一动不动地待在那里，不想惊吓这只小动物。它竟会靠得这么近，实在令她惊愕不已，但她想起来这里是国家公园。公园里所有的动物都知道，他们的生命是受到保护的。这只蜥蜴也许很温顺，它是希望蒂娜给它一些食物吧。很遗憾，她一点食物也没带。蒂娜慢慢地伸出手来，掌心摊开，让它看清并没有食物。

蜥蜴停了下来，歪着头，发出叫声。

“抱歉，”蒂娜说道。“我确实什么也没有。”就在这时候，蜥蜴没有发出任何警告，便跳起来扑向那只伸出的手。她可以感觉它的小爪子在抓她掌上的皮肤，那动物的重量出奇地沉重，把她的手臂压了下来。

接着，蜥蜴顺着她的手臂向脸部爬去。

“我真想现在就看到她，”爱伦。鲍曼说道，她在阳光下眯起双眼。“没事，只想看看她。”“我相信她没事，”迈克回答道，一边在旅馆准备的餐盒中挑来挑去。盒子里净是令人倒胃口的烤小鸡，还有一种包了肉馅的糕点。这种食品爱伦根本不会尝一口。

“你认为她不会离开海滩吗？”爱伦问道。

“不会，亲爱的。我认为不会。”“我觉得这里真是荒凉。”爱伦说道。

“我还以为你就是喜欢这种地方呢。”迈克。鲍曼回答说。

“我的确喜欢。”爱伦说道。

“唔，那么，还有什么问题呢？”“我只是希望看到女儿，没别的事。”爱伦说道。

这时，随着从海滩上吹来的风，他们听到了女儿的声音。她正发出尖叫。

旁塔雷纳斯

“我认为她现在已十分舒适。”克鲁兹大夫说道。蒂娜正在氧气帐内熟睡，大夫放下了帐门。迈克·鲍曼坐在床边，紧靠着女儿。他想，克鲁兹大夫或许相当能干；他的英语说得很流利，那是他在伦敦和巴尔的摩医学中心接受训练的结果。克鲁兹大夫才华洋溢，而且圣马利亚医院——旁塔雷纳斯的这家现代化医院——极其干净，效率很高。

但是，尽避如此，迈克·鲍曼仍然紧张不安。他们无法回避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们的独生女儿身受重伤，而且现在又远离家乡。

当迈克到达蒂娜身边时，她正歇斯底里地尖叫。她的整个左手臂上鲜血淋漓，布满了细小的咬伤，每个伤口约有拇指指纹那么大。手臂上淌着一团团胶黏的泡沫，就像唾液一样。

他把她抱到沙滩上。她的手臂几乎立即红肿起来。迈克久久也不能忘却他是如何疯狂地把车驶回文明世界，那辆四轮越野车不停地打滑，费劲地顺着泥泞的道路爬进山中，而他的女儿由于痛楚和恐惧一直尖叫着，手臂也越来越红肿。早在他们到达国家公园的边缘地区之前，红肿的部位已扩展到颈部，随后蒂娜开始呼吸困难……“她会康复吗？”爱伦问道，她的双眼直愣愣地望着氧气帐内。

“我相信她一定会的，”克鲁兹大夫回答道。“我又给了她一剂类固醇，她的呼吸平顺多了。而且你也看到，手臂上的红肿已大大消退。”迈克·鲍曼说道：“那些咬伤……”“我们还没有鉴定出来，”大夫说道。“我从来没见过这种咬伤。但是你会发现，它们正在消失。现在已经很难辨认出来了。幸亏我已拍下照片存档。我还清洗了她的手臂，取下那种黏沫的标本——一份在这里作分析，另一份则送往圣荷西的化验室，第三份我们将冷冻保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你有她画的图吗？”“有。”迈克·鲍曼说道。他递上蒂娜画的图。

“这就是咬它的动物？”克鲁兹大夫看着图画问道。

“是的，”迈克·鲍曼说道。“她说那是一条绿色的蜥蜴，大小像一只鸡，或是像乌鸦那么大。”“我不知道有这种蜥蜴。”大夫说道。“她画的这条蜥蜴用后腿站着……”“一点也没错，”迈克·鲍曼说道。“她说，他用两条后腿行走。”克鲁兹大夫皱起眉头。他又把图画仔细看了一眼。“我不是专家。我已经邀请盖提雷兹博士来我们这里。他是海湾对面的卡拉拉生态保护区的高级研究员。或许他能帮助我们鉴定这种动物。”“这里没有从卡沃布兰科来的人吗？”鲍曼问道。“她是在那里被咬伤的。”“很遗憾，没有。”克鲁兹说道。“卡沃布兰科没有常驻的工作人员，也没有哪位研究人员在那里工作过一段时间。在最近几个月里，你们也许是第一批在海滩上行走的游客。不过我相信，你们会发现盖提雷兹博士是个学识渊博的专家。”盖提雷兹博士留着一脸落腮胡，身穿卡其布衬衫和短裤。令人惊讶的是，他竟是美国人。当他被介绍给鲍曼夫妇时，他用柔和的南部口音说道：“鲍曼先生，鲍曼太太，你们好，很高兴见到你们。”然后他解释说，他是耶鲁大学的野外生物学家，在哥斯大黎加已经工作五年了。马蒂·盖提雷兹对蒂娜作了彻底的检查，他轻轻地抬起她的手臂，打开手电筒仔细地观察每一个伤口，随后又用一把袖珍尺量伤口的大小。过了一会儿，盖提雷兹从伤患身边走开，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仿佛明白了什么。接着他查看了偏振片（编者按：Polaroid，是一种经过特殊化学处理的透明塑胶片，能使光偏振），就那种黏液问了几个问题。克鲁兹告诉他，黏液采样正在化验室里作检验。

最后他转过身来面对着紧张地等在一旁的迈克。鲍曼和他的妻子。“我认为，蒂娜正在好转。我只是想将几个细节弄清楚。”他说道，且一丝不苟地做着笔记。“你们的女儿说，她被一条绿色的蜥蜴咬了，那蜥蜴大约一英尺高，从长满红杉树的沼泽地直立着走到海滩上，对吗？”

“一点也没错。”

“而且那只蜥蜴还发出一种叫声？”

“蒂娜说，像鸟鸣声或老鼠的叫声。”

“你是说，像老鼠的叫声？”

是的。”

“唔，那么，”盖提雷兹说道，“我知道这种蜥蜴。”

他解释说，世界上有六万种蜥蜴，其中只有不到十二种能直立行走。在这十二种里，拉丁美洲只发现四种。从颜色来判断，这只蜥蜴很可能是这四种之一。“我相信，这只蜥蜴是皇冠鬣蜥，一种带条纹的蜥蜴，是在哥斯大黎加被发现的，在宏都拉斯也有。他们用后腿站立时，有时可高达一英尺。”“他们有毒吗？”“没有毒，鲍曼太太。毫无毒性。”盖提雷兹解释说，蒂娜手臂上的红肿是过敏反应。

“据文献记载，百分之十四的人对爬虫类严重过敏，”他说道。“看来你女儿就是其中之一。”“她当时高声尖叫，她说很疼。”“也许是这样，”盖提雷兹说道。“爬虫类的唾液中含有血清促进素，能引起剧烈疼痛。”他转身面对克鲁兹。“用了抗组织胺剂（编者按：antiHistamine，是一种伤风抗素）后她的血压下降了吗？”“是的，”克鲁兹回答说。“下降很迅速。”“血清促进素，”盖提雷兹说道。“一定是的。”爱伦。鲍曼仍然觉得不放心。“那么，为什么蜥蜴会先咬她呢？”“蜥蜴咬人是常事，”盖提雷兹说道。“动物园的管理人员老是被咬伤。有一次我就曾听说，在安马洛亚的一只蜥蜴咬了睡在儿童小床上的婴儿，那里离你们来的地方大约有六十英里远。动物咬人是经常发生的。不过我不明白，你女儿身上怎会有那么多伤口。当时她在干什么？”“什么也没做啊。她说她只是静静地坐着，因为她不想把它吓跑。”“静静地坐着，”盖提雷兹皱着眉说道。他摇摇头。“唔，我认为我们还无法确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野生动物的行为是无法预料的。”“她手臂上那些泡沫状的唾液又是怎么回事？”爱伦问道。“我老是想到狂犬病……”“不，不，”盖提雷兹博士说道。“爬虫类不可能造成狂犬病，鲍曼太太。你女儿的病况是皇冠鬣蜥引起的过敏反应。不会有什么更严重的病情。”迈克。鲍曼接着给盖提雷兹看蒂娜画的图。盖提雷兹点点头。“我相信这的确是一张皇冠鬣蜥的图画，”他说道。“当然喽，有几个细节错了。它的颈部画得太长，它把它的后腿画成了三趾而不是五趾。这条尾巴也太粗，翘得太高了。不过，除了这些之外，这就是一条我们正在谈论的有参考价值的蜥蜴了。”“可是蒂娜特别提到它的颈子很长，”爱伦。鲍曼坚持说道。“她还说脚上确实只有三个趾。”“蒂娜观察事物很敏锐的。”迈克。鲍曼说道。

“我相信她观察很敏锐，”盖提雷兹笑着回答说。“不过我仍然认为你女儿是被一条普通的皇冠鬣蜥所咬伤，而且产生严重的爬虫过敏反应。药疗的正常时间是十二小时。明天早上她应该就可以完全康复了。”在圣马利亚医院地下室现代化的化验室里，人们得到消息说，盖提雷兹博士鉴定咬伤美国儿童的动物是一条无毒的皇冠鬣蜥。因此对唾液的 analysis 立即停了下来，尽避开先进行的分馏已显示出几种未知生物状态的高分子蛋白质。但是夜班化验

师忙碌不堪，他把唾液标本放到冰箱内的架子上。

第二天早上，日班工作人员拿着出院病人的名单来核对盛物架。她看到克丽丝蒂娜。

L。鲍曼已被安排在今天上午出院，便把唾液标本摔到一边。最后，他发现标本上有红色标签，也就是说，这份标本得送往圣荷西的大学化验室，因此他又从废物篓里将试管拾回，把它寄出去了。

“去，向克鲁兹大夫说声谢谢。”爱伦。

鲍曼说着，同时把蒂娜推上前去。

“谢谢你，克鲁兹大夫，”蒂娜说道。

她走过去和大夫握手。然后她说道：“你换了件衬衫。”

克鲁兹大夫突然觉得迷惑不解；随后他笑了。

“没错，蒂娜。我每次在医院值夜班，隔天早上就换衬衫。”“不换领带吗？”“不换，只换衬衫。”

爱伦。鲍曼说道：“迈克告诉过你，她的观察力十分敏锐的。”“确实如此。”克鲁兹大夫笑着说道，一本正经地握着小女孩的手。

“祝你在哥斯大黎加剩下的假日里玩得高兴，蒂娜。”

“我会好好玩的。”鲍曼一家人刚准备离去，克鲁兹大夫突然又问道：“哦，蒂娜，你还记得那只咬你的蜥蜴吗？”“记得。”“他有足趾吗？”

“有。”“有几个足趾？”

“三个。”她回答说。

“你怎么知道的？”“因为我特地看了一下，”她回答说。“而且，所有的小鸟在沙滩上都是留下三趾的痕迹，就像这样。”她举起手来，把中间三个手指分得很开。“那只蜥蜴在沙中也是留下那种痕迹。”“蜥蜴的足迹像小鸟的一样？”“嗯，是的，”蒂娜回答说。“它走路的姿态也像小鸟。它就像这样点头，一上一下的。”她走了几步，一边点着自己的头。

鲍曼一家人离去后，克鲁兹决定把这番谈话向盖提雷兹博士报告。

“我得承认，那女孩的一番话使我迷惑不解，”盖提雷兹说道。“我自己也一直在进行查证。现在我已经不再肯定它是被皇冠鬣蜥所咬。一点也没办法再肯定。”“那么，那可能是什么呢？”“唔，”盖提雷兹说道，“我们不要太早地进行推测。顺便问问，你是否听说医院里还有其他被蜥蜴咬伤的病例？”“没有，干么？”“我的朋友，如果你听到的话，一定得让我知道。”

海滩

马蒂。盖提雷兹坐在海滩上，看着下午的太阳缓缓落下，最后，太阳在海面上散放着耀眼的金光，那光芒从棕榈树下穿过，一直穿射到卡沃布兰科海滩，以及他所在的红杉树丛中。他所坐的地方就在两天前那个美国小女孩待过的地方附近，这是他能想出的最好办法。

他曾告诉鲍曼夫妇，蜥蜴咬人是常有的事；尽避他说的都是千真万确，但他还没听说过皇冠鬣蜥会咬伤人。他也从来没听说过有任何人因为被蜥蜴咬而需要住院的。况且，倘若她真的是被皇冠鬣蜥所咬，那伤口似乎也稍微大了一些。他回到卡拉拉生态保护区后，就在那里的小型科研实验室里查阅资料，结果发现没有任何关于皇冠鬣蜥咬人的记载。接着他又查询美国的一家国际生物科学服务中心，但还是没有找到有关皇冠鬣蜥咬人，或是被蜥蜴

所咬而住院的资料。

随后他打了一通电话给安马洛亚的医官，那官员证实，一名出生才九天的婴儿在摇篮里睡觉时，腿部被动物咬伤，他的祖母——唯一的目击者——声称这动物是一只蜥蜴。结果这条腿肿了起来，婴儿几乎一命归天。他的祖母在描述蜥蜴时说，它的皮肤呈绿色，上面有棕色条纹。在吓跑它之前，它已在婴儿的小腿上咬了数下。

“真是怪事。”盖提雷兹说道。

“没什么好奇怪的，和其他几起咬伤病例一样。”医官回答说。他又补充了几个听来的意外事件：附近一个靠海叫法斯克兹的林子，那里有一名儿童在睡觉时被咬伤；另一起出事地点是在波达。索特瑞罗。所有这些意外事件都发生在近两个月内，而且全和熟睡的儿童或婴儿有关。

像这样前所未有的情况使盖提雷兹怀疑，一种过去不为人知的蜥蜴确实存在。这种情况在哥斯大黎加最有可能发生。这个国家的狭窄地段只有七十五英里宽，面积比缅因州还小。

然而在它十分有限的范围里，生物的种类却多得出奇：它濒临太平洋和大西洋；有四道互不相连的山脉，包括一万一二千英尺高的山峰和活火山；雨林、云林、温带、沼泽和沙漠。如此类型的生态环境使它的植物和动物的种类丰富得令人震惊。哥斯大黎加的鸟类是北美洲的三倍。光兰花就有一千多种，昆虫有五千多种。

新的物种不断被发现，近几年来发现的速度更进一步加快，然而探究其原因却十分可悲。哥斯大黎加的森林由于被滥伐而逐渐减少；丛林中的生物失去了栖居地，因此移居他方，有时候甚至习性也改变了。

所以，出现新物种是完全可能的，但是，新物种的发现不只是引起人们的兴奋，而且也使人们担忧可能会带来的新疾病。蜥蜴身上带有病毒，甚至有的可以传染给人类。最严重的是大脑炎，会导致人类和马匹处于昏迷的状态。盖提雷兹觉得找到这种新的蜥蜴事关重大，即使是为了检查它是否会传染疾病也是很值得的。

他坐在那里看太阳西落，不由得叹了口气。蒂娜。鲍曼看到的也许是一种新动物，也许并不是。但盖提雷兹肯定没有见过。今天一大早，他带着空气枪，子弹匣里装着麻醉镖，满怀希望地到海滩去。可是一天就这样白白浪费了。再过一会儿他就得离开海滩，沿着上山的路开车回家；他可不想在黑暗中行车。

扒提雷兹站起来，准备从海滩往回走，这时，他看到远处有一只吼猴的黑影，正在长满红杉树的沼泽边缘缓缓行走。盖提雷兹离开树丛朝水边走去。要是这里有一只吼猴，那么他头顶上方的树枝中可能还有几只；吼猴往往会对不速之客撒尿。

可是这只吼猴与众不同，它似乎没有同伴，而且走得很慢，时常停下来蹲在那里。这只猴子的嘴里衔着东西。当盖提雷兹靠近时，他看到它正在吃一只蜥蜴，蜥蜴的尾巴和后腿还垂在吼猴的嘴外。虽然隔着一小段距离，盖提雷兹仍能看到它绿色的皮肤上有一条条棕色的花纹。

扒提雷兹趴倒在地，用枪瞄准它。那吼猴已习惯保护区的生活，因此十分好奇地望着他；甚至当第一枝箭“咻”地一声从它身旁擦过时，它也没有逃走。当第二枝箭刺中它的腿部时，它愤怒而吃惊地尖叫起来，立刻丢下吃剩的食物，逃入丛林中。

扒提雷兹站起来向前走去。他并不操心吼猴的安危；那镇静剂的剂量小得可怜，除了使吼猴产生几分钟的晕眩外，不会带来任何危害。他已在考虑如何处置他的新发现。他本人将写一份有关整个情况的初步报告，但这份剩余的食物嘛，当然得寄回美国作更进一步的鉴定。那他应该寄给谁呢？这方面众所公认的专家是爱德华·H·辛普森，他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动物学荣誉教授。辛普森这位老先生举止优雅，满头银丝整整齐齐地向后脑梳去，是世界上蜥蜴分类学的头号权威人物。马蒂暗自思忖着，也许他会把这只蜥蜴寄到辛普森博士那里。

纽约

李察。史东博士是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热带病实验室的主任。他常说，这个实验室的名字使人联想到的研究区域比它实际的范围要大得多。在二十世纪初，实验室曾占据生物医学研究大楼四楼整整一层，技术人员们致力于根除黄热病、疟疾和霍乱。但医学上的成功——加上在乃洛比和圣保罗也建立了研究实验室——使得这个热带病实验室的地位大不如前。现今它的面积只有过去的一小部分，仅雇用两个全职的技术人员，他们的主要工作是诊断从海外归国的纽约人的疾病。实验室轻松的日常事务使他们对那天早上收到的东西感到措手不及。

“哦，很好，”热带病实验室的那名技术人员看着海关的标签说道。“一段被吃剩的，而且不知名的哥斯大黎加蜥蜴。”她皱了一下鼻子。“这全是给你的，史东博士。”李察。史东穿过实验室来看这新到的标本。“这是从爱德华·辛普森实验室来的东西吗？”“是的，”那名技术人员说道。“不过我不明白，他们干么要寄一只蜥蜴给我们。”“他的确书打电话来，”史东回答道。“辛普森整个夏季在婆罗洲作野外考察；因为他们怀疑这种蜥蜴会传染疾病，所以她要求我们的实验室检查一下。我们先来看看收到的到底是什么玩意儿。”这个白色塑胶圆筒的大小像容量为半加仑的牛奶瓶，附有金属锁和带螺纹的盖子。向上写着“国际生物物种容器”，同时还贴着以四种文字写成的警示标签。这警告的用意为预防抱有怀疑态度的海关官员打开圆筒。

显然，警示标签起了作用；当李察。史东拉过那盏大灯时，他可以看到封条完好无缺。

史东打开通风器，戴上塑胶手套，套上面罩。不管怎么说，实验室近来曾鉴定过传染上委内瑞拉马热、日本B型脑炎、基安塞诺森林传染病毒、冷甲传染病毒的物种，还有马亚罗。他不得不小心些。接着他扭开了螺旋盖。

一股气体“嘶”地一声从圆筒里冲出来，化成一片白色的烟雾。圆筒顿时变得冰凉。他在筒里发现一个上了拉链像装三明治的塑胶袋，里面装着一件绿色的东西。史东把一块外科手术用的挡避帷摊在桌上，把袋子里的东西倒了出来。一块冷冻的动物躯体掉在桌上，发出沉闷的声响。

“嘿，”那名技术人员说道，“看起来像被吃过似地。”“哦，是的，”史东回答道。“他们要我们做什么呢？”技术人员看了夹在筒里的字条。“蜥蜴咬伤当地儿童。他们无法鉴定此物种，并担心被咬后会染上疾病。她还拿出一张儿童画的蜥蜴图，上面的署名为蒂娜。”其中有一个孩子画了一张蜥蜴图。

史东看了图画一眼。“我们显然无法证实它属于哪个物种，”史东说道。“但是，如果我们可以从这块残骸中抽出一滴血来，确定它是否会传染疾病却不费吹灰之力。他们把这种动物叫做什么？”“三趾遗传异常的皇冠鬣

蜥。”技术人员念道。

“好，”史东说道。“我们动手吧。你等它解冻的时候，可以替他作 X 光透视，并做一个偏振片存档。我们一抽到血，就作一系列抗体试验，直到测出相配的抗体。如果有什么问题，马上让我知道。”午餐时间之前，实验室有了答案：蜥蜴的血液对任何病毒或细菌抗原均无明显反应。他们还作了毒性测定，发现只有一项呈阳性：这血液对印度眼镜蛇王的毒液有轻微的反应。不过，这种交叉反应在爬虫类中是常有的，因此史东博士认为，他的技术员在当天晚上给盖提雷兹的传真中无需提及此事。

鉴定蜥蜴从来都算不上是个问题；这件事可以等到辛普森博士回来再做。他要过几个星期后才会回来，因此他的确书问说，热带病实验室能否暂时把蜥蜴的残骸贮存起来。史东博士把蜥蜴放进那个有拉链的塑胶袋后，便把它摆在冰箱里了。

马蒂。盖提雷兹看着从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热带病实验室发来的传真。传真内容十分简洁：项目：遗传异常的皇冠鬣蜥（由辛普森博士办公室转交）材料：下肢部分，被吞食后的剩余部分操作程序：X 光透视、显微镜观察、免疫 RTX 化验，检查是否具病毒性、寄生虫性、细菌性疾病臂察结果：在这只皇冠鬣蜥内，没有任何引起人体传染疾病的组织学和免疫学证据（签字）主任：李察。A。史东医学博士盖提雷兹根据这份回函作出两种假设。首先，他认为这只蜥蜴是皇冠鬣蜥，现在已得到哥伦比亚大学的专家们的确认。其次，没有发现传染病表明目前偶然发生的蜥蜴咬人现象并不会给哥斯大黎加的健康卫生带来严重危害。

相反地，他觉得最初的看法是正确的：一种蜥蜴从森林被驱赶到新的环境中，与村里的居民发生接触。盖提雷兹深信，几个星期后蜥蜴会定居下来，咬人的事件便会停止。

泼辣的热带暴雨哗哗地下着，啪啪地打着阿尼亚斯科那家诊所的屋顶，这时已接近午夜；暴风雨中停电了，助产士伊莲娜。莫雷斯借手电筒的灯光工作，忽然她听到吱吱的叫声。她以为是老鼠，便急忙地把热敷而放在产妇的前额上，到隔壁屋子里去查看那个新生儿。她的手刚摸到门把，便又听到那种吱吱唧唧的声音，于是不再紧张。显然，这只不过是从小窗口飞到屋里来躲雨的小鸟。哥斯大黎加人说，有小鸟来访问新生儿会带来好运气。

伊莲娜打开了房门。婴儿正躺在柳条编的摇篮中，包了一块浅色的毯子，只有小脸露在外面。摇篮的边上蹲着三条深黑色的蜥蜴，宛如三个奇形怪状的雕像。当它们看到伊莲娜时，仰起头来好奇地望着她，然而却不逃离。在手电筒的灯光中，伊莲娜看到鲜血从他们的嘴边淌下。有一只蜥蜴一边轻轻叫着，一边低下头去，迅速地甩了一下，从婴儿的脸上撕下一块肉来。

伊莲娜尖叫着冲上前去，那些蜥蜴飞进黑暗中。然而早在她走到摇篮前面时，她就已经看到婴儿的脸变成什么模样了。她知道孩子准是死去了。那些蜥蜴吱吱唧唧地鸣叫着，分别飞入大雨倾盆的黑夜中，只留下鸟爪般带有鲜血的三趾足迹。

材料的形状

伊莲娜。莫雷斯终于乎静下来，她拿定主意不报告蜥蜴袭击这件事。尽避她亲眼目睹可怕的景象，但她开始担心，她会因为把婴儿放在一边，没加以保护而受到指责。因此她对产妇说，孩子窒息而死。

在寄往圣荷西的表格中她把这起死亡事件叫做 sIDs：婴儿猝死症；这种情况司空见惯，她的报告没有受到任何非议。

圣荷西那家分析蒂娜。鲍曼手臂上唾液标本的大学实验室有几项值得注意的发现。就像预料的那样，唾液中有大量的血清促进素。但是在唾液蛋白质中真有一种畸形物：分子量高达一百九十八万，这是迄今已知的最大蛋白质之一。其生物活动现象还在研究当中，但这似乎是一种与眼镜蛇毒液有关的神经毒素，只不过其结构更为简单。

这家实验室还检测到唾液中含有一种极特殊的确。因为这种是遗传工程方面特有的物质，所以在野兽中还没有被发现过。技术人员们认为这是实验室污染的原故，因此当他们打电话给旁塔雷纳斯的克鲁兹大夫时没有报告这件事。

那蜥蜴的残肢仍放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冰箱里，等待辛普森博士归来，但他在野外至少还要待上一个月。事情本来也许会停留在这个状态，然而有一天一个名叫爱丽丝。李文的技术人员来到热带病实验室。她看到蒂娜。鲍曼画的图画，便问道：“哦，这是谁家孩子画的恐龙？”

“什么？”李察。史东慢慢地转过身来向她问道。

“那只恐龙，这不是恐龙吗？我孩子整天都画这玩意儿。”

“这是蜥蜴，”史东说道。

“在哥斯大黎加，是一个小女孩在那里画下的。”

“不对，”爱丽丝摇头说道。

“你瞧，这很清楚，大大的头部，长长的脖子，用后腿站着，粗大的尾巴。这是一只恐龙。”

“不可能。它只有一英尺高呀。”

“是吗？那么还是袖珍型恐龙呢，”爱丽丝说道。

“请相信我，我恨肯定。我有两个男孩，我清楚得很。最小的恐龙还不到一英尺呢，叫未成年龙或是什么的，这我就不太清楚了。那些名字你听都没听过。你年龄一过十岁，就怎么也记不起来啦。”“你不明白，”李察。史东说道。“这是一张当代动物的图画。他们寄给我们一段动物的残肢，正放在冰箱里。”史东走过去，把它拿了出来，摇晃着把它倒出塑胶袋。

爱丽丝看着这截冰冻的腿和尾巴，耸耸肩。她没有去碰它。“我不知道，”她说道。

“不过我觉得它看起来像恐龙。”史东摇摇头：“不可能。”“为什么？”爱丽丝。李文问道。“这可能是剩余物、残留物，或是随便他们把它称做什么。”史东还是摇着头。爱丽丝实在无知。她只不过是那边大厅里干活的一名普通技术人员嘛，不过她的思维活跃，富有想像力。史东想起来了，有一次她还认为一名外科护理人员在跟踪她呢……“你要知道，”爱丽丝。

李文说道，“如果这是恐龙，李察，这件事将非同小可。”

“这不是恐龙。”“有人检定过吗？”

“没有。”史东回答道。

“唔，那就把它拿到自然历史博物馆或什么地方去，”爱丽丝说道。

“你应当这么做的。”

“我会感到难为情。”

“你要我帮你做这件事吗？”爱丽丝问道。

“不，”李察。史东说道。

我不想那样做。”“你不打算采取任何措施？”

“什么也不想做。”他把塑胶袋放回冰箱，啪地把门关上。“这不是恐龙，这是蜥蜴。而且不管这是什么，我可以等到辛普森博士从婆罗州回来后再作鉴定。就这样吧，爱丽丝。这只蜥蜴不会跑到别处去的。”

第二章

在后来的不规则零散曲线中，有可能出现突然的变化。

伊恩·马康姆

内海的海岸亚伦·葛兰蹲下身，鼻子离地面只有几英寸。气温超过了华氏一百度。尽管他戴着橄榄球用的护膝，他还是觉得膝盖很疼。地上扬起的尘土使他的变肺如同在烧灼一般。汗珠不断地从他的前额滴在地上。但是葛兰对自己的种种不适毫不理会，他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眼前那块六七方英寸的土地上。

他用牙科医生的凿子和画家用的驼毛画笔挖掘出一个 L 型的颞骨残片。它只有一英寸长，厚度不超过他的小指，有一排细小尖利的牙齿，牙齿从中间部位起角度便很特别。当他挖掘的时候，一些骨头的小碎片向四处崩开。葛兰停下来把胶水涂在骨头上，然后又继续挖着。毫无疑问地，这是一块未成年的肉食性恐龙的颞骨。这只恐龙在七千九百万年前已经死去，当时出生大约两个月左右。倘若运气好的话，葛兰也许能找到恐龙残骸的其余部分。要是这样，这就是第一具完整的肉食性幼龙的骨架。

“嗨，亚伦！”亚伦·葛兰抬起头来，炽烈的阳光使他不断眨着眼睛。他摘下太阳眼镜，用手臂擦去额上的汗水。

此刻，他正在蒙大拿州斯内克沃特市郊外荒原一处受风化的小山坡上。在蔚蓝无边际的苍芎下，起伏很小的群山里露出久经风化的石灰岩层，向四周延伸数英里之远。这里既没有树，也没有灌木丛。除了光秃秃的岩石，炽热的阳光和呼呼哀鸣的风，其余一无所有。

游客在这块荒原上看到的往往是一片令人沮丧的荒凉景象，然而在葛兰的眼里这却完全是另一副模样。这片不毛之地是另一个迥然不同的世界的遗迹，因为这个世界在八千万年前已经消失。在葛兰的脑海中，他觉得自己又回到了那温暖而多沼泽的河岸边。这条支流形成了一巨大的内海的海岸线，整个内海宽达一千英里，从新隆起的落矶山脉一直延伸到山峰陡峭、悬崖林立的阿帕拉契山脉。美国的整个西部当时还全在水面下。

那时，天空中乌云滚滚，是被附近火山喷发出的烟雾染黑的。空气十分凝重，充满了二氧化碳。植物在岸边迅速蔓延。水里没有鱼，但是有蛤。翼手龙猛然扑下来攫取水面的海藻。有几只肉食性的恐龙沿着棕榈树在潮的湖边徘徊。湖中有一座小岛，面积大约是两公顷，四周草木茂盛稠密，使小岛变成一块良好的保护地，那些草食性的鸭嘴龙在公共窝里生蛋并抚养吱吱叫的幼龙。

在以后的几百万年里，浅绿色的盐湖变得越来越浅，最后终于消失了。露出的湖底由于受热而起伏不平，形成龟裂现象。恐龙生蛋的湖中小岛成了蒙大拿州北部遭风化的一个小山坡，而亚伦·葛兰现在正在这里进行挖掘工作。

“嗨，亚伦！”亚伦站在那里。他大约四十来岁，胸部异常宽阔，蓄着胡子。他听到便携式发电机发出的轧轧声，以及下一座山丘上手提凿岩机在结构密集的山岩上打洞时发出的隆隆声。他看到那些小夥子正围着凿岩机干活，他们抬起大块的石头查看有没有化石的痕迹，然后把它们移走。他看到山脚下他们营地上的六个圆锥形帐棚、他们的活动餐饮棚，还有作为野外实验室以汽车拖曳的活动房屋。他还看到爱莉在实验室的影子中向他招手。

“有客人！”她向他叫唤着，一边用手指着东边。

葛兰看到那里尘土飞扬，一辆蓝色的福特大轿车在坑坑洼洼的路上颠簸着向他们驶来。

他看了一眼手表：刚好准时。在附近那个山上，小夥子们好奇地抬起头来。在斯内克沃特时很少有人来找他们，因此他们都在揣测，一名环境保护署的律师干么要来找亚伦·葛兰。

但是葛兰知道，近几年来，研究灭绝动植物的古生物学家与现代社会产生了一种出人意料之外的关系。现代社会的发展日新月异，但问题也接踵而来：气候异常、森林遭大面积砍伐、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变薄。要解决这些迫切的问题似乎总是得借助于——至少是部分——对过去的了解。古生物学家可以提供这种信息。在过去两年里，他曾两次以专家的身分被召去作见证人。

葛兰走下山坡去迎接那辆轿车。

来访者砰地一声关上车门，白色的尘土呛得他直咳嗽。“我叫鲍勃·莫里斯，是环境保护署的工作人员，”他一边伸出手来，一边说道。“我在旧金山分局工作。”葛兰作了自我介绍，并说道：“你看起来很热的样子。要来杯啤酒吗？”“老天，好吧。”莫里斯大约二十八、九岁，系着领带，穿一条西装长裤，带着公事包。当他们朝活动房屋走去时，他那双皮鞋在岩石上踩得嘎吱嘎吱地直响。

“刚越过这座山时，我还以为这是印第安人保留地呢。”莫里斯指着那些圆锥形帐棚说道。

“不，”葛兰说道。“这是在野外露宿的最佳方式。”葛兰解释说，一九七八年时，他刚开始进行挖掘工作，在北斯洛普使用八角形帐棚，那是当时可以得到的最好帐棚。可是那种帐棚总是会被风吹倒。他们又试用了别的帐棚，结果还是一样。最后他们开始搭圆锥形帐棚，帐棚内比原先的宽敞、舒适，刮风时也较稳固。“这些是布拉克佛特族人用的帐棚，用四根柱子撑起，”葛兰说道。“苏族人的帐棚则是用三根柱子。但这儿过去是布拉克佛特族人的居住地，因此我们想……”“呃，呃，”莫里斯说道。“非常合适。”他眯起双眼看着这片荒凉的景色，摇摇头。

“你们在这里待多久了？”“大约六十箱了，”葛兰回答道。莫里斯露出惊奇的神色，于是葛兰又解释道：“我们用啤酒来计算时间。六月分刚来时我们带了一百箱啤酒，现在已经喝掉六十箱了。”“确切地说，是六十三箱，”当他们到达活动房屋时，爱莉·塞特勒说道。葛兰看到莫里斯直愣愣地盯着爱莉说不出话来，心里直觉得很好笑。爱莉穿着牛仔短裤，工作服衬衫在上腹部打了个结。她二十四岁，浑身晒得黑黝黝的，满头的金发往后梳。

“爱莉使我们的工作得以继续，”葛兰对爱莉作了介绍。“她对自己的工作十分在行。”“她是干什么的？”莫里斯问道。

“研究古植物学的。”爱莉回答说。“我还制作标准的野外动物标本。”她推开活动房屋的门后，他们便进入屋内。

活动房屋内的空调只能使气温降到八十五度，但是他们在受到中午酷热的照射后，屋内反而显得十分凉爽。室内放着一排长桌子，上面整齐地安放着微小的骨头标本，标本上都挂着或贴着标签。更远处放着瓷碟和陶罐。室内弥漫着强烈的醋酸味。

莫里斯看了这些骨头一眼。“我还以为恐龙是庞然大物。”他说道。

“他们确实是庞然大物，”爱莉说道。“但是你在这里看到的都是幼龙身上的残骸。斯内克沃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许多恐龙的栖息地。在我们开始这项工作之前，人们对幼龙几乎一无所知，人只发现过一个巢穴——位于戈壁沙漠。我们已经发现了十来个不同的鸭嘴龙巢穴，里面有完整的恐龙蛋和幼龙的骨骼。”当葛兰朝冰箱走去时，爱莉带莫里斯去看醋酸池，那是用来溶解骨头上纤细的石灰石。

“它们看起来像鸡骨头。”莫里斯凝视着这些瓷碟说道。

“是的，”爱莉应道。“这种恐龙与鸟类很相像。”“那些是怎么回事？”莫里斯指着窗外那一堆用厚实的塑胶布包着的大骨头问道。

“那是被剔除的，”爱莉回答说。“我们从地底下取出时，这些骨头太支离破碎。要是在以前，我们都是一摔了事，不过现在我们都把它们送去作遗传试验。”“遗传试验？”莫里斯追问了一句。

“来一杯。”葛兰说着，把一罐啤酒塞到莫里斯手中。他又给了爱莉一罐。爱莉仰起脖子，咕噜咕噜地喝着啤酒。莫里斯呆呆地望着她。

“我们这里很随便，”葛兰说道。“想去我的办公室瞧瞧吗？”“当然想去。”莫里斯回答说。葛兰带他走到活动房屋的后头，那里有一张破沙发、一张塌陷的椅子，以及一张磨损的茶几。葛兰一屁股坐到沙发上，沙发响起了吱吱的声音，扬起一股白垩粉尘。他往后靠去，把穿着靴子的双脚猛然搁在茶几上，用手示意莫里斯在椅子上坐下。“别客气。”葛兰是丹佛大学的古生物教授，是他这个领域中最顶尖的研究人员之一，但是他对社交场合中的繁文缛节总是感到很不自在。他把自己看成一名户外生活者，而且他知道，古生物学科中所有重要的工作都是在野外，并且要用自己的双手来完成。葛兰几乎毫无耐心作学究式的空谈，比如去和博物馆馆长打交道，去结识那些被他称作“文雅的恐龙搜寻者”的家伙。他在穿着及举止上和这些人不同，即使在讲座上也穿着牛仔裤和轻便的运动鞋。

葛兰望着莫里斯一丝不苟地把椅子擦得干干净净后才坐下。莫里斯打开公事包，仔细地检查他的公文，然后回头瞥了爱莉一眼；爱莉正在活动房屋的另一头用小钳子从醋酸池中夹起骨头，压根儿没在注意他们俩。“也许你会觉得奇怪，我为什么要来这里。”葛兰点点头。“到这里来可是一段遥远的路程呢，莫里斯先生。”“唔，”莫里斯说道。“我直说吧，环境保护署很关心哈蒙德基金会的活动情况；而你一直从他们那里得到基金。”“一年三万美元，”葛兰点头回答道。“在过去五年里。”“你了解这个基金会的情况吗？”莫里斯问道。

葛兰耸耸肩。“哈蒙德基金会是个提供学术活动资助、受人尊敬的组织。他们提供基金给世界各地的科研活动，其中包括一些恐龙研究者。我知

道他们帮助亚勃达的蒂雷尔郊外的鲍勃·寇雷、阿拉斯加州的约翰·卫勒，或许还有更多的科研人员。”“你是否知道，哈蒙德基金会为什么大力支持对恐龙的研究？”莫里斯问道。

“当然知道。因为老约翰·哈蒙德是个恐龙迷。”“你见过哈蒙德吗？”葛兰耸耸肩。“一、两次吧。他来这里作过短暂的访问。你知道，他年纪大了，而且脾气古怪，有些阔佬就是这般模样。不过他总是十分热心。你问这干么？”“唔，”莫里斯说道，“哈蒙德基金会确实是一个很神秘的组织。”他取出一张影印的世界地图递给葛兰，上面标着许多红点。“这些是基金会去年资助的考古挖掘项目。你是否注意到有些奇怪的地方？蒙大拿州、阿拉斯加州、加拿大、瑞典……全是在北部地区，没有一处低于北纬四十五度。莫里斯抽出更多的地图来。“这也是一样，年复一年。南部的恐龙研究计画分布在犹他州、科罗拉多州或是墨西哥，却从来没得到过资助。哈蒙德基金会只支持寒冷地带的挖掘。我很想知道其中的原因。”葛兰匆匆地翻阅着这些地图，倘若这个基金会真的只资助寒冷地区的挖掘计画，那倒是一件怪事，因为有些最出色的恐龙研究人员正在炎热地区工作，而且——“还有一些事也叫人疑惑不解，”莫里斯说道。“比方说，恐龙与琥珀有什么关系？”“琥珀？”“是的。就是那种树液中坚硬的黄色树脂——”“我知道琥珀是什么，”葛兰说道。“但是你问这个做什么？”莫里斯回答道，“因为在过去五年多里，哈蒙德在美洲、欧洲和亚洲购买了大量的琥珀，包括许多可以在博物馆陈列的琥珀首饰。这个基金会在琥珀上花了一千七百万美元。现在他们是世界上这种物质的最大民间收藏者。”“这我就不懂了。”葛兰说道。

“其他人也不懂，”莫里斯说道。“据我们看来，这种做法毫无意义。琥珀合成是轻而易举的事，而且也没有商业价值。囤积琥珀根本没有理由，但是多年来哈蒙德就是那样做的。”“琥珀。”葛兰一边摇头一边说道。

“他在哥斯大黎加的那个小岛又是怎么回事？”莫里斯继续问道。“十年前，哈蒙德基金会从哥斯大黎加政府那里租借了一个小岛，据说是要建立一个生态保护区。”“我对这件事一无所知。”葛兰皱着眉说道。

“我到现在对这件事还不十分了解，”莫里斯说道。“这个岛离西海岸一百英里。那里的气候条件十分恶劣，气流和水流在那个海域汇集，使它几乎终年笼罩在雾中。人们过去通常都叫它云雾岛。也就是努布拉岛。哥斯大黎加人显然非常惊讶，居然有人想要这种地方。”莫里斯在他的公事包中翻找着。“我之所以提及此事，是因为根据记录，他们支付你一笔与该岛有关的咨询费。”“我拿过？”葛兰反问道。

莫里斯把一张纸递给葛兰。这是一张支票的影印本，上面写着，地址：加利福尼亚州帕格·阿尔托市发拉隆路，寄自国际遗传技术公司，一九八四年三月。开给亚伦·葛兰的数额是一万两千美元。在支票的下角写着咨询服务/哥斯大黎加/鸟类超空间。

“哦，没错，”葛兰说道。“我记起来了。这件事简直不可思议，不过我还记得。这和小岛毫不相干。”一九七九年，亚伦·葛兰第一次在蒙大拿发现一窝恐龙蛋，之后两年中他又找到了更多的恐龙蛋，但是直到一九八二年他才有时间和精力撰文公布他的发现。他在论文中写道，曾有一万只鸭嘴龙生活在这浩瀚的内海沿岸，他们在污泥中起共同的巢穴，抚育成群的幼龙。

这篇论文使他一夕成名。他认为巨大的恐龙具有母性的本能，而且还画了逗人喜爱的幼龙用嘴破壳而出的模样，这一切在世界各地引起了强烈的

兴趣。人们纷纷要求和他见面，邀他演讲，请他写书，忙得他应接不暇。他对所有请求一概不予理会，只希望能继续进行挖掘工作。但是就在八十年代中期那些疯狂的日子里，国际遗传技术公司找到了他，请求他提供咨询服务。

“在此之前你听说过国际遗传技术公司吗？”莫里斯问道。

“没有。”“他们是怎样与你接触的？”“打电话。那是一个叫金拿罗或是吉尼诺的人，好像是这样。”莫里斯点点头。“唐纳·金拿罗，”他说道。“他是国际遗传技术公司的法律顾问。”“总之，他想了解恐龙的饮食习性。他说要给我一笔钱，请我替他写一篇论文。”葛兰喝完了啤酒，便把罐子放在地板上。“金拿罗对幼龙特别感兴趣，包括刚出生的雏龙和未成年龙。他问他们吃什么？我想他以为我会知道这些。”“那么你知道吗？”“不，我不清楚。我也跟他说了。我们找到了许多骨骼资料，不过对它的饮食不甚明了。但是金拿罗说，他知道我们并没有把所有情况都公布出来，而他想知道我们所掌握的一切。他答应给一大笔钱，五万美元。”莫里斯拿出一架录音机来，放在茶几上。

“你不介意吧？”

“没关系，你录吧。”

“金拿罗是在一九八四年打电话给你的，当时情况如何？”

“哦，”葛兰说道。

你看到我们在这里的活动了。

五万美金能维持整整两个夏季的挖掘工作。我告诉他，我会尽力去做的。”

“所以你答应替他写一篇论文。”

“是的。”

“关于未成年恐龙的饮食习性？”

“是的。”“你见过金拿罗吗？”

“没有。只通过电话。”“金拿罗有没有告诉你，他为什么需要这些讯息？”“有的，”葛兰回答道。“他正在筹画建立一个儿童博物馆，希望能陈列幼年的恐龙。”

他说他聘请了好几位学术顾问，并报了他的名字。其中有像我这样的古生物学家，有一名德克萨斯的数学家，名叫伊恩·马康姆，还有两名生态学家、一名系统分析家，阵容很强。”莫里斯点点头，做着笔记。“那么你是同意进行咨询喽？”“是的，我答应把我们的工作总结寄给他：我们对那些鸭嘴龙习性的了解。”“你们寄去了哪方面的讯息？”莫里斯问道。

“全都寄去：巢居习性、分布范围、饮食习惯、群居行为。所有的一切。”

“金拿罗的反应如何？”“他不断打电话来。有时半夜还打来。恐龙吃不吃这个？恐龙吃不吃那个？展览是否应当包括这个？我怎么也不明白他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兴趣。我是说，恐龙当然很重要，但不至于重要到这种地步吧。它们已绝种六千五百万年了嘛。你会觉得，他完全可以等到清晨再打电话来的。”“哦，”莫里斯说道，“五万美元？”葛兰摇摇头。“我对金拿罗感到厌烦了，便不再提供任何讯息。我们以一万两千美元结束了关系。那肯定是在一九八五年六、七月左右。”莫里斯做了记录。“那么国际遗传技术公司呢？和他们还有联系吗？”

“从一九八五年起就没有联系了。”

“哈蒙德基金会是什么时候开始资助你的？”

“我得想一下，”葛兰说道。

“不过大约也是在那个时候。八十年代中期。”

“你认为哈蒙德只是个有钱的恐龙迷吗？”

“是的。”莫里斯又做了记录。

“喂，”葛兰说道，“要是环境保护署如此关注约翰·哈蒙德和他的所作所为——北部的恐龙栖息地、琥珀交易、哥斯大黎加的小岛——那你们干么不去问问他本人？”“眼前我们还不能这样做。”莫里斯回答道。

“因为我们还没有掌握任何关于越轨的证据，”莫里斯说道。“但是我个人认为，约翰·哈蒙德很明显地正在触犯法律。”“最初来找我的是技术转移局，”莫里斯解释道。“技术转移局对可能具有军事价值的美国技术装备出口进行监视。他们打电话来说，国际遗传技术公司在两个方面可能进行非法技术转移。首先，国际遗传技术公司把三部克雷公司的 XMP 运往哥斯大黎加。国际遗传技术公司把它看成是公司内部部门之间的转移，并说他们不会转售。但是技术转移局无法想像，为什么会有人需要在哥斯大黎加使用那么大的功率。”“三部克雷公司的 XMP，”葛兰说道。“那是一种电脑吗？”莫里斯点点头。“是功率十分大的超级电脑。确切地说，三部克雷电脑的功率大于美国任何公司所拥有的电脑。国际遗传技术公司却把机器送往哥斯大黎加，你不得不对此感到纳闷。”

“我承认。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呢？”

没人知道。而 HOOD 更让人操心，”莫里斯继续说道。“HOOD 是一种基因自动程序装置——自动破解遗传密码的机器。这种设备太新了，因此还没有被列在禁运清单内。但是任何遗传工程实验室，只要有能力支付五十万美元，都会希望拥有一部。”他翻动着笔记本。

“唔，国际遗传技术公司似乎运了二十四部 HOOD 去他们在哥斯大黎加的那个小岛。”“他们再次说，那是公司部门之间的转移，而不是出口，”莫里斯说道。“技术转移局对此一筹莫展。他们不能正式干涉该公司对这些器材的使用。但是很明显地，国际遗传技术公司正在一个偏僻的中美洲国家——一个不重视法律的国家——建立起世界上最有效的遗传工程设备。这种事情过去曾发生过。”过去曾经有过这样的案例，一些生物工程公司迁往另一个国家，这样就可以不受规章制度的约束。莫里斯解释道，最臭名远播的例子就属生物合成公司的狂犬病案。

在一九八六年，古柏蒂诺生物合成公司在智利一家农场试验一种狂犬病疫苗。他们没有通知智利政府，也没有告诉有关的农场堡人。他们就这样把疫苗释放出来。

这种疫苗的成分是活的狂犬病病毒，透过遗传工程处理使它失去毒性。但是他们没有对它进行毒性试验；生物合成公司不知道这种病毒是否仍然会导致狂犬病。更糟糕的是，病毒已经被改变。本来人们是不可能患狂犬病的，除非你被动物咬伤。但是生物合成公司改变了这种狂犬病病毒，使它能穿透肺泡；人们吸入病毒就会受感染。生物合成公司的职员搭乘商务直飞班机，用旅行袋把活的狂犬病病毒带进了智利。莫里斯常想像，要是在途中胶囊破裂，那会产生什么后果。飞机上的每个人也许都会感染上狂犬病。

这样做令人无法容忍。这样做毫无责任感。这是疏忽职守的犯罪行为。

然而生物合成公司的做法却没有受到任何制裁。那些不知情冒着生命危险的智利农夫只是一群无辜的农民；智利政府操心经济危机还忙不过来呢，而美国政府又鞭长莫及。因此路易·陶吉森——负责这项试验的遗传学家——还在生物合成公司做事呢。生物合成公司仍然和以往一样肆无忌惮。美国公司都忙着在其他国家建立设施，因为这些国家对遗传研究缺乏经验。那些国家认为遗传工程和其他高技术开发工作一样，对它隐藏的危险毫无察觉，举双手欢迎它来到自己的土地上。

“这就是我们调查国际遗传技术公司的原因，”莫里斯说道。“是从三个星期前开始的。”

“那你们发现了什么？”葛兰问道。

“了解不多，”莫里斯承认道。

“我回旧金山后，我们也许不得不停止调查。而且我觉得，我在这里的调查工作也快被停止了。”他伸手拿起公事包。“对了，『鸟类超空间』是什么意思？”“那只是我报告中一个奇特的标题。”葛兰回答道。“『多维空间』是个术语——就像是三度空间。如果你掌握一种动物的所有行为——它的饮食、活动和睡眠，你就能在超空间内设计这种动物。有一些古生物学家把一种动物的行为称做一种生态超空间中的现象。『幼年超空间』就是指幼龙的行为——如果你希望尽可能故弄玄虚的话。”在活动房屋的另一头，电话响了。爱莉拿起电话。她说道：“他现在正在会客，待会儿回电可以吗？”莫里斯啪地一声关上公事包，站起来。“谢谢你，谢谢你的啤酒。”他说道。

葛兰和莫里斯一起穿过活动房屋来到另一头的门口。莫里斯说道：“哈蒙德是否向你要现场的实物？骨头、蛋，或是其他这类的东西？”“没有。”葛兰回答道。

“塞特勒博上提到你在这里做一些遗传学方面的工作……”“哦，不完全如此，”葛兰说道。“当我们拿走破碎的，或其他因某种原因不适宜在博物馆保存的化石时，我们就把这些骨头送往一家实验室，在那里把它们磨成粉，并设法替我们提取蛋白质。然后再对这些蛋白质进行鉴定，并把报告送回我们这里。”

“是哪一家实验室？”莫里斯问道。

“盐湖城的医学生物服务中心。”

“你们是怎么选中他们的？”

“透过招标竞争。”

“那家实验室与国际遗传技术公司没有关系吗？”莫里斯问道。

“据我所知，没有关系。”葛兰回答说。

他们来到活动房屋的门口。葛兰把门打开，感到一股热浪从外面涌入。莫里斯停下脚步，带上太阳眼镜。

“最后还有一件事，”莫里斯说道。“假设国际遗传技术公司并不是真的在布置一个博物馆展览，他们是否还可以从你的报告中提供的讯息做其他事情？”葛兰笑了。“当然可以。他们可以饲养幼龙。”莫里斯也笑了。“幼龙。那倒是要研究一下。它们有多大？”“大约有那么大，”葛兰边说边伸出双手，两手相距六英寸的距离。“像松鼠那样的大小。”“他们完全长大要多长的时间？”“三年，”葛兰说道。“差不多三年。”莫里斯伸出手来。“好吧，再次感谢你的帮助。”“开车回去时放轻松点。”葛兰说道。当莫里斯回头向自己的轿车走去时，葛兰注视了一会儿，然后便关上活动房屋的门。

葛兰问道：“你有什么看法？”爱莉耸耸肩。“天真可笑。”“你喜欢约翰·哈蒙德是头号坏蛋的这个部分？”葛兰笑着问道。“约翰·哈蒙德几乎像华德·迪斯奈一样十恶不赦呢。刚才才是谁打来的电话？”“哦，”爱莉回答说，“是一个叫爱丽丝·李文的女士。她在哥伦比亚医学中心工作。

你认识她吗？”葛兰摇摇头。“不认识。”“唔，说是关于鉴定某个残存物体的事。她希望你立即回她电话。”

骨骼

爱莉·塞特勒把一缕金发梳往脑后，然后全神贯注地看着醋酸池。那一排池子共有六个，其浓度分别从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三十。她得一刻不停地注视较浓的溶液，因为它们会剥离石灰质并开始侵蚀骨头。而幼龙的骨头是那么容易受损。这些骨头在八十万年后仍然得以保存，真令她感到惊讶。

她心不在焉地听着葛兰在打电话。“李文小姐吗？我是亚伦·葛兰。是关于……不，我确实没有时间，很抱歉……唔，我愿意看一下，不过我完全可以保证，这是一只皇冠鬣蜥。

但是……是的，你可以那样做。好吧，现在就送来。”葛兰挂上电话，摇摇头。“这些人啊。”爱莉问：“怎么回事？”“有一种蜥蜴，她想鉴定一下，”葛兰回答道。“她马上把x光片传真过来。”当传真件从机器中出来时，他向传真机走去，在一旁等着。“刚好我有个新发现要给你看。好东西哦。”“是吗？”葛兰点点头。“就在那个年轻人来这里之前发现的。在南面山上，第四层位。是幼年的迅猛龙，有颞骨和完整的齿列，因此它的类别可确认无疑。而且这个地点看来无人打扰过，我们甚至可以得到完整的骨骼。”“这简直太棒了，”爱莉说道。“这只有几岁？”“很小，”葛兰回答道。“两个月，顶多四个月。”“确定是迅猛龙吗？”“确定，”葛兰说道。“或许我们终于走运了。”过去两年里，考察组在斯内克沃特只发掘出鸭嘴龙。他们已经有证据说明这里曾居住饼大量的草食性恐龙，像后来的水牛一样漫游着。

但是他们渐渐产生了一个疑问：那些肉食性恐龙在哪里？当然喽，他们原先就预料肉食性恐龙十分稀少。一些针对非洲和印度森林公园中的食肉兽和猛禽的研究表示，食肉动物与食草动物的比率大致上是一比四百。这意味着一万只鸭嘴龙只能供给二十五只霸王龙。所以他们想发现大型食肉恐龙的遗骸几乎是不可能的。

可是那些较小的食肉恐龙又在哪里呢？斯内克沃特有十多个恐龙巢穴地，而且在某些地区，地表散布了许多恐龙蛋的蛋壳——而这些恐龙之中，有些小恐龙就会吃蛋，像快捷龙、食蛋龙、迅猛龙和颈龙这类的动物都是二至五英尺高的食肉兽——照理应该会在哪里被大量发现才对。

然而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找到任何这类的骨骼。

或许，迅猛龙的骨骼意味着他们确实时来运转了。一只幼龙！爱莉知道，葛兰的梦想之一就是研究食肉恐龙养幼龙的行为，因为他已经研究过食草恐龙的确养行为。也许，这是完成梦想的第一步。

“你一定很兴奋吧！”爱莉说道。

葛兰没有回答“我说，你一定很兴奋。”爱莉重复了一遍。

“老天！”葛兰说道。他呆呆地看着那份传真。

爱莉从葛兰身后看到那张x光图，缓缓地往外吐气。“你认为这是？”“是，”葛兰回答道。“可能是一只三角龙，它的骨骼是那么轻。”“但是这确

实不是蜥蜴。”她说道。

“是的，”葛兰说道。“这不是蜥蜴。三趾蜥蜴在地球上消声匿迹已经两亿年了。”爱莉起先以为她看到的是一件骗人的玩意儿——一件别出心裁、制作精巧的东西，但毕竟是用来哄人的。每个生物学家都知道，这种欺骗的威胁无所不在。最着名的骗局就是皮尔丹人（编者按：Pilt-downnam，一九

九至一九一五年间在英国皮尔丹出土的史前人类头盖骨，一九五三年才被证实为伪物），持续四十年没有被人们察觉，其制作者至今仍无人知晓。近些时候，那位著名的天文学家弗雷德·霍伊尔宣称，大英博物馆里那双翼龙的化石是冒牌货。（后来证明它是真的。）一个骗局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它向科学家们提供了他们期待已久的东西。而且，在爱莉眼里，这只蜥蜴在X光片中的图像完全正确。这只蜥蜴的三趾结构匀称，中间的爪子最小。

第四、五两趾的残骨在上面靠近关节部位。胫骨很结实，比股骨要长得多。髌骨的髌臼很完整，尾部显示出四十五块椎骨。这是一只未成年的始秀颚龙。

“这张X光片是否有伪造的可能？”“我不知道，”葛兰说。“但是伪造X光片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始秀颚龙是一种鲜为人知的动物。即使是熟悉恐龙的人也从未听说过。”爱莉读着那字条。“七月十六日在卡沃布兰科发现的物种……显然吼猴正在吃这只动物，这是由残骸作成的模拟全图。哦……字条上还说，那种蜥蜴攻击过一个小女孩。”“我对此表示怀疑，”葛兰说道。“不过或许是真的。始秀颚龙那么小那么轻，我们推测这一定是食腐动物，只食用动物的确体。而且你可以断定它的尺寸。”他迅速地测量了一下。“到髌部大约二十公分，也就是说，整只动物大约高一英尺，和一只鸡差不多大。看起来一个小孩子都会使它害怕。它也许会咬婴儿，但不会咬走路的小孩。”爱莉对着这张X光片皱起眉头。“你认为这有可能是合理的再发现吗？”她问道。“就像腔棘鱼（编者按：coelacanth，现在尚存的一种中生代鱼类）一样？”“也许是这样，”葛兰说道。腔棘鱼是一种五英尺长的鱼，人们以为这种鱼类在六千五百万年前已经绝种，但一九三八年时人们又从大海里捞到这种鱼。不过还有其他的例子——澳洲山区的微型负鼠，以前只对它的化石有所了解，但后来有人在墨尔本的垃圾箱里发现活负鼠。一名动物学家描绘了一种来自新几内亚已有一万年历史的化石果蝠，可是没过多久竟从邮局收到了一只活果蝠。

“然而这可能是真的吗？”她还是一个劲地问道。“它的年龄有多大？”葛兰点点头。“年龄是一个问题。”极大多数被再发现的动物都是近来对化石记录的补充：有一、两万年的历史，有的已有几百万年的历史，比如腔棘鱼已有六千五百万年历史。然而他们现在看到的物种却是更加渊源流长。恐龙早在白垩纪时代已经绝种了，那是六千五百万年前的事。在一亿九千万年前的侏罗纪时，它们曾一度繁荣昌盛，是主宰这个星球的动物，而他们最早是出现在三叠纪，距今约有两亿两千万年了。

始秀颚龙正是生活在三叠纪初期——那个时代是如此遥远，以致于我们的星球在当时完全是另一种景象。所有的陆地是连成一片的无垠大地，被称做大陆块，从北极一直连绵延伸到南极——上面长满了蕨类植物和森林，还有几片大沙漠。那时大西洋还只是非洲及佛罗里达州这两块土地间的湖泊。当时空气比较稠密，气候也暖和得多，数百座活火山经常爆发。

始秀颚龙就是生存在这种生态环境中。

“唔，”爱莉说道，“我们知道有些动物存活下来了。鳄鱼基本上可以说是现今存活的三叠纪动物，沙鱼也是三叠纪就有的。所以我们知道，这种事过去也发生过。”葛兰点点头。“问题是，”他说道，“我们还有什么方法来解释这件事？这要不就是冒牌货——对此我表示怀疑——要不就是再发现。还有什么其他的可能吗？”电话响了。“又是爱丽丝·李文，”葛兰说道。“我们来瞧瞧，她是否打算把那个实物寄来给我们。”他一面答话，一面看着爱莉，脸上露出惊讶的神色。“好的，我等着和哈蒙德先生讲话。好的，当然喽。”“哈蒙德？他想干什么？”爱莉问道。

葛兰摇摇头，然后对着话筒说道：“好的，哈蒙德先生。好的，我听到你的声音也很高兴……好的……”他看着爱莉。“哦，你做了吗？哦，是吗？这样对吗？”他用一只手捂住话筒，然后说道：“还像过去一样古怪。你得听听他说什么来着。”他按了一下喇叭的按钮，爱莉立刻听到一个老年人的声音粗声粗气飞快地说着：“——一个环境保护署的家伙真叫人火大，看起来行动轻率得很，独断独行，跑遍了全国找人谈话，到处兴风作浪。我想不会有人到那里去找你吧？”“事实上，”葛兰说道。“确实有人来找过我。”哈蒙德气愤地哼了一下。“我就担心他会来，那个自作聪明的小混蛋叫莫里斯，是吧？”“是的，他的名字叫莫里斯。”葛兰回答道。

“他打算见我所有的顾问，”哈蒙德说道。“有一天他去找伊恩·马康姆——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德克萨斯的数学家？我早就知道是这样的。我们还有他妈的时间来控制这件事情，这是典型政府部门的把戏。既没有人提出抱怨，也没有人指控，就让一个毛头小夥子到处骚扰。他无法无天，拿着纳税人交付的钱四处乱窜。他打扰你了吗？影响你的工作了？”“不，不，他没有打扰我。”“唔，某种意义上来说，太糟糕了，”哈蒙德说道。“因为，倘若打扰了你，我就要设法去弄个命令来制止他。事实上，我已经叫我的律师拜访了环境保护署，去了解这到底他妈的是怎么回事。那边的负责人说，他根本不知道有什么调查！你完全可以想像得到吧。可恶的官僚主义，老是这么回事。见鬼，我想那小夥子正设法去哥斯大黎加四处打听，说不定要来我们的小岛。你知道我们在那里有个海岛吗？”“不，”葛兰说道，一边看着爱莉，“我不知道。”“哦，是的，我们买了这个小岛开始我们的活动，哦，到现在已有四、五年啦，实际的时间记不清了。叫做云雾岛——花园很大，离海岸有一百英里，它将成为一个生态保护区；一个了不起的地方，是热带丛林。你知道，你该去看看的，葛兰博士。”“听起来很有意思，”葛兰说道，“不过实际上——”“你知道，这项工程快完成了，”哈蒙德说道。“我已经将一些关于工程的资料送去给你了。你拿到了吗？”“没有，不过我们这地方很偏僻——”“或许今天就会到，好好看一下。那个岛真美，上面什么都有。我们已经修建了三十个月。你可以想像一下，大花园，九月分开放。你真的该去看看。”“听起来不赖，不过——”“事实上，”哈蒙德说道，“我坚持请你去参观，葛兰博士。我相信你会觉得这十分合你胃口。你会觉得这地方太迷人了。”“我正进行了一半——”葛兰说道。

“嘿，我来告诉你怎么回事，”哈蒙德说道，他仿佛突然想到一个主意。“我正在找一些顾问周末到那里去住几天，好好地观察一番。当然喽，费用由我们支付。如果你能向我们提出你的意见，那就太棒了。”“我也许不行。”葛兰说道。

“哦，只是过个周末嘛，”哈蒙德带着老年人过于兴奋的口气执意坚持道。

“我要说的就是这些，葛兰博士。我不想打断你的工作。我知道这项工作是多么重要。请相信我，这个我完全明白，绝不会打断你的工作。但这个周末你可以免费搭飞机来这里，星期一再回去。”“不，我不行，”葛兰说道。“我刚发现一副新骨骼，而且——”“是呀，很好，不过我还是认为你应该来——”哈蒙德说道，他并没有认真地听对方说话。

“我们刚收到一种令人迷惑不解而又值得注意的新发现证据，可能是活的始秀颚龙。”“是什么？”哈蒙德追问道，他的话慢了下来。“我没有完全明白你的意思。你是说，活的始秀颚龙？”“没错，”葛兰说道。“这是一个生物物种，一只动物的部分肢体，从中美洲收集来的。一种活着的动物。”“你是不是在说——”哈蒙德说道，“一种活着的动物？多么令人惊奇啊。”“是的，”葛兰说道。“我们也是这么想。因此，你知道，我没有时间离开这里去——”“中美洲，你是要这样说吗？”“是的。”“中美洲的什么地方，你知道吗？”“一个叫卡沃布兰科的海滩。确切的地点我不清楚——”“原来如此，”哈蒙德清了一下嗓子。“这东西，噢，是什么时候到你手中的？”“就在今天。”“今天，我明白了。今天，我明白了。是的。”哈蒙德又清了清嗓子。

葛兰看着爱莉，不禁咕哝了一声，怎么回事？爱莉摇摇头。“他看起来有些心烦意乱。”葛兰轻轻地说，“去看看莫里斯走了没。”爱莉走到窗前，向外看去，但是莫里斯的车已开走了。她回过身来。

喇叭里传来哈蒙德的咳嗽声。“噢，葛兰博士。你有没有对别人提起过这件事？”“没有。”“好，很好。唔，是的。我要坦白地告诉你，葛兰博士，那个岛上有点小麻烦。环境保护署的那个家伙来得真不是时候。”“怎么回事？”葛兰问道。

“我们碰到了麻烦，进度耽误了一些……我得说，我在这里碰上了小小的压力，因此我希望你能到岛上看看，告诉我你的看法。我会付给你一般周末咨询的费用，一天两万美元。

三天就是六万美元。要是你能带塞特勒博士一起去，她将得到同样的报酬。我们需要植物学家。你看怎么样？”爱莉望着葛兰，他正在答话：“唔，哈蒙德先生，这么多钱完全可以支付我们今后两年夏天外出的费用啦。”“好，好，”哈蒙德平淡地说道。现在他似乎心不在焉，他在考虑别的事情，“我希望这件事并不困难……现在，我派公司的飞机到城堡东方的私人机场来接你们。你们知道我说的那个机场吗？你们坐车去大约要两小时。你们明天下午五点钟到那里，我会立刻带你们去我的小岛，你和塞特勒博士能赶上这班飞机吗？”“我想可以。”“好，行李少带些。你们不必带护照。我等着听你们的意见，明天见。”哈蒙德说完便挂了电话。

考恩 | 斯旺 | 罗斯律师事务所中午的太阳入旧金山的考恩 | 斯旺 | 罗斯律师事务所，使屋子里充满生机。但是唐纳·金拿罗丝毫没有这种感觉，他一边听电话，一边看着他的老板丹尼尔·罗斯。罗斯穿着深色的细条纹西装，他那冷冰冰的样子活像是殡仪馆里出来的人。

“我明白，约翰，”金拿罗说道。“葛兰答应去了吗？好，好……是的，我听起来觉得不错。恭喜你，约翰。”他挂了电话，回过身来看着罗斯。

“我们再也不能相信哈蒙德了，他四周的压力太大了。环境保护署正在调查他，哥斯大黎加旅游胜地的进度比原定计划远远落后，那些投资人心里越来越不踏实，各地的谣言接踵而来。工作人员死得太多，而现在又有关于

大陆上出现什么始秀颚龙的事情……”“那是什么意思？”罗斯问道。

“也许没事，”金拿罗答道。“但是滨池公司是我们的主要投资人。上星期我收到滨池在哥斯大黎加首都圣荷西的代理人的报告。据这份报告说，一种新发现的蜥蜴在海岸咬伤儿童。”罗斯不停地眨着双眼。“新发现的蜥蜴？”“是的，”金拿罗说道。“这件事我们不能视同儿戏。我们得立刻对那个岛进行调查。

我已经要求哈蒙德在今后三周中安排个别的现场调查。”“哈蒙德怎么说？”“他坚持岛上一切正常。他宣称已采取所有的防范措施。”“但是你信不过他。”罗斯说道。

“是的，”金拿罗回答道。“我信不过他。”唐纳·金拿罗是靠着投资银行界的背景来到考恩 | 斯旺律师事务所的。考恩 | 斯旺律师事务所的那些高科技委托人常常需要资金，金拿罗便帮助他们筹到款项。他最早的一笔筹款——那得回溯到一九八二年——那时约翰·哈蒙德已将近七十岁了——是帮助哈蒙德筹备基金，创办国际遗传技术公司。最后他们几乎弄到十亿美元，金拿罗现在想起这件事来觉得那真是一场肆无忌惮的诈骗。

“哈蒙德是个梦想家。”金拿罗说道。

“可能是个危险的梦想家，”罗斯说道。“我们要是没有介入该有多好。我们的经济利益如何？”金拿罗说道，“事务所占有百分之五的股权。”“一般性的还是有限制？”“一般性的。”罗斯摇摇头。“我们本来不该这么做的。”“这件事当时看起来似乎是明智的，”金拿罗说道。“见鬼，那是八年前的事啦。我们拿这些股份来替代一些费用。而且，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哈蒙德当时的计画具有很大的冒险性。他的确是在四处发信、拼命兜售。没有人真的想到他会成功。”“但是显然他成功了，”罗斯说道。“不管怎么说，我认为调查早就该进行了。你那些现场专家的情况如何？”“我从哈蒙德在工程早期请来当顾问的那些专家开始。”金拿罗把一张名单扔到罗斯的书桌上。“第一批是古生物学家、古植物学家和数学家。他们这个周末会去那里。我将和他们一同前往。”“他们会告诉你真相吗？”罗斯问道。

“我想会的。他们和这个岛都没有多大的利害关系，而且其中那位数学家伊恩·马康姆从一开始就对工程抱着敌视的态度。他坚持工程不会成功，永远也不会成功。”“还有谁？”“还有一个搞技术的电脑系统分析员，他负责检查公园的电脑，并安装几个防盗警报器。他应该会在星期五上午到那里。”“好，”罗斯说道。“是你安排的吗？”“哈蒙德说要自己打电话，我想，他是装出万事顺心的样子，表示这只是一次社交聚会的礼貌性邀请，好炫耀一下他的那个岛。”“好吧，”罗斯说道。“只是务必弄清楚，到底有没有发生谣传中的那种事情，要掌握事态动向。我希望哥斯大黎加出现的问题能在一周内解决。”罗斯站起来，走出了屋子。金拿罗拨着电话号码，听到无线电话发出嘟嘟的响声。接着他听到一个声音：“我是葛兰。”“你好，葛兰博士，我是唐纳·金拿罗。我是国际遗传技术公司的总顾问。我们几年前曾经交谈过，我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我记得。”葛兰说道。

“唔，”金拿罗说道。“我刚和约翰·哈蒙德通过电话，他告诉我一个好消息，说你要到我们在哥斯大黎加的那个岛上去……”“是的，”葛兰说道。“我想我们明天要去那里。”“唔，你一接到通知就立即动身，真谢谢你。国际遗传技术公司所有的人都会感激你的。我们还邀请了伊恩·马康姆，他和你一样也是我们早期的顾问。他是来自奥斯丁市的一名数学家，你知道吗？”

“这点约翰·哈蒙德提过了。”葛兰说道。

“唔，好吧，”金拿罗说道。“其实我也要去那里。还有，那物种——就是你发现的始……始秀什么来着？”“始秀颚龙。”葛兰回答道。

“是的，你身边有这个物种吗，葛兰博士？这物种的实物？”“没有，”葛兰回答说。“我只看到x光片，实物在纽约。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女士打电话给我的。”“哦，我想知道，你能告诉我这件事的细节吗？”金拿罗说道。“这样我就能替哈蒙德先生去寻找那个物种，因为他对此感到十分兴奋。我相信你也希望看到那个实物。也许，当你们都去时，我甚至能找人把这东西也送到岛上。”金拿罗说道。

葛兰把事情来龙去脉都告诉了他。“唔，那很好，葛兰博士，”金拿罗说道。“请代我向塞特勒博士问好。我期待明天能见到你们。”金拿罗挂了电话。

设计蓝图

第二天，爱莉拿着一叠厚厚的牛皮纸袋走到活动房屋后面。“这个刚刚到，”她说道。

“是一个小夥子从城里带回来的——哈蒙德那边。”葛兰撕开信封，看了国际遗传技术公司那蓝白相间的标示。里面没有密封的信件，只有一叠装订好的文件。他抽出一看，发现是一些设计蓝图。它们被缩小比例后装订成厚厚的一本书，封面上印着：“云雾岛休闲度假区游客设施”（全名：度假旅馆）。

“这是什么鬼东西？”他问道。

他把书翻开时，里面掉出一张纸来。

亲爱的亚伦和爱莉：我们现在还没有什么像样的正式宣传资料，这是你们可以想像得到的。但那些文件会使你们对云雾岛工程有初步的了解。我觉得它非常令人振奋！

期盼与两位面谈，望你们能与我们携手合作！顺致

问候约翰

“我不懂，”葛兰边翻着这些文件边说道。“这些都是建筑蓝图嘛。”他重新翻至第一页：游客中心/旅馆休闲度假区委托人体加州帕洛·阿尔托国际遗传技术公司。

建筑设计纽约道宁墨菲联营公司。设计师：李察·墨菲；高级设计师：西奥多·陈；管理人员：谢尔顿·詹姆斯。

工程设计主体结构：波士顿哈洛|惠特尼|菲尔兹公司；机械：大阪A.T.三川公司。

景观设计伦敦谢波顿·罗杰斯公司；A，足木贺，H·金泽家安。

电气设计东京N·V·小林公司。高级顾问：A·R·真泽。

电脑控制麻萨诸塞州集成电脑系统公司。工程管理：丹尼斯·乃德瑞。

葛兰翻到蓝图部分。那上面都盖着工业机密不得翻印和机密研究成果不得散发的戳印。

每一项都编了号码，上方都有如下字样：“这些设计蓝图系国际遗传技术公司之科研机密。”

你必须签署过一一二/四 A 号文件，否则将受到起诉。”“我看真有点草木皆兵的味道。”葛兰说道。

“也许有什么道理吧。”爱莉说道。

接下来的一页是张地形图。图上云雾岛的形状就像一滴被画颠倒似的泪珠，北方的线条向外凸出，南方则渐渐向内收缩。该岛长达八英里，在这张地图上被分割成几大块。

北方有一块标着“游客区”的字样，其中包括一些建筑，分别标明为“游客接待站”、“游客中心/行政办公大楼”、“发电厂/海水淡化厂/后勤供应”、“哈蒙德餐厅”，以及“度假旅馆”。葛兰还看见图上标着游泳池、网球场的位置和形状以及代表树木花草的圈圈。

“看起来像个旅游度假的地方，嗯，一定是。”爱莉说道。

接下来的几张是度假旅馆的详细设计图。它的立体图看起来颇别出心裁：一排长长的低层建筑，屋顶上竖着一排金字塔形的尖顶。游客区的其他建筑则几乎没有这种尖顶。

岛上的其他地区更具有神秘色彩。葛兰看到，那些地方大部分都非常空旷，有纵横交错的道路网、隧道和一些位于边缘地带的建筑物。有一个狭长的湖，看来是由人工挖掘的，上面有钢筋水泥的水坝和一道道的障碍。不过，从总体上来看，该岛只是被分成几大块弯弯曲曲的区域，而且上面几乎没有兴建任何东西。每个区域都编有代号：

/P/PROC/V/二 A，/D/TRIC/L/五(四 A+一)，/LN/OTHN/C/四(三 A+一)，以及/VV/HADR/X/一一(六 A+三+三 DB)。

“有没有关于这些代号的说明？”她问道。

葛兰很快地翻了翻那些文件，但没有找到。

“也许是他们拿掉了。”她猜测道。

“我跟你说了嘛，”葛兰说道，“草木皆兵。”他看着这些由道路隔开的不规则区域。

整个岛被分成六块，每一块和四周的道路之间有一道钢筋水泥的深壕沟，壕沟外侧是铁丝网，旁边标着像闪电的符号。起初他们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后来才明白这表示铁丝网上有电。

“这就怪了，”她说道。“在旅游度假区装设电网？”“这些铁丝网加起来有上百英里长。”葛兰说道。

“电网加壕沟，而且旁边还有道路。”“就像个动物园。”爱莉说道。

他们又重新翻到那张地形图，仔细地研究起等高线来。那些道路的安排也独具一格。主要道路为南北走向，纵贯该岛中部的山丘，其中有一段路还穿过小河上方的悬崖峭壁。看来这种安排是为了使由壕沟、电网和道路分隔开的一片片开阔的区域更广大些，因而故意将道路隔开。而且这些道路都高出地面，这样就可以越过电网上方看见里面……“你看，”爱莉说道，“有的规模还挺大的呢。你看这里，钢筋水泥壕沟有三十英尺宽，就像军事堡垒一样。”“这些建筑也是如此。”葛兰说道。他注意到在每一片开阔区域都有几幢建筑物，而且都在边缘地带。这些建筑全是钢筋水泥结构，墙很厚。从侧面立体图看来，它们很像有小窗的钢筋水泥掩体堡垒，就像过去战争影片中纳粹军队的碉堡一样。

这时，他们听见一声沉闷的爆炸声。葛兰放下手中的那份文件。“干活吧！”他说道。

“起爆！”一阵轻微的震动，接着电脑萤光幕上逐渐出现黄色的轮廓线。这次的解析度很高。亚伦·葛兰看了骨架一眼，发现它的轮廓清楚，长长的脖子向后弯着。这无疑是一只幼年的三角龙，看起来完好——萤光幕上出现一片空白。

“我讨厌电脑，”葛兰边说边斜眼看了看太阳。“现在出了什么状况吗？”“积分器输入的资料消失了，”一名小夥子报告说，“稍等片刻。”他弯下身去查看接通这部以电池发电的电脑背面的那堆线路。他们把这部电脑放在四号山头的啤酒包装箱上，离被他们称为“巨人”的那部超震器不远。

葛兰坐在山坡上，看了看手表，然后对爱莉说道：“我们不得不用老方法了。”一名小夥子无意中听见了这句话。“哇，亚伦。”“听着，”葛兰说道。“我要赶一班飞机。我希望在走之前这些化石能被妥善保护好。”一旦开始挖掘一块化石，就得继续干下去，否则就很可能失去它。来此参观访问的人以为这种风化崎岖的地貌是不变的，其实不然，它仍在风化着，确实实实在你眼前发生变化。每天从早到晚随时都能听见石块从风化的山坡上骨碌地往下滚。这里随时都有下暴雨的可能，而且即使是下一场阵雨，也有可能冲走一些像豆腐渣般脆弱、一碰就碎的化石。所以在葛兰回来之前，必须对这个已经被部分挖掘出来的骨骼化石加以保护，否则它就有难以保全的危险。

保护化石的一般做法是：在挖掘现场扒上一块防水布，在四周开挖排水沟以控制雨水的渗透与冲刷。问题是三角龙化石四周的排水沟应该开在什么地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正在运用电脑辅助声波X光断层照相术，或称为CAST。这是一项新技术，由“巨人”起震器向地下发射一枚软铅弹以产生冲击波，电脑将冲击波记录下来，然后组合成一种山坡X光图像。这个夏天他们一直运用这种技术获得了多项成果。

起震器离他们有二十英尺。那是一部有轮子的庞大银灰色箱式装置，上面插着一把遮阳伞，看起来就像卖冰淇淋小贩的手推售货车，放在那里跟整个崎岖地的地貌极不相称。两名年轻的操作人员正准备装进另一枚铅弹。

到目前为止，电脑辅助声波X光断层照相术的作用只能探测化石的分布范围，并帮助葛兰的小组提高挖掘效率。但组里的年轻人都说，再过几年它就能产生非常详细的图像，到那时，挖掘工作也就没有什么必要了，因为你可以得到完美的骨骼图像，而且是立体的。这项技术将开创一个考古不必挖掘的新时代。

然而这些都还没有成为事实。这部在大学实验室中表现得无可挑剔的设备到了工作现场后却显得十分娇柔，很不稳定。

“还要多久？”葛兰问道。

“已经出来了，亚伦。还不错。”葛兰走过去看着电脑显示幕。他看见了以鲜明的黄线勾勒出一个完整的骨骼架构。它的确是一只幼年三角龙。三角龙的明显特徵是单趾爪，成年三角龙的弯趾可达六英寸长，是它用来撕开猎物的锐利武器。而这只幼龙的足趾看起来顶多只有玫瑰花的刺那么大，在萤光幕上几乎看不见。三角龙是一种体型不大的恐龙，骨骼就像小鸟的一样细，很可能也有和小鸟同等的智力。

萤幕上的骨骼很完整，只不过它的头和脖子是向后朝尾部弯曲的。这种脖子弯曲的现象在化石中十分常见。有些科学家提出一种说法，认为恐龙之所以绝迹，是因为他们所吃的植物中含有大量有毒生物硷的原故。脖子向后扭曲的现象被认为是他们临死前的痛苦症状。然而葛兰却以事实证明许多

鸟类和爬虫类死后颈部韧带都是向尾部收缩的，这就出现了头向后弯曲的特殊现象。葛兰的说法使那些人的见解再也不能成立。这种现象与死因无关，而是由于动物体被太阳晒干所致。

葛兰发现这只三角龙的骨骼化石也是向一侧扭曲，以致于它的右腿和右脚抬得比脊椎骨还高。

“看起来是有点扭曲了。”一位小夥子说道。“我觉得这不是电脑的问题。”“不是，”葛兰说道。“是时间，是很长很长的时间造成的。”葛兰知道人们无法以地质时间来考虑问题。计算人类一生用的完全是另一种计量方法。

一颗被切开的水果在几分钟之内就会出现锈斑。一件银器放上几天表面就会变黑。一堆堆肥经过一季就会腐烂。一个小孩要十年才能长大。人们的这些日常体验都使他们无法想像八千万年是什么含义——从这个小生命死去到现在，八千万年已经过去了。

在课堂上，葛兰使用另一种比较方法：如果你把人生的六十年压缩为一天，那么八千万年仍然相当于三千六百五十二年——比大金字塔的年龄还大。这只三角龙已经死了很久很久了。

“看来它并不十分可怕。”一名小夥子说道。

“实际上它也不可怕，”葛兰说道。“至少在它成年之前还不那么可怕。”也许这只幼龙是吃腐的，当那些成年三角龙捕到猎物、饱餐一顿，然后在一旁晒太阳的时候，这只小家伙便去吃一点残羹剩菜。食肉恐龙每一顿可以吃下相当于其体重百分之二十五的食物，饱食之后就想睡觉。这时候小恐龙就啾啾吱吱地叫着，爬到溺爱子女但正昏昏欲睡的大恐龙身上玩耍，或是到旁边的动物死上去啃它一、两口。幼龙大概都是一些可爱且非常精明的小东西。

一只成年三角龙则完全是另一种模样。从体重和食量的比例来看，三角龙是最贪食的恐龙。虽然相较之下，它比一般食肉恐龙小——体重约两百磅，和一只豹差不多——但它行动敏捷、智力较高，而且十分凶猛，能用强劲有力的口部实施进攻，前肢雄健，锐利的单趾爪有致命的杀伤力。

三角龙捕食时经常是成群结队。葛兰眼前浮现出一片壮观的景象：十来只三角龙奔向一只体形比它们大得多的恐龙，咬着它的脖子，撕碎它的肋部和腹部……“我们的时间不多了。”爱莉的话使他从联想中回到现实。

葛兰指示着开挖排水沟。从电脑萤幕上他们看出化石的分布范围并不大；围绕两平方公尺的地方挖一条排水沟就够了。这时，爱莉把盖在山坡上的防水布绷紧，葛兰帮她向下钉小木桩。

“这只幼龙是怎么死的呢？”有个学生问道。

“我想这点我们大概无法知道，”葛兰答道。“野生动物的幼子死亡率都很高。在非洲的野生动物园内，食肉动物幼子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七十，各种死因都有——生病啦、离群啦，什么都有可能，甚至可能受到同类成年兽的攻击。我们只知道这些三角龙以成群活动的方式捕食，但我们还不了解他们在群体中的社会行为。”学生们点点头。他们都学过动物行为学，他们知道，当一只新的雄狮成为狮王之后，它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杀死所有的幼狮。其原因显然是出于遗传因素：这只雄狮决定让自己的基因尽可能广泛地繁殖延续。它杀死幼狮之后，那些雌狮开始发情，它就可以使他们怀孕。

这样做还可以防止雌狮把时间浪费在哺育其它雄狮的后代上。

也许这个一起捕食的三角龙群体也受到一只雄性三角龙的主宰。葛兰

心想，他们对恐龙的了解实在太少了。一百五十年来，在世界各地进行多次的研究和挖掘，至今连恐龙究竟长得什么模样也还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如果我们想在五点钟赶到城堡，”爱莉说道，“那我们现在可得走了。”

哈蒙德

金拿罗的确书拎着一个新手提箱匆匆忙忙走进来，箱子的价目标签还连在上面呢。“你知道吧，金拿罗先生，”她语气严肃地说道，“你忘了收拾行李，我还以为你并不是真的想去呢。”“也许你是对的，”金拿罗说道。“我一去就没办法替孩子们过生日了。”这个星期六是爱曼达的生日，伊丽莎白替她请了小丑卡比和一位魔术师，还邀请了二十位四岁的小朋友来参加生日晚会。妻子一听说他要到外地去，心中便老大不高兴，小爱曼达也很不高兴。

“不过嘛，你是临时告诉我的，我只能尽力而为喽，”书说道。“有适合你的脚尺码的运动鞋、有卡其布的短裤和衬衫，还有一套刮胡用具。一条长裤和一件天凉穿的长袖运动衫。汽车就在楼下，等着送你去机场。你现在就得走，否则就会赶不上飞机了。”她走了出去。金拿罗沿着走廊朝前走，顺手把那张价目标签撕下来。他从墙面全部都是由玻璃建构的会议室外面经过时，丹尼尔·罗斯正好离开会议桌走出来。

“一路平安，”罗斯说道。“不过有件事我们得说清楚。唐纳，我不知道情况到底糟到什么程度，如果那个岛上有问题，就放把火把它烧光。”“天哪，丹……我们谈的可是一项大规模的投资也。”“不要犹豫不决，不必过分多虑。就这么办吧。听到了没有？”金拿罗点点头。“听到了，”他说道。“可是哈蒙德——”“去他妈的哈蒙德。”罗斯说道。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那个熟悉而刺耳的声音说道。“你怎么样啦，我的孩子？”“很好，哈蒙德先生，”金拿罗答道。他向后靠在湾流型喷射机的皮垫椅子上。飞机向东朝落矶山脉飞去。

“你现在都不打电话给我了，”哈蒙德以责备的口气说道。“我很想念你呢，唐。你那可爱的妻子好吗？”“她很好。伊丽莎白她很好。我们现在有个女儿了。”“太好了，太好了！孩子总是带来无穷的乐趣。她见到我们在哥斯大黎加的那个公园会非常高兴的。”金拿罗忘了哈蒙德的个子是多么矮小；他坐在椅子上，脚还碰不到地毯；他一边说话一边晃动着那两条短腿。这个人有点像小孩子，尽避他现在大概有……多大？七十五？七十六？大概是这个岁数吧。金拿罗总觉得印象中的哈蒙德没有这么老，不过话又说回来，他已经快有五年没见到他了。

哈蒙德这个人喜欢招摇，天生好出风头。一九八三年的时候，他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带着一个小笼子。笼子里有一只九英寸高、一英尺长的象。这只象长得十分匀称，只有象牙发育不全。哈蒙德带着它参加各种筹款募捐会。通常是金拿罗把笼子带进会场的；笼子上盖着一条小毯子，就像茶壶上的保暖套似地。而哈蒙德照例会大谈被他称之为“消费者生物制品”的发展前景。讲到关键的时候，哈蒙德会戏剧性地揭开毯子，把那只象秀给大家看，按着便开口要求捐款。

那只象总是能产生轰动的效果；它的身材很小，几乎跟一只猫差不多大，但它却说明诺曼·艾瑟顿的实验已创造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艾瑟顿

是史丹福大学的遗传学家，是哈蒙德这项新冒险事业的合作伙伴。

但是，在哈蒙德大谈那只象的时候，他有许多话都没有说。例如，哈蒙德正在搞一个遗传技术公司，但那只小象并不是遗传技术的产物；它是艾瑟顿选了一只矮象的胚胎，用激素诱发变异的方法在人造子宫内培养而成的。这实验本身的确是很大的成就，但与哈蒙德所说的方法却迥然不同。

此外，艾瑟顿也无法复制他那只微型象，当然他已做过种种尝试，但却失败了。每个看过那只小象的人都希望能得到一只。那只象很容易感冒，尤其是在冬季。它那小小的长鼻一打喷嚏，哈蒙德就担惊受怕。有时候，它的象牙卡在笼子的铁条上，它一边挣脱，一边急躁地从鼻孔往外呼嗤呼嗤地喘气；有时候它的象牙还会感染细菌。哈蒙德总是烦躁不安，生怕艾瑟顿的第二只象还来不及弄出来，这只就已经死了。

哈蒙德还向那些可能进行投资的人隐瞒了一个事实：在微型化培育过程中，这只象的行为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只小东西看起来也许像一只象，但是它的行为很像一只行为恶劣的啮齿动物，动作迅速、胆小如鼠。哈蒙德奉劝人们不要逗弄它，以免被它咬伤手指。

虽然哈蒙德信心十足地说：一九九三年时年收入可达七十亿美元，但他的研究项目却有很大的风险。哈蒙德这个人有丰富的幻想力，并热情地去推动理想，但他的计画总是前途未卜。尤其是现在，这个实验计画的主要人物诺曼·艾瑟顿的癌症已到了末期——这也是哈蒙德没有说明的最重要的一点。

尽避如此，在金拿罗的帮助之下，哈蒙德还是弄到了钱。从一九八三年九月至一九八五年十一月，约翰·艾弗烈·哈蒙德和他的“厚皮动物研究计画”为他提议创办的国际遗传技术公司总共筹集了八亿七千万美元的冒险资本。他们本来还可以筹集到更多的资金，但是哈蒙德坚持要密进行，而且说至少五年之内无法归还这些资金。这样一来便使得许多投资者对这项计画望之却步。最后他们大部分的资本只好依靠日本财团了。日本人是惟一有耐心的投资者。

金拿罗坐在飞机的皮椅上，心里却在想，哈蒙德实在令人难以捉摸。哈蒙德此行是金拿罗的法律代理人逼他来的，可是他似乎全然不把这一点放在心上。从他的举动看来，这似乎完全是一种社交活动性质的外出。“唐纳，你没把家人一起带来，真是人可惜了。”他说道。

金拿罗耸了耸肩。“我女儿要过生日了，已经发了邀请卡给二十位小朋友了。有生日蛋糕，又请了小丑助兴，那情景你可以想像得出来吧。”“哦，这我明白，”哈蒙德说道。“孩子们总是迫切地希望能得到这些东西。”“不管怎样，那个公园已经可以招待游客了吗？”金拿罗问道。

“这个嘛，还不能正式开放，”哈蒙德说道。“不过旅馆已经盖好了，有地方可以住了……”“那些动物呢？”“动物当然都已经在那里被妥善安置了。”金拿罗说道：“我记得在原先的方案里，你希望盖一座旅馆，有十二……”“哦，比那个要大得多。我们有两百三十八只动物，唐纳。”“两百三十八？”老头咯咯笑了起来，对金拿罗的反应感到很得意。“出乎你意料之外了吧？我们现在有成群的动物啦。”“两百三十八……有多少品种？”“十五个不同的品种，唐纳。”“太令人难以置信啦，”金拿罗说道。“太棒了。那你们要的其他东西怎么样了？设备怎么样？电脑呢？”“都有了，都有了，”哈蒙德说道。“那个岛上的一切都是当今一流水准的。你会亲眼看见的，

唐纳，绝妙之极啊。这就是为什么这种……关心……是搞错对象了。岛上根本完全没有问题嘛。”金拿罗说道：“这么说，去岛上看一下应该也绝对没有问题罗。”“那当然，”哈蒙德说道。“但这会使一切的进展又慢下来了，一切都得停下来等正式的……”“反正你已经耽误到进度了。你已经延后开放时间了。”“哦，这个嘛，”哈蒙德把他那件运动衫口袋上的红绸手帕拽了一下。“那是一定会发生的，也是无法避免的。”“为什么？”金拿罗问道。

“这个嘛，唐纳，”哈蒙德说道，“要解释这个，就得回到当初对这个休闲度假区的构想上；它将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娱乐公园，是最新电子技术和最新生物技术相结合的产物。我说的并不是指乘车骑马玩一玩。大家都坐过游乐园里的骑乘玩具，科尼岛上就有。现在大家也都见过电子模拟环境，什么鬼屋啦、海盗的巢穴啦、西部大荒原啦、地震啦——这些东西大家都见过。我们要着手搞的是生物游览胜地，一些活生生的诱惑。它们将令人惊愕不已，他们将引起全世界的轰动。”金拿罗只得陪着笑。这几乎是他以前说过的话只字未改的再版，多年以前他在那些投资者面前就是这么说的。“我们绝不能忘记在哥斯大黎加这项工程的最终目的——那就是赚钱，”哈蒙德说道。他看了看飞机的窗外。“大把大把的钱！”“我记得。”金拿罗说道。

“而靠这个公园赚钱的要领在于，”哈蒙德说道，“尽量减少人事方面的开支，管食的、售票收票的、作清洁工作的，以及维修人员。要以最精简的人员把这公园管理好。所以我们才在电脑技术上作全面投资——凡是能自动化的地方我们都做了。”“我记得……”“然而，事实上，”哈蒙德说道，“当你把那么多动物和那么多电脑系统配置在一起时，你就碰上了麻烦。谁能做到让一部大型电脑系统如期运转起来呢？我看没有人能办得到。”“这么说，你现在将开放时间延后是正常的罗？”“对了，正是如此，”哈蒙德说道。“正常的延后。”“我听说在建设过程中出过一些意外事件，”金拿罗说道。“有些工人死了……”“是的，发生过几次意外事件，”哈蒙德承认道。“一共死了三个人。两名工人是在修建悬崖那段路时死的，还有一个是今年一月分死于一次推土机意外事件。不过我们最近已经有好几个月没再发生意外事件了。”他说着在金拿罗的手臂上拍了拍。“唐纳啊，相信我的话。我告诉过你，岛上的一切正在按计划正常进行。岛上的一切都很好。”司机内的通话系统响了起来。飞机的机长说道：“请各位系好安全带，我们要在城堡降落了。”

城堡

干燥的大平原向远方的山冈伸展。下午的风夹带着尘沙和滚草（编者按：tumbleweed，苋、等易被风吹倒卷起的植物），从有开了裂缝的钢筋水泥建筑表面吹过。葛兰和爱莉一起站在吉普车旁等候，那架豪华型的格鲁曼喷射机正盘旋着准备降落。

“我讨厌恭候那些有钱人。”葛兰不满地发着牢骚。

爱莉耸耸肩说道：“这跟工作有关嘛。”物理和化学等许多科学领域现在都由联邦政府提供资金，但古生物学仍然得依靠私人赞助。葛兰知道，尽管他对哥斯大黎加那个岛上的情况很好奇，但如果事情单纯地只是约翰·哈蒙德请他帮忙的话，他还是会助一臂之力的。赞助就具有这样的力量——向来都是如此。

那架小型喷射客机着陆后便很快地向他们靠过来。爱莉把小背袋背在

肩上。飞机停稳之后，一名穿蓝色制服的空姐打开飞机的舱门。

葛兰惊讶地发现，尽管飞机里的设备豪华，但空间却十分狭小。他走过去跟哈蒙德握手时还得弯下腰才行。

“葛兰博士、塞特勒博士，”哈蒙德说道，“你们能来真是太好了。我向你们介绍一下我的朋友唐纳·金拿罗。”金拿罗身材粗短，十分健壮，约三十五、六岁左右，穿着名牌西装、戴了一副银框眼镜。葛兰一见到他这副样子就讨厌。他随便跟他握了握手。爱莉跟他握手时，金拿罗惊讶地说道：“啊，你是个女的！”“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她说道。葛兰心想：她对他也没有好印象。

哈蒙德转过身对金拿罗说：“不用我多说，你知道葛兰和塞特勒两位博士是干什么的。

他们都是古生物专家。他们从地下挖掘恐龙。”说罢他便哈哈大笑起来，似乎觉得这里有什么很可笑的事情似地。

“两位请坐。”空中小姐边说边关上了舱门。飞机随即开始移动。

“请两位原谅，”哈蒙德说道，“但是我们的行程真的非常紧凑。唐纳认为我们应该马上到那边去，这件事很重要。”这时机长宣布说，四小时之后他们将在达拉斯加油，然后飞往哥斯大黎加，预计明天上午抵达。

“我们要在哥斯大黎加待多久？”葛兰问道。

“这个嘛，要看情况而定了，”金拿罗说道。“我们有几个问题要解决。”

“你们相信我的话准没错，”哈蒙德说着向葛兰转过身来。“我们在那里不会待超过四十八小时。”葛兰扣上安全带。“我们现在要去的你那个小岛——我以前从来没听说过。是机密吗？”“有那么点这种味道，”哈蒙德说道。“我们非常非常谨慎，不让别人知道。等我们最后开放这个岛的时候，我们要让世人又惊又喜。”

司机会目标

加利福尼亚古柏蒂诺生物合成公司以前从未召开过紧急董事会。坐在会议室里的十位董事个个都显得有点火气十足、极不耐烦的样子。已经八点了。在此之前的十分钟内，董事们还相互交谈几句，随后交谈声逐渐停止了。现在只听见翻动报纸的声音。有的人颇为不满地看着手表。

“我们还等什么呢？”一名董事问道。

“还有一个人，”路易·陶吉森说道。“还要等一个人。”他看了看手表。罗恩·迈亚办公室的人员说他上午六点从圣地牙哥起飞，那么即使连从机场到这里的行车时间也算在内，现在早该到了。

“要达到法定人数？”另一名董事问道。

“是的，”陶吉森答道，“要达到法定人数。”听他这么一说，大家都好一会儿没吭气。需要法定人数就意味着有重大问题要进行表决。天晓得这次会议他们要表决什么，不过陶吉森宁可不开这样的会，无奈公司的董事长斯坦格登执意要开。在此之前他对陶吉森说过：“路易，这件事你一定要徵求他们的同意才行。”人们对路易的看法总是众说纷纭。在他这代的遗传学家中，他是个出了名的有积极进取心、不顾一切勇往直前的人。他才三十四岁，但已经秃头了，脸庞削瘦得像只鹰似地，很容易动感情。他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读研究所时，由于未得到食品及药品管理局的认可就计划在病人身上采用基因疗法而被校方除名。他被生物合成公司雇用后，曾在智利进行过有争

议的狂犬病疫苗试验。如今他是公司产品研发部的负责人。据说这个研发部有一项任务，就是搞“逆向工程”，也就是把竞争对手的产品拿来进行解剖、看看它的原理，然后生产自行开发型号的产品。实际上，这部门也搞工业情报，主要是搞国际遗传技术公司的情报。

在八十年代，有几家遗传工程公司开始提出这样的问题：“索尼·沃克曼公司相应的生物产品是什么？”这些公司对药品或健康问题并没有什么兴趣；他们所感兴趣的是娱乐、运动、休闲活动、化妆品，还有宠物。预计到九十年代，对“消费生物”的需求量将会很大。

国际遗传技术公司和古柏蒂诺生物合成公司两家都在这一领域进行研究开发。

生物合成公司已经取得一些成就，他们和爱达荷州垂钓狩猎部签订合同后，运用遗传工程培育出一种新的浅色鱼。这种鱼在小河中容易被发现，据说这项成就代表钓鱼活动向前迈出了令人可喜的一步。（至少没有人再向垂钓狩猎部投诉：河里没有鱼了。）这种浅色鱼有时太阳晒得厉害就会死去，它的肉一点也不鲜美，但是这种情况下却没有人去谈论。生物合成公司目前还在对此进行研究，而且门开了。罗恩·迈亚走进会议室，很快坐到一张椅子上。现在陶吉森有了法定人数了。

他立即站起来。

“各位，”他说道，“今晚我们在这里开会讨论一个机会目标：国际遗传技术公司。”陶吉森很快地回顾了一下历史背景。遗传技术公司创建于一九八三年，是由日本人投资的。他谈到他们购置三部克雷 XMP 超级电脑，以及他们买下哥斯大黎加的云雾岛和大量囤积琥珀的情况。他们还大量捐款给世界各地的动物园，从纽约的动物学会到印度仁札普野生动物园，可以说是异乎寻常。

“尽避有这些线索，”陶吉森说道，“我们仍然不知道遗传技术公司未来的动向。这间公司的目标显然是在搞动物；他们还雇用了过去对过去的东西很感兴趣的科研人员——考古学家、DNA 种系遗传学家等等（编者按：DNA 种系遗传学家英文原称为 deoxyribonucleic acid phylogeneticist，专门研究各种有共同祖先的生物彼此之间细胞内的染色体所显现的相互遗传上的关系。DNA 即指去氧核糖核酸，为分子结构复杂的有机化合物，作为染色体的一种组分而存在于细胞核内，储藏遗传信息。通常叶绿体、微生物及许多病毒皆含有 DNA）。

“一九八七年，遗传技术公司买下了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微孔塑胶制品厂。这原本是一家农业综合经营公司，最近才申请一项具有鸟蛋壳特性的塑胶的专利。这种塑胶可以制成蛋形用来培育鸟类的受孕胚胎。从明年起，遗传技术公司将把这种微孔塑胶全部用在他们自己的研究中。”“陶吉森博士，这些情况都很有意思——”“同时，”陶吉森继续往下说道，“云雾岛上的建设也开始了。这包括了大规模的土石方工程，其中一项就是在岛的中部开挖一个两英里长的浅水湖。关于休闲度假方面的设计蓝图已经完成，不过还处于高度保密状态。看来遗传技术公司要在岛上建立一座大型的私人动物园。”有个董事把身体探过来说道：“陶吉森博士，那又怎么样呢？”“这不是一座普通的动物园，”陶吉森说道。“它是举世无双的。看来遗传技术公司已经有了不同凡响的成就。他们成功地复制出历史上已经绝种的动物。”“什么动物？”“卵生动物，但这需要有相当大空间的动物园。”“是什么动物？”“恐

龙，”陶吉森回答道。“他们正在复制恐龙。”在陶吉森看来，他的话所引起的惊愕完全不是他原来所预期的那样。有钱的人有个毛病，就是他们的热情不能持久：他们在某个方面进行投资，但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可行的。

事实上，早在一九八二年就有技术文献探讨了复制恐龙的问题。一年年地过去了，对DNA的操作控制也变得简单容易了。从埃及的木乃伊身上，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已绝种的非洲白氏斑马的皮上都提取到了遗传材料。一九八五年时，复制白氏斑马的DNA，培育这种品种的动物似乎已经是有可能的事。如果是这样，它将是第一个完全用一种已经绝种的动物的DNA复制出的动物。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还有什么不能复制呢？乳齿象？剑齿虎？渡渡鸟？甚至恐龙？当然，世界上还没有发现恐龙的DNA。但是把大段恐龙的骨骼碾碎就有可能提取出它的DNA残片。以前人们以为一只动物的DNA在它变成化石之后也就随之被消灭了。现在人们已认识到这种看法并不足取。如果能找到足够的DNA残片，就有可能复制出一只活生生的动物来。

一九八二年时，这方面的技术问题似乎还是令人望而生畏。但现在理论上的障碍已不复存在。它做起来困难重重、耗资巨大，而且似乎不可行。但是只要大家都努力，并非没有可能。

遗传技术公司看来想试验一下。

“他们已经做的，”陶吉森说道，“是建起有史以来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旅游胜地。大家都知道，动物园深受人们喜爱。去年，到动物园游览的美国人总数已经超过了观看职业棒球赛和职业足球赛的人数总和。日本人也喜欢动物园——全日本有五十个动物园，而且他们还在继续建造。遗传技术公司这座动物园的门票价格，可以随他们想定多高就定多高。每天两千美元，或是一万美元……随之而来的是附加商品的开发：各种画册、T恤、录影带、帽子、绒布玩具、漫画，还有宠物。”“宠物？”“那当然罗。如果他们公司能复制出与真恐龙一样大小的恐龙，他们同样也能复制出如家庭宠物般的微型恐龙。哪个孩子不想养一只恐龙当宠物呢？这将是他们公司的专利动物，他们能卖出千百万只，而且还能培养出只吃他们公司饲料的恐龙……”“我的天哪。”有人说了一句。

“一点也没错，”陶吉森说道。“这座动物园将是一个庞大企业的核心部分。”“你是说这些恐龙将得到专利？”“是的，由遗传工程培育出来的动物现在都可以申请专利。一九八七年最高法院作出这项有利哈佛大学的裁定。国际遗传技术公司将拥有其培育出的恐龙，其他人若再生产就是不合法。”“有什么能阻碍我们培育出自己的恐龙呢？”有人问道。

“没有，不过他们领先了五年。在本世纪末要想赶上他们是不可能的。”他停顿了片刻。“当然，如果我们能搞到他们的恐龙样品，然后运用逆向工程技术就可以培养出我们自己的恐龙，对DNA进行诸多修改就可以避开他们的专利。”“我们能弄到他们的恐龙样品吗？”陶吉森又停了一下。“是的，我认为能弄到。”有人清了清嗓子后说道：“在这个问题上不会有什么非法的……”“哦，不会的，”陶吉森立即回答。“没有什么是不合法的。我现在所说的是透过合法途径得到他们的DNA。一个对他们不满的雇员或是他们处理不慎的垃圾，诸如此类的办法。”“你有合法的来源吗，陶吉森博士？”“有的，”陶吉森答道。“但恐怕需要作出一项紧急决定，因为目前他们公司正经历一场小小的危机，我的来源将不得不在未来二十四小时内采取行动。”司机会议室内鸦雀无声。人们看着那位正在做笔记的女书和她前面的录音机。

“我觉得在这件事上没有必要作出什么正式的决定，”陶吉森说道。“大家只要表示一下，我是否应当进行……”慢慢地，人们开始点点头。

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做记录。他们只是默默地地点着头。

“谢谢各位的光临，”陶吉森说道。“我将不负各位的期望。”

司机场

路易·陶吉森走进旧金山机场候机厅的咖啡屋，很快地四处张望了一下。他要找的人早就到了，正在柜台旁边等着呢。陶吉森走过去在他旁边坐下，把手提箱放在他们两人之间的地板上。

“你迟到了，兄弟，”那人说道。他看见陶吉森头上戴的草帽后笑了起来。

“这东西是干什么用的，伪装？”“谁知道。”陶吉森按捺住火气说道。六个月来，陶吉森一直耐心地训诫他，可是每次见面他都比上一次更傲慢、更令人讨厌。不过陶吉森也拿他没办法——两人彼此都知道这件事的利害关系。

遗传工程上的DNA哪怕只是一丁点儿也是价值连城。一个肉眼看不见，只有在显微镜下才看得见的细菌，只要它含有心力衰竭、溶栓或是其有可以防止农作物受霜冻害的物质，那它对于合适的买主来说，价值可高达五十亿美元。

这一事实为工业情报活动开创了奇妙的新天地。陶吉森在这方面具有特别的才干。一九八七年他曾说服一名遗传学家从天鲸公司辞职，转到生物合成公司工作，并带来了五种遗传工程细菌。这位遗传学家只不过在她一只手的五个手指上各滴了一小滴，就从天鲸公司出来了。

但是国际遗传技术公司的东西是不太容易到手的。陶吉森要的不是细菌DNA；他要的是冷冻的胚胎，而且他也知道遗传技术公司采取了最严密的防范措施来保护他们的胚胎。为了得到这些胚胎，他得找到一个在这间公司里能接触到这些胚胎的人，而且这个人愿意去把它们偷出来，同时还要有本事破解他们的防卫系统。要找这样一个人谈何容易。

年初的时候，陶吉森终于物色到遗传技术公司中一位可以收买的雇员。虽然这个人没办法接触到遗传工程材料，陶吉森却一直跟他保持联系，每个月与他在天谷的卡洛斯·查利餐厅见面一次，给他一些小小的资助。现在，这间公司正邀请承包的建筑商和顾问到那个岛上参观，这正是陶吉森翘首以待的时机，因为这意味着此人将有机会接触到那些胚胎。

“我们谈正事吧，”那人说道。“我还有十分钟就要上飞机了。”“你想把整个事情再谈一遍？”陶吉森问道。

“见鬼，不是的，陶吉森博士，”那人说道。“我他妈的想见到钱在哪里。”陶吉森把手提箱的弹簧锁打开，把箱盖开了几英寸的一道缝。那人随使用眼睛瞄了一下。“都在这里了？”“这里是一半，七十五万美元。”“嗯，可以。”那人转过身来喝着咖啡。“很好，陶吉森博士。”陶吉森迅速地锁上箱子。“你记得这些是所有十五种胚胎的钱吧？”“记得。十五种冷冻胚胎。我怎么把它们交给你们？”陶吉森递给他一大盒吉利牌刮胡膏。

“就这个？”“就这个。”“他们也许会检查我的行李……”陶吉森耸耸肩。“按上面。”他说道。

那人按了一下，白色的刮胡膏喷到他手上。“不错。”他把那些泡沫在咖啡碟边上擦了擦。“不错。”“这个盒子比普通刮胡膏盒稍重了一些，如此

而已。”陶吉森的技术小组在过去两天中日夜加班才把它组装起来。陶吉森很快便教会他如何使用。

“里面有多少冷却气体？”“足够用三十六小时，到那时胚胎必须送到圣荷西。”“这就得看你们船上的那个人了，”那人说道。“务必叫他带一个便携式冷冻装置上船。”“这我来负责。”陶吉森说道。

“我们再看一下出价……”“这笔买卖仍和商定过的内容一样。”陶吉森说道。“每只胚胎送到之后拿五万美元。

如果它们能存活，那么每只再拿五万美元。”“很好，务必叫那艘船在岛的东码头等着。星期五晚上。不是北码头，那是个大供应船停靠的码头。是东码头，一个小码头。你明白了吧？”“明白了，”陶吉森说道。“你什么时候回圣荷西？”“也许要到星期天。”他说着用手推了一下柜台使身体离开它。

陶吉森有点担心地问道：“你确定你已经知道如何使用这——”“我知道，”那人说道。“相信我吧，我知道的。”“还有，”陶吉森说道，“我知道岛上一直跟加州遗传技术公司总部保持无线电通讯，所以——”“你听我说，我已经找到掩护的办法了，”那人说道。“你就安心地把钱准备好。星期天早晨在圣荷西机场岸清，我要现金。”“钱会准备好等着你的，”陶吉森说道。“不必担心。”

马康姆

将近午夜，他在达拉斯机场上了飞机。他才三十五岁就已经开始秃头了，身材又高又瘦，穿了一身黑：黑衬衫、黑裤、黑袜子、黑色运动鞋。

“啊，马康姆博士！”哈蒙德先打招呼，脸上假惺惺地堆起亲切的微笑。

马康姆咧嘴笑道：“你好啊，约翰。没错，恐怕你又遇到老对手啦！”马康姆与众人一一握手，同时很快地作了自我介绍。“你好！我叫伊恩·马康姆，是搞数学的。”这次旅行中，葛兰对他比其他人还要感兴趣。

当然，葛兰已经久闻其名了。伊恩·马康姆是新一代数学家中最有名气的一位。这些数学家曾公开对“真实世界如何运转”这个问题表示高度兴趣。这批学者在几个重要方面和传统派数学家决裂。首先，他们随时随地都使用电脑，这是传统派数学家们所不齿的。第二，在新兴的所谓浑沌理论领域中，他们毫无例外地运用非线性方程式。第三，他们似乎非常关注这样一个问题：他们的数学描述了真实世界中实际存在的东西。第四，他们的衣着和言谈似乎都是为了表明他们正从学术王国走进真实世界，一位资深的数学家因此称他们的行为是“可悲的个性过分表露”。事实上，他们的举止经常很像摇滚歌星。

马康姆在一张皮椅上坐下。空姐问他是否要点什么饮料。他回答道：“来点健怡可乐吧，摇一摇，不必搅。”达拉斯的潮空气从开着的机门飘进来。爱莉说道：“这种天气穿黑色的不嫌热了点吗？”“你真漂亮，塞特勒博士，”马康姆说道。“我整天看你那双腿都还看不够，哪有心情管他热不热呢？不过，事实上，黑色具有最佳的抗热性。如果你还记得宋体辐射的话，在热性能上最好的是黑色。辐射效率很高。不管怎么说，反正我只穿两种颜色，黑色和灰色。”爱莉张口结舌地瞪着他。

“这两种颜色在任何场合穿都很合适，”马康姆滔滔不绝地继续往下说着。“而且它们也配得起来，万一我穿黑裤时穿了双灰袜也没关系。”“可是

你老是穿这两种颜色难道不觉得厌烦吗？”“一点也不。我觉得这使我得到了解放。我相信自己的生活是有价值的，因此不想把时间浪费在考虑如何穿衣服，”马康姆答道。“我不愿意去想今天早上我要穿什么。说实在的，你还能想得出有什么比时装更令人厌烦的东西吗？也许是职业体育运动。那么多人拼命去抢一个小球，而其他人还花钱去为他们鼓掌。不过，从总体上来看，我觉得时装比体育运动更无聊。”“马康姆博士，”哈蒙德解释说，“你是个极有见解的人。”“而且近乎疯狂，”马康姆风趣地说道。“不过，你必须承认，这些都不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我们生活在一个有许多可怕限制的世界之中；限制你必须这样表现，限制你必须重视那样事情，可是却没有人去思考这些限制及束缚。难道这还不够令人惊讶吗？在讯息发达的社会里，根本没有人在思考问题。我们原先希望能摒弃文件，但是事实上我们却把思想摒弃了。”哈蒙德转过身对着金拿罗举起他的手。“是你请他来的。”“这也是件走运的事，”马康姆说道。“因为你们似乎遇到严重的麻烦事。”“我们没有什么麻烦事。”哈蒙德立刻把他顶回去。

“我一直认为在这个岛上搞不出什么名堂的，”马康姆说道。“我从一开始就这样预言了。”他把手伸进一个软皮公事包里。“现在我深信大家都知道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你们将不得不把这个东西关闭。”“将它关闭！”哈蒙德怒气冲冲地站起来。“无稽之谈！”马康姆耸耸肩，对哈蒙德的发火无动于衷。“我把我原先那份文件的副本带来给你们看，”他说道。“这是我为遗传技术公司最初进行咨询的文件。数字这东西有点不太好懂，不过我可以慢慢解释给你们听。你要走了？”“我要去打几通电话。”哈蒙德说罢便走进隔壁的一个座舱。

“呃，这是一次长途飞行，”马康姆对其他几位说道。“至少我的文件可以给你们一点事做做。”飞机在夜空中飞行。

葛兰知道有许多人都不喜欢伊恩·马康姆，而且他也能理解为什么有人觉得他太咄咄逼人，谈到浑沌理论的时候也太油腔滑调了。葛兰翻着文件，看着那些方程式。

金拿罗问道：“你在文件上得出的结论是，哈蒙德在这个岛上做的事注定会失败？”“没错。”“是因为浑沌理论吗？”“对。说得更确切些，是因为这个系统在相空间中的表现。”金拿罗把那文件甩在一边，问道：“你能用英语来解释一下吗？”“当然罗，”马康姆说道。“我们来看看从什么地方开始。你知道什么叫非线性方程式吗？”“不懂。”“奇异吸引子呢？”“也不懂。”“好吧，”马康姆说道。“那我们从头说起好了。”他停了一下，仰起头看了看上面。

“物理学在描述某些问题的表现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轨道上运转的行星、向月球飞行的飞船、钟摆、弹簧、滚动着的球之类的东西。这都是物体的有规则运动。这些东西用所谓线性方程式来描述，而数学家想解这些方程式是轻而易举的事。几百年来他们干的就是这个。”“明白了。”金拿罗说道。

“可是还存在着另一类表现，是物理学所难以描述的。例如与紊流有关的问题：从喷嘴里喷出的水、在机翼上方流动的空气、天气、流过心脏的血液。紊流就要用非线性方程式来描述。这种方程式很难解——事实上通常是无法解的。所以物理学从来没有弄通这一类的事情。直到大约十年前，出现了描述这些东西的新理论——即所谓的浑沌理论。

“这种理论最早起源一九六 年代对天气进行电脑模拟的尝试。天气是

一个庞大而又复杂的体系，也就是地球的大气层对地球和太阳所作出的反应。这个庞大复杂的体系总是令人难以理解，所以我们无法预测天气是很自然的事。但是，从事这项早期研究的人从电脑模型中明白了一点：即使你能理解它，也无法预测它。预测天气是绝对不可能的。其原因是，这一体系的表现对初始条件的变化十分敏感。”“你把我弄糊涂了。”金拿罗说道。

“如果我用一门大炮来发射一枚炮弹，这炮弹的发射有一定的重量、一定的速度，还有一定的倾斜角度——如果我再发射第二枚炮弹，其重量、速度和角度都不变——那么会发生什么情况？”“两枚炮弹几乎会落在同一个地方。”“没错，”马康姆说道。“这就是线性动力学。”“明白了。”“可是如果我有一个天气系统，我让它在开始时具有右一定的温度，一定的风速和一定的极度——然后我再以几乎同样的温度、风速和极度重复它一次——第二次这个系统的表现就不会完全相同。它将会毫无规则地发生变化，很快就变得跟第一次毫无共同之处。第一次还是阳光普照，第二次则可能是倾盆大雨。这就是非线性动力学。它们对初始条件都十分敏感：很微小的区别都会造成失之毫、差之千里的结果。”“我想我明白了。”金拿罗说道。

“简称即所谓的『蝴蝶效应』。一只蝴蝶在北京城外打着翅膀，纽约的天气就会起变化。”“所以说浑沌状态是随机的？不可预测的？”金拿罗问道。“是不是这样？”“不，”马康姆说道。“事实上我们从一个系统复杂多变的表现之中发现了其潜在的规律性。所以浑沌才变成一种涉及面极广泛的理论，这种理论可以用来研究从股市到暴乱的人群、到癫痫患者的脑电波等许许多多问题，并可以研究具有混乱状态和不可预测的任何复杂系统。我们可以发现其中潜在的规律。明白吧？”“明白，”金拿罗说道。“可是这种潜在的规律是什么呢？”“它基本上反映了这个系统在相空间中的运动现象。”马康姆答道。

“我的天哪，”金拿罗说道，“我现在只想知道你为什么认为哈蒙德的那个岛搞不出名堂来。”“我明白你的意思，”马康姆说道。“我待会儿会谈到的。浑沌理论谈了两个问题。第一，像天气这样的复杂系统都具有潜在的规律性。第二，它的对立面——简单系统也可能出现复杂表现。譬如说撞球吧。你打它一下，它就开始从桌边上不断反弹。从理论上来说，撞球是个很简单的系统，几乎可以说是牛顿系统。由于你知道加在球上的力、球的质量，因此你可以计算出球撞击桌边的角度，因而可以预测这颗球的未来表现。从理论上来说，这颗球会从一边弹向另一边，并不断地持续下去，你可以预测这颗球未来多次反弹的情况。从理论上来说，你可以预测它二小时之后将处于哪个位置。”“嗯。”金拿罗说道。

“可是事实上，”马康姆说道，“你最多只能预测到未来几秒钟之内的情況。因为有些非常小的影响——桌面不平、桌子木头上有小凹陷之类的问题——都会直接使情况发生变化。过不了多久，你那些精确的计算就会不灵了。结果便证明了像在桌上玩撞球这种简单系统也具有不少预测的表现。”“往下说吧。”“哈蒙德的工程，”马康姆说道，“看起来也是一个简单系统——处于动物园环境中的动物——它最终的表现也是无法预测的。”“你知道这是因为……”“理论。”马康姆接着说道。

“但是你最好看看那个岛，看看他实际做了些什么，这难道不好吗？”“不，这完全没有必要。细节问题无足轻重。理论告诉我，这个岛上的情况会很快就会被无法预测。”“你对你的理论坚信无疑。”“哦，是的，”马康

姆说道。“坚信无疑。”他向后靠在椅子上。“那个岛上有个问题，那里即将发生一场大灾难。”

岛

直升机的旋翼发出两声长鸣便开始转起来了，阴影投射在圣荷西机场的跑道上，当机长正与塔台通话时，葛兰正在倾听耳机里的卡卡声。

他们在圣荷西又接了一个人。这人叫丹尼斯·乃德瑞，是专程飞来接他们的。他的身材胖胖的，有几分不修边幅，嘴里还含着一根棒棒糖，手指上黏糊糊的全是巧克力，衬衫上还沾了一些碎铝箔。他叽哩咕噜地说他在岛上管电脑之类的话，但没有主动跟大家握手。

透过飞机玻璃座舱罩，葛兰看见脚下的钢筋水泥跑道渐渐远离了他们。他看见直升机的影子随着他们一起迅速向西，朝着山区飞去。

“大概要飞四十分钟。”坐在后排一个座位上的哈蒙德说着。

葛兰注意到下面低矮的山丘正逐渐增高，接着他们穿过云层进入一片阳光之中。他看见了连绵起伏的群山，不过令他惊讶的是，森林滥砍的情况相当严重，露出大片大片光秃秃的山壁和风化的岩石。

“哥斯大黎加，”哈蒙德说道，“跟中美洲其他国家相比，人口控制作得比较好。尽避如此，它的森林面积仍日趋减少。这是近十年来的事。”飞机向下穿过云层来到山脉的另一侧。葛兰看见了西部海岸的海滩。这时他们从一个海滨小村庄上方飞过。

“巴伊阿的安纳斯科港，”机长说道。“是个渔村。”他朝北指了指。“在那边的海岸线上，你们看见的是卡沃布兰科保护区，那里有美丽的海滩。”机长让飞机朝海上飞去。海水变成绿色，渐渐变成蓝绿色。太阳照在波光闪动的海面上。此时大约是早上十点。

“还有几分钟我们就能看见云雾岛了。”哈蒙德说道。

哈蒙德解释说，云雾岛其实不是一个真正的岛，而是一座海底的山，是由海底下面喷出的火山岩浆形成的。“岛上到处可以看到由火山形成的痕迹，”哈蒙德说道。“许多地方都有气孔，脚下的地面常常发烫，由于这个原因，再加上强大的洋流，这个岛便处于多雾的状态。我们到那里之后你们就会看见——啊，就是那里。”直升飞机继续向前，并朝海面下降。葛兰看见前方海面上挺立着一个岛，岛上山石嶙峋，峭壁岩。

“天哪，它看上去真像阿尔克绰兹岛。”马康姆说道。

由树林覆盖的山坡上云雾缭绕，使岛上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

“不过显然它比那个岛大多了，”哈蒙德说道。“八英里长，最宽处达三英里，总面积二十二平方英里。它将是北美最大的私人动物保护区。”直升机开始爬升，朝该岛北端飞去。葛兰想透过浓雾向下看。

“平常没有这么浓的雾。”哈蒙德说道。他的语气中有几分不安。

这个岛北端的小山最高，高出海平面两千多英尺。山顶上一片雾蒙蒙的，不过葛兰仍可看见那里挺拔险峻的峭壁和下方波涛汹涌的大海。直升机从山顶飞过。“遗憾的是，”哈蒙德说道，“我们得在岛上降落。我不喜欢这么做，因为这样会惊扰岛上的动物。有时候有点惊险——”哈蒙德的话被机长打断了：“现在我们开始降落。大夥抓紧。”直升机开始下降，他们的四周立即出现茫茫大雾。葛兰听见耳机中不断传来电子信号的嘟嘟声，但他什么也看不见；不一会儿他渐渐可以隐约地看见浓雾中葱绿的松树枝干了，有些

地方还相当茂密。

“他究竟是怎么飞的呀？”马康姆说了一句，可是没有人理会。

司机长先向左右两边看了看，然后望着那片松林。林木仍然十分茂密。飞机在迅速下降。

“天哪！”马康姆说了一声。

嘟嘟声变得越来越大了。葛兰看着机长，见他正在全神贯注地驾驶。他向下看，看见飞机玻璃座舱罩下面的地面上有一个巨大的十字形萤光闪闪。十字形的角上都有灯光在闪烁。

机长稍稍校正了飞机的位置，然后在直升机降落场着陆。旋翼声逐渐减小，最后完全消失。

葛兰松了口气，解开安全带。

“我们得快点下来，从那边走，”哈蒙德说道，“因为会有风切变。在这个山顶上常常有很厉害的风切变（编者按：风切变，GWindShearh，指与风向相垂直的方向上，风速随距离的变化率改变），所以……不过嘛，我们还是安全的。”有个人朝直升机跑来，他一头红发，戴着一顶棒球帽。他把机门打开，兴致勃勃地说：“你们好！我是艾德·雷吉斯。欢迎大家到云雾岛上来，路不平，请小心慢走。”一条小路由山上蜿蜒而下，空气又冷又。他们朝山下走去，四周的雾气越来越薄。葛兰现在已经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周围的地貌景物了。他觉得这里很像太平洋西北的奥林匹克半岛。

“没错，”雷吉斯说道。“主要的生态是落叶雨林。这跟生长在大陆上的植物有很大的差别，在大陆上的是更典型的雨林。这是一种微型气候，只存在于北部山坡上较高的地方。

岛上主要是热带气候。”再往下走，他们可以看见伫立在树丛中一幢幢大楼的白色屋顶。葛兰感到惊讶不已：房子建得很优雅别致，再往下走就没有雾了，现在他可以看见整个岛向南延伸的全貌。正如雷吉斯说的，岛上大部分地区都由热带树林覆盖着。

葛兰看见南面的棕榈树上方伸出一截树干，上面光秃秃的没有叶子，只有一根又大又弯的树干。他看见那树干活动起来，扭转过来面对着新来的不速之客。葛兰意识到，他所看见的根本不是什么树干。

他所看见的是一个高达五十英尺的庞然大物漂亮弯曲的脖子。

他看见的是一只恐龙！

欢迎

“我的天啊！”爱莉不由得轻声惊叹起来。大家都直瞪着树上的那只动物。“我的天啊！”她的第一个印象是，这只恐龙真是太漂亮了。书上把恐龙画得又大又难看，而这只长脖子恐龙的动作却很优雅，几乎是带有某种尊严。它的动作敏捷——它的行为表现没有丝毫笨拙迟钝的样子。这只爬虫类动物以警惕的目光望着他们，发出低低的呜咽声，就像大象发出的那种声音一样。不一会儿，从树丛里又伸出一个头来，按着是第三个、第四个。

“我的天啊！”爱莉又说了一句。

金拿罗瞠目结舌。这些年来他一直很清楚所期盼的是什么——可是不知怎地，他从来没有相信过真会出现这种事，此刻他被吓得呆若木鸡，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以前他总觉得所谓新遗传技术的无比巨大威力不过是游说宣传时的惊人之语而已，如今它的威力却突然明明白白出现在他的眼前。这些

动物真大！可谓硕大无比！就像房子那么大！这么多！活生生的真恐龙！绝对假不了！

金拿罗心想：我们将以这个地方大捞一笔。大捞一笔！

葛兰站在山坡上的那条小路上，眼前飘散着雾气。他目不转睛地看着伸到棕榈树上方的灰色脖子。他觉得有点头晕目眩，仿佛脚下的斜坡变得陡峭起来，他觉得气快喘不过来，因为他现在所看见的是他作梦也没想到在这一生中还能见到的东西。然而他现在却正在看着它。

在缥缈的雾气中的动物绝对是雷龙，一种中等的蜥脚类动物。他那个吓得发呆的大脑正在进行学术联想：北美食草动物，生活在后侏罗纪，习惯上称之为“雷龙”，一八七六年由 E·D·科普在蒙大拿州发现，是与科罗拉多州、犹他州、俄克拉荷马州的英里森地层有关的物种。近来，伯曼和麦金塔又根据头盖骨的形状把它归类为梁龙。传统的看法认为，雷龙大部分时间都半活在浅水中，因为水的浮力有助于支撑它那庞大的身躯。这只动物虽然很明显地并不在水里，但它的动作却非常快，它的头和脖子在棕榈树上方移动，显得十分活泼——活泼得令人咋舌。

葛兰哈哈地笑了起来。

“怎么回事？”哈蒙德有几分不安地问道。“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葛兰摇了摇头，还是一个劲儿地笑。他觉得好笑的是，这只动物他才看了几秒钟，就已经开始接受它了——并运用他的观察回答了这一学术领域中不少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但他又无法清楚地告诉他们这点。

他看见第五、第六只恐龙把头伸到棕榈树上方时，他们的笑意还没有消失。这些蜥脚类动物正看着人们的光临。他们使葛兰想起了特大号的长颈鹿——他们看人的那副样子也是那样傻里傻气但又讨人喜欢。

“我相信他们不是人造的，”马康姆说道。“他们是活生生的真家伙。”“是的，他们确实是真的，”哈蒙德说道。“不过嘛，他们也应该是真的，对不对？”他们又听见远处传来的呜咽声。起先是一声，随后是其他许多附和声。

“那是它们的叫声，”艾德·雷吉斯说道。“是在欢迎各位到岛上来呢。”葛兰站在那里静静听了一会儿，他感到无比欢欣。

“你们也许想知道下一步的安排，”哈蒙德一边沿着小路往前走，一边说道。我们安排各位先看看那些设施。今天下午晚些时候到公园里去看恐龙。晚上我跟大家一起吃饭，到时候各位还有什么问题，我会一一回答。现在，请各位跟雷吉斯先生走……”极大家跟着艾德·雷吉斯朝最近处的建筑走去。在小道那边有一个较为粗糙、由手工油漆的牌子，上面写着：“欢迎光临侏罗纪公园。”

第三章

“当这条曲线被重新画出时，细节就更清楚了。”

伊恩·马康姆

侏罗纪公园

他们走进一条通向游客中心两旁由棕榈树成荫的绿色通道。处处都是大片精心培育的植物，使他们更加感觉到他们正进入一个新的世界，一个史

前的热带世界，同时将正常的世界抛在后面。

爱莉对葛兰说：“看起来相当不错。”“嗯。”葛兰回答道。“我想靠近些看它们。我要把它们的脚趾提起来，检查它们的爪子，摸摸它们的皮，打开它们的嘴巴，看看它们的牙齿。要不然，我心里就没个底。但是说真的，它们看起来挺好的。”“我想这稍稍改变了你的领域。马康姆说道。

葛兰摇摇头。“他改变了一切。”他说道。

一百五十年来，从欧洲发现巨大的动物骨骼后，恐龙的研究就成了科学推论的一种运用。古生物学透过化石骨骼和消失已久的大型动物的足迹来寻找线索，从本质上来说是在做探测工作。最杰出的古生物学家通常也就是最擅长推论的高手。

古生物学中所有重大的争论都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的——包括那场必于恐龙是不是恒温动物的激烈争论，而葛兰是其中的关键人物。

科学家们总是把恐龙归类为爬虫类，是从外界吸取它们生活中所需要热量的冷血动物。

一只哺乳动物能使食品转化为身体中的热量，但冷血爬虫类却做不到。少数研究者——主要是耶鲁大学的约翰·奥斯壮和劳勃·贝克手下的一批学者——终于开始怀疑，那种以为恐龙是懒惰的、冷血动物的观念是不是能恰如其分地解释关于化石的记载。据过去典型的推论习惯，他们都是从几方面的证据得出结论的。

首先是姿势：蜥蜴和冷血爬虫类都是弯腿懒洋洋地爬行，紧靠地面取暖。蜥蜴没有足够的力量，难以用腿站立几秒钟。许多恐龙却能运用他们的后腿直立行走。在当今存活的动物中，只有恒温的哺乳动物和鸟类才会出现直立的姿势。因此恐龙的姿势表明它是恒温动物。

接着他们研究了生物的代谢过程，计算出把血液压到腕龙十八英尺长的脖子上所需的压力，从而得出结论——只有四心室的温血心脏才能完成这种循环现象。

他们又研究足迹。他们根据留在泥土上的化石足迹，推断出恐龙跑得和人一样快；这样的敏捷性也表明恐龙是恒温动物。他们在北极圈发现了恐龙的遗迹，以冷血爬虫类来说，生活在这样一个寒冷的环境中是不可能的。同时，对群居行为的最新研究表示——主要是以葛兰的工作为基础。研究使人们联想到恐能有复杂的社交生活，还会抚养他们的后代，而这是冷血爬虫类做不到的。海龟抛弃他们的蛋，但是恐龙却不这么做。

关于恐龙是否为恒温动物的争论吵吵嚷嚷地持续了十五年，最后恐龙是快速行走、动作敏捷的动物的新观念终于被接受——但这并不表示持久的对立现象已完全消失。在会议上，仍然有些同行们互相不理睬。

此刻，如果恐龙能进行无性生殖——呢，那么葛兰的研究领域将会立刻改变。

关于恐龙的古生物学研究就会结束，整个计画——保存巨大骨骼和接纳众多吵吵嚷嚷的入学儿童的博物馆，摆骨骼的大学实验室，研究论文、杂志刊物——所有这一切都完了。

“你看起来似乎并不觉得心烦意乱。”马康姆说道。

葛兰摇摇头。“在我们这个领域里，这件事已经被讨论过了。许多人想过它将会成为事实，但没想到会那么快。”“我们对物种的想像，”马康姆大笑起来，“人人都知道它会成为事实，但都没想到那么快。”他们步入那条

小路便看不到恐龙了，但是他们仍能听到他们在这里发出吹喇叭似的柔和声音。

葛兰说：“我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们从哪里得到 DNA 的？”葛兰知道在柏克莱、东京、伦敦的实验室里存在一种特殊看法——以真的推论，也就是以无性生殖来繁衍诸如恐龙这样已绝种的动物是有可能的——如果你能得到一些恐龙的 DNA 的话。问题是，已知的恐龙都是化石，而化石破坏了绝大部分的 DNA，使它变成无机物质。当然，倘若一只恐龙是冰冻的，或是被保存在泥沼里，或是在沙漠里被风干，那么它的 DNA 也许可以复原。

但是从来没有人发现过冰冻的、或是风干的恐龙。所以，无性生殖是不可能的。没有繁殖的基因，所有的现代遗传技术都毫无用处。这就像有一部静电影印机，却没有可用来影印的东西一样。

爱莉说道：“你不能重新造出一只真正的恐龙，因为你得不到真恐龙的 DNA。”“除非还有我们没想到的方法。”葛兰说道。

“什么方法？”她问道。

“我不知道。”葛兰答道。

他们越过栅栏，向游泳池走去。池里的水向外溢，形成串串瀑布，流进一个个较小的石池里。这个地区种着巨大的蕨类植物。“这难道不是一种奇观吗？”艾德·雷吉斯说道。

“尤其在有雾的日子里，这些植物确实有助于创造一种史前的气氛。当然喽，这些是真正的侏罗纪蕨类。”爱莉不再吭声，仔细地看这些属于侏罗纪的蕨类。没错，它正如他所说的那样：这是一种在化石中被大量发现的植物，足足有两亿年的历史，现在却只有在巴西和哥伦比亚的潮湿土壤里才能见到。但是，不管是什么人决定在池边种植这种特殊的蕨类，他显然不知道这种蕨类植物的孢子里含有致命的植物硷。甚至碰一下它那迷人的绿色叶子就能使你生病。如果小孩子万一不小心吃上一口，几乎是必死无疑——其毒性超过夹竹桃十五倍。

爱莉心想，人们对植物的认识太幼稚了。他们就像选择要挂在墙上的画那样，只根据其外表来选择植物。他们从未想到植物事实上是生气勃勃的东西。它们忙碌地进行着呼吸，以及吸入、排泄、繁殖等一切功能——应有防卫功能。

但是爱莉知道，在地球的历史上，植物的进化就像动物一样也有竞争，甚至在某些方面此动物更为剧烈。蕨类中的毒素就是植物逐渐发展演变，本身包含化学武器的一个小例子。

有一种帖烯会分泌出毒素毒化它们周围的土壤，灭绝其竞争对手，植物硷则会使昆虫和食肉动物（还有儿童）无法食用它们；而费洛蒙用于传递信息。当一棵道格拉斯冷杉遭到甲虫的攻击时，它就分泌出一种抵制甲虫啃噬的化合物——这片森林远处其他地方的冷杉也同样会分泌出这种物质。这是对遭到攻击的树作出的反应，因为那棵树的根部会秘密地向土壤中分泌出一种植物合成物，向其他的树报警。

一般人以为地球上的生态环境是由活跃在一片绿色景致中的动物所组成的，他们严重地曲解了他们所看到的景象。那片绿色的景致是个活生生、繁忙的世界。为了争取阳光，植物生长着、延伸着、盘绕着、弯曲着，它们还不断地与动物相互作用着——它们的树皮和刺令一些动物望之怯步；它们使另外一些动物中毒；为了促进自身的繁衍，它们提供食物给其余的动物，

藉它们来传播花粉和种子。这是个复杂的、动态的过程。这个过程对爱莉永远充满了吸引力。而且她知道大多数人对于这个过程根本是一无所知。

如果在池边种植具毒性的蕨类是暗示什么的话，那很明显地，侏罗纪公园的设计者显然过于粗枝大叶，他们应该更小心些。

“这难道不是很神奇吗？”艾德·雷吉斯说。“如果你向前看，你就会看到我们的度假旅馆。”爱莉看到一幢引人注目的低矮建筑物，屋顶耸立着一座玻璃角锥形塔。“这里就是你们在侏罗纪公园内居住的地方。”葛兰的套房呈米黄色调。藤制家具被漆成绿色，透露着丛林的气息。这房间应还没全部完工。壁橱里放着几堆无用的杂物，地板上散放着一段段的电线管。角落放着一台电视机，电视机上有一张卡片：

第二频道：棱齿龙高地区

第三频道：三角龙活动区

第四频道：蜥脚类动物沼泽区

第五频道：食肉动物乡土区

第六频道：南剑龙区

第七频道：迅猛龙谷

第八频道：翼手龙峰

他发现这些名称令人感到别扭。葛兰打开电视机，但是只出现一片干扰波。他关掉电视机，走进卧室，把小提箱扔到床上。床的正上方是一个角锥形的天窗。它使你产生了一种露营的感觉，就好像是睡在星空下一样。令人遗憾的是，这些玻璃由一根根笨重的桁条保护着，所以在床上撒下一条条阴影。

葛兰停了下来。他曾看过度假旅馆的设计图。他不记得天窗上有这些桁条。事实上，这些桁条似乎是后来加上去的，显得十分粗糙，玻璃墙外是一副黑色的钢架，桁条就焊接在架子上。

葛兰迷惑不解地从卧室走到客厅去。他的窗口刚好面对着游泳池。

“顺便跟你提一下，亚伦，那些蕨类是有毒的。”爱莉走进他的房间时间道。“而且，你注意到这房间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他们改变了设计图。”“没错，我也是这么想。”她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窗子很小，”她说道。“玻璃是经过调整的，而且安在钢框里。门上还包着铁皮，但没有这个必要。我们进来时，你看到栅栏了吗？”葛兰点点头。整个度假旅馆围着由一英寸厚的钢条组成的栅栏。栅栏经过精心的美化，被漆成深浅一致的黑色，就像熟铁一样，但任何刻意的装饰都不能掩盖金属的厚度以及十二英尺的高度。

“我也认为设计图没包括栅栏。”爱莉说道。“据我看来，他们好像已经把这个地方变成堡垒了。”葛兰看看表。“我们一定得问问这是为什么。”他说道。二十分钟后开始参观活动。”当恐龙统治地球的时候他们在游客中心里碰面，这栋建筑有两层楼高，所有的玻璃都被镶在裸露的、电镀成黑色的桁条和支架上。葛兰觉得这栋建筑毫无疑问是高科技的产物。

那里有一个小礼堂，由自动的机器霸王龙控制着。它气势汹汹地站在展览区的入口处，入口处贴着一幅标语，上面写着“当恐龙统治地球的时候。”再往前是其他的展览：“什么是恐龙？什么是中生代世界？”展览还没有布置好，地板上到处都是电线和电缆。金拿罗登上讲台和葛兰、爱莉以及马康姆交谈着。他的声音在会场里发出轻微的回声。

哈蒙德坐在后面，双手交叉着放在胸前。

“我们即将去参观那些设备。”金拿罗说道。“我可以肯定，哈蒙德和他的助手将在光线最佳的时候展示所有这一切。在我们出发之前，我想重新思考一下我们为什么在这里，以及在我们离开之前我需要作出什么决定。首先，你们此刻都意识到，在这么个岛上，透过遗传工程培育出来的恐龙被允许在一个类似自然公园的环境中自由活动，进而吸引观光客。目前这里尚未开放观光，不过一年后可望实现。”“现在，我要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这个岛安全吗？观光客安全吗？在这里饲养恐龙安全吗？”金拿罗调暗了室内的灯光，“现在有两件证据需要我们处理。首先是由葛兰博士鉴定的，一条从未在哥斯大黎加岛上发现过的恐龙。这种恐龙仅由它的残骸而被鉴定出来。发现的时间是今年七月，据说它在沙滩上咬了一位美国女孩。葛兰博士告诉你们详细的情况。我已经向保存残骸的那家纽约实验室提出申请，请他们将它空运到这里，以便我们可直接检查。同时，还有第二件证据。

“哥斯大黎加有一个优秀的医疗系统，它记录了各式各样的病例资料。三月初，有几份报告说蜥蜴咬死了摇篮中的婴儿，而且，我要补充一下，还咬死了酣睡中的老人。这些蜥蜴咬人的事件从安马洛亚到旁塔雷纳斯的海岸村庄均有零星的报导。三月分之后，这类报导停止了。不过，我得到了圣荷西的民众健康服务处的这张关于今年上半年西海岸城镇婴儿死亡率的统计表（请参照图表一）。

“请你们注意这张图表的两个特徵，”金拿罗继续说道。“首先，一、二月分婴儿死亡率较低，然后三月分形成高峰，四月分又降低。但是从五月一自到七月，死亡率又很高，而七月正是那位美国女孩被咬伤的月分。民众健康服务处发觉似乎有什么因素正影响着婴儿死亡率，但沿海村庄里的工作人员对此却没有任何报告。这个图表的第二个特徵是，死亡率往往在双周时形成高峰，实在令人费解。这似乎暗示着某种交替变化现象正发生作用。”灯光又亮了起来。“好了，”金拿罗说道，“这就是我要说明的证据。现在各位有……”“我们可以替我们自己省去一大堆麻烦，”马康姆说明。“我现在就为你作解释。”“你可以？”金拿罗问道。

“是的，”马康姆说道。“首先，有的动物很可能已离开这个岛了。”“哼，胡说八道！”哈蒙德在后面咆哮着。

“第二，从民众健康服务处得到的这张图表几乎可以肯定，这种现象与已离开这里的任何动物无关。”葛兰问道：“你怎么知道？”“你得注意这图表上交替出现的高峰与低峰，”马康姆说道：“这是许多复杂系统的共同特徵。比如，水从水龙头滴出。如果你只将水龙头打开一点儿，水会不断地滴出，像这样，答，答，答。但是如果你再拧开一点，流出的水会不稳定，那你就得到大小不一的水滴，滴答……滴答，就像那样。你可以自己试试。不稳定造成交替——这是一个信号。”在任何一个社区调查一种新疾病的传染情形，你都会发现和这个相同的交替式图表。

“那你为什么说这种情况不是逃跑的恐龙所引起的呢？”葛兰问道。

“因为这是个非线性信号。”马康姆说道。“你得有上百只逃跑的恐龙才会产生这样的结果。而我不认为已有上百只恐龙逃跑。所以我断定还有一些其他现象，就像一种新的流行感冒似地造成了你在图表中看到的波动。”金拿罗说道：“但你认为有些恐龙已经逃跑了。”“是的，很有可能。”“为什么？”“这都是由你们在这里想达成的目标所引起。注意，这个“岛”正在进行重建昔日自然环境的尝试，创造一个绝种动物自由漫游的封闭世界，对

吧？”“是的。”“但是就我个人的看法而言，这样的事是不可能完成的。这些数字显示，根本不需要进行计画。这就像我问你，每年上亿的收入是否要纳税一样。你根本不掏出计算机来算，你知道你必须纳税。同样，我也绝对能确定，人类不可能用这种方式使自然再现，或企图把它封闭起来。”“为什么不能呢？那里毕竟有动物园……”“动物园并没有创造大自然，”马康姆说道。“让我们说得更清楚一点。动物园只是利用已经存在的自然界，稍稍地加以改造使它成为动物的栖息之处。但即使是那些极微小的改变也常常会失败，因为动物时常会逃跑。同时动物园不会是这么个公园的仿效模式。这个公园的企图比动物园要野心勃勃得多了。它的企图更像是想在地球上建立一个太空站。”金拿罗摇摇头。“我不懂。”“嗯，这很简单。除了空气可以自由流动外，这个公园的其他所有东西都刻意被隔离起来。没有任何东西进来，也没有任何东西出去。这里饲养的动物绝不可能与地球上更大范围的生态环境接触。他们绝对跑不出去的。”“他们也从来没逃跑过。”哈蒙德吼道。

“这样的封闭是不可能的。”马康姆平静地说道：“绝对办不到。”“可以办到，无论何时都可以的。”“对不起，”马康姆说道，“你根本不明白自己在说什么。”“你这个骄傲自大的下贱小人。”哈蒙德说着站起来，走出了房间。

“各位先生，各位先生。”金拿罗说道。

“很抱歉，”马康姆说道，“但我仍然保留我的观点。事实上，我们称之为『自然』的东西是一个比我们愿意接受的要微妙得多的复杂体系。我们赋予大自然一个简单的形象，然后再笨拙地将它加以修补。我不是环境保护论者，但你们必须明白你们所不明白的事情。这个观点需要被强调多少次？这种证据我们需要看到多少次？我们建造了阿斯万水坝（编者按：Aswan Dam，埃及南部阿斯万市附近一大水坝），并且声称它将振兴整个国家。结果它却毁了富饶的尼罗河三角洲，造成瘟疫蔓延，并且破坏了埃及的经济。我们建造了……”“抱歉，”金拿罗说道，“我想我听到了直升机的声音。它可能带来了要给葛兰博士看的标本。”他起步向屋外走去，其余的人也跟着他走出去。

在山脚下，金拿罗的喊叫声盖过了直升机的声音。他脖子上的青筋鼓了起来。“你做了些什么？你邀请了谁？”“放轻松点嘛。”哈蒙德说道。

金拿罗高声叫道：“你那该死的脑袋瓜是不是有问题啊？”“喂，注意这边，”哈蒙德挺直身子说道。“我认为我们必须把事情弄清楚——”“不，”金拿罗说道，“不，是你必须把事情弄清楚。这不是联谊会，也不是周末旅行——”“这是我的岛，”哈蒙德说道，“我想请谁就可以请谁。”“这是一次对你的岛非常严肃的调查。因为你的投资者担心这个岛已经失去控制了。我们认为这是个非常危险的地方，而且……”“你不是要关闭我的岛吧，唐纳？”“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会这样做的。”“这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哈蒙德说道，“不管那个混蛋数学家说什么……”“这不是……”“我将证明它是安全的……”“我希望你把他们立即送回直升机上。”金拿罗说道。

“不行，”哈蒙德指着天上的云说道。“它已经离开了。”而升机旋翼的声音确实消失了。

“该死！”金拿罗说道：“你难道不明白你在作不必要的冒险吗？”“啊，”哈蒙德说道，“我们以后再说吧。我不想让孩子们失望烦心。”葛兰转过身，看到艾德·雷吉斯带着两个小孩走下山坡。那个男孩大约是十一岁。小女孩比他小几岁，大约是七、八岁左右。她的头发塞在棒球帽里，一个棒球手套

挂在她肩上。

这两个孩子步履敏捷地沿着一条小道从直升机场走来，但在离金拿罗和哈蒙德还有一段距离时便停了下来。

金拿罗低声说道，“我的天啊。”“现在，放轻松点。”哈蒙德说道。“他们的父母快要离婚了，我希望他们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小女孩犹豫不决地挥挥手。

“嗨，爷爷，”她喊道。“我们到了。”

游览

丁姆·墨菲立刻便看出事情有些不对劲。他的祖父和那位站在他对面的红脸年轻人正在争吵。其他的成年人则站在他们后面，看起来脸色也都挺尴尬的，一副不自在的样子。亚莉西丝也感受到这种紧张的气氛了，她畏缩不前，把棒球抛向空中。他不得不推推她：“走啊，莉丝。”“你自己去嘛，丁姆。”“不要当孬种。”他说道。

莉丝恶狠狠地看着他，但艾德·雷吉斯兴高采烈地说道：“我来把你们介绍给各位，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参观了。”“我要走了。”莉丝说道。

“我只是先介绍你们一下嘛。”艾德·雷吉斯说道。

“不，我要走了。”但是艾德·雷吉斯已经开始作介绍了。首先是跟他们的祖父打招呼，祖父亲了亲他们俩。接着他把他们俩介绍给和祖父争吵的那个人。这个身体强壮的人名字叫金拿罗。至于其他人的介绍，丁姆根本是一团迷雾。他只记得，有金发碧眼的女人穿短裤。一个留落腮胡的男人身穿工作裤和夏威夷衬衫，看起来像个在户外生活的人。接着是一名从大学来的胖胖的年轻人，他是搞电脑的。最后是一位穿黑衣服的男人，身体瘦削，他没有和他们俩握手，只是点点头而已。丁姆试着对周围的人们形成完整的印象。他们注视那名金发碧眼女人的双腿，突然间他想到了那个留落腮胡的男人是谁了。

“你好像看呆了。”莉丝说道。

丁姆说道：“我认识他。”“喔，当然喽。你只是遇见过他而已。”“不，”丁姆说道：“我有他的书。”那个留落腮胡的男人问道：“是什么书，丁姆？”“恐龙所失去的世界。”丁姆说道。

亚莉西丝暗自偷笑。“爸爸说，丁姆只想着恐龙。”她说道。

丁姆几乎没有听清楚她说的话。他在思索他对亚伦·葛兰有哪些了解。亚伦·葛兰是几名提倡恐龙是恒温动物的理论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他在蒙大拿州一个叫蛋丘的地方已进行大量的挖掘工作。这座山丘之所以出名是因为许多恐龙蛋都是在那里被发现的。迄今为止，绝大部分被发现的恐龙蛋都是葛兰教授的挖掘成果。他还是个优秀的插图画家，在自己的书中画了不少插图。

“只想着恐龙？”留着落腮胡的男人说道。“嗯，事实上，我也是一样。”“爸爸说，恐龙真的很笨。”莉丝说。“他说丁姆应该到户外去，参加更多的体育活动。”丁姆觉得很困窘。“我想你该走了。”他说道。

“一会儿就走。”莉丝说道。

“我觉得你太匆忙了。”“你不认为我自己知道该怎么做吗，丁米？”她说着便把她的双手放在她的臀部，模仿她妈妈生气的姿态。

“听我说，”艾德·雷吉斯说。“我们为什么不直接去游客中心，那不就可以开始参观了。”大家开始出发。丁姆听到金拿罗对他祖父轻轻说道：“光

凭这个，我可以把你宰了。”丁姆抬起头来，看到葛兰博士走到他身边。

“你几岁了，丁姆？”“十一岁。”“你对恐龙产生兴趣有多久了？”葛兰问道。

丁姆吞吞吐吐地说道：“没多久，”他说道。他觉得和葛兰博士交谈令人感到紧张。

“偶尔，我能说服全家人时，我们就去博物馆，尤其是我父亲。”“你父亲对恐龙不特别感兴趣吗？”丁姆点点头。他告诉葛兰，他家上次去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情况。他父亲一边看骨骼一边说道：“这骨骼很大。”丁姆当时说道：“不，爸爸，这只算是中等的。”“噢，我可不知道。在我看来，它已经相当大了。”“它甚至还没有成年呢，爸爸。”他父亲眯着眼睛看骨骼。“这是什么？属于侏罗纪吗？”“天哪！不，是白垩纪。”“白垩纪？白垩纪和侏罗纪之间有什么差别？”“只差一亿年。”“白垩纪比较早吗？”“不，爸爸，侏罗纪比较早。”“嗯，”他爸爸说着，又走了回来，“对我而言，它实在大得可怕。”他向丁姆转过身去，希望丁姆表示同意。丁姆知道他最好还是同意父亲的看法，因此，他轻声细语地咕哝了几句。他们继续往前走去看另一个展览。

丁姆在一副骨骼面前——这是属于霸王龙属的雷克斯龙，地球上有史以来最大的食肉动物——站了很长的时间，最后他父亲问道：“你在看什么？”“我在数椎骨。”丁姆回答道。

“椎骨？”“尾巴部位的。”“我知道什么是椎骨。”他父亲有些火大地说道。他又在那里站了一会儿，然后说道：“你数它们干什么？”“我认为一定搞错了。霸王龙的尾巴上应该只有三十七块椎骨，而这条尾巴上的椎骨却多得多。”“你是打算告诉我，”他父亲说道：“自然历史博物馆有一副骨骼搞错了，我简直难以相信。”“它的确是错了啊。”丁姆说道。

他父亲踱步朝角落的一名服务人员走去。“你刚才做了什么啦？”他母亲问他。

“我什么也没做，”丁姆回答道。“我只说这只恐龙有问题，就这样而已。”他父亲带着一脸滑稽可笑的表情走了回来。当然喽，因为服务人员告诉他，霸王龙的尾巴有许多块椎骨。

“你是怎么知道的？”他父亲问道。

“我从书上看到的。”丁姆回答道。

“那太令人惊讶了，儿子。”他说道。他把手放在丁姆的肩上，捏了一下。“你就知道这样的东西。你的脑袋里真的全在想恐龙啊。”他父亲接着说，他想看电视的后半场球赛。莉丝说她也想看，因此，他们就离开了博物馆。丁姆没有看过其他的恐龙，那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先去那里的原因。可是他们家的情况就是这样。

丁姆又纠正了一下自己，他们家的事情常常就是这样。如今，他父亲将和他母亲离婚，情况也许就不一样了。他父亲已经搬走；即使丁姆刚开始时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但他希望这样。他猜他母亲有一个男朋友，但他不能确定。

不过当然喽，他绝不会跟莉丝提这件事的。莉丝因为要与父亲分离已经伤透心了。几个星期来，她一直闷闷不乐——“它是五二七号吗？”葛兰问道。

“你说什么？”丁姆说道。

“博物馆里的那只霸王龙，是五二七号吗？”“是的，”丁姆回答道，“你怎么知道？”葛兰微微一笑。“许多年来，他们一直说要对它加以确定，但是现在他们也许再也不会那样做了。”“为什么？”“原因就在这里发生的一切，”葛兰说道。“就在你祖父的岛上。”丁姆摇摇头。他不明白葛兰在说什么。“我妈妈说这里只是一个休闲度假区，可以游泳，还能打网球。”“不完全是，”葛兰说道。“我们一边走，我一边解释给你听。”我现在成了倒楣保姆啦，艾德·雷吉斯满肚子委曲地想着。他在游客中心一边等待，一边用脚轻轻地踢着地板。这就是耶老人交待他的任务；你要像鹰一样看好我的孙子们，这个周末你得对他们负责。

艾德·雷吉斯一点也不喜欢这件工作。他觉得这有失他的身分。他不是那种看顾孩子的人。就那件事来说，他也不是个导游，哪怕是为大人物服务。他是侏罗纪公园公关部门的负责人。从日前到一年后正式开放的这段时间里，他还得做许多准备工作呢。光是和旧金山、伦敦的公关事务所，以及和纽约、东京的办事处取得协调，就已经有忙不完的活动——尤其是因为现在还无法让那些办事处知道这个休闲度假区的魅力何在。这家公司全在策画一项很费劲的宣传活动，但却缺乏具体可宣传的内容，因此，他们心里都非常不高兴。毕竟再有创造力的人也不能做无米之炊。他们需要有人鼓励他们发挥最佳竞技状态。他不能把时间浪费在带领科学家作参观上。

但这就是公关职业中令人烦恼的地方——没人把你当作专业人员。雷吉斯在这个岛上进进出出已经有七个月了，他们仍然逼他干杂活儿——就像一月分的那件事情。哈丁本应该处理那件事的，可是结果事情却落到艾德·雷吉斯头上。他怎会懂得看顾某个生病的人呢？而现在，他又得当他妈的导游和保姆了。他转过身来数人头，还是少一个人。

不一会儿，他看到塞特勒博士从他身后的洗手间里出来。

“好，诸位，我们开始参观第二楼。”丁姆与其他人一起，随着艾德·雷吉斯先生爬上通向二楼的黑色悬空楼梯。他们路过一块招牌，上面写着：封闭区闲人勿进，事先获批准者不在此列。丁姆看到这块招牌时，背上感到一阵凉意。他们顺着二楼的走廊走。走廊面向阳台的那面墙全是玻璃，阳台上的棕榈树笼罩在薄雾中。另一面墙上有几扇模版门，好像是办公室：公园管理员……游客服务部……总经理……他们走走，来到了一道玻璃隔板前，上面又有一块招牌。招牌的下面还写着其他注意事项：注意畸胎物质，孕妇不得入内。危险使用放射同位素易导致癌症。丁姆变得越来越兴奋。畸胎物质！能导致怪胎的东西：这使他浑身毛骨悚然。但他听了艾德·雷吉斯的话后又大为失望。“不要介意那些招牌，它们只是为了有合法的理由。我向你们保证，这里的一切都绝对安全。”他带着他们穿过房门。在门的另一侧站着一名守卫。

艾德·雷吉斯转过身来面对这群人。

“也许你们已经注意到，我们这个岛上的人员被减少到最低的限度。我们总共只需要二十个人就可以管理这块地区。当然喽，有客人时，我们会多些。不过此时此刻，这里只有二十个人。这是我们的控制室。整个公园就是由这里控制的。”他们在窗前停下来，朝一间黑不隆咚的房间看，这房间看起来就像一间小型的航空地面指挥中心。那里垂直放着一张透明的玻璃制公园地图。面对地图的是一排发光的电脑控制台。一些萤幕上显示数据，但绝大多数萤幕上的显示是来自公园和各个地区的视频画面。房间里只有两个人，他们站在那里说话。

“左边那个人是我们总工程师约翰·阿诺。”雷吉斯指那个瘦削的男人说道。“那个身穿敞开的短袖衫，系着领带，抽着烟站在他旁边的是我们公园的经理劳勃·马尔杜，来自乃洛比的著名白人猎人。”马尔杜身强力壮，身穿卡其布服装，太阳眼镜挂在他的衬衫口袋上晃来晃去。他扫视了一下那群人，微微点了下头，便转向电脑萤幕。“我相信，你们一定很想看看这间房，”艾德·雷吉斯说道。“但是，我们先来看看如何获得恐龙的DNA吧。”门上写着萃取室的字样，而且就和实验大楼里的所有房门一样，用安全卡才能把门打开。艾德·雷吉斯把安全卡插进门缝里。只见光一闪，门便打开了。

丁姆在里面看到一间小房间沐浴在绿光中，四位穿实验服的技师正潜心用双管立体显微镜进行观察，或是注视高解析度电视萤幕上的画面。这房间里到处都是黄石头。这些石头有的放在玻璃橱里，有的放在纸箱子里，还有的放在大型折叠式的盘子里。每一块石头上都贴有标签，用黑墨水编上了号码。

雷吉斯把亨利·吴介绍给大家，是一个三十多岁、身材瘦长的男子。“吴博士是我们的头号遗传学家。我请他跟大家说说我们在这里干什么。”亨利·吴微微一笑。“至少，我会试着跟大家说说，”他说道。“遗传学比较复杂。你们也许想知道我们恐龙的DNA是从哪里来的？”“我曾经想过这个问题。”葛兰说。

“事实上，”吴博士说道，“有两种可能的途径。用洛伊抗体萃取技术，我们有时可以直接从恐龙的骨骼里得到DNA。”“成效怎么样？”葛兰问道。

“嗯，在变成化石的过程中，可溶解的蛋白质大部分都被沥滤掉了。不过，如果把化石碾碎，并采用洛伊的程序，仍然可以重新取得百分之二十的蛋白质。洛伊博士自己就利用这个程序从绝种的澳洲有袋动物中获得了蛋白质，还从古代人的遗体里萃取了血球。他的技术实在太精湛了，因此只用五十毫微克的材料就能工作，那是一克的十亿分之一而已。”“那么你在这里也采用了他的技术喽？”葛兰问道。

“只是当作一种替代方法，”吴博士说道。“正如你所想像到的，百分之二十的产量满足不了我们工作上的需求。为了进行无性生殖，我们需要恐龙的全部DNA。我们在这里得到了。”他拿出一块黄石头。“从琥珀中——史前树脂已变成化石的树脂。”葛兰看了看爱莉，又看了看马康姆。

“那真是个聪明的办法。”马康姆点点头说道。

“我还是不明白。”葛兰承认道。

“树脂，”吴博士解释道，“常常滴到昆虫上，把他们里住。于是，那些昆虫在化石中被保护得很好。人们在琥珀中能找到各类昆虫——包括那些吮吸大动物血的吸血昆虫。”“吸血，”葛兰重复道。他吃惊地张大嘴巴。“你的意思是吮吸恐龙的血……”“嗯，很可能是这样。”“然后，昆虫被保护在琥珀里……”葛兰摇摇头，“这要是行得通的话，我就不是人。”“我向你保证，它确实行得通。”吴博士道。他向一具显微镜走去。一名技术人员在那里把一块内含一只苍蝇的琥珀碎片放在显微镜下适当的位置上。当那名技师人员把一根长针穿过琥珀，插入史前苍蝇的胸部时，大家都一起看着监视器的萤幕。

“如果这只昆虫上有异体血球的话，我们就能把它全部萃取出来，得到原始的DNA，那个已绝种的动物的DNA。当然，我们只有把它萃取出来，进

行复制和试验之后，才能确切知道那是什么。这就是我们五年来一直在从事的工作。这是一个冗长而缓慢的过程——但我们受益匪浅。

“事实上，用这个方法萃取恐龙的 DNA 要比萃取出哺乳动物的 DNA 稍微容易些，因为哺乳动物的红血球没有细胞核，因此他们的红血球中也没有 DNA。如果你想以无性生殖来繁衍哺乳动物，你必须找到一个白血球，白血球比红血球少得多，但恐龙身上有带核的红血球，就像现代鸟类一样。我们掌握的许多迹象中有一项就是——恐龙根本不是真正的冷血动物。他们是外皮坚韧的大鸟。”丁姆看到葛兰博士仍然是满脸怀疑的神色。他还看到丹尼斯·乃德瑞那个肥胖、邋遢的家伙一点也不感兴趣的表情，好像他什么都已明山似地。乃德瑞急切地要去看隔壁的房间。

“我以为乃德瑞先生已经发现我们工作的下一个步骤了，”吴博士说道。

“那就是我们如何鉴定已萃取出来的 DNA。为此，我们得使用大功率的电脑。”他们穿过滑门，走进一间温度很低的房间。那房间里发出令人震耳欲聋的声音。两个六英尺高的圆塔竖立在房间中央。沿墙摆着几排齐腰高的不锈钢盒。“这是我们高技术自动洗衣间，”吴博士说道。“沿墙的这些盒子全部是自动化的基因程序装置，它们在克雷 XMP 超级电脑的操纵下高速运转。屋子中间的那两个塔形装置就是克雷 XMP 电脑。事实上，你们现在正置身于一个功率惊人的遗传工厂中。”屋子里有好几部监视器正在高速运转，你简直无法看清它们显示的是什么。吴博士按了一下键钮，放慢了一个图像（请参照图表二）。

“你们刚才看到的是恐龙 DNA 小碎片的实际构造，”吴说道：“注意，这个化学结构序列是由四种基本的化合物组成——腺嘌呤、胸腺嘧啶、鸟粪嘌呤和胞嘧啶。这么多量的 DNA 所包含的指令信息或许能制造出一个蛋白质——也就是说，一个荷尔蒙或一个??。完整的 DNA 分子包含三十亿个这样的基质。如果我们每秒钟像这样看一次萤幕，每天看八小时，仍需要两年多的时间才能看完 DNA 的完整结构。DNA 分子就有那么大。”他指着图像说道：“这是个典型的例子。你看到的那个 DNA 有一个错误在下面一二一行上。我们获得的许多 DNA 都是支离破碎，或是不完整的。所以，我们首先要修复它，或更确切地说，得用电脑修复它。电脑将使用一种我们称为限制??的东西来切割 DNA，并将选择一系列能用来做这项工作的??（请参照图表三）。

“这是同一部分的 DNA，限制??的位置已经确定。正如你们在一二一行上所看到的，两个??可在损伤点的任何一侧切开 DNA。我们通常是让电脑来作选择。但我们还必须知道我们插入哪一种含氮盐基对来修复损伤处。为了做到这点，我们得把各种 DNA 切片进行排列，就像这样（请参照图表四）。

“现在我们正在寻找一个 DNA 的片段。这个碎片叠盖了损伤区域，能告诉我们什么被遗失了。你们可以看到，我们不仅能找到这个片段，而且可以进行更精确的修复工作。你们看到的『黑条』表示限制性片段——这是恐龙 DNA 的一小部分，这些片段由??切开并加以分析。电脑正在透过寻找密码重叠部分来重新组合、编排这些片段。这有点像把难题作整合。

电脑可以很快地完成这项工作（请参照图表五）。

“这就是由电脑修复的 DNA。你们所看到的这项操作在一个常规实验室里可能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然而我们只需几秒钟就可以完成。”“你们处理所有的 DNA 吗？”葛兰问道。

“噢，不，”吴回答说。“那不可能。我们已经比六十年代前进了一大段

里程。当时要译出萤幕上出现的一批代码，整个实验室得做上整整四年。而现在电脑只要二个小时便可完成。但是，即使如此，DNA 分子还是太大了。我们只看到那些因动物种类而异或与现存生物 DNA 片段不同的那部分的 DNA。物种之间相异的核苷酸只占总数的百分之几。我们要分析的就是这些相异部分，而这仍然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丹尼斯·乃德瑞打了个呵欠。很久以前他就断定国际遗传技术公司是在做这类事情。两年前，国际遗传技术公司就雇用乃德瑞设计公园的控制系统。开始设计的一个参数需要二乘十的九次方个单位的数据库记录。乃德瑞以为弄错了，便打电话给帕洛·阿尔托要求证实。

他说参数没错，是三十亿个记录。

乃德瑞设计过许多大型系统。他因曾为多家跨国公司设计了全球电话通讯系统而名闻遐迩。那些系统常常有上百万个记录，他对此早就习以为常了，但国际遗传技术公司的需要量竟还要大得多……乃德瑞对此大为不解，便去找住在锡姆布里克斯的巴尼·费洛斯，那地方离坎布里奇的麻省理工学院很近。“是什么样的数据需要有三十亿个记录，巴尼？”“那是弄错了，”巴尼笑道。“他们在尾数后面多添了一、两个零。”“没有搞错。我已经检验过了。它们的确需要那么多。”“这简直是疯了，”巴尼说道。“这根本行不通的。即使你有最快的处理器和快得使人眼花缭乱的算法，搜寻一次也需要数天时间，或许要几周时间呢。”“是啊。”乃德瑞说道。“我知道。幸运的是，他们没叫我设计整个系统，只要我将整个系统储存起来。但尽避如此……这些储存资料能做什么用呢？”巴尼皱起眉头，“你的工作要求保密吗？”“是的。”乃德瑞说道。他的大部分工作都签署过条约不泄密的协议。

“能告诉我点什么吗？”“这是个生物工程公司。”“生物工程，”巴尼说道。“嗯，那显然……”“什么？”“DNA 分子。”“喔，得了吧，”乃德瑞说道：“没有人能够分析 DNA 分子。”他知道生物学家正谈论关于人类基因组的研究计画，来分析完整的人类 DNA 结构。但这可能需要全世界的实验室竭诚合作，干上十年才行。这是个宏大的计画，就像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画一样。“这是家私人公司嘛。”乃德瑞说道。

“需要三十亿个记录，”巴尼说道，“我不知道除了研究 DNA 之外还有什么。或许他们对设计这个系统抱持乐观态度。”“的确是非常乐观。”乃德瑞说道。

“也许他们只不过是分析 DNA 片段，但他们得有超强的随机存取记忆体才行。”这样比较讲得通。某些储存资料搜寻技术要消耗大量的记忆体。

“你可知道是谁在设计系统？”“不知道，”乃德瑞回答说。“这家公司对这一切守口如瓶。”“嗯，我猜测他们所做的很可能与 DNA 有关，”巴尼道。“是什么样的系统？”“多实验数学程式规画系统。”“多实验数学程式规画系统？你的意思是不止一部克雷电脑？哇！”巴尼紧皱着眉头，反覆思索着。“还能告诉我一些别的吗？”“很抱歉，”乃德瑞说道，“我不能。”他又回去设计他的控制系统。整个设计花了他和他的设计小组一年多的时间。由于公司不愿告诉他子系统的用途，使得整个工作倍加困难。公司给他的指示异常简洁：“设计一个储存记录的模组”（编者按：module，电脑程式单位）或者“设计一个用于萤回应人：续上回应时

间：//9821:20

幕显示的模组”。他们给他设计参数，但并没有提供任何关于使用的细

节。他只能盲目地工作。现在系统已经完成并在运转了，但这系统却有许多缺失；他对这个丝毫不感到惊讶。他们还能期望些什么呢？他们现在惊慌失措地把他找来，对“他的”设计中的缺失感到忧心忡忡。真令人讨厌，乃德瑞思忖道。

葛兰提问题时，乃德瑞不禁又想到那群人。“一旦电脑分析出 DNA，你们又怎么知道它所编的密码是指哪种动物呢？”“我们有两种方法，”吴回答道。“第一种是染色体图谱。DNA 的演变非常快，这一点与生物体中的其他结构十分相似——如手、脚或其他任何肉体所组成的部分。所以，我们可以输一份未知的 DNA，用电脑粗略地测算出它在进化过程中的位置。这项工作浪费时间，不过仍可以做到。”“另一种方法呢？”吴耸耸肩。“那就是培养它，然后看看它究竟是什么，”他说道。“这是我们经常采取的方法。我会让你们看看这种方法的全部过程。”随着参观的继续，丁姆越来越不耐烦。他喜欢技术性的东西，但即使是这样，他也渐渐失去了兴趣。他们来到下一个房门前，门上写着受精室。吴博士用他的安全卡打开房门，他们走进去。

丁姆见到这房间里的技术人员也正在显微镜边忙碌着。房间的后半部则完全笼罩在蓝色的紫外线下。

吴博士解释他们所从事的 DNA 培养工作，要求在非常准确的时刻迅速中断细胞的有丝分裂，所以他们备有世界上毒性最强的毒剂。“蜥毒、秋山仙砒、贝塔生物砒，”他指着一排在紫外线照射下的注射器说道。“它们能在一、两秒钟内杀死任何生物。”丁姆很希望能多了解这些毒素，但吴博上又开始枯燥无味地谈论起关于使用受精鳄鱼卵细胞和替换 DNA 之类的事情。接着葛兰提了几个复杂的问题。房间的一侧摆着许多标有 N2 液标签的大钢瓶。房间里还放着巨大的立式冷藏柜，架子上摆满了冷冻的胚胎。每个胚胎都用小铝箔包着。

莉丝觉得厌烦极了。乃德瑞则在打呵欠。就连塞特勒博士也失去了兴趣。丁姆看腻了这些难以了解的实验室，他想去看恐龙。

下一个房间的门上标着孵化室。“这里有点暖和、潮湿，”吴博士说道。“我们将室内温度保持在华氏九十九度，相对湿度是百分之百。同时，我们还保持高达百分之二十三的氧气浓度。”“这很接近侏罗纪的气候条件。”葛兰说道。

“是的，至少我们认为是这样。如果有人觉得头晕的话，请告诉我。”吴博上把安全卡插入门缝中，外面的那道门“嘶”地一声打开了。“有一点要提醒大家：不要碰这房间里的任何东西。有些恐龙蛋能渗透皮肤的油脂。当心头部上方，感应器一直都在移动。”吴又打开通向动物繁殖间的内层门。他们走了进去。丁姆看到的是一个完全沐浴在红外线中的大房间。恐龙蛋就放在长桌子上。它们的轮廓在笼罩桌面且嘶嘶作响的雾气中若隐若现，而且正轻轻地晃动着。

“爬虫类的蛋中含有大量的卵黄，不过却没有水分。胚胎必须从周围环境中吸取水分，所以才会有这些雾气。”吴博士解释说每张桌上放着一百五十个蛋，是新一批 DNA 产物。在桌上的每一批蛋都标有数字以示区别。如 STEG | 四五八 / 二或 TRIC | 三九 / 四等等。工作人员在齐腰深的雾气中，每小时翻动蛋一次，并用温度感应器测量温度。头顶上的电视摄影机和活动感应器正在监视着整个房间。一个悬挂的感应器从一个蛋转向另一个蛋，用一根柔韧的棒子轻轻地触碰它们，发出嘟嘟声，然后又不停地进行下去。

“在这个孵化室里，我们已经孵化出十二批以上的动物。存活的动物共计有二百三十八只。他们的存活率大约是千分之四左右。我们当然想设法提高存活率，但即使透过电脑分析，我们仍必须同时对付五百个突变种：一百二十个是由于环境所造成的，另外二百个是由于内在的原因，其余的则是由于材料本身的原因。我们的蛋壳是塑胶的，透过技术将胚胎放入其中，并在这里孵化。”“生长需要多长时间？”“恐龙成熟得很快，二至四年即可发育成熟。所以公园里已经有许多成年的恐龙了。”“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这些代码，”吴说道，“标明了不同批的DNA萃取物。前四个字母说明正在生长的动物种类，那里的TRIC是指三角龙，STEG是指剑龙。”“那这个桌上的呢？”葛兰问道。

代号是XXXX | — / —，下面潦草地写着“假设Coelu”。

“这是一批新的DNA，”吴说道：“我们不知道它到底会长成什么。第一次的萃取物，我们无法从中断定那是什么动物，你可以看到上面写着『假设Coelu』，那很可能就是虚骨龙。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是一种小型的食草恐龙。我很难记住这些动物的名字。到目前为止，现有已知的恐龙大约三百种。”“是三百四十七种。”丁姆说道。

葛兰笑了笑，接着说道：“现在有什么正在孵化吗？”“目前没有。孵化时间因各动物而异，但一般说来，需要二个月左右。我们正设法加快孵化速度以便减轻我们孵化人员的负担。你们可以想像得到一百五十只动物在几天内同时出生会是怎样一种情景。当然喽，其中的大多数都不能存活。事实上，这些标着x的蛋随时都可能孵化。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我们去育幼室吧，新出生的动物都在那里。”这是间环形的房间，空内一片白色。房间里摆着几个早产婴儿保温箱，就和医院育婴室的一样。不过眼前箱子内却是空无一物，地上撒满了碎布和玩具。一个身穿白色外衣的年轻女人背对着他们坐在地板上。

“你今天有什么收获吗，凯西？”吴博士问道。

“收获不多，”她回答道。“只有一只幼龙。”“让我们看看。”那女人站起来让到一旁，丁姆听到乃德瑞说道：“它看起来真像是蜥蜴。”地板上的那只动物约有一英尺半长，大小与小猴子差不多。深黄色的皮肤上带有棕色条纹，就像老虎一样。它的头部像蜥蜴一样，有长长的口鼻部。它靠强壮的后腿站立着，用一条粗粗的尾巴来平衡身体。它那个细小的前肢在空中挥舞着。它把头歪向一边，注视着这群目不转睛看着它的参观者。

“是迅猛龙。”亚伦·葛兰轻声说道。

“蒙古地区来的迅猛龙，”吴点头说道。“是食肉动物，刚出生六个星期。”

“我不久前才挖掘出一只食肉恐龙，”葛兰边说边弯下腰来仔细观察。这只小蜥蜴一下子跳起来，越过葛兰的头，跳到了丁姆的手臂上。

“嗨！”“它们能跳跃，”吴说道。“幼龙能跳跃。事实上，成年龙也可以。”丁姆抓住那只迅猛龙，将它递给吴博士。这只小东西并不重，大约有一、二磅左右。皮肤温暖，十分干燥。小脑袋离丁姆的脸只有几英寸的距离。乌黑、细小而明亮的眼睛直盯着丁姆看。小小分叉状的舌头正一伸一缩。

“它会伤害我吗？”“不，它很友好。”“你确定吗？”金拿罗关切地问道。

“噢，非常确定，”吴说道。“它至少要再长大一些才会有危险性。不管怎么说，幼龙还没有牙齿，甚至连卵齿也没有。”“卵齿？”乃德瑞说道。

“大多数恐龙都生有卵齿，就像犀牛角一样，是长在鼻尖上的小角。这

小角可以帮助它们从蛋壳内破壳而出。但食肉恐龙没有，他们是用尖尖的口鼻部在蛋壳上弄破一个小孔，然后孵化人员再帮助它们出来。”“你们得帮助他们出来，”葛兰摇着头说道。“那如果在野外怎样办？”“在野外？”“当他们在野外繁殖，”葛兰说道。“而且自己筑窝的时候。”“喔，它们不可能那样做的，”吴说道。“我们饲养的动物都不能繁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建这个育幼室的原因。这是更新『侏罗纪公园』中动物的惟一途径。”“为什么这些动物不能繁殖呢？”“唔，你们可以想像得到，让他们不能繁殖这一点非常重要。”吴说道。“每当我们遇到这样的关键问题时，我们会设计多余的系统。也就是说，我们通常会准备至少两个控制程序。我们有两个毫不相关的理由可说明他们为什么不能繁殖。首先，他们不能孵化出来，因为这些蛋我们都用x光照射过了。”“第二个原因呢？”“『侏罗纪公园』中的所有动物都是雌性的。”吴高兴地说道。

马康姆说道：“我认为必须进一步澄清这个问题，因为据我所知，用x光照射往往靠不住。照射剂量可能不对，或是照射部位有偏差——”“没错，”吴说道。“但我们有充分的自信，我们已经破坏了它们的性腺组织。”“迄今为止，所有的动物都是雌性的，”马康姆说道，“这曾经检查核实过吗？是否有人到野外去提起恐龙的裙子看一看？我的意思是，到底怎样才能确定恐龙的性别呢？”“他们的性器官随种类不同而异。有些种类容易辨别，有些种类则较困难。不过要回答你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认为所有的动物都是雌性的理由——那就是，事实上是我们使它们变成这样的：我们控制了染色体，控制蛋内的繁殖环境。从生物工程的观点来说，雌性较容易养育。你们很可能知道，所有脊椎动物的胚胎生来都是雌性的。我们的生命都是从雌性开始的。一定要有外加的因素，加在发育的某个时间里分泌激素，才能使生长中的胚胎转变为雄性。但如果任其自由发育，胚胎自然会成为雌性。所以，我们所饲养的动物都是雌性的。

我们有时倾向于用雄性称呼替某些恐龙命名，如霸王龙属的雷克斯龙，我们便称它为“他”。事实上，他们都是雌性的，而且请相信我，他们的确无法繁殖。”那只小迅猛龙用鼻子碰碰丁姆，然后用头在丁姆的脖子上摩擦。丁姆不禁咯咯地笑了起来。

“它要你喂它食物。”吴说道。

“它吃什么？”“老鼠，不过它刚刚才吃过。所以我们现在就不再喂它了。”小恐龙的身子向后仰，盯着丁姆。它的前肢在空中乱挥。丁姆看见它每只前肢只有三趾，上面长着小小的爪子。接着，这只恐龙又把头埋到他的脖子里。

葛兰走过去仔细地打量着这只小动物。他摸了摸那只三趾的前肢。他问丁姆：“你不介意吧？”丁姆把这只食肉恐龙放到他的手上。

葛兰轻轻地指了指小动物的背，专注地观察它，小恐龙不断地来回扭动着。接着他把它高高地举起，看看它的侧面。这只小动物发出刺耳的尖叫声。

“它不喜欢那样，”雷吉斯说道。“不喜欢远离人体。”这只恐龙仍然在尖叫着，但是葛兰不理睬它，他捏捏它的尾巴，能摸到骨头。雷吉斯说：“葛兰博士，对不起，请你小心些。”“我不会伤害它的。”“葛兰博士，这些动物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在他们那个时代没有人类会去拨弄他们，把他们弄疼。”“我没有拨弄它，把它——”“葛兰博士，请把它放下。”艾德·雷吉斯

说道。

“但是……”“现在放下。”雷吉斯开始生气了。

葛兰把动物还给丁姆，这只动物马上停止了尖叫。丁姆感到它小小的心脏在他的胸前激烈地跳动着。

“对不起，葛兰博士，”雷吉斯说道。“这些动物年幼体弱，我们已经失去好几只了。

有的患上出生后的综合病，而我们却把它当作肾上腺炎治疗。有时，他们生下来不到五分钟便死去了。”丁姆抚弄着这只小恐龙。“好，小宝贝，”他说道。“现在一切都正常。它小小的心脏仍然怦怦直跳。”“我们觉得应当以最仁慈的态度来对待这里的动物。这点十分重要。”雷吉斯说道。

“我答应随后会有机会让你对他们进行检查。”但是葛兰没法离开。他又向丁姆怀里的那只小动物走去，目不转睛地看着它。

这只小迅猛龙突然狂怒地张开它的嘴巴，向葛兰发出嘶嘶的叫声。

“太吸引人了。”葛兰说道。

“我能在这里和它玩玩吗？”丁姆问道。

“现在不行，”艾德·雷吉斯一边说道，一边看了看表；“三点钟了，这是参观公园的最佳时刻。你们能看到所有的恐龙都聚集在栖息地，这些栖息地是我们替他们设计的。”丁姆放下迅猛龙，小动物马上匆促地穿过房间，抓过一块碎布，塞进自己的嘴里，然后用那小小的爪子使劲地拉着碎布的另一头。控制在走向控制室的路上，马康姆问道：“我还有一个问题，吴博士。到目前为止，你们共培育了多少不同的物种？”“我记不清确切的数目，”吴回答道：“我认为，眼前共有十五种。十五个物种。你知道吗，艾德？”“没错，是十五种。”艾德·雷吉斯点头说道。

“你不知道确切的数目？”马康姆说道，一边故意做出十分惊讶的样子。

吴笑了。“在培育了十二种之后，我便不再去计算到底有多少种啦。”他说道。“而且你得明白，有时候我们认为我们正确地培育了一个物种——从DNA的观点来看是这样，因为这是我们的基础堡作——这种动物长到六个月大后麻烦就出现了。于是我们意识到其中一定出了差错。一种释放刺激基因没有起作用，一种荷尔蒙没有释放出来，或是一些在培育程序中的其他问题。因此我们又得回到那种动物的设计图板前来，情况就是这样。”他微笑着。

“有一阵子，我以为我已有了二十来种动物，可是现在却只剩十五种啦。”

“这十五种里有一种是——”马康姆向葛兰转过身去。“叫什么名字来着？”“始秀颚龙。”葛兰说道。

“你们制造了几只始秀颚龙，或是叫其他什么名字吗？”马康姆问道。

“哦，是的，”吴立即回答说。“始秀颚龙是一种十分与众不同的动物，而且我们培育了相当多的数量。”“为什么要培育那么多？”“唔，我们希望侏罗纪公园尽可能有一种真实的环境——越逼真越好——而始秀颚龙是生在侏罗纪里的道地食腐动物，很像黑背豺。所以我们希望到处都有始秀颚龙来做清除工作。”“你是说，来处理动物的尸体？”“是的，如果确实有尸体的话。不过我们这里总共只有二百三十多只动物，因此即使有动物尸体也不算多，”吴博士说道。“那不是我们的主要目的。事实上，我们希望始秀颚龙能彻底地处理另一种废物。”“什么废物？”“哦，”吴回答道，“在这座岛上我们有一些巨大的食草恐龙。我们已经特别注意不要繁殖体积最大的蜥脚类

动物，但是尽避如此，我们还是培育出几只重达三十吨的动物在这个岛上走来走去，还有不少动物的体重也在五至十吨左右。这给我们造成两个问题。首先是喂养的问题。事实上，每隔一周我们就得运送一次食物到岛上。这样小的一个岛屿连要维持这些动物一天的粮食都做不到。

“然而另一个问题却是垃圾。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大象的粪便，”吴继续说道。

“他们的数量可真不少。每一堆的体积差不多相当于一个足球的大小。你们可以想像一下，光是一堆霸王龙的粪便就有十个足球那么大。现在你可以想像得到我们这里养殖着一大群这样的动物，他们的粪便会有多少了吧。而且这些庞然大物的消化系统不够好，因此他们的排泄物特别多。从恐龙消失后的六千万年中，分解它的排泄物的细菌显然也消失了。至少，食草恐龙的排泄物不会迅速被分解了。”“那倒是个问题。”马康姆说道。

“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情况确实是如此。”吴一本正经地说道。“我们花费大量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你也许知道，在非洲有一种特别的昆虫叫粪金龟子，专门吃大象的排泄物。其他许多大型动物也和某些动物有联系，这些动物渐渐变得能吃他们的粪便。嗯，我们发现那些始秀颚龙能吃大型食草恐龙的粪便，并且能将他们重新消化。而始秀颚龙的粪便很快就能被现存的细菌分解。所以只要有足够的始秀颚龙，我们的问题就解决啦。”“你们培育多少只始秀颚龙？”“具体的数字我不记得了，但是我们的目标是五十只。我们已经达到这个目标，或者说，十分接近这个目标了。我们共分三批，每批花六个月时间，直至达到预定数量为止。”“五十只，”马康姆说道，“如果要掌握他们的动向，这是个够大的数字。”“建造控制室就是为了掌握他们的动向。他们曾向你们展示控制室如何运作。”“这我相信，”马康姆说道。“可是，倘若有一只始秀颚龙从岛上逃走，离开这里……”“他们不可能离开的。”“这我明白，不过我们可以假设一下，有一只逃走了……”“你是说，譬如在海滩上发现的那种动物？”吴反问道，一边扬起双眉。“那只咬伤美国小女孩的动物？”“是的，就用这件事作例子吧。”“我不知道该如何来解释那只动物的出现，”吴回答道。“不过我清楚，那不可能是我们的动物。有两个理由。首先，我们有控制程序：电脑每过几分钟就会清点一下我们的动物。如果有一只失踪，我们立即就会知道。”“第二个理由呢？”“大陆离这里有一百多海里，坐船去那里几乎要一天时间。而我们的动物一旦到了外面的世界，二十四小时内就会死去。”吴说道。

“你怎么知道？”“因为我确信情况就是这样，丝毫不会有差错，”吴说道，终于露出一丝不耐烦的神色。“你应该知道，我们不是傻瓜。我们知道这些是史前动物。他们是已消失了的生态组成部分——这是一个复杂的生物网，早在几十万年前已经灭绝。也许此刻在他们之中已经没有食肉动物，没有天敌可抑制它们的生长。因此我们不希望这些动物在荒野中生存，并使他们对离胺酸产生依赖。我加入一种基因，它在蛋白质新陈代谢时会产生一种独特而有缺陷的??。其后果是这些动物自身无法产生离胺酸，必须从外界摄取。如果他们不能从外界得到充足的离胺酸的食物——我们平常给他们服离胺酸片——它们在十二小时之内就会陷入昏迷，然后死亡。这些动物经遗传工程的处理，无法在现实世界中生存。它们只能生活在侏罗纪公园内。他们根本没有自由，纯粹是我们的囚犯。”“这就是控制室，”艾德·雷吉斯说道。“既然你们已经知道这些动物是如何培育出来的，你们就会想看看公园控制

室本身，我们先来看——”他打住了话头，透过厚厚的玻璃窗，可以看到屋子里暗了下来。监视器都停止了运作，只有其中三部还显示着连续不断出现的数字和一艘大型船只的图像。

“怎么回事？”艾德·雷吉斯喊道。“哦，见鬼，他们靠码头了。”“靠码头？”“每隔一周，大陆上的供应船会来这里一次。这个岛上缺乏的东西之一就是良好的港口，或者甚至可以说是较像样的码头。每当海上波涛汹涌时，让船进港就得费点工夫，可能要好几分钟。”他敲打着窗户，但是屋里的人根本不理会他。“我想我们得等一会儿。”爱莉转过身来问吴博上。“你刚才提到，有时候你们培育出一只动物，起先似乎很理想，但是当它长大后，却显示有不少缺陷……”“是的，”吴说道。“我想我们对此毫无办法。我们能复制DNA，但是在培育过程中有许多因素要控制，而我们却不知道一切是否真的正常，除非我们能亲眼目睹一只动物正健康地成长。”葛兰问道：“你怎么能知道这只动物是不是健康地成长？谁也没有见过这些动物呀。”吴博士笑了。“我也经常这样想。我觉得这其中有点自相矛盾。所以，我希望像你这样的古生物学家能将我们的动物和化石记录进行比较，以验证其成长顺序。”爱莉问道：“可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那种动物，就是迅猛龙——你说是蒙古恐龙？”“根据琥珀的所在地，”吴说道。“它来自中国。”“有意思，”葛兰说道。“我正在挖掘一只像这样的恐龙。这里有没有完全成年的食肉恐龙？”“有，”艾德·雷吉斯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有八条成年雌龙。这些雌龙是真正的猎手。你们知道，他们是一群猎手。”“我们在参观途中会见到他们吗？”“不会。”吴回答道，他的脸色突然显得很不自在。谈话很尴尬地停顿下来。吴望着雷吉斯。

“现在暂时还看不到，”雷吉斯兴高采烈地说道。“那些迅猛龙还没有迁到公园里去。

“我们把它们关在围场里。”“我们能去那里参观吗？”葛兰问道。

“哦，当然可以。”他瞄了一下表，“事实上，我们不如趁现在……你们也许想四处走走，去看看他们吧？”“我当然想去。”葛兰说道。

“一点也没错。”爱莉应道。

“我也要去。”丁姆急切地说道。

“绕过这幢房子的后面，你就能看见那个栅栏了，不过别靠近栏杆。你想去看吗？”他转向那名小女孩。

“不，”莉丝回答道。她用探寻的目光望着雷吉斯。“你想玩小顽皮游戏吗？扔它几个？”“唔，好啊，”雷吉斯说道。“我们干么不下楼去玩一会呢？反正我们在等控制室开门嘛。”葛兰和爱莉、马康姆一起绕到大楼的后面，那小男孩也跟着他们一起。葛兰喜欢孩子——他不可能不喜欢任何公开表露出对恐龙充满热情的人。葛兰常常注视参观博物馆的孩子们，他们张大了嘴巴，呆呆地望着那些矗立在他们眼前的巨大骨架。他心里直觉得纳闷，这些使他们如痴如醉的东西到底代表了什么。最后他得出结论，孩子们之所以喜爱恐龙是因为这些庞然大物展现了不可控制且令人望而生畏的权威感、它们是父母亲的象征。像父亲一样，既使孩子们着迷，又使他们害怕。而孩子们爱恐龙，就像爱他们的父母亲一样。

葛兰同时觉得，为什么连小孩子们也知道恐龙的名字。每当他听到三岁的幼童稚气地叫着“剑龙！”时，他总是感到惊诧不已。能叫出这些复杂的名字是一种对这些庞然大物显示力量的方式，表示有能力可以驾驭它们。

“你知道迅猛龙吗？”葛兰问丁姆。他们俩正在聊天。

“它们是一种小型的食肉兽，成群出来捕猎食物，就像恐象。”“没错，”葛兰说道。“虽然现在人们把恐象看成迅猛龙的一种，但它们成群捕食完全是偶然的。人们之所以称它们为恐象是因为外形的原故，它们体态强壮，行动迅速，但是就动物而言，体积太小了些——每只只有一百五十磅至三百磅。因此我们假设，它们倘若要捕杀较大的猎物，就会成群结队地出动。在一些已发现的化石中，一具大型被捕食的动物的骨骼和几只恐龙的骨骼连在一起，这表明它们是结群捕食的。当然喽，这种食肉兽的脑子很大，比大多数恐龙要聪明些。”“有多聪明？”马康姆问道。

“那要看你是针对谁说，”葛兰说道。“由于古生物学家再度认为恐龙或许是一种恒温动物，于是许多人开始觉得有些恐龙可能也是相当聪明的。不过，谁也没有十分把握。”他们离开了参观区，很快便听到发电机隆隆作响的声音，而且闻到一股淡淡的汽油味。

他们经过棕榈树丛，看到一幢铁皮顶的低矮的水泥建筑。那噪音似乎就是从那里传出来的。

他们朝屋子里望着。

“这一定是发电机。”爱莉说道。

“还不小呢。”葛兰一边探头望着屋内，一边说道。

那幢发电房事实上还往地下延伸两层：一个大型发电机组和许多插入地下的管道，有几个醒目的灯泡用来照明。“度假区还不至于需要那么多电，”马康姆说道。“这里产生的电力足够供一座小城市了。”“也许足供给电脑的？”“有可能。”葛兰听见咩咩的叫声，便往北走了几步。他来到一个关着羊群的动物围场边。他很快地数了一下，估计里面约有五、六十只羊。

“这些羊用来干什么的？”爱莉问道。

“我不知道。”“或许是用来喂恐龙的。”马康姆说道。

他们继续往前走，沿着一条肮脏的小路穿过茂密的竹林。在远处，他们来到双层的用链条锁起的栅栏前，那栅栏高达十二英尺，顶部安着螺旋形的有刺铁丝网，沿着外层栅栏还布有电子蜂音器。

葛兰看到栅栏外长着繁茂的厥类，足足有五英尺高。他听到有鼻子发出的呼呼声，像是在嗅探什么东西似地。接着是一阵嘎吱嘎吱的脚步声，渐渐靠近。

“我什么也没看到。”丁姆最后轻轻地说道。

“嘘！”葛兰等待着。几秒钟过去了。苍蝇在空中嗡嗡飞着。他还是什么也没看到。

爱莉在他肩上拍了一下，然后用手指着。

葛兰看到在厥类植物的中间露出一个动物的头部。它在那里纹丝不动，部分被厥类植物的叶子挡住，两只乌黑的大眼睛冷冷地望着他们。

头部有二英尺长，一长排的牙齿从口部一直长到有耳朵作用的听道孔。它的头部使葛兰联想到巨蜥，或者是鳄鱼。它的眼睛连眨都不眨一下，浑身连动也不动一下。它的皮肤十分坚韧，带着卵石的肌理，基本上和幼迅猛龙的肤色一样：黄褐色的皮肤上带有暗红色的斑纹，就像老虎身上的纹路。

当葛兰正在观察时，一只动物的前肢慢慢地举起，拨开了它脸旁的树叶。葛兰发现，它前肢上的肌肉十分壮实。前肢上有三趾，趾端是弯曲的爪子。这瘦前肢轻轻地、缓缓地把厥类植物拨到一边。

葛兰感到一阵寒意传遍全身。他思忖道，它正在猎杀我们。

对于像人类这样的哺乳动物来说，爬虫类在追杀猎物时，有一种令人难以描述、迥然不同的方式。人类讨厌爬虫类，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事情，他们呆板，它们冷漠，其节奏全然不对劲。置身于鳄鱼或是其他大型爬虫类之中总会使你联想到一种大相径庭的生活，一个全然不同、目前已从地球上消失了的世界。当然喽，这只动物并没有意识到它已经被发现，而且它——攻击突然发生，来自左、右两侧。前来进攻的迅猛龙以惊人的速度一下子窜出十码来到栅栏前。葛兰有种模糊的印象：一群强壮的六英尺高的身躯、僵硬地用以支撑平衡的尾巴、爪子弯曲约四肢、露出一排参差不齐的牙齿的血盆大口。

那些野兽上前时高声咆哮着，然后跳跃起来，举起带着如利剑似地大爪的后肢。接着他们撞到身前的栅栏上，随着两朵耀眼的火花摔了下来。

迅猛龙往后倒在地上，嘴里嘶嘶作响。参观人员不禁往前拥去，全都被吸引住了。就是在此时，迅猛龙又开始展开第三次攻击，它跳跃起来向齐胸高的栅栏撞去。丁姆的四周冒出一片火花，他吓得大声叫喊起来。这些动物在吼着——那是一声爬虫类发出的低沈的嘶嘶声——然后又跳回蕨类植物丛中。接着，他们都离开了，留下一阵淡淡的腐臭味和久久不散的呛人的烟雾。

“唉！”丁姆发出一声惋惜。

“这一切发生得真快。”爱莉说道。

“集体捕猎，”葛兰一边摇头一边说道。“对集群捕食动物来说，袭击是他们的本性……真叫人目瞪口呆。”“我认为他们并不十分聪明。”马康姆说道。

他们这时又听到栅栏另一侧的棕榈树丛中传出鼻息声。几只恐龙的头从簇簇绿丛中缓缓探出来。葛兰数着：三……四……五……那些恐龙注视着他们，眼光十分冷漠。

一名穿连身工作服的黑人跑到他们眼前。“你们没事吧？”“没事。”葛兰回答道。

“警报器响了。”那黑人看到栅栏出现的凹痕，有的地方还是焦黑的呢。

“恐龙攻击你们了？”“是的，有三只。”黑人点点头。“他们随时会发动攻击。不过会撞到栅栏上，被电打回去。但是他们好像从来都不在乎。”“不太机伶，是吗？”马康姆问道。

黑人停顿了一下，他在午后的阳光下眯起眼睛望着马康姆。“你要为栅栏的庇护而庆幸，先生。”他说完后便走开了。

整个攻击过程从头到尾不会超过六秒钟，葛兰还在设法整理他脑海里的印象。速度快得惊人——这些动物的行动是那么迅速，他几乎看不清它们的移动。

他们往回走时，马康姆说道：“他们确实是超乎寻常的敏捷。”“是的，”葛兰应道。“比任何现存的爬虫类都要敏捷。大型鳄鱼可以迅速移动，但只有很短的距离——五、六英尺左右。巨蜥中像印尼的科莫多龙有五英尺长，据统计每小时行进三十英里，比人跑得更快。他们经常猎杀人类。不过我想，栅栏后的那种动物的速度至少比他们快两倍。”“猎豹的速度，”马康姆说道。“每小时可达六、七十英里。”“一点也没错。”“不过它们好像是窜上来的，”马康姆说道。“很像鸟类。”“是的。”在当今世界上，只有很小的哺乳动物，

如和眼镜蛇为敌的椽，才有如此敏捷的反应。小型哺乳动物，当然，也包括鸟类。非洲捕蛇的蛇鹰，或是鹤鸵。葛兰曾见过鹤鸵，那是新几内亚一种爪子像鸵鸟的鸟类。事实上，迅猛龙的动作迅猛，仿佛要置人于死地似地，给葛兰留下和鹤鸵完全相同的印象。

“这些迅猛龙有爬虫类的皮肤和外表，因此看起来像爬虫类；他们又有鸟类的速度和捕食的本领，因此活动时像鸟类。是不是这样？”马康姆问道。

“对的，”葛兰回答道。“我是说，他们表现出一种混合的特性。”“你对此感到惊讶吗？”“并不真的感到惊讶，”葛兰答道。“事实上这和很久以前的古生物学家们所作的推测相当接近。”在十八世纪的二年代和三年代，这种巨大的骨骼首次被发现，科学家们只得把这些骨骼说成属于一种现代动物的某种超大型变种所有。这是因为人们认为，既然上帝不允许它的创造物死亡，那么任何物种就都不会绝种。

最后，人们逐渐明白，关于上帝的观念是错误的，这些骨骼属于已经消失的动物。但是，是什么样的动物呢？在一八四二年，李察·欧文——英国当时最权威的解剖学家——称这些动物为 Dinosauria，意即“可怕的蜥蜴”。欧文发现，恐龙似乎兼有蜥蜴、鳄鱼和鸟类的特征。特别是恐龙的臀部像鸟类，而不像蜥蜴。而且许多恐龙好像能直立，这也和蜥蜴不同。欧文把恐龙想像成是一种快速行走、行动积极的动物。他的观点在接下来的四十年中被广为接受。

但是，当真正巨大的躯体出土——这些动物活着的时候重达一百吨——科学家的看法有了改变，把恐龙视为愚蠢的、行动迟缓的庞然大物，他们注定要灭种。那种懒散的爬虫类的形象逐渐替代了行动迅速的鸟类形象，在人们的脑海里占有了支配的地位。近年来，像葛兰这样的科学家开始又回到以往的看法，认为恐龙的行为要主动得多。葛兰的同事们认为他对恐龙行为的看法十分激进。可是现在他得承认，他自己的观念和现实情况相比仍有一大截的差距，想不到这些大型动物竟然是行动如此敏捷的捕猎兽。

“事实上我想了解的是，”马康姆说道，“这种动物对你是否很有说服力？这确实是恐龙吗？”“我得说，是的。”“那些协调攻击的行为呢……”“是事先预料到的。”葛兰说道。根据化石的记录，一群迅猛龙能杀死重达一千磅像腱龙那样的动物，虽然腱龙奔跑起来像马一样快。这就需要有协调性。

“没有语言，他们如何进行协调呢？”“哦，协调捕猎并不需要语言，”爱莉说道。“黑猩猩总是这么干的。一群黑猩猩会一起捕猎一只猴子，然后把它杀死。所有的协调沟通都是靠眼睛。”“那些恐龙是不是真的要攻击我们？”“是的。”“如果可能的话，他们会杀死我们，把我们吃掉吗？”马康姆追问道。

“我想是的。”“我问这些问题的原因，”马康姆解释道，“是因为别人曾对我说，像狮子和老虎这样的大型食肉动物并不是生来就会吃人的。这是真的吗？这些动物一定是后来在什么时候才明白，人类是很容易被杀死的。从那时起它们真的变得会吃人了。”“是的，我认为这一点也没错。”葛兰回答道。

“唔，这些恐龙一定不会比狮子和老虎喜欢吃人。毕竟，它们是生存在人类诞生以前的动物——甚至早于大型哺乳动物——压根儿已经绝种了。天知道他们看到我们时是怎么想的。因此我倒想知道，他们是否也是在成长中的某个时候才明白人类很容易被杀死？”他们继续往前走着，没有人再吭声。

“不管怎么说，”马康姆说道，“现在我对参观控制室已有非常浓厚的兴趣了。”

四·四版

“那群人没有什么问题吧。”哈蒙德问道。

“没有，”亨利·吴说道，“没有任何问题。”“他们相信你的解释了。”“为什么不相信呢？”吴说道。“我说话直截了当，清楚明了。只是那些细节有点难以自圆其说。今天我正想跟你谈谈这些细节。你可以把这当作美学问题。”约翰·哈蒙德皱了皱鼻子，仿佛闻到一股令人不愉快的气味。“美学问题？”他重复道。

他们俩站在哈蒙德那座风格雅致的平房的客厅里。平房位于公园的北部，掩映在棕榈树丛中。客厅里空气畅通，舒适宜人，屋内还装有六部电视监视器，萤幕上显示出公园里动物的活动情况。吴博士带来的档案就放在茶几上，上面盖有：动物进化四·四版字样的印章。

哈蒙德慈父般耐心地看着他。三十三岁的吴心里非常清楚，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一直都在为哈蒙德效力。他从研究院一毕业，哈蒙德就雇用了他。

“当然啦，也有实际结果，”吴说。“我觉得你真应该考虑一下我对第二阶段的建议。”

“我们应该进到四·四版。”“难道你想把现有的这批动物统统换掉？”“我是这样想的。”“为什么？他们出了什么问题吗？”“没有什么问题，”吴说道。“只不过他们是真正的恐龙。”“这正是我要求的，亨利，”哈蒙德说着笑了笑，“也是你提供给我的。”“我知道，”吴道，“可见你瞧……”他顿了一下。他要怎样才能向哈蒙德解释清楚呢？哈蒙德几乎没有到岛上去看过。而吴现在想要说明的情况十分奇特。“此时此刻，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人见过真正的恐龙。没人知道它们的真实面貌。”“是啊……”“我们现在拥有的是真恐龙，”吴指房间四周的一个个萤幕说道，“但是在某些方面，他们不但不能令人满意，反而难以令人信服。我可以把他们改造得更好些。”“什么方面更好呢？”“譬如说，他们跑得太快了，”亨利·吴说道。“人们不习惯看到大型动物行动那么迅速。我担心游客们会以为这些恐龙简直像是上了发条就快速放映的电影镜头一样。”“可是，亨利，这些都是真恐龙。是你自己说的。”“我知道，”吴说。“但是我们不费什么工夫就能繁殖出行动比较缓慢的、比较驯服的恐龙。”“驯服的恐龙？”哈蒙德哼着鼻子说道。“没人想要看到驯服的恐龙，亨利。他们要看的是真家伙。”“但是这正是我要说的重点，”吴说。“我认为他们不要看真恐龙。他们是想看到想像中的恐龙，而那是完全不同的。”哈蒙德皱眉头。

“你亲口说过，约翰，这座公园是娱乐场所，”吴说道。“娱乐与真实是毫不相干的、背道而驰的。”哈蒙德叹息道：“算了吧，亨利，难道我们还要再进行一次那种抽象的讨论吗？你知道我喜欢使问题保持简单明了。我们现有的恐龙是真的而且——”“嗯，不完全是吧，”吴反驳道。他在客厅里踱步，然后用手指监视器。“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欺骗自己。我们并没有做到在此地重造过去。过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绝不可能再被造出来。我们所取得的成就是改建过去——或至少可以说是过去的一种变型。也就是说，我们能够造出一种更好的变型。”“比真实的还要好？”“有何不可呢。”吴说道。“毕竟这些动物早已经过改进。我们注入的基因使他们可以获得专利，而且使它们

依赖离胺酸。而且我们已经尽一切可能促进它们生长，使它们加速发育成熟。”哈蒙德耸耸肩。“这是不可能避免的。我们不想慢慢等。我们得考虑投资者的利益。”“这是当然的。不过我只是说，为什么要待在原地停滞不前？为什么不继续进行研究，然后制造出完完全全与我们所期望的、相符合的那种恐龙呢？一种更能够被游客所接受、一种能饲养在我们公园中而且走路缓慢，并较为驯服温顺的恐龙呢？”哈蒙德蹙着眉头。“但那样一来，恐龙就不是真的了。”“他们现在本来就不是真的，”吴说道。“这正是我竭力要告诉你的。这地方毫无真实可言。”他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膀。他看得出来，他费了半天口舌，对方仍无法理解其中的道理。哈蒙德对技术细节从来不感兴趣，而这场争论的本质正是技术。他要怎样才能向哈蒙德解释清楚这个事实呢？要怎样才能向他解释 DNA 的不完整修补以及他曾经不得不填补的化学结构序列中的空白呢？他尽可能做出最好的假设，但假设毕竟是假设。“恐龙的 DNA 就像经过修整的旧相片一样，基本上与原来的相同，但在某些地方已经过修补，并使它变得完整，因此——”“算了吧，亨利，”哈蒙德说着手臂搂住吴的肩膀。“如果你不在意的话，我认为你变得胆怯了。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你辛勤工作，你的工作非常、非常艰巨，现在你总算熬出了头，可以向某些人展现你的成就了。在这个时候有些紧张，有些疑虑是很自然的。

可是我确信，亨利，全世界都将对此感到完全满意的，完全满意。”哈蒙德边说边把他推到门口。

“可是，约翰，”吴说道，“你还记得早在一九八七年，我们开始建造控制装置时的情景吗？当时我们连一只发育完全成熟的恐龙也没有，因此我们不得不推测未来可能需要什么？我们订购了大型的泰瑟枪，装有赶牛用的刺棒的汽车，以及可以发射电网的枪。所有这些都是根据我们的技术要求特制而成。现在我们已经拥有一整套装置，可是速度都太慢了。我们必须进行某些调整。你知道马尔杜想弄到一些军事装备：轻型及战车飞弹和雷射导引武器？”“别把马尔杜扯进来，”哈蒙德说道。“我不担心。这里不过是座动物园罢了，亨利。”电话响了，哈蒙德走过去接电话。吴琢磨着另一种方式来据理力争。但是事实上，在经过了漫长的五年之后，侏罗纪公园已接近竣工，约翰·哈蒙德再也不听他的了。

曾经有一大段时间，哈蒙德对吴简直是言听计从。尤其是哈蒙德最初雇用他的时候，那时亨利·吴还只是一位二十八岁的研究生，正在攻读史丹福大学诺曼·艾瑟顿实验室的博士学位。艾瑟顿的去世使实验室陷入一片混乱和沈痛哀悼之中，没有人知道研究基金或博士研究项目会有什么变化。实验室的前途莫测，人心不定；人们为各自的前途忧心忡忡。

葬礼结束两星期之后，约翰·哈蒙德前来探望吴。在实验里人人都知道艾瑟顿和哈蒙德有点关系。虽然其中详细情形一直晦暗不明，但是，当时哈蒙德对吴单刀直入，令他难以忘怀。

“诺曼一直夸你是他的实验室里最出色的遗传学家，”他说。“你现在有什么计画吗？”“我不知道。搞搞研究吧。”“你想在大学里谋职吗？”“是的。”“那你就搞错了，”哈蒙德出言尖刻。“如果你还珍重自己才能的话，你就不会这么做。”吴费解地眨眨眼问道：“为什么？”“因为，让我们面对事实，”哈蒙德说道。“因为大学已不再是国家的知识中心。把它看成中心的想法本身就很荒谬。现在的大学里根本是一潭死水。你不用表现得那么大惊小

敝嘛，我又不是在谈论什么你一无所知的事情。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有真正需要的发现都是出自私人的实验室，雷射、电晶体、小儿麻痹症疫苗、微晶片、全像（编者按：hologram，利用雷射光拍摄的立体相片）、个人电脑、磁共振呈像、以X光断层扫描装置拍摄照片，这类例子不胜枚举。这些发明在大学里绝迹已经有四十年了。如果你想在电脑或遗传学方面有所建树，就别到大学去。千万千万别去。”吴无言以对。

“天哪！”哈蒙德说道，“你必须透过多少程序才能开始一个新的研究项目？多少份资助申请书、多少份表格、多少次批准？还有程序委员会、系主任、大学资金委员会，如果你需要增加工作空间那该怎么办？如果你需要增加助手呢？光是申请这些就需要花多少时间啊？一位杰出的人才是不可能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填写表格和与委员会打交道上面的。人生太短暂了，而研究DNA的过程则太漫长。每个人都想成名。如果你想成就一番事业，就别去大学。”在那段日子里，吴正好迫切地想一举成名。哈蒙德的一番话吸引了他全部的注意力。

“我谈的是工作，”哈蒙德继续道。“真正的成就。一名科学家的工作需要什么。他需要时间，需要金钱。我现在想谈的是提供你一笔保证持续五年，每年一千万美元的基金，总共五千万美元，没人会来指使你该怎么花它，你自行运用。任何其他人都无权干涉。”“这个条件听起来好得令人难以相信。吴沉吟良久，最后说，“交换的条件是……？”“向不可能做一次试探，”哈蒙德说。“尝试一下某种可能办不到的事情。”“包括些什么呢？”“我不谈细节，但大致的范围是涉及爬虫类的无性生殖。”“我并不以为那是不可能的，”吴说道。“要使爬虫类进行无性生殖比哺乳动物要容易一些。假如出现某些根本性改革的话，无性生殖恐怕就是这十到十五年内的事情了。”“我这儿有五年时间，”哈蒙德说道。“还有一大笔钱，给那位现在就愿意尝试的人。”“我的工作成果可以发表吗？”“事情终了时可以。”“不能马上发表吗？”“不行。”“但最后是可以发表的？”吴问道，咬住这点不放。

哈蒙德哈哈大笑。“你尽避放心。如果你成功了，全世界都会知道你的成就，我可以保证。”现在全世界似乎真的要知道了，吴思忖道。已经过五年艰苦的努力，再过一年他们就要向大众开放公园。当然，这些年的情况不是完全像哈蒙德曾经许诺的那样。曾有一些人来指使吴，命令他该做什么，而且也曾多次承受过可怕的压力。加上工作本身也发生了偏移——一旦他们开始明白，恐龙与鸟类是那么相似时，这工作就不是什么爬虫类的无性生殖了。这是鸟类的无性生殖，一个截然不同的主题，而且比原先预料的要困难得多。近两年来，吴主要是充当管理者，负责督导一组的的研究人员和一个个由电脑操纵的基因序列库。管理并不是他热衷的工作，也不是他当初讨价还价想做的事。

尽避如此，他还是成功了。他做到了没人真正相信能够做到的事情，起码没人相信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办到。亨利·吴原以为凭着他的专业知识和努力，他应该对这一切发生的事情有一定的决定权和发言权。可是情况恰恰相反，他发现自己的影响力正在一天天减弱。恐龙已经存在，制造恐龙的程序已完善到成为常规的程度。技术也已经成熟。于是约翰·哈蒙德将不再需要亨利·吴了。

“那倒挺好，”哈蒙德对着电话听筒说道。他听了一会儿，冲着吴笑了笑。“好的，可以。好的。”他挂了电话。“我们刚才谈到哪里啦，亨利？”“我

们在谈论第二阶段的突变。”吴说。

“噢，是的。我们以前还对其中一部分做过改进，亨利 | | ”“我晓得，可是你不明白 | | ”“请原谅，亨利，”哈蒙德说道，话中流露出不耐烦的语气。“我真的明白。而且我必须坦白告诉你，亨利。我认为没有理由将真实的东西加以改进。我们对基因组所做过的任何一次改变都是由自然法则或是客观必要性所造成的。我们将来还会做其他的改变，以防御疾病，或是为其他目的。但是我们并不认为只因为我们觉得这样做会更好，就应该改造真实的东西。现在我们的公园里已经有真正的恐龙，这些才是我们的职责，亨利。这就是诚实，亨利。”说罢，哈蒙德便面带微笑地打开房门，让他出去。

控制

葛兰注视着光线黯淡的控制室里所有的电脑监视器，觉得它们很碍眼。葛兰不喜欢电脑。他知道电脑使他显得落伍，就像一名过时的老学究一样，但他还是满不在乎。替他工作的一些年轻人对电脑有一种真正的感觉，一种直觉。葛兰却从来没有这种感觉。他只觉得电脑是一种陌生而充满神秘感的机器。即使是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之间的基本区别也会使他晕头转向、垂头丧气，简直就像迷失在他茫然无知的异国他乡似地。但他注意到金拿罗此刻却显得轻松惬意，马康姆则显得悠然自得，鼻孔里轻轻吐气就好像一头大猎犬正在嗅着猎物的踪迹的模样。

“你了解控制装置吗？”约翰·阿诺在控制室的旋转椅中转过身来说道。这位总工程师四十五岁，身材瘦削、烟不离口、有点神经质。他睨视着室内其他的人。“我们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控制装置。”阿诺说着点燃了另一根烟。

“举个例子来说吧。”金拿罗说。

“例如追踪动物。”阿诺按下控制台上的一个按钮，垂直玻璃图随即亮了起来，显示一幅由参差不齐的蓝线构成的图案。“那是我们未成年的霸王龙属的雷克斯龙，是小雷克斯龙。这是它在过去二十四小时以内在公园里的全部活动足迹。”阿诺又按了一下按钮。“往前二十四小时。”再按一下。“再往前二十四小时。”图中的线条错综交叠，好像顽童的涂鸭似地，不过这只限于一个靠近环礁湖的东南侧的区域。

“再经过一段时间，你就会感觉出它经常出没的范围，”阿诺说道。“它年纪还小，所以只待在靠近水的地方，而且远离成年的大雷克斯龙。你把大雷克斯龙和小雷克斯龙同时亮出来，就会发现它们的活动范围从不相交。”

“大雷克斯龙现在在哪里？”金拿罗问道。

阿诺按下另一个按钮。图像被清除了，按着一个闪光点及其代码出现在环礁湖西北方的区域中。“他就在那里。”“那小雷克斯龙呢？”“别急，我会让你看看公园里的每一只动物。”阿诺说道。图像又亮起来，就像是一株圣诞树，几十个亮点同时闪烁着，每个都标有一个代码。“这就是此时此刻二百三十八只动物的所在位置。”“这有多精确呢？”“精确到误差不超过五英尺。”阿诺吸了一口烟。“我们这么说吧：你开车出去，马上会看到动物就在那里，正好和图上所显示的一模一样。”“图像多久会更新一次？”“每隔三十秒钟一次。”“哇，挺勤快的嘛，”金拿罗说道。“图像要如何更新呢？”“我们在公园四处布满动作感应器，”阿诺说道。“大部分是采用硬电线，一部分采用无线电遥测。当然罗，动作感应器通常不能说出动物的种类，但我

们可以直接从电视萤幕上辨认影像。即使当我们不在观看电视监视器时，电脑还在观看，并且在检查着每只动物的所在位置。”“电脑出过错吗？”“只在幼龙身上出过错。它们的身影太小了，有时会使电脑混淆。不过我们并不担心，幼龙们几乎都待在成群的成年龙附近，而且我们还有分类统计。”“那是什么？”“电脑每十五分钟会统计一次各类动物，”阿诺说道。“就像这样。”

动物总数二百三十八

第四章

“最后无法避免地，潜在的不稳定性开始显露。”

伊恩·马康姆

主要公路雨答答地打在越野车的车顶上，声音很响。丁姆觉得夜视镜重重地压在他的前额上。一道磷光一闪，接着，在电子仪器的绿色调和黑色调中，他看见了后面那辆越野车，葛兰博士和马康姆博士正坐在里面。妙极了！

榔兰博士正透过前面的挡风玻璃朝他凝望。丁姆看见他从仪表板上拿起无线电通话器。

爆出一阵“劈劈啪啪”的静电声，然后他听见葛兰博士的声音说道：“你能看见我们这里吗？”丁姆从艾德·雷吉斯手中接过无线电通话器。“我看见你们了。”“一切正常吗？”“我们很好，葛兰博士。”“待在车里。”“我们会的。别担心。”他卡答一声关掉了无线电通话器。

艾德·雷吉斯哼了哼鼻子。“正下着倾盆大雨呢，我们当然会待在车里。”他咕哝道。

丁姆扭头去看路边的树叶。透过夜视镜，树叶呈现出一片明亮的绿色，再往旁边，他可以看见一段段绿色格子式样的栅栏。越野车正停在一座小山的下坡路上，这意味着他们正在霸王龙区域附近某处。

用这副夜视镜目睹一只霸王龙该是惊人的一幕，一个真正毛骨悚然的经历。也许霸王龙会来栅栏边朝他们看。丁姆揣测着当它看见他们时，它的眼睛是否会在黑暗中闪闪发光。那样一定很好玩。

可是他什么也没看见，于是他终于不再观看了。车里的每个人都沉默不语。雨滴杂乱无章地敲击着车顶。水幕从车窗两侧泼挂下来。丁姆看不见外面，即便是戴着夜视镜。

“我们已经在这里坐多久了？”马康姆问道。

“我不知道。大概四到五分钟吧。”“我想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也许是大雨造成的一次短路。”“但是它在雨还没有开始下时就发生了。”又一阵沉默。莉丝声调紧张地说道：“可是不会有闪电打雷的，对不？”她向来害怕闪电，此时她正紧张不安地坐着，用手绞着她的皮革手套。

榔兰博士说道：“什么？我们没听清楚你们在说什么。”“是我妹妹在说话。”“噢。”丁姆再次扫视着树叶丛，可是什么也没看见。一定没有东西像霸王龙那样庞大。他开始怀疑霸王龙夜间是否会出来。他们是夜间出没的动物吗？丁姆不确定它是否读到过有关的介绍。他觉得霸王龙是全天候、昼夜

活动的动物，一日中的时间变化对霸王龙来说没什么影响。

大雨继续倾盆而下。

“见鬼的大雨，”艾德·雷吉斯说道。“下得真够意思。”莉丝说道：“我饿了。”“我知道了，莉丝，”雷吉斯说道。“可是我们被困在这里了，乖孩子。汽车是靠埋在路面下的电缆提供的电力来开动的。”“要等多久？”“等到他们把电力修复。”丁姆听着车外的雨声，丁姆感到一阵睡意袭来。他打了个哈欠，掉头去看路左侧的棕榈树，猛然听到一声闷响，地面为之震颤，他不禁吓了一跳。他猛一转身，刚好瞥见一个黑影在两辆车之间飞速越过公路。

“我的天啊！”“那是什么？”“它非常大，有汽车这么大——”“丁姆！你在吗？”他拿起无线电通话器。“是的，我在这里。”“你看见它了吗，丁姆？”“不，”丁姆说道。“我没看见。”“它到底是什么鬼东西？”马康姆问道。

“你戴着夜视镜吗，丁姆？”“是的，我会观察的。”丁姆说道。

“是霸王龙吗？”艾德·雷吉斯问道。

“我不这么认为。它在公路上。”“可是你没有看见它？”艾德·雷吉斯说道。

“没有。”丁姆很懊恼没有看见那只动物，不管它是什么。天空劈下一道白色闪电，他的夜视镜闪着耀眼的绿色。他眨着眼睛，开始数数。“一个一千……两个一千……”一声轰鸣声响起，震耳欲聋，近在咫尺。

莉丝哭叫起来。“哦，不要……”“别害怕，亲爱的，”艾德·雷吉斯说道。“不过是雷电而已嘛。”丁姆扫视着路旁。雨现在下得很猛，树叶在雨点的敲击下颤动着。这使得每样东西都在动。每样东西似乎都是活的。他扫视着树叶……他停住了。树叶那边有个东西。

丁姆顺着它向上看，再高些。

在树叶丛后面，栅栏那边，他看见了一个粗壮的躯干，披着树皮似的卵石花纹的多颗粒表皮。可是它不是树……他继续朝高处看，把夜视镜往上猛推——他看见了霸王龙那巨大的头颅。它就站在那里，越过栅栏看着两辆越野车。闪电又一次划过天际咆哮着。接着又是一片漆黑，默默无声，以及“哗哗”的大雨。

“丁姆？”“哎，葛兰博士。”“你看见它是什么了吗？”“看见了，葛兰博士。”丁姆察觉到葛兰博士在设法用一种不会嘛着他妹妹的方式来对话。

“现在情况怎么样？”“没什么，”丁姆说道，透过夜视镜注视着霸王龙。“它正站在栅栏的那边。”“我从这里看得不大清楚，丁姆。”“我可以看得很清楚，葛兰博士。它就站在那里。”“好的。”莉丝继续哭着，抽着鼻子。

又一次停顿。丁姆注视着霸王龙。那颗头真是硕大无比！它从一辆车看到另一辆，然后再回过来。

它似乎在直瞪着丁姆看。

在夜视镜里，那双眼睛闪着耀眼的绿光。

丁姆打了个冷颤，接着当他顺着这只动物的身体往下看去、眼光向下扫过它巨大的头颅和颞部时，他看见了它那较短小的、肌肉发达的前肢。它在空中挥舞了几下，便一把抓住了栅栏。

“我的天。”艾德·雷吉斯说道，眼睁睁地望着窗外。

世界上前所未见的最大的食肉动物。人类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攻击。艾德·雷吉斯在他那广告宣传员的脑海深处，还在写着广告文字宣传。但他

可以感觉到自己的膝盖开始控制不住地颤抖，裤子则像旗子似地拍动着。老天啊，他已魂飞魄散。他不想待在这里。两辆车中只有艾德。雷吉斯知道恐龙的攻击是怎么回事。他知道人们将会有何种遭遇。他曾亲眼目睹过迅猛龙攻击后那血肉模糊、支离破碎的尸体。他可以在脑海中勾勒出那种景象。而这是一头霸王龙！同时要大得多！曾在地球上漫步过最大的食肉兽！

老天啊！

霸王龙咆哮时十分恐怖，那刺耳的尖啸仿佛是来自另一个世界。艾德。雷吉斯感到一股暖流在他的裤子里扩散开来。他尿裤子了。他又是窘迫，又是恐慌。不过他明白自己必须做点什么。他不能就这样待在这里。他必须做点什么。做点什么。他的手在发抖，战栗地摸到仪表盘。

“老天啊。”他又说道。

“这话不好听。”莉丝说着向他摇了摇手指。

丁姆听见一声闷响，随即转过头来不再看霸王龙——夜视镜侧边显出一道道横条纹——刚好看见艾德。雷吉斯跨出打开的车门，一头栽进大雨中。

“嗨，”莉丝说道，“你上哪里去？”艾德。雷吉斯转身往霸王龙相反的方向跑去，消失在树林中。越野车门敞开着，镶板都被淋湿了。

“他走了！”莉丝说道。“他去哪里啦？他扔下我们不管了！”“关上门，”丁姆说道。但是她却开始歇斯底里地尖叫，“他扔下我们了！他扔下我们了！”“丁姆，怎么了？”葛兰博士的声音从无线电通话器上传来。“丁姆？”丁姆倾身向前，试图关上车门。但他从后座上不到车门的把手。又一道闪电划过，他回头看着霸王龙，只见在白光闪亮的天幕下，一瞬间凸现出它那巨大无比的黑色身影。

“丁姆，发生什么事了？”“他扔下我们了！他扔下我们了！”丁姆眨眨眼以恢复视力。当他再看时，只见霸王龙仍站在那里，和先前一样，纹丝不动而又巨大。

雨水顺着它的颞部滴下来。它的前肢抓着栅栏……这时丁姆才意识到：霸王龙正趴在栅栏！

栅栏已不再带电了！

“莉丝，关上门！”无线电通话器“卡答”一响。“丁姆！”“我在这里，葛兰博士。”“情况怎么样？”“雷吉斯跑掉了。”丁姆说道。

“他什么？”“他跑掉了。我想他是看见栅栏没有电了。”丁姆说道。

“栅栏没电了？”马康姆在无线电通话器上说道。“是他说栅栏没电了吗？”“莉丝，”丁姆说道，“关上门。”但莉丝仍在尖叫，“他扔下我们了，他扔下我们了！”伴着平直单调的嚎哭。丁姆别无他法，只好爬出后门，进入倾盆大雨中，替她关上前门。雷声隆隆，闪电又一次划过天空。丁姆抬头一看，只见霸王龙用一只巨大后肢踩扁了防风暴栅栏。

“丁姆！”他跳回车里，关上了后门，关门声消失在霹雳声中。

无线电通话器响起：“丁姆！你在那里吗？”他抓起通话器。“我在这里。”他转向莉丝。“锁上车门，坐到车中间来。闭上你的嘴。”车外，霸王龙转了转脑袋，谨慎地朝前迈了一小步。它的脚爪被卡在已经踩平的栅栏格子里。莉丝终于看见了这只动物，突然安静下来，呆若木鸡。她睁大眼睛看着它。

无线电通话器卡答一响。“丁姆。”“是的，葛兰博士。”“待在车里。藏好。安安静静。别动，也别出声。”“好的。”“你们不会有事的。我想它打不

开车门。”“好的。”“安静待着，你们就不会引起它不必要的注意。”“好的。”丁姆卡答一声关掉了通话器。“你听见了吗，莉丝？”他的妹妹点点头。她从未把眼光从恐龙身上移开过。霸王龙咆哮着。藉着一道耀眼的闪电，他们看见它从栅栏中挣脱出来，朝前一跃。

于是它站到了两辆汽车之间。丁姆再也看不见葛兰博士的汽车了，因为那巨大的身躯挡住了他的视线。雨水如小河般顺着它那肌肉发达的后肢上的卵石纹皮肤向下流淌。他看不见这巨兽的头部，它远远地高出车顶线。

霸王龙在他们的车旁绕行。他来到丁姆下车的地点，也是艾德·雷吉斯下车的那个地点。这只巨兽停在那里，巨大的头颅朝着泥地低垂下去。

丁姆回头看了看后面车中的葛兰博士和马康姆博士。他们神色紧张地透过挡风玻璃朝前望着。

那巨大的头颅再度抬起来，颞部张开着，停在侧面的车窗旁。在耀眼的闪电中，他们看见那小圆珠般毫无表情的卑鄙眼睛在眼窝里来回滚动。

它在朝车里看。

他妹妹的呼吸变成了一声声精疲力竭的、恐惧的抽气。他伸出手来捏紧她的手臂，希望她能保持安静。恐龙继续透过侧面的车窗凝视了很长一段时间。也许恐龙不能真正看见他们，他想着。最后，那头扬了起来，再次从视野中消失。

“丁姆……”莉丝悄声道。

“没事了，”丁姆悄声说。“我认为它没看见我们。”正当他回头朝葛兰博士望去时，一次地动山摇的冲击猛烈摇晃着越野车，将挡风玻璃震碎成蛛网状，原来那只霸王龙一头撞在越野车的引擎盖上。丁姆被撞翻在座位上，四脚朝天。夜视镜从他的额头上滑落。

他飞快地爬起来，在黑暗中眨着眼睛，满嘴是热呼呼的鲜血。

“莉丝？”他看不见他妹妹的踪影。

霸王龙站立在靠近越野车的车头处，它的胸部随着呼吸一起一伏，前肢在半空中乱抓。

“莉丝！”丁姆悄声道。接着他便听见她在呻吟。她躺在前排座位下的脚踏脚处。

接着那巨大的头颅低垂下来，完全挡住了震碎的挡风玻璃。霸王龙又开始猛撞越野车的引擎盖。汽车在轮子上剧烈摇晃着，丁姆紧紧抓住座位。霸王龙又撞击了两次，使金属凹陷下去。

然后它绕到汽车侧面，那条抬起的粗壮尾巴挡住了它的视线，使他看不到所有侧面的车窗。在车尾部，这只动物喷着鼻息，低沈的咆哮声夹杂着滚滚的雷声。它张口咬了越野车后部的备用车胎，只用头一抖，便将轮胎甩掉了。汽车后部悬起了片刻，然后又重重地落下来，溅起一片稀泥。

“丁姆！”葛兰说道。“丁姆，你在那里吗？”丁姆抓起了通话器。“我们没事。”他说道。爪子耙着车顶，发出了尖锐刺耳的金属刮擦声。丁姆的心脏在胸腔里怦怦直跳。除了那卵石花纹的坚韧皮肉外，他看不见右侧窗外的任何东西。霸王龙倚靠在汽车上，汽车随着它的每一次呼吸来回摇晃着，弹簧和金属发出很响的嘎嘎声。

莉丝又呻吟起来。丁姆放下通话器，开始朝前排座位中爬去。霸王龙一声咆哮，金属车顶凹陷了下来。丁姆感到头部一阵剧痛，随即翻滚下来，摔在变速器的凸起部位上。他发现自己躺在莉丝身旁，惊骇地看到她头部的

一侧全浸在血泊中。她看起来失去了知觉。

又一次地动山摇的冲击，玻璃碎片撒满了它的四周。丁姆感觉到雨水落在身上。他抬头看见正面挡风玻璃已被震破。只剩下锯齿状的玻璃边缘，再旁边，便是恐龙的那个巨大头颅。

正低头看着他。

丁姆猛然打了个冷战，接着那头颅径直向他猛冲过来，嘴巴大张着。一阵牙齿在金属上刮擦的尖锐声，他感觉到了这只动物臭气熏天、滚热炙人的气息，接着一根肥厚的舌头穿过挡风玻璃开口处伸进了车里。那舌头在车内 漉漉地拍打了一圈 || 他沾到了恐龙唾液的泡沫 || 随后霸王龙一阵咆哮 || 车内一阵震耳欲聋的响声 || 那颗头忽然地抽了回去。

丁姆爬起来，避开车顶中的凹陷处。在车门旁的前排座位上还有坐的空间。霸王龙在雨中靠近前挡泥板站立着。它似乎为自己的遭遇感到困惑。鲜血从它的爪子上一个劲地往下滴。

霸王龙看着丁姆，歪着脑袋用一只大眼睛瞪着他。那脑袋凑近汽车，斜着眼朝里窥视。

血溅在越野车凹陷的车顶上，和着雨水流淌。

它碰不着我，丁姆想道。它太大了。

然后那头扭开了，在一道闪电中他看见它的后腿抬了起来。接着越野车砰地朝侧面翻倒，整个世界都在疯狂地倾斜，车窗劈哩啪啦地被砸在烂泥里。他看见莉丝无力地摔倒在侧面车窗上，而他也跟着摔在她身旁，头被撞了一下。丁姆感到一阵天旋地转。接着霸王龙用爪子抓住窗框，将整个越野车举到半空中，使劲地摇晃着。

“丁姆！”莉丝嘶叫道，声音近得刺痛他的耳朵。她突然清醒过来，霸王龙又一次将汽车砸到地上时，他紧紧地抓住她。丁姆感到肋部一阵刺痛，他的妹妹摔倒在他身上。汽车又一次腾空，疯狂地倾斜。随着莉丝大叫一声“丁姆！”他看见车门在她身下打开，她滚出了汽车，掉进了烂泥里，可是丁姆却无法答话，因为说时迟那时快一切都疯狂般地猛摇起来 || 他看见棕榈树干擦过他旁边向下滑去 || 侧身在空中移动着 || 他瞥见了远在下方的地面 || 霸王龙那狂躁咆哮声 || 那喷火的眼睛 || 棕榈树冠然后，随着一阵刮擦金属的刺耳尖锐声，汽车从霸王龙的爪子中落下，一阵令人反胃的摔落，丁姆刚刚收缩起肚子，世界便陷入了一片漆黑，他什么也听不见了。

在另一辆车子里，马康姆喘着气。“老天爷啊！那辆车怎么了？”闪电消失时葛兰眨了眨眼睛。

另一辆车不见了。

榔兰无法相信。他盯着前方，企图透过被一道道雨水遮住的挡风玻璃看清楚外面。恐龙的躯体这么庞大，很可能是它挡住了 || 不。藉着又一道闪电，他看得一清二楚：那辆车不见了。

“出了什么事？”马康姆说道。

“我不知道。”榔兰听见小女孩的尖叫声从雨中隐约传来。恐龙在黑暗中站立在正前方的公路上，不过他们足以看清恐龙正弯腰低头在嗅着地面。

或是在吃着地上的什么东西。

“你能看见吗？”马康姆说着眯起了眼睛。

“看不大清楚。”葛兰说道。雨水哗哗地落在汽车顶上。他在注意小女孩的动静，却再也听不见她的声音了。两个男人坐在车里，静听着。

“刚才是那女孩吗？”马康姆终于说道。“听起来像是那小女孩。”“是的，的确很像。”“是她吗？”“我不知道。”葛兰说道。他突然感到一阵晕眩。恐龙正朝他们的车走来，透过淋淋的挡风玻璃显得模糊不清。它迈着缓慢而不祥的大步，直奔他们而来。

马康姆说道：“你知道，像这种时候，你会觉得，哎呀，也许已绝种的动物就该让它灭绝。你现在有这种感觉吗？”“有啊！”葛兰说道。他觉得自己心脏在怦怦直跳。

“唔，你是否能，啊，建议一下我们现在该做什么？”“我什么也想不出来了。”葛兰说道。

马康姆扭了一下门把，踢开车门，开始奔跑。然而正当他这么做时，葛兰发现已经太迟了，霸王龙已逼得太近。天空又劈下一道闪电，在那稍纵即逝的耀眼白光中，葛兰惊恐万分地注视着霸王龙狂哮一声，向前跃去。

接下来发生的事葛兰就不太清楚了。马康姆在飞奔，双脚啪搭啪答地溅着稀泥。霸王龙跌到他身旁并垂下巨大的头颅，于是马康姆像个布娃娃一样被抛到了空中。

然而此时葛兰也下了车，冰凉的雨水淋在他的脸上和身上。霸王龙的背朝着他，粗壮的尾巴在半空中摆动。葛兰正鼓足劲儿要奔向树林时，霸王龙却猛一转身正对着他，又是咆哮一声。

梆兰吓呆了。

他僵立在越野车的后车门旁，浑身都被雨水淋透。他完全暴露在外，霸王龙离他还不到八英尺远。

这头巨兽又咆哮一声，距离如此之近，那声响大得可怕。葛兰觉得自己又冷又怕，正瑟缩地发抖。他把颤抖的双手按在车门的金属板上，竭力稳定自己。

霸王龙又一次咆哮，却并未作攻击。它歪过头来，先用一只眼看，然后两眼同时瞪着越野车。但是却毫无动作。

它只是站立在那里。

怎么回事？那双强劲有力的巨爪在一抓一放。霸王龙怒吼一声，抬起粗大的后腿，一脚踏在汽车顶上；它的脚爪滑溜下来，发出尖锐刺耳的金属摩擦声，差点抓到仍然一动也不动的葛兰。

脚落到地上，稀泥四溅。这只巨兽慢慢低下头来，一边喷着鼻息，一边审视着汽车。它朝挡风玻璃中窥视。接着，它朝车后部移动，砰地关上了后车门，并直冲着僵立的葛兰而来。葛兰吓得头昏眼花，心脏在胸膛里怦怦乱跳。这家伙靠得这么近，他可以闻到它口中的腐肉味、新鲜的血腥味，以及食肉兽的恶臭味……他全身绷紧，等待不可避免的命运。

那巨大的头颅擦过他的身旁，伸向汽车后部。葛兰眨了眨眼。

发生了什么事？霸王龙有可能没看见他吗？它似乎没看见。可是怎么可能呢？葛兰回头看见那动物正在嗅着装在车尾的轮胎。它用嘴部轻轻推了推轮胎，然后掉转头来。它又一次接近葛兰。

这回这只巨兽停住了，它那乌黑张大的鼻孔只离他几英寸远。葛兰感到那只动物热得惊人的气息喷在自己脸上。但霸王龙并非像狗那样在嗅。它只是在呼吸，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它似乎有点困惑。

不，霸王龙看不见他。只要他站着不动它就看不见。在他脑海深处一个孤立的学术角落里，他想到了对这个的说明，说明为什么——巨爪在他面

前张开，庞大的头颅高高扬起。葛兰握紧拳头，咬紧嘴唇，拼命地保持一动不动，一声不响。

霸王龙向夜空怒吼。

但就在这时，葛兰开始明白了。这只动物看不见他，但怀疑他确实在某处，于是企图用它的吼叫来吓得葛兰做出某种暴露自己位置的举动。葛兰意识到只要他坚持住，他就不会被发现。

在最后一种灰心失望的表示中，那粗壮的后腿抬了起来，一脚踢翻了越野车，葛兰突然感到一阵撕裂般的剧痛以及他自己的躯体飞越空中的惊人感觉。一切似乎发生得很慢，而他有足够的时间来感受世界正渐渐变冷。这时他重重地跌落在地。

返回

“哦，该死，”哈丁说道。“你们看看那个。”他们坐在哈丁那辆以汽油为动力的吉普车里，透过划动的挡风玻璃雨刷朝前凝望。在照明灯的黄色光线下，一棵倒卧的大树挡住了去路。

“一定是雷电的原故，”金拿罗说道。“该死的树。”“我们从旁边进不去，”哈丁说道。“我最好通知控制室的阿诺。”他拿起无线电通话器，拧着频道调节器。“哈罗，约翰，你在那里吗，约翰？”除了稳定的“嘶嘶”静电声外，什么声音也没有。“我不明白，”他说道。“无线电路似乎不通了。”

“一定是因为风暴的原故。”金拿罗说道。

“我想也是。”哈丁说道。

“试试越野车。”爱莉说道。

炳丁打开其他频道，也没有回答。

“什么也没有，”他说。“现在他们可能已回到旅馆，超出了我们这小装置的范围。无论如何，我认为我们不该停留在这里。维修部要花上好几个小时才能找来一班人把那棵树挪开。”他关上无线电通话器，开始倒车。

“你要干什么？”爱莉问道。

“回到岔路口，拐上维修公路。幸好有第二道路系统，”哈丁解释说道。

“我们有一条供游客走的公路，还有一条路专供动物饲养员和供食卡车等等行驶。我们将从那条维修路上开回去。这条路稍稍长些。风景没这么好，不过你们也许会发现它很有趣。如果雨停一会儿，我们就可以瞧瞧夜间的某些动物。我们应当在三、四十分钟以内回到控制室，”哈丁说道。“如果我没迷路的话。”他在黑夜中掉转车头，重新向南驶上。

电光一闪，控制室内的每部监视器都刷地一下子黑了。阿诺倾身向前坐在那里，全身僵直紧绷。老天呀，现在不行。现在不行。他所需要的就是这个——让一切都平安地度过这场风暴。当然，所有的主电路都是受到避雷保护的，但阿诺却不大懂乃德瑞用于数据传输的调变解调器。大多数人都不知道，通过一部调变解调器来雷击整个系统是有可能的——雷电脉冲通过电话线路爬回电脑中，然后——兵！

——主机板就完蛋了，随机存取记忆体完蛋了，档案伺服器完蛋了，电脑完蛋了。

显示幕又闪烁起来。接着，一个接一个地，它们又重新接通了。

阿诺松了口气，瘫倒在座椅上。

他再次揣测乃德瑞究竟上哪里去了。五分钟前，他曾派警卫到大楼内去找他。那个肥胖的杂种很可能正躲在浴室里看连环漫画。但警卫们还没回

来，也没打电话来。

五分钟。如果乃德瑞在大楼内，他们现在应该找到他了。

“有人开走了那辆该死的吉普车，”马尔杜一边说一边回到控制室里。“你和越野车通过话了吗？”“用无线电通话系统联络不上他们，”阿诺说道。“我不得不使用这个，主机板已经被切断。这个声音微弱，但应该可以奏效。我试了所有六个频道。我知道他们的汽车里有无线电通话器，但他们没有回答。”“那可不妙。”马尔杜说道。

“如果你想去那里，开一辆维修车去。”“我会的，”马尔杜说道。“可是它们都停在东车库里，离这里有一英里多。哈丁在哪里？”“我想他正在回来的路上。”“那他会在路上载越野车里的人回来。”“我也这么想。”“有人告诉过哈蒙德，孩子们还没回来吗？”“见鬼，还没有，”阿诺说道。“我不想让那婊子养的在这里来回乱窜，朝我大叫大嚷。现在一切正常。越野车被困在雨中了，他们可以先坐一会儿，等到哈丁把他们带回来。

要不就得等我们找到乃德瑞，让那小杂种重新打开系统。”“你不能将系统重新接通吗？”马尔杜问道。

阿诺摇了摇头。“我试过了。可是乃德瑞对系统做了手脚。我找不出是哪个地方，不过如果我要进入代码本身的话，那要花上几个小时呢。我们需要乃德瑞，我们必须马上找到那个婊子养的。”

乃德瑞

标志上写着电网栅栏一万伏特勿触，但乃德瑞单手便打开了它，并打开了大门，让门敞开着。他回到吉普车上，驱车驶过大门，又走回去把门关上。

此刻他已在公园内了，离东码头不到一英里远。他踩着加速器，弓身伏在方向盘上，透过被雨水抽打着的挡风玻璃费劲地看着前方，驱车行驶在狭窄的道路上。他车速很快——太快了——但他必须遵照他的时间表。他被包围在黑压压的丛林中，不过他应该很快就能看到此刻在他左侧的沙滩和大海。

这该死的风暴，他想到。它恐怕要把一切都搞砸了。因为万一在乃德瑞抵达时，陶吉森却没在东码头上等候，那整个计画就全毁了。乃德瑞不能等太久，否则控制室里的人会发现他失踪了。原来整个构想是，在被人察觉到之前，花几分钟的时间开车到东码头，丢下胚胎，再赶回来。这计画很好、很聪明。乃德瑞进行了周密的策画，推敲了每一个细节。这项计画将替他赚进一百五十万美元。这可是一笔不必付税的巨额，相当于他十年的收入呢，它将改变他的人生。乃德瑞一直小心得要命，甚至让陶吉森在最后一分钟到旧金山机场去接他，藉口说是要看看钱。事实上，乃德瑞是想录下他和陶吉森的谈话，并在录音带中提到他的名字。为了使陶吉森不至于忘记他还欠着剩下未付清的钱，乃德瑞将把一卷拷贝的录音带与胚胎一并奉上。乃德瑞把每一点都考虑到了。

除了这场懊死的风暴之外。

有个东西猛然窜过道路，在车前灯下白晃晃地一闪。看起来像是一只大老鼠。它匆匆地钻入矮树丛中，后面还拖着一条肥大的尾巴。是负鼠。真是奇了，负鼠在这里竟然能够存活。你总认为恐龙会吃掉这样的动物。

那该死的码头在哪里？他正在向前飞驰，而他已经出来五分钟了。现

在应该已到达东码头，他是不是拐错弯了？他认为没有，一路上根本没有遇到过三岔路口。

那么码头在哪里呢？他转过一个弯，大惊失色地看见道路终止于一道灰白色的水泥屏障前，那屏障高六英尺，流着一道道乌黑的雨水。他猛然踩煞车，于是吉普车开始不稳，在首尾相接的急转中失去了附着磨擦力，在惊险万分的片刻间，他以为自己就要撞上屏障了——他知道就要撞上去了——于是他疯狂地转动着方向盘，吉普车终于停住了，车前灯距离水泥墙仅一英尺远。

他停顿在那里，静听着雨刷有节奏地卡答卡答摆动着。他深吸了一口气，又缓缓地吐出。他回头顺着路望去。他显然是在某个地方拐错了弯。他可以沿原路折回，但那要花的时间太长了。

他钻出吉普车，感到雨点重重地打在他头上。这是一场真正的热带风暴，雨下得真猛，把人都打痛了。他瞥了一眼手表，按了一下表上的按钮，照亮表面。已经过六分钟了。他到底在什么该死的地方？他绕着水泥屏障而行，在另一侧，夹着哗哗的雨声，他听见了汨汨的流水声。会是大海吗？乃德瑞疾步向前，边走边让眼睛适应黑暗。四周是茂密的丛林、雨点啪啪地落在树叶上。

汨汨的流水声越来越响了，吸引着他向前，突然间他走出了树丛，双脚陷入松软的泥土中，并看见了滚滚的黑色河水。河流！他在丛林河河岸！

懊死，他想到。在河的哪里？这条河流经岛内几英里呢。他又看了一眼手表。过七分钟了。“遇上麻烦了，丹尼斯。”他大声说道。

一只猫头鹰仿佛是在回答他似地，在森林中发出一声柔和的鸣叫。

乃德瑞几乎没有察觉到，他在担心他的计画。事实很简单，没有时间了。再也没有机会了。他不得不放弃他原先的计画。他现在惟一能做的就是回到控制室，恢复电脑，再设法与陶吉森联系，把在东码头的交货改在明天晚上。乃德瑞为此将会弄得手忙脚乱，但他认为他会成功的。电脑自动记录所有的电话，在和陶吉森通话之后，乃德瑞必须重新进入电脑，抹掉他们的电话记录。不过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他再也不能在公园里待下去，否则他们会发现他失踪的。

乃德瑞返身往回走，朝车前灯的光亮走去。他浑身湿透，心情颓丧。他又听见一声柔和的鸣叫，这回他停住了脚步。那声音听起来并不十分像猫头鹰。而且它似乎靠得很近，就在他右边某处的丛林里。

他侧耳细听，只听见矮树丛中发出一声轰隆的碰撞声。然后四周一片寂静。他等着，又听见了一声。听起来显然是某种庞然大物在慢慢地穿过丛林，朝他走来。

庞然大物。近在咫尺。一只巨型恐龙。

赶快离开这里。

乃德瑞开始奔跑。他奔跑时弄出很大的声音，但是即使如此，他仍能听见那动物轰隆前进穿过树丛，而且在鸣叫着。

它靠近了。

乃德瑞在黑暗中跌跌撞撞地绊倒在树根上，连滚带爬地经过 淋淋的、纵横交错的树枝，终于看见吉普车出现在前面，那绕过屏障直壁闪射着的车灯光让他松了一口气。转眼间他就可以上车，然后离开这里。他匆匆绕过屏障，不禁呆住了。

那动物已经捷足先登，它已经在那里了。

不过它靠得并不近。恐龙站立在四十英尺以外，在车前灯照明范围的边缘处。乃德瑞未曾游览过公园，因此没见过各种类型的恐龙，不过这只恐龙的外表很古怪。那十英尺高的身躯呈黄色，布满黑色的斑点，沿着头顶长了一对红色V字形的肉冠。恐龙没有移动，但是又发出一声柔和像猫头鹰般的鸣叫。

乃德瑞等着看它是否会发动攻击。它没有攻击，也许吉普车的车前灯光吓住了它，就像火一样，迫使它保持一定的距离。

恐龙紧盯着他，然后快速地抖动了一下头部。乃德瑞感到某种东西 漉漉地啪一声甩在他胸前。他低头看见一团泡沫沾到他被雨水淋透的衬衫上。他好奇地碰了碰，一阵迷惑……这是唾液。

恐龙朝他吐唾液。

真令人毛骨悚然，他想到。他回头看着恐龙，只见它的头又急速地一动，随即他感到又一团 漉漉的东西啪地打在他的脖子上，紧挨着衬衫领子。他用手将它擦去。

老天，真恶心。这时他脖子上的皮肤开始感到刺痛、灼烧，他的手也在刺痛，简直像是接触浓酸一样。

乃德瑞打开车门，回头瞄了一眼以确认恐龙没有发动攻击，却突然感到双眼一阵剧痛，像有尖钉直插入后脑勺一般。他紧闭双眼，痛得上气不接下气，便抬起双手用力捂住眼睛，于是他感到那滑溜溜的泡沫顺着鼻梁两侧流淌下来。

唾液。

恐龙唾到了他的眼睛里。

正当他意识到这一点时，剧痛击溃了他，他跪倒在地上，晕头转向，不断剧烈地喘气。

他侧身瘫倒在地上，面颊贴着潮 的地面，他的呼吸一声声像尖锐的哨音似地，和着那不断持续且始终尖锐刺激的剧痛，痛得在他那紧闭的眼睑后面，闪现出一个个光点。

大地在他身下颤抖，乃德瑞知道恐龙在移动了，他分明听见它那猫头鹰般柔和的鸣叫，于是他不顾疼痛，强使自己睁开双眼，却依然什么也看不见，只有光点在黑暗中闪烁。

他慢慢明白过来了。

他的眼睛瞎了。

鸣叫声更响了，乃德瑞匆忙站起来，摇摇晃晃地靠在汽车侧面板上，一阵恶心和晕眩。

恐龙靠近了，他能感觉到它靠近了，他隐约察觉到它那鼻子喷出的气息。

可是他看不见。

他什么也看不见，恐怖到了极点。

他伸出双手在空中疯了似地乱舞，去阻挡他知道即将来临的攻击。

接着一阵新的、撕心裂肺的剧痛袭来，好似一把烘红了的尖刀插入它的腹中，乃德瑞跌跌撞撞，胡乱伸手向下摸去，却摸到了被扯烂的衬衫边，以及一大团热得惊人且黏呼呼、滑腻腻的东西，顿时他便惊恐万分地明白了自己正手捧着自己的肠子。恐龙撕开了他，腹部的器官流了出来。

乃德瑞摔倒下去，倒在某种冰冷有鳞的东西上面，那是动物的脚，接着又一阵剧痛垄上他的头部两侧。疼痛加剧，他被提着站了起来，他明白恐龙正用它的爪子抓着他的头，在恐惧地意识到这一点之后，他只剩下一个最后的愿望，愿这一切尽快结束吧。

平房

“再来点咖啡？”哈蒙德礼貌地问道。

“不用了，谢谢，”亨利。吴靠着椅背说着。“我吃不下了。”他们正坐在哈蒙德的小平房的餐厅里，平房座落在公园中离实验室不远处一个僻静的角落里。吴不得不承认哈蒙德为自己建造的这所平房十分优雅，其外形简单，几乎是日本式的。若不追究餐厅的工作人员是否找齐，那么这顿晚餐应该已经可以算是尽善尽美了。

不过哈蒙德身上却有某种东西令吴觉得担心。这老头子在某方面有点异常……微妙地异常。在整个晚餐过程中，吴都在试图确定那是什么。一方面，他老是喜欢瞎聊，不由自主地唠叨着，他的情绪很不稳定，一会儿怒发冲冠，一会儿又多愁善感。这一切都可以被看作是随着年龄渐老而自然产生的，毕竟约翰。哈蒙德已经快满七十七岁了。

然而还有某种别的东西。他一味地在逃避着什么，执拗于随心所欲。末了，则是完全拒绝处理公园现在所面临的困局。

吴被恐龙正在繁殖的证据吓得目瞪口呆（他还没有让自己相信此事已得到证实）。在葛兰询问到有关两栖动物的DNA的情况时，吴本想直接到实验室去，检查各种DNA组合的电脑记录。因为如果恐龙事实上真的在繁衍的话，那么整座侏罗纪公园便都有问题——包括他们的遗传发展方式、他们的遗传控制方式，还有其他一切。甚至于对离胺酸的依赖都可能遭到怀疑。而且如果这些动物真的能够繁殖，并能够在野生环境下生存的话……亨利。吴想立刻检查数据。然而哈蒙德却固执地坚持要吴陪他共进晚餐。

“喂，亨利，你必须留点胃口吃冰淇淋，”哈蒙德说着手推了一下桌边，朝后靠去。

“玛莉而做得一手最可口的姜汁冰淇淋。”“好吧。”吴看着那位美丽娴静的女侍。他目送着她走出房间，然后瞥了一眼装在墙上的那部视频监视器。监视器是黑的。“你的监视器被切断了。”吴说道。

“是吗？”哈蒙德瞥了一眼。“一定是因为风暴。”他伸手到身后去拿电话。“我来查问一下控制室的约翰。”吴可以听见电话线路中卡答卡答的静电声。哈蒙德耸了耸肩，将听筒放回电话机上。

“一定是线路断了，”他说道。“要不也许是乃德瑞还在进行数据传输。这个周末他有好几个缺失要解决。乃德瑞是个有自己一套的天才，不过我们得狠狠给他施加压力，一直到最后，才能保证他会把事情弄好。”“也许我应该去控制室做检查了。”吴说道。

“不，不，”哈蒙德说道。“没理由那么做。如果真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会听说的。”玛莉亚回到了餐室，手托着两碟冰淇淋。

“你一定要再来一些冰淇淋，亨利，”哈蒙德说道。“它是用从岛东部弄来的新鲜嫩姜做的。冰淇淋是老年人的恶习，不过……”吴尽义务似地把小勺子伸进碟子里。屋外，一道闪电划过天际，接着响起一声霹雳。

“雷电很近，”吴说道。“我希望风暴别吓到孩子们。”“我不该这样想，”

哈蒙德说道。他尝了一口冰淇淋。“可是我克制不住对这个公园心存某些担忧，亨利。”吴内心感到一阵轻松。也许这老头子终于打算面对事实了。“什么样的担忧呢？”“你知道，侏罗纪公园事实上是为孩子们建造的。全世界的孩子们都喜爱恐龙，而孩子们将在这里得到快乐，只有快乐。他们的一张张小脸将因为终于看见这些奇妙的动物而兴高采烈。可是我担心……我恐怕活不到能看见这些的时候了，亨利。我恐怕活不到能看见他们脸上的快乐的时候了。”“我想还有些其他的问题吧。”吴说着皱起了眉头。

“可是没有什么问题像这个问题那样沉重地压在我心头，”哈蒙德说道。

“那就是我恐怕活不到能看见他们那兴高采烈的面孔了。这座公园是我们的胜利；我们完成了我们开始做的事情。而且，你还记得吧，我们原先的企图是要利用新出现的遗传工程技术来赚钱、许多钱。”吴知道哈蒙德又要开始一篇老生常谈的演讲。他举起一只手。“我熟悉这个，约翰——”“如果你要成立一家生物工程公司，亨利，你打算干什么呢？制造产品来救助人类；抵御疾病吗？天哪，不行。那是种可怕的想法，是一种对新技术非常糟糕的利用方式。”哈蒙德悲哀地摇了摇头。“然而，你会想起来的，”他说道，“原先的遗传工程公司，如遗传工程技术公司和赛特恩公司等都是创建来制造药品的——用于人类的新型药品。非常非常高尚的目标。不幸的是，药品面临重重障碍。如果你走运的话，单单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的试验就要花上五到八年的时间；更糟的是，在市场上有某些力量正发生作用。假设你制造出了一种用于治疗癌症或心脏病的特效药，正如遗传工程技术公司所做的那样。假设你现在打算一剂药收费一千美元或两千美元，你可能会以为那是你的特权。追根究底，是件发明了这种药，是你出钱来研制并试验它；你应该能随心所欲地出价。可是你真的以为政府会让你那么做吗？不，亨利，他们不会的。病人不打算为必备药品每一剂花上一千美元，他们不会心存感激，他们会怒气冲天。蓝十字不会付这笔钱的。他们会狂叫什么公路抢劫之类的。因此某些事便将发生。你的专利申请会遭到否决。你的许可文件会被延期。某些事会迫使你看清楚其中的原因——并以较低的价格来卖你的药。从做生意的角度来看，这种状况使救助人类成为一笔风险很大的生意。以我个人来说，我永远都不帮助人类。”吴曾听过这番雄辩。他知道哈蒙德是对的：某些新型生物工程药物的确遭受莫名其妙的拖延和专利申请的阻挠。

“现在，”哈蒙德说道，“想想当你从事娱乐业的时候，情况有多不同吧。没有人缺乏娱乐。那不是政府能干预的事情。如果我的公园一天收费五千元，谁来阻止我？毕竟，这不是什么民生必需品，所以昂贵的价格非但不是什么公路抢劫，反而更会增加公园的吸引力。一次游览成为一种社会地位崇高的象征，所有美国人都喜爱这个。日本人也一样，当然他们的钱要多得多。”哈蒙德吃完了冰淇淋，玛莉亚静静地端走了盘子。“她不是这里人，你知道，”他说道。“她是海地人，她的母亲是法国人。不过无论如何，亨利，你该记得我们将公司对准这个方向时，其背后的最初目的是——拥有不受政府干预的自由，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政府都不能干预。”“说到世界的其他地方……”哈蒙德微微一笑。“我们已经租到亚速尔群岛的一大片土地，用来建造欧洲的侏罗纪公园。而且你知道我们很久以前就取得了关岛附近的一座小岛，准备用来建造日本的侏罗纪公园。后面这两座公园的施工将于明年初开始，且都将在四年内开放。到那时，直接收入就会超过一年一百亿美元，再加上商品销售、电视及其他附属权利，因此收入还会加倍。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去

为孩子们的宠物操心。有人告诉我路易。陶吉森认为我们正在计画这样做。”
“一年二百亿美元。”吴摇着头轻声说道。

“那还是保守的估计，”哈蒙德说道。他微笑着。“没有理由胡思乱想。要再来点冰淇淋吗，亨利？”“你找到他了吗？”阿诺一看见走进控制室的警卫，便急忙问道。

“没有，阿诺先生。”“找到他。”“我认为他不在大楼里，阿诺先生。”“那就到小旅馆去找，”阿诺说。“到维修楼去找，到公用棚去找，到处去找，总之要找到他。”“问题是……”警卫吞吞吐吐地说道。“乃德瑞先生是个大胖子吗？”“是啊，”阿诺说道。“他很胖。是一头胖猪。”“嗯，下面主玄关上的吉米说他看见那个胖子走进了车库。”马尔杜猛一转身。“进了车库？什么时候？”“大约在十到十五分钟之前。”“天哪！”马尔杜说道。

吉普车嘎然而止。“抱歉。”哈丁说道。

在车前灯的灯光下，爱莉看见一群雷龙步履笨重地穿越公路。他们一共有六只，每只都有一座房子那么大，其中有一只幼龙大小相当于一匹成年马。雷龙们不急不忙、无声无息地行进着，从未扭头看看吉普车和它那射着光芒的车前灯。有一次，那只小恐龙停下来从路上的一个小水洼里贪婪地喝水，然后又跟了上去。

若换成一群与他们相当的大象会被到来的汽车惊吓，会发出喇叭似的吼叫声，并围成圆圈来保护孩子。可是这些动物却毫无惧色。“他们没看见我们吗？”她说道。

“不完全是这样，”哈丁说道。“当然，严格地说来，他们是看见我们了，但我们在他们眼里无足轻重。我们极少在夜间开车出来，因此他们对夜间的车毫无经验。我们只不过是存在于他们环境中的一个怪头怪脑、散发着异味的物体而已。不具威胁感，也就不引起注意。我偶尔会在夜间出来探望一只生病的动物，在回来的路上这些家伙曾堵住鲍路达一小时或更长的时间。”

“那你怎么做？”炳丁咧嘴一笑。“放一放霸王龙咆哮的录音，把他们赶走。这并不是说他们很在意霸王龙。这些雷龙巨大无比，事实上根本没有什么能吃他们的食肉动物。他们能够用尾巴抽断霸王龙的脖子。他们心中有数，霸王龙心里也有数。”“可是它们的确看见我们了。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要下车去……”炳丁耸了耸肩。“他们很可能会没有反应。恐龙具有极为敏锐的视力，但他们又具有基本的两栖动物视觉系统：它会随运动来调节。他们根本看不清静止不动的东西。”动物群继续行进着，他们的皮肤在雨水下闪闪发光。哈丁启动汽车。“我想现在我们可以继续赶路了。”他说道。

吴说道，“我认为你会发现你的公园承受着压力，正如遗传工程技术公司的药品承受压力一样。”他和哈蒙德来到客厅，风暴猛力抽打着巨大的玻璃窗。

“我现在看不出来。”哈蒙德说道。

“科学家们也许想要扼止你，甚至阻止你。”“唔，他们办不到的，”哈蒙德说道。他伸出一根手指对着吴晃了晃。“你知道科学家们为什么要企图那么做吗？那是因为他们想进行研究，当然喽，他们向来一直想做的事便是搞研究，而不是去完成什么事情或有所进展。只是进行研究。好啦，这下子他们就要大吃一惊啦。”“我并不是在指这个。”吴说道。

炳蒙德叹了口气。“我确信对于科学家们来说，搞研究会是有兴趣的。可是我们已经进展到这种地步，动物实在太昂贵了，无法被用于研究。这是一

项奇妙绝伦的技术，亨利，可是它同时也是惊人昂贵的技术，而且只能靠娱乐业来支撑它。”哈蒙德耸了耸肩。“事情就是这样。”“可是如果他们企图关闭——”“面对这该死的事实，亨利，”哈蒙德烦躁起来。“这里不是美国，甚至也不是哥斯大黎加。这是我的岛屿，我拥有它。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我对全世界的儿童开放侏罗纪公园。”他暗自一笑。“或者说，起码是对那些有钱的孩子们开放。

我告诉你，他们会喜欢的。”爱莉。塞特勒坐在吉普车的后座上，凝望着窗外。二十分钟以来，他们一直在大雨滂沱的丛林中行驶，从雷龙横越公路之后，他们就再没见过任何东西。

“我们现在离丛林河很近，”哈丁一边开车，一边说道。“它就在我们左边的某处。”他又一次突然地紧急煞车。汽车朝前一滑，停在一群小型的绿色动物前。“哇，你们今天晚上可是大饱眼福啦，”他说道。“这些是始秀颚龙。”始秀颚龙，爱莉思忖道，心想葛兰要是能在这里看见他们就太好了。这便是他们在蒙大拿时从传真上看到的那种动物。小小的墨绿色始秀颚龙疾行到道路的另一侧，用后腿蹲在那里看着汽车，啾啾地叫了几声，便匆匆地消失在黑夜之中了。

“怪事，”哈丁说道。“不知他们要上哪里去？你知道，始秀颚龙通常不在夜间行动的，他们通常是爬到树上等候天明。”“那么他们现在为什么会出来呢？”爱莉说道。

“我想像不出来，你知道始秀颚龙是食腐动物，像兀鹰一样。它们会被濒死的动物所吸引，而它们的嗅觉又极其灵敏。他们在几英里之外就能嗅到一只濒死的动物。”“然后他们就到濒死的动物那里去？”“濒死，要不就是已经死了的。”“我们要不要跟着他们去看看？”爱莉问道。

“我也满好奇的，”哈丁说道。“好啊，为什么不呢？我们去看看它们要上哪里去吧。”他掉转车头，朝始秀颚龙驶去。

丁姆

丁姆。墨菲躺在越野车中，他的面颊紧贴着汽车车门把手。他昏昏沉沉地慢慢恢复了知觉。他只想睡觉。他挪了挪身体，感觉压在金属门上的面颊骨正疼痛着。他浑身疼痛。他的手臂、腿和大部分的头部——他的头部有一种剧烈的阵痛。所有的疼痛使得他希望再次昏睡过去。

他用肘部支撑起自己，睁开双眼，一阵恶心，吐得满衬衫都是。他尝到酸胆汁的味道，用手背擦干了嘴巴。他的头在阵阵抽痛；他感到头晕恶心，仿佛世界正在飘动，仿佛他正在一艘船上前后晃荡着。

丁姆呻吟着，翻身躺下，避开了那一滩呕吐物。头部的剧痛使他短浅地呼吸着。他仍然感到恶心，仿佛一切都在转动。他睁开双眼，四下看了看，试图弄清楚自己的方位。

他在越野车里。不过这辆车一定是被翻倒在一侧，因为他正仰面朝天背靠后车门躺着，向上看着方向盘，看着旁边在风中摇晃的树枝。雨几乎已经停了，不过依然有雨点透过砸破的车前挡风玻璃落在他身上。

他好奇地凝视着玻璃残片。他想不起来挡风玻璃是怎样被打破的。他什么也想不起来，只记得他们曾停在公路上，正当他和葛兰博士谈话时，霸王龙朝他们走来。那是他最后记得的事情。

又一阵恶心涌上来，他紧闭双眼，直到恶心感觉过去。他觉察到一种

有节奏的吱吱嘎嘎声，像船上缆绳的声音？他头晕目眩，满腹恶心，真的感到似乎整部车子都在他身下晃动。

当他再次睁开双眼时，他看见这是真的——越野车在晃动，侧翻在那里，前后摇摆着。

整部车都在动。

丁姆尝试着站立起来。他站在后车门上，费劲地从仪表板上透过粉碎了的挡风玻璃看出去。他起初只看见茂密的树叶丛在风中摇动，不过他可以看见东一处西一处的缝隙，在树丛那边，地面在——地面在他下方二十英尺处。

他疑惑地呆呆看着。越野车正侧翻被搁在一棵大树的枝叶上，离地面二十英尺，在风中来回摇荡。

“哦，该死，”他说。他该怎么办？他踮起脚尖，费劲地朝外看，想看得更清楚些，同时手抓着方向盘支撑自己。方向盘突然在他手中转滑掉，随着卡答一声巨响，越野车离开了原位，在树枝中掉落了几英尺。他透过后车门上打碎了的玻璃朝下看着地面。

“该死，该死！”他不停地重复道。“该死！懊死！”又是卡答一声巨响，越野车又朝下颠了一英尺。

他必须从这里出去。

他低头看了一眼双脚。他正站在门把上。他蹲伏下来，手脚着地看着车门把手。他在黑暗中看不太清楚，但他看得见门朝外凹陷着，因此无法转动车门把手。他怎么也打不开车门的。他又试图摇下车窗，可是车窗也卡住了，于是他想到了后门，也许他能够打开后门。他倚靠在前排座位上，越野车随着重量的位移而突然倾斜。

丁姆小心翼翼地把手伸到后面，拧了拧车门把手。

它也卡住了。

他要怎样才能出去呢？他听到一阵鼻息声，赶紧低头一看。一个黑影从他下方经过。不是那只霸王龙。这个黑影圆滚肥胖，一边摇摇摆摆地走着，一边发出一种抽气声。它的尾巴前后拍打着，丁姆可以看见那长长的骨状突出物。

这是剑龙，显然病已痊愈了。丁姆纳闷其他的人都在哪里：金拿罗、赛特勒，还有兽医。他最后是在剑龙附近看见他们的。那是多久以前？他看了看手表，可是表面已经碎裂了，他看不见上面的数字，便摘下手表，将它扔在一边。

剑龙抽着鼻子走远了。现在只听见风呼呼地吹过树丛，以及越野车在嘎吱嘎吱地前后摇摆。

他必须从这里出去。

丁姆抓住把手，用力猛推，但把手完全卡死了，根本动不了。这下他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后门被锁上了！丁姆拔起销子，拧了拧门把。后门随即向下旋开，靠在下方几英尺处的树枝上。

门的开口很狭窄，不过丁姆想他可以侧着身体挤出去。他屏住呼吸，慢慢地爬回到后座中。越野车吱嘎作响，但停在原位没动。丁姆紧紧抓着两边的门柱，慢慢低下身子，穿过车门斜开着的窄缝。很快他便肚皮朝下地贴在斜着的门上，两腿伸出车外。他在空中踢着腿，脚触到了某种坚硬的东西，是一根树枝，于是他便将全身的重量落在树枝上。

他立足未稳，那根树枝便向下弯去，门也随着开大了些，使他滚出了越野车，于是他摔了下去——树叶擦破了他的脸颊——他的身体从一根树枝弹到另一根树枝上——猛然一颠——撕裂般地疼痛，头脑里亮光一闪——他啪地一下停住了，气也透不过来。丁姆身体的两端朝下挂在一根大树枝上，肚子灼灼地疼痛。

丁姆又听见卡察一声，抬头望了望越野车，只见一个巨大黑影在他上方五英尺处。

又是卡察一声。汽车移动了。

丁姆强迫自己动弹，向下爬去。以前他喜欢爬树，他是个爬树高手。这棵树挺好爬的，树枝间隔很近，简直像搭了个楼梯一样……卡察卡察……汽车终于动了。

丁姆急忙地向下爬着，滑过 漉漉的树枝，他感觉到手上沾了些黏呼呼的树液。他刚刚爬下了几英尺，越野车便发出最后一声吱嘎声，然后头部朝下慢慢地、非常缓慢地翻滚了下去。丁姆可以看见那巨大的绿色草窗架和两盏车前灯摇摇摆摆地向下方的他落下来，紧接着越野车便摆脱了束缚，自由下落，越来越猛地直奔他而来，一下子便砸在丁姆刚刚站过的树枝上。

这时它停住了。

它的脸距离那凹陷的窗架只有几英寸远，窗架向内变得像张魔鬼的嘴巴似地，而车前灯便是那鬼眼。油滴在丁姆的脸上。

他距离地面依然有十二英尺。他伸出脚去，探到了另一根树枝，便向下移去。头上方，他看见树枝被越野车重重压弯，然后只听卡察一响，越野车又朝他砸了下来，他明知自己逃脱不掉，往下爬得再快也来不及躲避，于是便松了手。

他一路摔了下去。

翻滚、撞击，感觉着身体各部分都在疼痛，听着越野车如一头穷追不舍的野兽般在他身后砸断根根树枝往下落着，最后丁姆肩部着地摔在松软的泥地上，他在地上拼命打滚，把身体紧紧贴在树干上，越野车随即翻滚着地，发出巨大的金属撞击声，猛地迸溅出一片电火花，刺痛着他的皮肤，劈劈啪啪地落在他四周潮湿的泥地上，最后叽叽地熄灭了。

丁姆缓缓站起来。黑暗中又听见了鼻子抽搐的声音，他看见剑龙正往回走来，显然是被越野车的坠地声所吸引。这只恐龙一声不吭地走着，低低的头部朝前伸展，一个个巨大的软骨片沿脊背上的隆肉排成两行。它的动作就像一只长得过大的乌龟一样。那副样子笨头笨脑、慢吞吞的。

丁姆捡起一块石头朝它扔去。

“走开！”石头打在软骨片上发出沉闷的声音，剑龙继续走来。

“走开！走！”他又扔了一块石头，打中了剑龙的头部。那只动物呼噜了一声，慢慢转过身去，抽着鼻子又朝来时的路走去。

丁姆斜倚在歪歪斜斜的越野车上，在黑暗中四下打量。他必须回到其他人那里去，可是他又不愿迷失方向。他知道自己在公园中的某处，也许离主公路不远。要是他能弄清楚方位就好了。他在黑暗中看不清什么，不过——这时他想起了夜视镜。

他从粉碎了的挡风玻璃爬进越野车，找到了夜视镜和无线电通话器。无线电通话器已摔破不响了，他便扔下了它。可是夜视镜还能用。他轻轻地戴上夜视镜，看见那让人放心且熟悉的绿色磷光图像。

戴着夜视镜，他看见被踩烂了的栅栏在它的左边，于是走了过去。栅栏高十二英尺，但是霸王龙轻而易举地踩扁了它。丁姆匆匆跨过栅栏，通过一片茂密的树叶丛，来到了主要公路上。

他透过目镜看见另一辆越野车侧翻在那里。他急忙跑过去，吸了口气，然后朝车里看去。汽车里空无一人，根本没有葛兰博士和马康姆博士的踪影。

他们到哪里去了？所有的人都到哪里去了？在这漆黑的夜晚，独白一人守着一辆空车站在丛林里，他突然感到一阵恐慌便急忙地转着圈子，但只见目镜里那亮绿的世界在打转。路边有个白白的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那是莉丝的棒球。他擦去了球上的稀泥。

“莉丝！”丁姆用尽全身的力气高喊着，全然不顾那些动物是否会听见他。他侧耳听着，却只听见风声，以及雨珠从树上落下的滴答滴答声。

“莉丝！”他隐约想起了霸王龙攻击时她在越野车里，她一直待在那里吗？还是她逃跑了？攻击的事件在他的脑海中乱成一团。他不很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一想起这件事就令他难受。他站在路中央，惊慌失措地喘息着。

“莉丝！”夜似乎从他周围重重压来。他为自己感到难过，便一屁股坐在路上一个冷冰冰的水洼里，呜咽地哭了一阵子。当他停止哭泣时，他仍旧听见呜咽声。声音微弱，来自路上再往前些的某个地方。

“已经过多久了？”马尔杜说着回到控制室里。他提着一个黑色的金属箱子。

“半个小时。”“哈丁的吉普车现在应该已经回到这里了。”阿诺捻熄了烟头。“我确定他们现在随时会抵达。”“还是没有乃德瑞的下落？”马尔杜说道。

“还没有。”马尔杜打开箱子，里面有六部行动电话。“我打算把这些分发给大楼里的人。”他递了一个给阿诺。“充电器也拿去。这些是我们的应急通话器，可是当然喽，还没人替它们插电，让它充电二十分钟，然后设法与那些汽车取得联系。”亨利。吴推开标有受精室字样的房门，走进一片昏暗的实验室里。里面空无一人，显然全部的技术人员仍在进晚餐。吴直接走到电脑终端机前面，敲键调出DNA的记录本。记录本必须被储存在电脑里。DNA是个很大的分子，因此每个种类都要求用一百亿个位元组的光碟空间来储存所有重复的细节，他得检查所有十五个种类。那可是一个巨量的信息要搜寻啊。

他仍旧不清楚为什么葛兰认为蛙类的DNA很重要。吴自己并不经常把一种DNA和另一种进行区别。追根究底，动物中大多数的DNA完全一致。DNA是一种古老得不可思议的物质。

人类，当他们漫步在现代世界的大街上，哄着他们粉红色的新生婴儿时，几乎不留停下来想过，在所有这一切中心的那种物质——那种展开生命跃动的物质——原来是一种几乎和地球本身一样古老的化学物质。DNA分子太古老了，它基本上的进化早在二十多亿年前基本上就已经结束了。从那时起便很少有新的演化。只不过是几种老基因又作近期组合而已，而且这种情况并不多见。

当你将人类的DNA与低级细菌的DNA加以比较时，你会发现只有大约百分之十是不相同的。DNA这种固有的守旧性更使吴敢于采用他想采用的任何DNA。在制造恐龙的进程中，吴像一位雕塑家摆弄黏土和大理石那样随意篡改DNA。他进行了自由创造。

他启动了电脑搜索程序，它要运行两到三分钟。他站起来在实验室里各处转转，出于一种长期保持的习惯检查着各种仪器。他注意到了冰箱门外的记录仪，它是用来追踪冰箱的温度变化的。他看见曲线图上有一个尖峰。怪事，他思忖道。这意味着有人动过冰箱，而且就在不久前，在这半小时以内。可是谁会在晚上开过冰箱呢？电脑发出“哗哗”声，信号示意第一批数据搜索已完毕。吴走进去看看电脑找到了什么，而他一看见萤幕，便全然忘记了冰箱和那个曲线图尖峰。

LEITZKEDNA 搜索算法 DNA：版本搜索准则：蛙属（全部，残片长度大于 ）包括蛙属残片的 DNA 版本玛亚龙二 .一--二 .九始秀颚龙三 . --三 .七方胸甲龙三 .一--三 .三迅猛龙一 . --三 . 棱齿龙二 .四--二 .七结果很清楚：所有繁殖的恐龙都包含有蛙属，或者说是青蛙的 DNA。其他动物的 DNA 一概未包含。吴仍旧不明白为什么这会导致恐龙的繁殖，但他再地无法否认葛兰是正确的。恐龙正在繁殖。

他匆匆走向控制室。

莉丝她蜷缩在路面下一根直径一公尺的下水管道内。她用嘴含着她的棒球手套，前后摇晃着身体，反覆用头砰砰地撞着管壁。里面很黑，但他戴着夜视镜可以清楚地看见她。她似乎安然无恙，于是他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莉丝，是我，丁姆。”她没有回答，继续用头撞着管子。

“出来吧。”她摇摇头表示不愿意。他看得出她吓坏了。

“莉丝，”他说道，“如果你出来，我就让你戴夜视镜。”她只是摇头。

“你看我有什么，”他说着举起手。她不解地瞪着眼。也许太黑了，她看不清楚。“这是你的球，莉丝。我找到你的球了。”“那又怎么样呢？”他试着换另一种方式。“那里面一定不舒服、又冷，你不想出来吗？”她又用头撞着管子。

“为什么不出来？”“那边有野兽。”他一下子楞住了。她有好几年不说“野兽”这两个字了。

“野兽都走了。”他说道。

“有个大家伙。一只霸王龙属雷克斯龙。”“它走了。”“它上哪里去啦？”“我不知道，不过它现在不在这里了。”丁姆说道，心中希望这是真的。

莉丝没有动。他听见她又在撞头。丁姆在管子外面的草地上坐下，让她可以看见他。他坐的地方很潮。他双手抱膝，等在那里。他想不出还能干什么。“我就坐在这里，”他说道。“休息一会儿。”“爸爸在外面吗？”“不在，”他说道，觉得奇怪。“他在家，莉丝。”“妈咪在吗？”“也不在，莉丝。”“外面还有大人吗？”莉丝说道。

“还没有。不过我确定他们很快就会来的。他们可能现在就在路上。”他听见她在管子里挪动，然后钻了出来。她冻得瑟缩发抖，额头上带着干血块，但除此以外一切正常。

她惊讶地四下打量着，说道，“葛兰博士在哪里？”“我不知道。”“嗯，他先前在这里的。”“他在这里？什么时候？”“先前，”莉丝说道。“我在管子里时看见他了。”“他到哪里去了？”“我怎么会知道呢，”莉丝边说边皱了皱鼻子。她放声喊道：“哈罗 | | 哈罗！梆兰博士？葛兰博士！”丁姆对她发出的噪音感到不安，这可能会引回那只霸王龙，但片刻之后，他听见了一声回答的喊叫。声音来自右方，从丁姆几分钟之前刚刚离开的那辆越野车那边传来。丁姆透过夜视镜欣慰地看见葛兰博士正朝他们走来。他的衬衫肩部撕

了一个大破洞，除此之外一切正常。

“感谢上帝，”他说道。“我一直在找你们呢。”艾德。雷吉斯瑟缩发抖地站起来，擦去脸上和手上那冰冷的稀泥。他度过了极其糟糕的半小时，挤在公路下面山坡上的巨大砾石堆里动弹不得。他知道这不算是个藏身之所，可是他惊恐万分，思路不清。他一直躺在这冰冷的烂泥地上，试图控制住自己，可是恐龙的影像不断出现在他的脑海里。那恐龙正朝他走来，朝汽车走来。

艾德。雷吉斯不大记得后来发生什么事了。他只记得莉丝说了些什么，可是他没有停下来。他无法停下，他一个劲地跑啊跑啊。在路边他一脚踩空，滚下山坡，滚到了一堆堆砾石旁，他觉得似乎可以爬进砾石堆中躲起来，那里有足够的地方可以容身，于是他便这么做了。他气喘吁吁，心惊胆战，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逃离那只霸王龙。终于，当他像只老鼠一样挤在那些砾石中时，他才稍稍平静了一点。

这时心中充满恐惧及羞愧，因为他抛弃了孩子们，他只顾逃跑，只顾保住自己的性命。

他知道他应该回到公路上去，应该设法救出他们，因为他一直以为自己能够临危不惧、镇定自若，然而无论他怎样竭力想要控制住自己，让自己回到那里去，却不知怎么地他就是做不到。他开始感到恐慌。呼吸渐渐困难起来，于是他一动也没动。

他告诉自己反正事情已经没有希望了。如果孩子们还在公路上，他们一定活不了，而艾德。雷吉斯实在无法为他们做任何事情，所以他还不如待在原地。除了他自己以外，没人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现在他无能为力，刚才也无能为力。于是雷吉斯在砾石堆中待了半小时，竭力摆脱恐慌，小心地不让自己去想孩子们是否已死去，或是哈蒙德发现后会对自己说些什么。

最后让他行动起来的是他嘴里的那种古怪感觉。他嘴巴的一侧感觉怪怪的，有点麻木刺痛，他寻思摔下来时是否曾弄破了嘴巴。雷吉斯摸了摸脸颊，摸到嘴边有块肿起的肉。这挺滑稽，不过一点也不痛。接着他意识到那块肿起的肉原来是条水蛭，由于吸了他嘴唇上的血而变得肥大。其实它是在他的嘴里。雷吉斯恶心地颤抖着，用力拽出水蛭，并感到将它从嘴唇的肉上撕下来时，一股热血随之涌进他嘴里。他唾了一口，厌恶地将它甩进森林。他看见前臂上吸着另一条水蛭，把它拽下来后，在手臂上留下一道深深的血痕。老天啊，他浑身恐怕已附满这玩意儿了。从山坡上滚下来。这些丛林山丘布满了水蛭，这些黑暗的岩石缝里也到处是水蛭。工人们是怎么说的？水蛭常爬进你的内衣，他们喜欢黑暗温暖的地方。它喜欢直接爬上——“哈罗！”他停住了。这是一个人声，从风中传来。

“哈罗！榔兰博士！”天哪，是那个小女孩。

艾德。雷吉斯听见她的声音。听起来她并不感到害怕或是疼痛，她以她坚持的方式呼喊。于是他渐渐明白过来，一定发生了别的什么事情，霸王龙一定已经走开了，或是至少并未发动攻击，而其他入也许还活着。葛兰和马康姆，也许人人都活着。想到这里，他顿时振作起来。他觉得好了许多，因为现在他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当他从砾石堆中朝外爬时他已经在制订下一步的方案，在谋画着他将要说些什么，怎样从这个角度来处理问题。

雷吉斯擦去脸上和手上冰冷的污泥，那是他曾经躲藏的证据。他并不为曾经躲藏而感到难为情。不过现在他要负起责任来。他向公路爬回去，当

他从枝叶丛中冒出来时，一时竟分不清东南西北。他根本看不见汽车。他不知怎么跑到了山脚下，而越野车必定是在山顶上。

他迈步朝山上走去，走回到越野车那里去。四周万籁俱寂。他的双脚啪答啪答地踩在泥洼子里。他再也听不到小女孩的声音了。她为什么停止了呼喊？他一走，一边想到也许她出了什么事。那样的话，他就不该走回去。也许霸王龙还在附近游荡。他在这里，已经在山脚下了。离家要近得多了。

而且四周这样寂静。阴森森的，一片死寂。

艾德。雷吉斯转过身，拔腿朝旅馆走去。

亚伦。葛兰用手摸着她的四肢，稍稍捏了捏她的手臂和腿部。她似乎哪里都不疼。不可思议：除了头上被划了一道伤口外，她一切都很好。“我告诉过你我很好嘛。”她说道。

“噢，我必须检查一下啊。”男孩子可没那么走运了。丁姆的鼻子肿了起来，正疼痛着；葛兰怀疑它被撞破了。他的右肩严重擦伤，肿得很厉害。不过他的腿似乎完好无损。两个孩子都能走路，这一点很重要。

榔兰自己也一切正常，但右胸有一道伤口，那是被霸王龙踢的。每吸一口气就是一阵灼痛，但似乎并不严重，而且也不妨碍他的行动。

他寻思自己足否曾被击昏过，因为他只隐约记得发生了一些事情，随后他便坐了起来，呻吟着，坐在离越野车十码远的树林里。起初他的胸部在流血，所以他在伤口上贴了些树叶，片刻之后血便凝住了。后来他四处走着，寻找马康姆和孩子们。葛兰无法相信自己还活着，而常散乱的人影重新回到他眼前时，他试图明白他们是怎么一回事。霸王龙应该已经轻而易举地把他们统统杀死了。为什么他们还活着呢？“我饿了。”莉丝说道。

“我也饿了，”葛兰说道。“我们必须想办法回到文明世界去。我们必须把那艘船的事告诉他们。”“我们是惟一知情的人吗？”丁姆说道。

“是的。我们必须回去告诉他们。”“那我们就顺着这条路走向旅馆吧，”丁姆说道，手指着山下。“往那边走，就可以在它们来找我们时相碰。”榔兰考虑着。他不停地思索着一件事情：在攻击开始之前就已穿越公路的那个黑影。那是什么动物？他只能想到一种可能性：小霸王龙。

“我认为不行，丁姆。道路两侧有高高的栅栏，”葛兰说道。“如果有一只霸王龙在前面的路上，我们就跑不掉了。”“那么我们应该等在这里？”丁姆说道。

“是的，”葛兰说道。“我们就待在这里一直等到有人来吧。”“我饿了。”莉丝说道。

“我希望不会等太久。”葛兰说道。

“我不想待在这里。”莉丝说道。

这时，他们听见从山脚下传来一个人的咳嗽声。

“待在这里。”葛兰说道。他奔向前去，朝山下看。

“待在这里。”丁姆说道，跟着他跑开了。

莉丝尾随着哥哥。“别丢下我，别把我丢在这里，你们这些家伙——”葛兰一把捂住她的嘴。她极力挣脱。他摇摇头，指指山下给她看。

在山脚边，葛兰看见了艾德。雷吉斯，他正直挺挺地站着，一动也不动。他们四周的森林变得一片死寂。蝉鸣和蛙叫混成持续不变的嗡嗡背景声徒然停止，只听见树叶轻轻、沙沙地作响，以及风呼呼地吹着。

莉丝张口刚要说话，葛兰急忙把她拉到最近的一棵树干旁，伏身藏在

树底部扭曲多节的树根中。丁姆紧跟而来。葛兰把手指放在嘴唇上，示意他们保持安静，然后慢慢地朝树那边望去。

下面的路黑漆漆的，大树枝在风中晃动，滤出的月光形成斑驳飘移的图形。艾德。雷吉斯不见了。

椰兰过了一会儿才发现他。这位广告宣传员正贴在一棵大树干上，紧紧抱着它。雷吉斯正呆立着不动。

森林依然一片死寂。

莉丝不耐烦地扯了一下葛兰的衬衫；她想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这时，从很近处传来一声轻柔的夹着喷鼻息声的呼吸，和风声差不多。莉丝也听到了，她停止了挣扎。

那声音再次向他们飘来，轻柔地似一声叹息。葛兰觉得这简直像是一匹马在呼吸。

椰兰看着雷吉斯，看见月光在树干上投下一个个飘移的阴影。接着葛兰发现还有一个阴影，叠在其他的影子上静止不动：那是一个弯曲而强壮的脖子，和一颗方形的头颅。

呼吸声再次传来。

他们听见一根树枝咔嚓一声被折断，一只霸王龙踏上了小道。这是那只未成年恐龙：身高约八英尺，以年幼动物的笨拙步伐行走着，就像一只小狼似地。未成年恐龙拖着脚步沿小道走来，每走一步都要停下来嗅一嗅空气，再继续往前走。它经过雷吉斯躲藏的那棵大树，丝毫没有看见他的样子。葛兰看见雷吉斯的身体微微松弛了一下。雷吉斯转过头，设法观察远在树那一边的霸王龙。

霸王龙现在已消失在路那头了。雷吉斯放松下来，松开了抱着树的手臂。但丛林里依旧寂静无声。

雷吉斯紧贴着树干又站了半分钟。然后森林里的声音又再次响起：一只树蛙第一声试探性的呱呱叫声、一只雄蜂嗡嗡的蜂鸣声，接着便是全体大合唱。雷吉斯从树边走开，抖了抖双肩，消除自己的紧张。他走到路中央，看着霸王龙离去的方向。

饱击突然从左侧发起。

未成年恐龙咆哮着向前一甩它的头部，把雷吉斯仰面朝天击倒在地。他尖叫着爬起身，但是霸王龙猛扑过来，想必是用后腿压住了他，因为雷吉斯突然间动弹不得，只是坐在路上对着那恐龙大叫大嚷，挥舞着手臂，好像他能把它吓跑似地。年幼的恐龙似乎被这个小小猎物发出的声音和所做的动作弄糊涂了。这只未成年恐龙低下头来，好奇地嗅着，而雷吉斯则抡起双拳猛捶它的口鼻部。

“滚开！向后退！走啊，向后退！”雷吉斯声嘶力竭地叫喊着，霸王龙退开了，让雷吉斯站起来。

雷吉斯一边离开恐龙，一边大叫“嗨！听见了吧！向后退！宾开！”未成年恐龙继续好奇地凝视着面前这个奇怪的、吵吵嚷嚷的小动物，可是雷吉斯刚刚走出几步，它便猛冲上去，再次将他击倒。

它在逗着他玩呢，葛兰思忖道。

“嗨！”艾德。雷吉斯叫喊着摔倒在地，可是未成年恐龙并不去追他，而是让他重新站立起来。他一跃而起，不停地朝后退去。“蠢货 | | 退后！退后！听到了没有 | | 退后！”他像个驯兽师一样地叫嚷着。

未成年恐龙咆哮一声，却没有攻击，现在雷吉斯正渐渐靠近右边的树丛和高高的枝叶。

再走几步他便可以藏身了。“退后！你！退后！”雷吉斯嚷道，接着，就在最后一刹那，未成年恐龙猛扑上来，又将雷吉斯击倒在地。“住手！”雷吉斯狂叫着，未成年恐龙低下头来，于是雷吉斯开始尖叫。没有话语，只有尖锐的高叫。

尖叫声突然停止了，当未成年恐龙抬起头时，葛兰看见了它口中衔着撕烂了的肉。

“哦不！”莉丝轻声说道。丁姆在她身旁扭过头去，突然觉得恶心欲吐。他的夜视镜从前额上滑落，着地时金属发出叮当一声。

未成年恐龙猛一抬头，朝山顶上看来。

丁姆捡起了他的夜视镜，葛兰紧抓住两个孩子的小手，开始飞跑。

控制

夜晚，始秀颚龙沿着路边疾行。哈丁的吉普车在相隔不远处尾随着。爱莉指着路的前方。“那是灯光吗？”“可能是的。”哈丁说道。“看起来几乎是车前灯。”无线电通话器突然发出嗡嗡声和劈劈啪啪声。他们听见约翰。阿诺说，“||你们在那里吗？”“啊，是他，”哈丁说道。“总算来了。”他按下按钮。“是的，约翰，我们在这里。

我们在河流附近，正在追踪始秀颚龙，挺有趣的。”又一阵劈啪作响。然后：“||你们的车||”“他说什么？”金拿罗说道。

“关于车什么的。”爱莉说道。在蒙大拿州葛兰的挖掘现场，爱莉负责操作无线电话。

多年的经验使她能熟练地转出信号失真的通话。

“我想他说他需要你的啦。”炳丁按下按钮。“约翰吗？你在那里吗？我们听不大清楚。约翰？”一道闪电划过，接着是好一阵叽叽的无线电静电声，传来阿诺的声音。“你们在哪里？”“我们在棱齿龙围场以北一英里处。靠近河流，正在追踪一些始秀颚龙。”“不||该死||回到这里来！”“听起来他有了麻烦。”爱莉说道，皱了皱眉。他的声音中无疑流露出紧张的情绪。

“也许我们该回去。”炳丁耸了耸肩。“约翰常常出问题。你知道工程师们是怎么回事。他们希望一切照书本来。”他按下无线电通话器上的按钮。“约翰？请再说一遍……”又一阵劈啪作响。

又是静电声，卡察一响。然后：“||马尔杜||现||要你们的车。”金拿罗皱起眉头。“他是说马尔杜需要我们的车吗？”“听起来是这样。”爱莉说道。

“唔，那没什么道理。”哈丁说道。

“||另外||困住||马尔杜想要||车||”“我听懂了，”爱莉说道。“其他车被风暴困在路上了，马尔杜要去接他们。”炳丁耸了耸肩。“马尔杜为什么不用另一辆车？”他按下按钮。“约翰？告诉马尔杜去开另一辆车。在车库里。”通话器劈啪响着。“||没有||听着||疯狂的杂种||车||”哈丁按下按钮。

“我说它在车库里，约翰。汽车在车库里。”又是静电声。“||德瑞已||了||一辆||”“恐怕我们听不出什么名堂来，”哈丁说道。“好吧，约翰。我们来了。他关掉无线电通话器，把汽车掉过头来。”但愿我能明白发生了

什么紧急情况。“哈丁启动汽车，他们便在黑暗中沿公路轰轰驶去。又过了十分钟以后，他们看见了度假旅馆欢迎的灯光。当哈丁在游客中心门前停下时，他们看见马尔仕朝他们走来。他一边喊叫，一边挥舞着手臂。”他妈的，阿诺，你这婊子养的！他妈的，让公园回到正常轨道上来！快！把我的孙子孙女弄回来！快！”约翰。哈蒙德站在控制室里，一边高声喊叫、一边跺着他的脚。两分钟以来他一直这样地大发雷霆，同时亨利。吴站在房间角落里，吓得目瞪口呆。”唔，哈蒙德先生，“阿诺说道，”马尔杜现在已经在路上，正要去办这件事。“阿诺转过身去，又点燃了另一根烟。哈蒙德和阿诺曾见过的其他经理人员如出一辙。无论是在迪斯奈或是海军，管理人员的举止总是表现得同一个样子。他们永远也不了解技术问题；他们以为大叫大喊就可以推动事情进展。也许是可以，如果你是在对书们大叫大嚷，要她们为你弄来一辆高级轿车的话。但是喊叫对于阿诺目前所面临的问题不会有任何作用。电脑才不管是否有人对它喊叫呢。电网也不管是否有人在对它喊叫。技术系统对这一切爆发的人类情感漠然视之。如果有什么作用的话，那喊叫只会引起反作用，因为现在面临一个确定无疑的事实，那就是乃德瑞将不再回来，这意味着阿诺得自己进入电脑代码，试着弄清楚出了什么问题。这可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他需要头脑冷静，小心仔细。”你为什么不到楼下餐厅，“阿诺说道，”去喝一杯咖啡？我们有新消息时再打电话给你。“”我不希望这里也有马康姆效应。“哈蒙德说道。”别操心什么马康姆效应了，“阿诺说道。”我可以去工作了吗？“”你去吧。“哈蒙德说道。”哈蒙德先生，我一有马尔杜的消息，就给你打电话。“阿诺说道。他按下控制台上的按钮，看见那熟悉的控制萤幕变换着（请参照图表九）。阿诺已不再操纵电脑了。他来到下一步骤查看代码，查看那告诉电脑如何运转的一行行指令。阿诺沮丧地明白整个侏罗纪公园的程序包含五十多万行代码，而其中大部分没有文件资料，也未加说明。吴走上前来。”你在干什么，约翰？“”核对代码。“”检查吗？那可永远也查不完。“”告诉我，“阿诺说道。”告诉我该怎么做吧。“路上马尔杜飞快地拐了个弯，吉普车在泥地上滑行。金拿罗坐在他身旁，紧握着双拳。他们正驾车在高悬于河流上方的悬崖路上快速行驶，那河流此刻已隐没在黑沈沈的夜色里。马尔杜加大油门，向前驶去。他的脸绷得紧紧的。”还有多远？“金拿罗问道。”两英里，也许三英里。“爱莉和哈丁已回到游客中心。金拿罗主动要求与马尔杜一起出来。车子来了个急转弯。”已经一个小时了，“马尔杜说道。”整整一个小时，没有得到那辆车的一点消息。“”可是他们有无线电。“金拿罗说道。”我们一直无法与他们取得联系。“马尔杜说道。金拿罗皱皱眉头说：“要是我坐的车子在雨中待一个小时，我一定会想办法开无线电呼叫的。”“我也会这样做的。”马尔杜说道。

金拿罗摇摇头。“你真的认为他们会发生什么意外吗？”“也有可能，”马尔杜说道，“他们安然无恙。但是等我亲眼看到他们时，我会更加放心的。现在应该随时都有可能见到他们。”道路拐了个弯，然后通向一座小山山顶。在山脚下，金拿罗看到路边的蕨丛中有一个白色的东西。

“停一下。”金拿罗说道。马尔杜煞住车子。金拿罗跳下车来，借着吉普车的前灯跑过去看个究竟。这东西看起来像是一块布，但是有 | | 金拿罗停住了脚步。

虽然离那东西还有六英尺的距离，但他已能清清楚楚地看到这是什么。他放慢脚步向前走去。

马尔杜从车里探出头来问道：“那是什么？”“是一条人腿。”金拿罗回答说。

腿上的肉呈淡青色，残肢末端处原来是膝盖的地方已经被撕得血肉模糊，腿肚下面是一只白色短袜和一只棕色无带便鞋。艾德·雷吉斯穿的就是这种鞋。

这时，马尔杜也下了车，跑到金拿罗前面，蹲下身去看着那条腿。“天哪！”他把腿从树枝丛中拿起来，举到车灯照亮的地方。血从膝盖处涌出，顺着他的手缓缓淌下。金拿罗还是站在离他三英尺的地方。他很快弯下腰去，手撑着膝盖，紧闭双眼，深深地吸着气，极力忍住不让自己呕吐。

“金拿罗。”马尔杜的口气十分严厉。

“什么事？”“让开一下，你挡住扁线了。”金拿罗喘了口气，让到一边。他睁开眼睛，看到马尔杜正仔细地研究着手中残肢的断裂处。“是在关节处撕裂的，”马尔杜说道。“不是咬下——而是扭断，扭断了再把腿撕下。”马尔杜站起来，把断腿倒合着，让剩下的血滴落到蕨丛上。他用沾血的那只手抓着脚踝处，雪白的短袜被弄得血迹斑斑。金拿罗又是一阵恶心。

“毫无疑问，这里出了事，”马尔杜说。“霸王龙袭击了他。”他抬头往山上看看，又回头看看金拿罗：“你还好吧？挺得住吗？”“没什么。”金拿罗回答道。“我能挺得住。”马尔杜手里拿着那条断腿，走向吉普车。“我想我们最好把它带着，”他说道。“好像不应该把它留在这里。我的天，它会把这辆车弄得一塌糊涂的。你去看看后面有什么东西没有，好吗？帆布或报纸什么的……”金拿罗打开后车门，在座位后面翻找了一阵子。他满脑子想的都是怎样才能把断腿包里起来，没有一丝余力可以考虑其他的问题。此刻，他要是能有机会想点别的什么，他会非常感激的。他找到一个帆布袋，里面有一个工具包，一个轮胎钢圈、一个纸盒，还有——“有两块塑胶布。”他说道。这两块塑胶布整齐地叠放在那里。

“拿一块给我。”马尔杜说道。他还站在车外。马尔杜把残腿包扎好，随后把这个不成形的包里递给金拿罗。金拿罗很惊讶，这东西拿在手里竟如此重。“把它搁在后面吧，”马尔杜说道。“最好想办法把它卡住，免得它滚来滚去……”“好的。”金拿罗把这包东西放在后面。马尔杜坐上驾驶座，发动了车子。他一踩油门，车子先在泥地上空转打滑，随后就往前冲去。吉普车飞也似地往山上跑去，刚到山顶那一会儿，车前灯仍然照着下面的树枝，然后便落了下来。这时，金拿罗已能看到前方的道路。

“老天！”马尔杜说道。

金拿罗看到两辆越野车翻倒在路中央。但他压根儿没有看到另一辆车。“还有一辆车到哪里去了？”马尔杜飞快地向四下一望，然后指着右边。“在那里。”那辆越野车距离这里有二十英尺远，在一棵树底下，撞得变形了。

“它怎么会在那里？”“是霸王能将它摔过去的。”“摔过去？”金拿罗问道。

马尔杜的脸色十分可怕。“我们将这件事处理一下。”他说着爬出了吉普车。他们赶紧向第二辆越野车走去，他们的手电筒的灯光在黑夜中来回晃动着。

当他们走近一看，金拿罗发现车子已破损不堪。他十分谨慎，让马尔杜先探头往里面看看。

“我用不着操这份心，”马尔杜说道。“我们不太可能在里面发现任何人

的。”“没人吗？”“没人。”马尔杜说道。然后他对金拿罗解释道，他在非洲的那些年，曾经好几次到过野兽在丛林中袭击人类的现场。一次是豹：豹在夜里撕开一个帐棚，叨走一名二岁的孩子；还有一次是野牛，发生在安博塞利；两次是狮子：另外一次是鳄鱼，在北非的梅鲁附近。奇怪的是，每一次都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

没有这种经验的人总以为野兽攻击人类之后会留下可怕的迹象——帐棚里撕断的四肢，滴下的血迹一直延伸到灌木丛中，营地不远处会有血迹斑斑的衣服。但事实上，通常是什么都不会留下：如果受害者身材矮小，是个婴孩或未成年人，就更是如此。那个人似乎就这样消失了，就像他是走进丛林一去不复返似地。食肉动物咬住孩子的脖子，摇晃几下就可以使他丧命，通常是不会有血迹的。

而且在大部分情况下，你也不会找到受害人的其他遗物。有时候也许会有一颗衬衫钮扣，或是鞋子上的一小片橡胶。但绝大多数的情况是毫无半点痕迹。

食肉动物叼走孩子——它们喜欢孩子——而且一点痕迹都不留下。因此，马尔杜以为，他们很可能找不到一丁点儿孩子们的东西。

但是，当他往车里望去时，不禁大吃一惊。

“太奇怪了！”他说道。

马尔杜竭力想把眼前的景象弄明白。越野车前面的挡风玻璃被砸得粉碎，但旁边却看不到有多少碎玻璃。不过，在来的路上他看到过玻璃碎片。由此可见，在霸王能把车子提起来摔到这里之前，挡风玻璃一定已经碎了。车子被摔得很重。马尔杜用手电筒向车内照去。

“没人？”金拿罗问道，口气紧张。

“不完全如此。”马尔杜回答道。他的手电筒照到一个被压碎的无线电话听筒。他看到汽车的车底上还有个小玩意，黑色且呈弯曲状。车的前门陷了下去，卡得紧紧的，无法打开。但他从后门爬了进去，翻过椅子，把那件黑色的物品拿在手里。

“是表。”他边说边藉着手电筒的灯光仔细地察看起来。这是一个廉价的数字显示式电子表，装着一根黑色的塑胶表带、液晶显示表面碎了。他心想，这也许是那男孩子戴的，虽然他无法确定。不过，这的确是一个男孩子常戴的表。

“那是什么？一个手表？”金拿罗问道。

“是的。还有一个无线话筒，已经碎了。”“这能说明什么吗？”“当然能。还有……”马尔杜用鼻子嗅了嗅。车子里有股酸馊味。他用手电筒照了一圈，发现有呕吐物正从侧面窗格上往下滴。他用手碰了一下：还是湿的。“有个孩子可能还活着。”马尔杜说道。

金拿罗斜着眼看着他：“你为什么这么认为？”“这个手表，”马尔杜说道，“这表说明了这一点。”他把表递给金拿罗。金拿罗把它放在手上，用手电筒照着，然后又将它翻过来。

“表面玻璃碎了。”金拿罗说道。

“没错。”马尔杜说道。“而表带却完好无损。”“这意味着？”“是那孩子把它摘下来的。”“他什么时候都可能将它摘下呀，”金拿罗说道。“也许是在遭到恐龙袭击之前。”“不，”马尔杜回答说。“液晶表面玻璃很牢固，要砸碎它必须用很大的力气。表面是在恐龙袭击时撞碎的。”“因此小男孩就把它摘

下来。”“你想想看，”马尔杜说道，“假如霸王龙在攻击你，你会停下来拿下手表吗？”“也许是被扯下来的。”“要想把手表从别人手腕上扯下来而不拉断表带，几乎是不可能的。不管怎么说，表带丝毫无损。所以，”马尔杜说道，“是孩子自己取下来的。他看了看手表，发现它破了，就把它取下来。他有时间做这件事。”“什么时候？”“只能在恐龙袭击之后，”马尔杜说道，“袭击过后，小男孩一定还在车里。无线电话坏了，所以他把它也丢下了。他是个聪明的孩子，他知道这些东西没用了。”“如果他真的这么聪明，”金拿罗说道，“他会到哪里去呢？要是我的话，我就会待在这里，等人来救我。”“是的，”马尔杜回答道，“但是，也许他不能待在这里。也许霸王龙又回来了，或是另一种野兽。反正，一定有什么使他不得不离开。”“那他会去哪里呢？”金拿罗问道。

“我们来看看能否找出一些蛛丝马迹。”马尔杜一边说，一边大步向主要公路走去。

金拿罗看着马尔杜借用手电筒的灯光仔细察看地面。他的脸离开地面只有几英寸，全神贯注寻找着。马尔杜认为自己已了解一些情况，至少有一个孩子还活着。金拿罗却不为所动。那条断腿使他十分震惊，他已下定决心要关闭这座公园，并且要毁掉它。无论马尔杜说什么，金拿罗都觉得他不必这么热心，并认为他是不会有希望的，而且——“你看到这些脚印了吗？”马尔杜问道，眼睛仍旧盯着地面。

“什么脚印？”金拿罗问道。

“这些脚印——看见了吗？它们是顺着大路过来的——这些是大人的脚印。穿的是橡胶底的鞋子。注意这个特别的脚印……”金拿罗看见的只是一片泥土，是被手电筒照亮的坑坑洼洼的地面。

“你看，”马尔杜继续说道：“成人脚印到这里，然后又出现了新的脚印。小的，中等大小的……在这里转圈，互相重叠在一起……好像他们站在一起交谈了一会儿……但是，对了，他们好像跑了……”他朝边上一指。“跑到那里去了，进了公园。”金拿罗摇摇头说：“在这种烂泥地里，你随意想像自己看到什么，就可以看到什么。”马尔杜站起身来，后退一步。他低头看着路面，叹了口气。“不管你怎么说，我都敢担保，一定有个孩子还活着，也许是两个。如果这些成人脚印不是雷吉斯留下的，可能还有一个大人也活着。我们必须把整个公园搜查一遍。”“今晚？”金拿罗问道。

但马尔杜对他的话置之不理。他向排水管旁边那条泥泞的堤防走去。他又蹲下身子。

“那名小女孩穿的是什么？”他问。

“老天，”金拿罗回答道，“我不知道。”马尔杜慢慢移动着脚步，向路的一边走去。就在这时，他听到一声喘息。一定是什么动物发出的声音。

“你听，”金拿罗感到一阵恐惧。“我想我们最好——”“嘘。”马尔杜说道。

他停住脚步，凝神谛听。

“只是风声吧。”金拿罗说道。

他们又听到了那种喘息声，这次十分清楚。不是风声。声音是从路边上他面前的树丛中传来的。听上去不像是动物的声音，但马尔杜还是小心翼翼地往前移动。他来回晃动手电筒，并喊了几声，但是那喘息声没有变化。马尔杜推开棕榈树枝。

“是什么？”金拿罗问道。

“是马康姆。”马尔杜回答说。

伊恩。马康姆仰面躺在那里，脸色灰白，嘴巴无力地张着。他急促地喘着气。马尔杜把手电筒递给金拿罗，随后弯下腰察看他的身体。“我找不到他的伤口，”他说道。“头上没事，胸口手臂……”金拿罗把手电筒的灯光移到他的腿部。“他扎了块止血带。”马康姆的腰带紧紧绕在右大腿上。金拿罗把手电筒顺着他的腿部往下移。右脚踝以异常的角度向外扭曲着，裤管贴在身上，浸透了鲜血。马尔杜轻轻碰了下他的脚踝，马康姆呻吟了起来。

马尔杜后退了一步，心里盘算着下一步该怎么办。马康姆可能有其他的伤口，也许他的脊椎骨折断了，也许挪动他会送了他的命。但是如果他们把他去在这里，他会休克而死的。

幸好他还能想到在腿上扎块止血带，才没有因失血过多致死。也许他已经没指望了，不过他们最好还是把他带走。

金拿罗帮马尔杜把马康姆抬起来，两个人笨手笨脚地把他扛在肩膀上。马康姆呻吟着，吃力地喘着气。“莉丝，”他说道“莉丝……走了……莉丝……”“莉丝是谁？”马尔杜问道。

“那个小女孩。”金拿罗回答说。

他们把马康姆抬上吉普车，费劲地把他安顿在后座上。金拿罗把他腿上的止血带扎紧一点，马康姆又呻吟了一下。马尔杜把他的裤脚翻卷起来，看到里面的肉烂糊糊的，骨头露在外面，赤裸裸地相当吓人。

“我们必须把他送回去。”马尔杜说道。

“你现在就走，不找孩子了？”金拿罗问道。

“如果他们进了公园，那里面可有二十平方英里，”马尔杜说着摇摇头。

“要想找到那里面的任何东西，只有透过动作感应器。如果孩子们还活着而且在里面走动的话，动作感应器会把他们显示出来，我们就可以直接去那里，把他们带出来。但是，如果我们不立即把马康姆博士送回去的话，他准会没命的。”“那我们必须回去罗。”金拿罗说道。

“我想是的。”他们上了汽车。金拿罗问道：“你准备告诉哈蒙德孩子们失踪了吗？”“不，”马尔杜说道。“你去说。”

控制

唐纳。金拿罗死死地盯着哈蒙德。他们坐在空无一人的自助餐厅里。哈蒙德用小匙子舀着冰淇淋，若无其事地吃着。“这么说，马尔杜认为孩子们是在公园的什么地方喽？”“是的，他是这样想的。”“那我相信我们一定能找到他们的。”“希望如此，”金拿罗说道。他望着这个不慌不忙吃着冰淇淋的老人，一阵寒意油然而生。

“噢，我相信一定会找到他们的。我经常对大夥儿说，这公园毕竟是为孩子们建立的。”金拿罗说道：“那你是明白他们失踪了，哈蒙德先生。”“失踪？”他厉声说道。“我当然知道他们失踪了。我可不是老糊涂。”他叹了口气，说话的声音又缓和了下来。“听着，唐纳，”哈蒙德说道，“我们不要太激动。因为这场暴雨或是其他什么原因，我们这里出了点问题，结果发生了一场令人遗憾的不幸事件。情况就是这样。我们正在处理这些状况。阿诺会使电脑恢复正常，马尔杜会把孩子接回来。我相信，等我们吃完这些冰淇淋，他就会带着孩子一起回来了。所以我们只要等着，看事情如何发展就行了，

你说呢？”“就照你说的办吧，哈蒙德先生。”说道。

“为什么？”亨利。吴看着控制台的显示屏问道。

“因为我认为乃德瑞对代码做了点手脚，”阿诺说道。“所以我正在对它进行检查。”“好吧，”吴说道。“但是你试过你的选择项了吗？”“比方说？”阿诺问。

“我不知道。安全系统还在运行吗？”吴问道。“关键检验如何？一切都正常吗？”“我的老天！”阿诺打了个响指说道。“它们肯定正常。只有在主控制板上才能关闭安全系统。”“那好，”吴说道，“如果关键检验有效的話，你可以查出乃德瑞干了些什么。”“完全可以。”阿诺说着开始按按钮。他自己怎么没事先想到这点呢？这太明显了，侏罗纪公园的电脑系统内没有好几个等级的安全系统，其中一个是关键检验程式，它可以监控操作员已输入可以进入系统的所有按键。原先它是被设置来当检查错误装置的，但后来因为它的保密作用而被保留下来。

不一会儿，乃德瑞当天早些时候输入电脑的所有按键都显示在萤幕的一个窗口上了（请参照图表十）。

“就是这个？”阿诺说道。“他好像在这里搞了好几个小时呢。”“可能只是消磨时间吧，”吴说道。“只是到最后才弄了这么点东西。”一开始的数字代表乃德瑞在控制板上按的那些键的美国资讯交换标准译码（编者按：ASCII100k，由英文大小写字母、数字、特殊记号等八位元符号构成的译码，用于资料处理或通信等机器间的资讯传输）。这些数字表明他还在标准使用者界面，就像任何普通的电脑使用者一样。由此可见，开始的时候，乃德瑞只不过是随便看看，设计这个系统的程式设计员一般不会这样做的。

“也许他是想先看一下是否有什么更动。”吴说道。

“也许是吧，”阿诺说道。他看着命令清单，根据清单，他可以逐行地从头至尾追踪乃德瑞在系统内的进程。“至少我们知道他做了些什么。”系统，这使乃德瑞脱离普通使用者界面，进入代码部分。电脑要求知道他的名字，他回答：“乃德瑞。”这个名字获准进入代码部分，于是电脑允许他进入系统。乃德瑞要求进入命令层，也就是电脑的最高控制层。命令层需要额外保密，要求乃德瑞提供姓名，进入号码和指令（请参照图表十一）。

这些输入项使乃德瑞得以进入命令层。他要求保密。由于他已获准，电脑允许他到达那里。一到保密层，乃德瑞试了三种不同的指令（请参照图表十二）。

“他是想把安全系统关闭掉，”吴说道。“他不希望任何人看到他马上要做的事情。”“完全正确，”阿诺说道。“显然他不知道安全系统再也不可能被关掉，除非在控制板那里用手拔掉开关。”三个指令失败之后，电脑开始自动地回应乃德瑞。但是由于他进来之前已获得允许，电脑假设乃德瑞迷失了方向，是在某处设法完成一些他无法完成的上作。因此电脑再次问他，他想去哪里，乃德瑞回答“保密。”然后他被允许留在那里。

“最后，”吴说道。“这里倒是个难解的谜。”他用手指着乃德瑞输入的最后一行命令：`whte-rbt。。bj`“这到底是什么？”阿诺问道。“白兔？这难道是他自己开的一个小玩笑？”“这是目的码的标记。”吴回答道。在电脑术语中，所谓“目的码”就是可以移动使用的字码，就好像你可以把一张椅子在房间里移来移去一样。目的码可能是绘一幅图或刷新显示幕，或进行某种计算的一组命令。

“我们看看目的码在代码的哪个部位，”阿诺说道。“也许我们能弄清楚它的用处。”他进入公用程式，并打出：找出 WHITE-RBT。OBJ 电脑显示幕上出现：记忆中未找到目的码“它不吁在。”阿诺说道。

“那么再查一下代码磅目清单。”吴说道。

阿诺在键盘上敲了一行：查找 / 磅目清单：WHITE | RBT。OBJ 萤幕资料飞快地跑着，代码行在眼前一闪而过，让人无法看清楚。萤幕这样跑了大约一分钟，然后突然停止不动了。

“就是它，”吴说道。“这不是目的码，而是个命令。”萤幕上出现一个箭头，指向一行代码（请参照图表十三）。

“狗娘养的。”阿诺骂道。

吴摇摇头：“这根本不是代码中的错误。”“是的，”阿诺说道。“这是个陷阱门。那个胖子混蛋把一个看似目的码的指令输了进去，但这其实是个命令，可以用来袖接保密系统和周边系统，然后把它们关掉。这使他能随意进入公园的每个地方。”“所以我们必须能够重惹启动它们。”吴说道。

“对，我们必须这样做，”阿诺皱眉头看显示幕。“我们必须做的就是，弄清楚那个命令。我将在袖接设备上执行一个追踪程式，”他说道。“我们看一下这会不会对我们有所帮助。”吴从椅子上站起来。“刚才，”他说：“刚才，大约一小时前，有一个人进了冷藏室，我想我该去数一数那里的胚胎。”爱莉在自己的房间里。她正准备把衣服换下来，忽然有人敲房门。

“是亚伦吗？”她问道。但门一开，发现是马尔杜站在门口，腋下夹着塑胶包里。马尔杜淋淋的，衣服上还有斑斑点点的污泥。

“对不起，但我们确实需要你的帮助，”马尔杜说得很快：“越野车在一小时前遭到了袭击。我们把马康姆带回来了，但他现在还处于休克状态。他腿上的伤很重，到现在仍昏迷不醒。我把他弄到他自己的房间，放在床上了。哈丁正在路上，马上就到。”“哈丁？”她问。“其他的人呢？”“其他的人我们还没有找到，塞特勒博士。”马尔杜回答道。他现在说话已不像刚才那么快了。

“哦，我的天啊。”“但是我们认为，葛兰博士和孩子们还活着。我想他们进了公园，塞特勒博士。”“进了公园？”“我们是这么想的。同时，马康姆需要帮助。我已兄哈丁来了。”“你们是否该兄医生来？”“岛上没有医生。哈丁是我们能找到的最佳人选。”“但是，你们一定得请个医生来——”她说道。

“不行。”马尔杜摇摇头。“电话线路故障了，电话打不出去。”他把腋下的塑胶包里夹好。

“那是什么？”她问道。

“没什么。如果你愿意，请到马康姆的房间去，助哈丁一臂之力。”马尔杜走了。

她呆呆地坐在床上。爱莉。塞特勒不是个受不起惊吓的女人，而且她知道葛兰以前也曾经陷入困境。有一次，他驾车在荒凉的不毛之地迷路四天之久，而且车下的一块岩石松动滚落，他的卡车也随之跌进一百英尺深的沟谷。葛兰的右腿摔断了，又没水喝，但他拖着一条断腿走了回来。

可是，孩子们……她摇摇头，竭力摆脱这些念头。也许孩子们跟葛兰在一块。如果葛兰在公园里，那么……还有谁比一位恐专家更能把孩子们安全带出侏罗纪公园呢？鲍园里“我累了，”莉丝说道。“抱抱我，葛兰博士。”

“你这么大了，不能再要人抱了。”丁姆说道。

“可是我累了。”莉丝说道。

“好吧，”葛兰说道，一边把她抱起。“哎哟，你这么重。”时间已接近晚上九点钟。流动的夜雾使圆圆的月亮变得朦胧不清。三个淡淡的身影穿过一片开阔地，向对面阴森森的树林走去。葛兰绞尽脑汁地思考着，努力试着判断他们所在的方位。由于他们跨过了被霸王 踩倒的栅栏，葛兰心里很明白，他们正在霸王 围场内的某个地方。这可不是他愿意待的地方。他的头脑里不断回忆着霸王 活动范围的电脑追踪图，即在小范围内密切追踪它的行动的那些波浪形曲线。他和两个孩子现在就在那个范围内。

但是葛兰也记得，霸王 与其他所有的动物是被隔开的，也就足说，如果他们能跨过这个屏障一个栅栏，或是深壕，或是这两者，他们就可以确定已经离开了霸王 的围场。

但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没有遇到屏障。

莉丝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用手指缠绕着自己的头发。一会儿她就睡着了。丁姆在葛兰身旁吃力地走着。

“你还好吗，丁姆？”“还好，”他回答道。“不过我想我们也许在霸王 围场里面。”“我可以确定我们是在里面。我希望我们能尽快出去。”“你准备进树林。”丁姆问道。当他们走近树林时，林中显得黑暗隆咚、险恶可怕。

“对，”葛兰说道。“我想我们可以根据动作感应器的号码判断我们所在的位置。”动作感应器装在离地而四英尺高的地方，是一些绿色的盒子。有些是独立式的，大多数被固定在树上。没有一部在运转，显然，电仍然没有接通。每部感应器盒子的中间都有一块玻璃透镜，玻璃透镜下面用漆写着一个磅号。透过雾蒙蒙的月光，葛兰可以看到前面一只盒子上标有 T/S/ 四的磅号。

他们进入树林，四周都是参天的大树。月色中，雾气低垂于地面上，在树根部缭绕。这是一幅美丽的景象，但是走在这样的地方却显得险象环生。葛兰留神注意着感应器。它们似乎是依由大到小的顺序磅号的。他经过了 T/S/ 三和 T/S/ 二，最后来到了 T/S/ 一。他抱着莉丝，觉得累坏了。他真希望这里就是霸王 围场的边缘，但事实上，这只不过是树林中的另一个盒子。接着看到的盒子上标号为 T/S/ 一，然后是 T/N/ 二。葛兰意识到这些号码一定是以某一个中心点为基准，按照地理位置来磅排的，其原理就跟指南针一样。他们正由南往北走，因此，接近中点时，数字逐渐变小，然后又渐渐增大。

“至少我们的路线没错。”丁姆说道。

“对。”葛兰应道。

丁姆脸上露出了笑容，脚下却被藤蔓绊倒了，但他马上又站立起来。他们继续走了一会儿。“我父母亲正在闹离婚。”他说道。

“是吗？”葛兰说道。

“我爸爸上个月搬出去了。他现在在米尔又谷有了自己的住处。”“哦。”“他再也不带着我妹妹到处走了。他甚至抱都不抱她一下。”“他还说你脑袋瓜里装的净是恐 。”葛兰说道。

丁姆叹了口气说：“是的。”“你想他吗？”葛兰问。

“不怎么想，”丁姆回答道。“只是偶尔会想起他。但她很想他。”“谁？你母亲？”“不，是莉丝。我妈妈有个男朋友，她在工作中认识的。”他们然

不作声走了一会儿，经过了T/N/ 三和T/N/ 四。

“你见过他吗？”葛兰问。

“见过。”“他怎么样？”“还可以，”丁姆回答道。“他比我爸爸年轻，但他是个秃头。”“他对你怎么样？”“我不知道，还可以吧。我想他只是想赢得我的好感，我不知道以后会怎样。有时候我妈说我们得把房子卖了搬家，有时候他和我妈深夜里还打架。我在自己的房间里玩电脑，但我还是听到的。”“是吗？”葛兰说道。

“你离婚了吗？”“没有，”葛兰说道。“我妻子很久以前就去世了。”“你现在跟塞特勒在一起？”榔兰在黑暗中笑了。“不，她是我的学生。”“你是说她还在上学？”“是的，读研没所。”葛兰停顿了一下，把莉丝换到另一边肩膀上，然后他们继续往前走，经过了T/N/ 五和T/N/ 六。远处传来隆隆的雷声，暴风雨已移到南边。除了单调的蝉鸣声和树蛙的轻亢声，树林中一片寂静。

“你有孩子吗？”丁姆问道。

“没有。”葛兰回答道。

“你准备跟塞特勒博士结婚吗？”“不，她明年就要嫁给芝加哥一个相当不错的医生了。”“噢，”丁姆说道。他听到这个消息显得很惊讶。他们又走了一会儿。“那你准备跟谁结婚？”“我想我谁也不会娶。”葛兰说道。

“我也是。”丁姆回答道。

他们又走了一会儿。丁姆问道：“我们要走一整夜吗？”“我觉得不行。”葛兰说道。“我们得停下来，至少休息几个小时。”他看了一眼手表。“不要紧。离我们必须赶回去的时间——离船只到达大陆的时间，还有将近十五个小时。”“我们到什么地方停下来休息？”丁姆立即问道。

榔兰也在想这个问题。他首先想到的是他们可以爬到树上，在树上睡觉。但他们必须爬得很高才能保证安全，以免受到动物的攻击。莉丝睡着了可能会摔下去。而且树干很硬，他们无法好好休息。至少，他不会。

他们需要真正安全的地方。他回想着坐飞机来这里的途中看到的设计图。他记得公园里每个区域的外围都有一些建筑物。葛兰不知道这些建筑物的具体形状，因为他没有见过这一幢幢建筑物的平面图，而且他也记不清楚它们的确切位置了，但他记得它们分散在公园的四处。也许，附近什么地方就有这样的建

。但是，这跟要求跨过一道障碍物，走出霸王围场完全是两码事。要找到一座建筑物意味着你得有那么一点搜索的办法。而最好的办法是——“丁姆，你能帮我抱一下你妹妹吗？我爬到树上去看看四周。”从高高的树枝间，他可以把林子看个清楚。往左右看去，两边都是树梢。令他惊奇的是他们几乎已经到了树林的边缘——他们前面就是一块开阔地，还有一条通电的栅栏和一道灰白的水泥护壕，再过去便是一大片旷野，他猜想那就是蜥脚类动物围场。远处，可以看到更多的树木，还有雾蒙蒙的月光在海面上闪烁。

他听到从什么地方传来恐的吼亢声，但声音很遥远。他戴上丁姆的夜视镜，又向四周望去。他顺着露露曲曲的灰色护壕看去，找到了他要找的地方：那是一条黑色的狭长便道，通向一个平坦的长方形屋顶。房顶稍稍高出地平面，但它确实在那里，而且离这里不远。从这棵树过去，也许只有大约四分之一英里的路程。

他从树上下来，发现莉丝正在嗅着。

“怎么啦？”“我听到动物的叫声。”“没关系。你现在醒了？我们走吧。”他拉着她走到栅栏前。栅栏有二十英尺高，顶端而有螺旋形的带刺电线。在月光下，电线显得很高，离他们很远。护壕就在栅栏的那边。

莉丝疑惑不解地抬头看着栅栏。

“你能爬过去吗？”葛兰问她。

她将手套和棒球递给他：“当然可以。这很容易。”她开始攀爬。“但是我敢打赌，丁姆一定过不去。”丁姆转过身来，怨声说道。“你给我闭嘴！”“丁姆有惧高症。”“我没有。”她已经爬到了顶端。“你真的有嘛。”“没有。”“那你上来，赶上我呀。”葛兰转向丁姆。丁姆的脸色在黑暗中显得十分苍白。这孩子一动不动地站着。“你可以爬过这栅栏吗，丁姆？”“没问题。”“需要我帮助你吗？”“丁姆是个胆小鬼。”莉丝大声喊道。

“那你就错了，大笨蛋。”丁姆说着，开始往栅栏上爬去。

“冷死了。”莉丝说。三个人站在齐腰深的水泥护壕臭烘烘的水中。他们安全地爬过了栅栏，只是丁姆的衬衫被顶端带来的电线勾了个洞。接着，他们都滑进了护壕。葛兰正在想办法怎样才能离开护壕。

“至少我帮你把丁姆弄过栅栏，”莉丝说道。“平常他确实是不敢爬这么高的。”“感谢你帮了大忙，”丁姆带着讥讽的口气说道。月光下，他看到水面上漂浮着一块块的东西。他顺着护壕移动脚步，一边看着对面的水泥护壕墙体。水泥墙面光滑平整，他们不可能爬得上去的。

“哎哟。”莉丝指若水面说道。

“这不会伤害你的，莉丝。”葛兰终于发现水泥墙上有一道裂缝，一根藤蔓从上面垂下来，一直接到水面。他用劲拉了拉藤条，发现它受得住他的体重。孩子们，我们上去吧。”他们攀着藤蔓往上爬，来到了一块空地上。几分钟之后，他们穿过这片空地，到了通向简易辅助道路的堤防，再往右就是食楼。他们走过两个动作感应器。葛兰注意到感应器还是没有运转，灯光也不亮，不禁感到有点不安。电力故障已经两个多小时了，还没有修复好？他们听到远处某个地方传来霸王龙的吼叫声。”它是不是就在附近？”莉丝问道。”不会的，”葛兰回答道。”我们跟它不在同一个区域内。”他们悄悄走下长满杂草的堤防，向那座水泥建筑物走去。在黑夜里，那房子像个地堡，显得阴森可怕。”那是什么地方？”莉丝问道。”这里是安全的。”葛兰说道，心里暗自希望那里真的安全。入口处很宽，可容一辆卡车通过，门口安着一根笨重的木栏。他们可以看到，里面的建筑物是个露天大棚，放着一些设备，设备之间堆满了鲜草垛和一包包的干草。大门上挂着一把沉甸甸的挂锁。葛兰仔细地检查着挂锁，但莉丝已侧着身子从木栏之间站了过去。”行了，来吧，二位。”丁姆跟着站了过去。”我想你能过来吧，葛兰博士。”丁姆说得没错。虽然空隙很小，葛兰还是能够在两根木栏之间侧过身子进入棚子。一进去，他就感觉有一阵轻度的疲倦向他袭来。”不知道有没有吃的东西。”莉丝说道。”只有干草。”葛兰打开一包干草将草铺在地上。中间的干草很暖和。他们躺下来，感觉到干草温热。莉丝蜷缩在他身边，闭上了眼睛丁姆用手臂环抱着他的妹妹。他听到远处隐约传来蜥脚类动物的吼叫声。但是两个孩子谁也没出声。他们几乎立即响起了鼾声。葛兰抬起手臂想看看表，但太暗了，看不清楚。他感觉到从孩子身上传来的体温。葛兰闭上双眼，进入了梦乡。控制马尔杜和金拿罗走进控制室，只听见阿诺正拍着手说：“终于找到你了，你这个讨厌鬼。”“你说什么？”金拿罗问。

阿诺用手指指着电脑显示幕（请参照图表十四）。

“就是它。”阿诺高兴地说。

“那是什么？”金拿罗眼睛瞪着显示幕，不解地问道。

“我终于找到恢复原始代码的命令了。那个称为『fini。bj』的命令能连接参数项，也就是栅栏和电力，复位。”“太好了。”马尔杜说道。

“但是这个命令还干了些其他的事，”阿诺继续说道。“它把可以追踪查询它的代码行给删除了。只要一到那里，它就把所有的痕迹彻底破坏掉。狡猾透了。”金拿罗摇摇头。“我对电脑懂得不多。”但是他至少知道，如果一个高技术公司退回到原始代码，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出了很大很大的问题。

“来，看看这个。”阿诺一边说，一边打出了命令：FINI。OBJ 萤幕闪了一下，上面的程式马上就变了（请参照图表十五）。

马尔杜指着窗外。“看！”室外巨大的石英灯在公园各处亮了起来。他们走到窗口，向外望去。

“太棒了。”阿诺说道。

金拿罗问道：“这是不是说栅栏的电又通了？”“不用说，一定是这样。”阿诺说道。“全部供电需要几秒钟时间，因为公园里的栅栏一共有五十英里长，而且发电机一路上得给电容器充电。但是，只消半分钟，一切又可以恢复正常运作了。”阿诺指着垂直悬挂着且覆盖了透明玻璃的公园图说道。

游园图上，鲜红的线条弯弯曲曲地从通电位置浮现出来，通向公园的每个地方，这表明电流通向了各处的栅栏。

“动作感应器呢？”金拿罗问。

“感应器也一样，是的，电脑计数需要几分钟时间，但是一切都在运作了。”阿诺说道。“九点半以前，那见鬼的东西都已恢复正常，重新开始工作了。”椰兰睁开眼睛。在大门的木栅栏之间，射过缕缕鲜亮的蓝光。是石英灯光：电来了！他睡眼惺忪地看了手腕上的手表：正是九点三十分。他只睡着了几分钟。他想他还可以再多睡几分钟，然后回到空地上，站在动作感应器前挥手，把信号传出去。控制室的人就会看到他们；他们会派一辆车来把他和两个孩子接出去，他要告诉阿诺，要他召回补给船。然后，他们就可以回到度假旅馆，在他们自己的床上舒舒服服地睡一夜了。

他要立即按计划行动。再过几分钟就起身。他打了个呵欠，又闭上了眼睛。

“不错。”阿诺还在控制室里，两眼盯着闪亮的公园图，他说道：“整个公园只有三个断流处，比我原先预料的要好多了。”“断流处？”金拿罗问。

“栅栏哪个区的电流短路了就会自动切断电源，”他解释道。“你可以看到，在第十二区，在大路附近，有一个大断流处。”“那就是霸王龙把栅栏踩倒的地方。”马尔杜说道。

“一点也没错。另一处是在这里，第十一区。离蜥脚类动物 食楼不远。”

“那个地方为什么会断电？”金拿罗问。

“谁知道，”阿诺说道。“也许是因为暴风雨，或是有树被风刮倒的原故。我们可以在监控器上检查一下。第三处在那边，丛林河边上，不知道那里又是怎么回事？”金拿罗看着看着，公园图上面变得更加复杂，布满了绿色的点和数字。“这些都是什么意思？”“表示动物。动作感应器也连作起来了。电脑开始解析公园内所有动物的所在位置。当然也包括进入里面的每一个

人。”金拿罗紧盯着公园图说：“你是说葛兰和孩子们……”“是的，我们把查询号复位在四百以上，这样，只要他们在那里走动，”阿诺说道，“动作感应器就会把他们当作额外的动物显示出来。”他两眼盯着公园图又说道：“但我还没有看到任何多余的动物信号。”“为什么要这么长时间？”金拿罗问道。

“你必须知道，金拿罗先生，”阿诺说道，“那边总是有许多额外的动作信号，比如，在风中摇曳的树枝，在空中飞动的马儿，诸如此类。电脑必须先把所有的背景动作排除掉。

这也许要花——啊，行了。计数结束。”金拿罗问道：“你没看到孩子？”阿诺在椅子上扭动了一下身子，又往图上看去。“没有，”他说道。“此刻，图上根本没出现多余的信号，那里出现的一切仍然被以为是恐龙。他们也许是待在树上，或是在其他某个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我们用不着担心。有些动物，比如那条大霸王龙，到现在还未露面。这或许是因为它正在什么地方睡大觉而没有走动。葛兰他们可能也在睡觉，只是我们不知道。”马尔杜摇摇头，“我们最好把握时间，”他说道。“我们必须把栅栏修好，让动物回到各自的围场里。在那部电脑我们可以看到，有五只恐龙得赶回他们自己的围场。我现在就带后勤人员去那边。”阿诺转身面对金拿罗说道：“你也许想知道马康姆博士现在的状况如何。告诉哈丁博士，马尔杜一个小时之后要他帮忙去把恐龙赶回围场。我会通知哈蒙德先生，我们将马上着手最后的整顿工作。”金拿罗穿过铁门，走进展假旅馆的前门。他看到爱莉。塞特勒从走廊的那边走来，手里拿着毛巾和一盆热气腾腾的水。“另一边有个厨房。”她说：“我们在那里烧水，消毒绷带。”“他怎么样了？”金拿罗问道。

“好得很。”她回答。

金拿罗跟着爱莉往马康姆的房间走去，听到里而传出一阵笑声，他觉得惊讶。这位数学家仰面躺在床上，哈丁正在调整静脉注射管。

“于是另一个人说：『我老实告诉你，比尔，我当时不喜欢这个，然后我就回去取卫生纸啦！』”哈丁炳哈大笑。“还真不错，是吗？”马康姆微笑着说道。“啊，金拿罗先生，你来看我了。你现在明白在这种情况下把一条人腿拿回来会怎么样了吧。”金拿罗略带迟疑地进了房间。哈丁说道：“他用了大量的吗啡。”“我可以告诉你，这还不够多，”马康姆说道。“老天，他舍不得用药。他们找到其他的人了吗？”“没有，还没有。”金拿罗回答道。“不过我很高兴看到你恢复得这么快。”“不然还能怎样呢？”马康姆说：“腿上是穿破骨折，肉可能腐烂了，开始发出相当，嗯，相当刺鼻难闻的气味。但是我总是说，如果你不能保持那么一点幽默感……”金拿罗微笑着问道：“你还记得当时的情况吗？”“当然记得。”马康姆说道。“你以为被霸王龙属雷克斯龙咬了之后，你会忘掉吗？绝对不会。我告诉你，你这一辈子都休想忘了它。至于我，也许不会记得很久。但是，还是——是的，还是记得很清楚。”马康姆叙述了它是怎样在雨中跑出越野车，霸王龙又是怎么对他紧追不舍。“那是我他妈的自己的错，它离我太近，但我被吓坏了。反正，它用嘴巴把我叨了起来。”“怎么叨的？”金拿罗问。

“咬住我的身体。”马康姆说着，掀起衬衫来。只见一排青紫色的牙痕呈一个很大的半圆形在他的肩膀一直延伸到他的肚脐处。“用牙齿咬住我。把我提起来，恶狠狠地摇动着我的身体，然后把我往地上一摔。我还算好——当然被吓昏了，不过，我还没事——直到他把我摔在地上之前我都没事。这

一摔把我的腿给弄断了。他咬的伤还不及那一摔的一半狠。”他吸了一口气。“你想想看。”炳丁说道：“大多数体型庞大的食肉动物，上下颚并不是非常有力。他们真正有力的是颈部肌肉，上下颚只是咬住不放，但他们却会用脖子来扭动撕扯。但是，碰到像马康姆博士这样块头不大的动物，霸王龙只需摇晃他，然后把他扔到地上。”“恐怕就是这么回事，”马康姆说道：“要不是那庞然大物根本心不在焉，我怀疑我还能不能生还。说实话，他给我的感觉是相当笨拙、就像是一件比汽车或小型公寓小一些的东西。”“你是说它攻击你的时候并不是全神贯注？”“我这样说不好受，”马康姆回答说。“但我确实感到它的注意力不全在我身上。当然喽，我的注意力可全在它身上。不过，它重达八吨，我可没这么重。”金拿罗转身对哈丁说道：“他们现在就要去修补栅栏了。阿诺说马尔杜在驱赶动物回自己围场的时候需要你帮忙。”“好吧。”哈丁答应道。

“只要你和塞特勒博士留下来，并且有足够的吗啡就行了，”马康姆说道，“只要我们这里不发生马康姆效应。”“什么是马康姆效应？”金拿罗问道。

“谦虚的英德，”马康姆说，“使我不能向你详细解释以我的名字命名的现象。”他又叹息一声，闭上眼睛。很快地，他便睡着了。

爱莉跟金拿罗一起走到外面的走廊。“别听他瞎扯，”她说，“他心情过度紧张。直升机什么时候到？”“直升机？”“他的腿需要手术。你去联络叫他们派架直升机来，将他载离这个岛。”

鲍园

那台手提式发电机卡答一声，便轰鸣运转起来。石英泛光灯在伸缩吊的一头闪着亮光。马尔杜听到北边不远处的丛林河中传来河水轻轻的流淌声，他转身折回到维修车，看到一名工人拿着一把大动力锯从车里出来。

“不，不，”他说道。“只要绳子，卡洛斯。我们不需要把栅栏锯掉。”他又转回头看看栅栏。一开始他们费了好大的劲才找到短路的部分，因为他们看不清楚：一颗矮小的原始果树斜倚在栅栏上。这是种植在园内该区的几棵原始果树中的一棵。这种树枝叶茂盛，目的就是为了将栅栏遮蔽起来。

这棵树上原先是被特地用钢丝和松紧螺丝扣加以固定的。但钢丝在暴风雨中挣断了，金属松紧螺丝扣正巧砸在栅栏上，使得栅栏的电流短路。当然，这些都是不应该发生的。在靠近栅栏的地方，公园工作人员应该使用外包塑胶的电线和瓷质松紧螺丝扣才对。但是这种事还是发生了。

不管怎么说，这件工作干起来并不麻烦。他们只需把树从栅栏拖开，拿走金属螺丝扣，再留下标记，早上园丁就可以来收拾干净了。这么做至多只需二十分钟，这样也好，因为马尔杜知道，双脊龙总爱待在靠近丛林河的地方。即使工人跟河之间有栅栏隔开，双脊龙也能够把使人失明的毒液从栅栏那边喷吐过来。

一个名叫拉蒙的工人走过来：“马尔杜先生，”他说，“你刚才看到亮光了吗？”“什么亮光？”拉蒙指向丛林的东边说：“我从车里出来的时候看到的。就在那里，是很微弱的光。你看到了吗？看起来像是车灯，但它没在动。”马尔杜眯起眼睛仔细看着。也许只是一盏维修灯。不管怎么说，现在又有电了。“我们等一会儿再管这件事。”他说道，“现在，我们还是先把树从栅栏上移开吧。”阿诺情绪极佳。公园的秩序差不多已恢复了。马尔杜在修整栅栏，哈蒙德跟哈丁一块去监督把动物赶回他们应去的地方。尽避很疲倦，阿

诺仍然感觉良好，他甚至有心让金拿罗律师高兴一下。“马康姆效应？”阿诺问他。“你在为这个烦恼？”“我只是好奇而已。”金拿罗说道。

“你是说你希望我告诉你为什么伊恩·马康姆会弄错？”“正是这样。”阿诺点上一根烟说道：“这是个技术性的问题。”“不妨让我听一听。”“好吧，”阿诺说道。“混沌理论描述非线性系统。现在它已成了一种用途极广的理论，用于研究包括从股票市场到心跳节奏的任何事情，是一种十分流行的理论。把它应用于具有不可预测性的任何复杂系统，这是十分流行的做法。明白吗？”“明白。”金拿罗回答道。

“伊恩·马康姆是专攻混沌理论的数学家，相当有趣且风度翩翩，但是他所做的事情，除了喜欢穿黑衣服外，基本上就是使用电脑模拟复杂的系统。约翰·哈蒙德热衷于最新的科学奇想，所以他请马康姆在侏罗纪公园模拟了这套系统。马康姆照办了。马康姆的模型都是在电脑显示幕上出现的相空间形状。你看过吗？”“没看过。”金拿罗答道。

“嗯，它们看起来像一只古怪扭曲的船用螺旋桨。据马康姆说，任何系统的行为都是按照这个螺旋桨状物的表面进行的。你听得懂吗？”“不怎么懂。”金拿罗说道。

阿诺把手平放在空中。“这么说吧。把一滴水放在我的手指上。这滴水就会从我的手背上滑下去。也许它从手腕处流淌下去，也许会滑到大拇指那里，也许会从手指中间滚落。我不清楚它到底会滑向哪个地方，但我知道它必定会滑向我的手表面的某个地方。别无选择。”“这个我懂。”金拿罗说道。

“混沌理论对整个系统的处理方法就像一滴从复杂的螺旋桨表面滚落的水珠一样，那一滴水也许会持续滚下，也许会朝外向边上滑去，也许会有许多不同的可能性，这要看具体的情况而定。但是，它总是在螺旋桨状物的表面移动。”“是这样。”“马康姆的模型往往有一个突出物或是一个陡坡斜面，水滴的滑动就从那里大大加速。

他谦虚地把这种加速滑动现象称为『马康姆效应』。整个系统可能会突然间瘫痪。他就是这么说侏罗纪公园的，说它存有潜在的不稳定性。”“潜在的不稳定性，”金拿罗问道，“你们看到他的报告后有什么反应？”“我们当然表示不同意，并对他的报告不予理睬。”阿诺说道。

“那样做明智吗？”“那是不言自明的。”阿诺说，“我们毕竟是在跟生物系统打交道。是生命，而不是电脑模型。”透过刺眼的石英灯光可以看到棱齿龙绿色的头颅从吊链中伸出来，舌头吐在外面晃汤，眼神呆滞。

“小心！小心！”起重机开始起吊时，哈蒙德大声喊叫着。

炳丁嘴里咕哝了一声，在恐龙头颈上又轻轻地套上皮颈圈。他不希望妨碍它颈动脉的血液循环。起重机嘶嘶响着，把恐龙高举到空中，随即又把它卸放到等候的卡车上。这只棱齿龙是只小恐龙，身长七英尺，体重约五百磅。它全身呈深绿色，夹杂着棕色的斑点。此刻它呼吸缓慢，不过看来没问题。哈丁罢才用麻醉枪射中了它。显然，哈丁选用的麻醉剂量刚好适中。给体型庞大的动物用麻醉药总是令人紧张的，用得太多，他们会跑掉，跑到树林里你找不到他们的地方才倒下；用得太多，他们的的心脏会永远停止跳动。这头棱齿龙只是猛跳了一下就跌倒在地、麻醉得恰到好处。

“注意！当心！”哈蒙德对着工人大喊大叫。

“哈蒙德先生，拜托。”哈丁说。

“唔，他们是应该小心——”“他们是很小心。”哈丁说道。他爬上卡车

装货平台的后面，棱齿龙正在往下吊。他替它套上了控制面具。哈丁替他戴上追踪心跳情况的心电图颈圈，然后拿起一个大型的电子体温计，塞入它的直肠。

温度显示出来了：九十六。二度。

“它情况怎么样？”哈蒙德烦躁地问道。

“它很好，”哈丁回答道。“体温只下降了一度半。”“那太多了，”哈蒙德说道。“麻醉太深了。”“你总不希望它现在就醒来，从卡车上跳下去吧。”哈丁回敬了一句。

来公园之前，哈丁是圣地牙哥动物园的兽医主任，也是世界鸟类保护方面的重要专家。

他曾走遍全球，与欧洲、印度、日本等国的动物专家就外国鸟类的保护问题进行探讨。当这个古怪的小蚌子男人出现在他面前，提供他一个私人娱乐性公园的职位时，他对此丝毫不感兴趣。但是当他了解到哈蒙德所做的事情……就难以放弃了。哈丁天生具有一种学术禀性，想到有可能写出第一部兽医内科教材：恐龙的疾病，这种吸引力便令人无法抗拒。二十世纪后期，兽医学在技术方面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一流的动物园开办了与医院几乎没有差别的兽医诊所，然而新的教科书却只是修改旧有的版本而已。身为世界一流的兽医师，哈丁已没有什么领域等待他去征服，但是成为第一位照管一种全新动物物种的人，那还真有点非比寻常！

炳丁从未后悔过他作出的选择。他已获得大量关于这些动物的专门知识。现在，他不希望哈蒙德指挥他。

棱齿龙鼻孔里哼了一声，身体抽搐了一下。它的呼吸依然缓慢，视觉反应能力还未恢复。不过，是开车的时候了。“快上车吧，”哈丁喊道。“我们把这位小姐送回它自己的围场去。”“生物系统，”阿诺说道，“与机械系统不同。生物系统永远不会处于平衡状态。它们的内在原本就是不稳定的。它们表面也许显得稳定，但其实并非如此。一切都在不断地运动着、变化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切都处于崩溃瘫痪的边缘。”金拿罗皱起了眉头。“但许多事情是恒定不变的，体温是不变的，其他的各种——”“体温无时无刻不在变化，”阿诺说道，“无时无刻。它以每天二十四小时为一周期不断变化着，早晨最低，下午最高。它随着情绪、身体状况、运动、外部气温及所摄入食物的不同而变化。它不断地起伏升降。即使一声轻笑也能在体温曲线图上显现出来。无论在什么时候，总有些作用能使体温上升，另有一些作用使体温下降。体温原本就是不稳定的，而生物系统的其他各个方面也都跟体温一样。”“你是说……”“马康姆只不过是又一位理论家而已，”阿诺说道。“他总在办公室里，创造了一个理想的数学模式，而且从未意识到，他所以为的欠缺之处事实上定必然存在的。比方说，我在研究飞弹的时候，我们曾碰到一种称为『共振侧滑』的玩意儿。『共振侧滑』的意思是，飞弹离开发射台时即使有一点点偏差，最后就毫无希望。它必然会失控，必然无法收回，那就是机械系统的特点。一点微不足道的不稳定会变得越来越严重，直至整个系统全部毁掉。但是，同样这些微不足道的不稳定性对生物系统来说却是必定存在的、至极重要的。这意味着系统反应适度、健康正常，可是马康姆却从来不明白这点。”“你确定他不明白吗？他看起来对生物与非生物之间的区别相当清楚——”“注意，”阿诺说道，“证据就在这里。”他指着电脑显示幕。“不到一小时，公园就会全部恢复正常。惟一还需要我去弄清楚的只剩电话

了。不知怎么回事，电话仍然没有通。不过其他的都运转起来了。这种情况按照理论是不会发生的，但这是事实。”针头深深地扎进了恐龙的脖子。这只处于麻醉状态的雌性剑龙侧身躺在地上。哈丁将药水注射进它的体内。恐龙立即开始惊醒，鼻孔里发出哼哼声，有力的后腿使劲地蹬着。

“所有人快走，”哈丁一边迅速后退一边说道。“赶快离开。”恐龙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像喝醉酒似地站在那里。它摇晃着像蜥蜴般的脑袋，望着退到后面石英灯下的人们，眨着眼睛。

“它有点萎靡不振。”哈蒙德担心地说道。

“暂时的，”哈丁说道。“一会儿就好了。”恐龙咳嗽一声，慢慢穿过空地，一直走到灯光照射不到的地方。

“它怎么不跳？”“它会有的。”哈丁说道。“要过差不多一小时后它才会完全恢复。它没问题。”他转身向汽车走去。“行了，我们去收拾另一只恐龙吧。”马尔杜看着最后一根桩子被钉入地面。绳索被扯紧，那株原始果树从栅栏上移开了。马尔杜看到在银色栅栏的短路部分出现了焦黑的斑纹、栅栏下面的几个陶瓷绝缘体破碎了。得把它们换掉。但是要这么做，阿诺必须先把所有栅栏的电流先切断才行。

“控制室，我是马尔杜。我们准备开始修理。”“好的，”阿诺回答道。“现在把你那一段关掉。”马尔杜瞥了一眼手表。远处什么地方传来动物的轻轻叫声，这叫声听起来像是猫头鹰，但他知道那是双脊龙。他走到拉蒙身边说：“我们把握时间把这事办完，我还想去弄其他的栅栏。”一个小时过去了。唐纳。金拿罗目不转睛地盯着控制室里那幅发光的公园图，光点和数字不停地在图上闪烁变化。“现在是怎么回事？”阿诺在控制台上不停地忙着。“我在想办法让电话恢复正常。这样我们就可以打电话了解马康姆的情况了。”“不是这个，我是指公园里那边。”阿诺抬头看了一眼控制板说道：“看来他们已经差不多将那些动物安顿妥当了，还有那两段栅栏也修好了。我跟你说过，公园已恢复控制了，没有发生马康姆效应那样的悲剧性结局。事实上，只有第三区的栅栏……”“阿诺。”这是马尔杜的声音。

“什么事？”“你看到那该死的栅栏了吗？”“等一下。”金拿罗看到，在其中一个监视幕上，风吹草偃，远处有一个低矮的水泥屋顶。“那是蜥脚类动物食楼，”阿诺解释道。“是我们用来存放设备、储存饲料等的一个杂物间。公园里到处都有这样的建筑物，每个围场都有一间。”监视幕上图像在移动。“我们现在调转镜头去看看栅栏……”金拿罗看到灯光下一堵金属网眼的墙体闪闪发亮，一边被踩倒踏平了。马尔杜的吉普车和工作人员就在那里。

“嘿，”阿诺说道，“看来霸王龙进了蜥脚类动物的围场。”马尔杜说：“今天晚上它可以饱餐一顿了。”“我们必须想办法让他离开那里。”阿诺说道。

“用什么办法呢？”马尔杜问道。“我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制服霸王龙。我会修整栅栏的，但我得等到明天天亮才会进去。”“哈蒙德会不高兴的。”“这个问题等我回来之后再讨论。”马尔杜说道。

“那只霸王龙会咬死多少蜥脚类动物？”哈蒙德边说边在控制室内来回踱步。

“也许只有一只，”哈丁说：“蜥脚类动物块头大，霸王龙弄死一只就够它吃上好几天。”“我们今天夜里必须出去逮住它。”哈蒙德说道。

马尔杜摇摇头说：“我不去。等明天天亮再说。”哈蒙德不断地踱起脚

来，他每次生气的时候都这样。“你是不是忘了你是为我工作的？”“没有，哈蒙德先生，我没忘。但那边有只成年霸王龙。你打算怎样逮住它？”“我们有麻醉枪。”“我们只有安装了二十 CC 的麻药弹的麻醉枪，”马尔杜说道。“对付四百到五百磅重的动物是可以，可是那只霸王龙重达八吨，它根本就感觉不到这点麻醉药。”“可是你订购了大量的麻醉枪……”“我曾提出要三枝大剂量枪，哈蒙德先生。可是你把数量减少了，结果我们只有一枝，而那枝现在也没有了。乃德瑞走的时候带走了它。”“真荒唐。谁让他这么做的？”“乃德瑞与我无关，哈蒙德先生。”马尔杜说道。

“你的意思是说，”哈蒙德问道，“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没有办法制止霸王龙吗？”“这正是我的意思。”马尔杜回答道。

“真是荒谬、可笑。”哈蒙德说道。

“这是你的公园，哈蒙德先生。你不希望让任何人伤害到你的宝贝恐龙。那好，现在你的一只霸王龙来到了蜥脚类动物的地盘，而你他妈的又对此无能为力。”他离开了控制室。

“你等一等。”哈蒙德急忙跟着追了出去。

金拿罗两眼瞪着显示幕，听到外面走廊上大喊大叫的争吵声。他对阿诺说道：“我想你们还没有控制住鲍园。”“别瞎说，”阿诺又点上一根烟说，“我们是这座公园的主人。几个小时后天就亮了。”

我们在把霸王龙弄出来之前可能会失去几只恐龙，但是，相信我，我们是公园的主人。”

黎明

一阵很响的吱嘎声把葛兰从睡梦中吵醒，接着他听见一阵机械发出的轰隆声。他睁开双眼，看见身边的传送带上有一大捆干草正在往上向屋顶移动，接着又是两大捆。随后，机械的虫隆声嘎然而止，就像它刚才突然开始一样。这幢钢筋水泥建筑物里又是一片寂静。

榔兰打了个呵欠，睡眼惺忪地伸了伸懒腰，痛苦地皱皱眉头，然后坐了起来。

淡黄色的光线从侧面的窗户照射进来。现在已是早晨：他睡了整整一夜！他看了看手表：已是清晨五点。还有将近六个小时，船才会被召回去。他呻吟着又往地上一躺。他觉得脑袋一阵阵抽痛，浑身像被打了一顿似地疼痛不已。他听见从拐角处传来的像生了锈的车辆发出的咯吱咯吱声，接着传来的是莉丝咯咯的笑声。

榔兰慢慢站起来，环视了一下这幢建筑。现在天色已经大亮了。他看出这是一幢食楼，里面堆放着干草、饲料和设备工具。墙上有一个灰色的金属盒和一块用模板印的牌子：蜥脚类动物食楼（四）。跟他先前所预料的一样，这里一定是蜥脚类动物围场。他打开那个金属盒，里面有一部电话机，可是当他拿起听筒时，只听见里面嘶嘶的静电干扰声。显然电话系统的故障还没有排除。

“把食物嚼碎，”莉丝在说话。“别那么贪吃，拉尔夫。”榔兰转过拐角，看见莉丝正站在栏杆旁，拿着一大把干草喂着栏杆外的一只动物。那动物看上去像只粉红色的大猪，葛兰刚才听到的咯吱声正是它发出的。其实这是一只小三角龙，跟一匹小马差不多大小。它的头上还没有长出犄角，只是在那双温和的大眼睛后长着一个弧形的骨质大颈盾。它把嘴从栏杆空隙中伸过来，莉丝再度把干草给他时，它的两只眼睛看着她。

“这就对了，”莉丝说道。“干草很多，别急。”她在小三角龙头上轻轻拍了两下。

“你爱吃干草，是不是，拉尔夫？”莉丝转过身看见了葛兰。

“这是拉尔夫，”莉丝说道。“它是我的朋友，喜欢吃干草。”榔兰走近了一步，皱起眉头，又停住了脚步。

“你好像很不舒服。”莉丝说道。

“我的确觉得很不舒服。”“丁姆也是。他鼻子都肿起来了。”“丁姆在哪里？”“他在撒尿，”她说道。“你愿意帮我拉尔夫吗？”小三角龙看着葛兰，干草从它的嘴巴两侧冒工出来，它每嚼一下，都有些草往下掉。

“它吃东西时不爱干净，”莉丝说道。“而且它也饿坏了。”小三角龙嚼光之后，舔舔嘴唇，张开嘴巴还要吃。葛兰看见了它那细长锐利的牙齿和鸚鵡喙似的上颚。

“行了，等一下。”莉丝又从水泥地上拿起一些干草。“说真的，拉尔夫，”她说道，“你妈妈一定从来没有过你吧！”“它怎会叫拉尔夫呢？”“因为它长得像我们学校里的拉尔夫。”榔兰走过来，轻轻抚摸着它脖子上的皮。

“没问题，你可以跟它亲热亲热，”莉丝说道。“它喜欢有人跟它亲热，对不对，拉尔夫？”它的皮肤干燥温和，上面有足球那样的花纹图案。葛兰摸它的时候，它轻轻地叫了一声。栏杆外面，它那粗大的尾巴快活地不断甩动着。

“它相当温顺。”拉尔夫边吃边用眼睛看着莉丝，然后又看看葛兰，毫无害怕的样子。

这使葛兰想起：恐龙对人类的反应一定与一般动物不同。“也许我可以骑在它的背上。”莉丝说道。

“别骑它。”“我敢肯定它会让我骑的，”莉丝说道。“骑在恐龙背上一定别有一番趣味。”榔兰的目光越过栏杆边的那只恐龙，向外面的蜥脚类动物围场的露天场地看去。天越来越亮了。葛兰心想应该走出去，到外面的空地上，使空地上方的感应器启动起来。毕竟控制室的人要花一小时左右才能赶到他这里来。想到电话至今还打不出去，他颇觉得不悦……他听到一阵深深的鼻息声，仿佛是一匹高大的马发出的声音。突然，三角龙变得烦躁不安起来，极力想把头从栏杆中抽回去，但它的大颈盾被卡在栏杆中间，于是它惶恐地叫起来。

那鼻息声又响了，这次离得更近。

拉尔夫前腿腾空，发了疯似地拼命想从栏杆上摆脱。它的头前伸后退，在栏杆上来回蹭着。

“别急，拉尔夫。”莉丝说道。

“把它推出去！”葛兰说道。他伸手扶住小三角龙的头，用身体抵着它，同时将它斜拉、朝后推。

大颈盾终于从栏杆中滑脱，小三角龙顿时失去平衡，侧身栽倒在栏杆外面。接着只见它身上的阳光被什么东西的影子挡住了。一只比树干还粗的巨脚出现在眼前，那脚上长着五个弯弯的脚趾，就像大象的脚趾一样。

拉尔夫抬起头叫着。另一个头从上面低下来出现在它面前：那头有六英尺长，还长着三只长长的白色犄角，两只长在一对棕色大眼睛的上方，另一只小些的角长在鼻尖上。这是一只成年三角龙。这只庞然大物盯着莉丝和葛兰，慢慢地眨着双眼，随后又把目光转移到拉尔夫身上。它伸出舌头，舔

着小三角龙。小家伙在它的大腿上快活地蹭起来，还不时发出咯吱咯吱的欢叫声。

“这是它的妈妈吗？”莉丝问道。

“好像是。”葛兰答道。

“我们也要给他妈妈喂食吗？”大三角龙已经开始用嘴巴和鼻子轻轻地推着拉尔夫，把它从栏杆边推开。

“看来是用不着它了。”小三角龙从栏杆边转身走开。它们母子俩一起朝空地走去，母亲不时地推推孩子，替他指路。

“再见，拉尔夫。”莉丝招招手说道。丁姆从建筑物的隐蔽处走了出来。

“你们听我说，”葛兰说道。“我准备上山去启动感应器，让他们知道我在这里，这样他们就可以来接我们。你们得待在这里等我。”“不行！”莉丝表示不同意。

“为什么？留在这里。这里安全。”“你不要离开我们，”她说道。“对吧，丁姆？”“对。”丁姆答道。

“那好吧。”葛兰说道。

他们从栏杆中间爬出去，到了外面。

天就要亮了。

空气温暖而湿润。天空呈现一片淡淡的紫红色。白色的雾气在地面缭绕。他们看见那只三角龙妈妈和它的拉尔夫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边吃着湖边树上的叶子，边朝一大群鸭嘴龙那边走去。

有些鸭嘴龙站在齐膝深的水里。它们低下扁平的头，在平静的湖中喝着水，他们在水中的倒影清楚可见。一会儿后，他们又抬起头，朝四周环视着。湖边一只小鸭嘴龙试探着伸出脚，吱吱地叫唤，随即又急忙把腿缩了回去。旁边的大鸭嘴龙以鼓励的神情看着它。

再往南，一些鸭嘴龙正在吃那里低矮的草木，有时它们用后腿站立起来，把前腿搭在树干上，以便到较高处枝干上的叶子。从树顶上方望去，远处有一只巨大的雷龙站在那里，身体比树尖还高，小小的脑袋在长长的脖子上转动着。这真是幅和谐安宁的景象。葛兰简直想像不出在这里会有任何危险。

“哎哟！”莉丝惊叫了一声，并赶紧低头躲避着。两只硕大的红蜻蜓嗡嗡地从他们身边飞过，每只的翼足足有三英尺长。“那是什么东西？”“蜻蜓，”他说道。“侏罗纪是个大昆虫的时代。”“他们会咬人吗？”莉丝问道。

“我想不会吧。”葛兰答道。

丁姆伸出手去，一只红蜻蜓落在他手上。他可以感觉到这只巨型昆虫沉甸甸的重量。

“它会咬你的。”莉丝告诫丁姆。

但那只蜻蜓只是慢慢挥动了几下它那有粉红色纹理的透明羽翼。后来，丁姆的手臂动了一下，它就飞走了。

“我们从哪条路走？”莉丝问道。

“从那里。”他们开始穿过空地，来到安放在沈重的金属三脚架上的一个小黑盒子前面。这是一个动作感应器。

榔兰停住脚步，在盒子前来回挥手，但毫无反应。既然电话还没有恢复，那感应器可能也无法正常运转。“我们再找一部感应器试试。”他指着空地另一头说道。这时他们听见远处传来大动物的吼叫声。

“见鬼！”阿诺说道。“我就是找不到。”他喝了口咖啡，目不转睛地盯着显示幕。他把所有的视频监视器都关上了。他正在控制室内查寻电脑代码。他觉得快精疲力竭，因为他已经连续工作了十二个小时。他转身面对着刚从实验室出来的吴。

“找到什么没有？”“电话还是不行。我无法使电话重新正常运转。我想乃德瑞一定在电话上动了手脚。”吴拿起听筒，听见里面传来嘶嘶的声音。“似乎是调变解调器的声音。”“这么说，电话线路是受到干扰喽？”“是的，大概是这种情况。乃德瑞还真行，他在程式代码中插了一个锁定装置，可是我现在找不到，因为我下达恢复命令时抹去了程式清单中的一部分程式。但是，很明显地，关闭电话的指令仍然还在电脑的记忆体中。”吴耸耸肩说；“那又怎样？只要重新启动就可以了。关掉系统，然后你就可以清除记忆体了。”“我以前从来没这么做过，”阿诺说道。“我不愿这么做。也许启动之后所有的系统都会恢复——但也许不会。我不是电脑专家，你也不是，起码不是真正的电脑专家。电话线路不通，我们就无法跟任何人联系。”“如果命令是随机存取记忆体驻留，那就不会在代码中出现。你可以进行随机存取记忆体清除，同时进行查寻，但是你又不知道你要查寻什么，所以我想你只能重新启动了。”金拿罗大呼小叫地跑了进来。“我们的电话还是不行。”“正在设法解决这个问题。”“你们从午夜起就开始干了。马康姆的状况更糟糕了，他需要治疗。”“也就是说我得把它暂时关掉，”阿诺说道。“我无法确定一切是否能恢复正常。”“听着，”金拿罗说道，“在那边的旅馆里有个病人，他需要医生，否则就必死无疑。

只有透过电话才能把医生叫来。也许已经有四个人死了。你现在应该马上把电脑关掉，把电话接通。”阿诺犹豫不决。

“怎么回事？”金拿罗问道。

“这个，不过……安全系统不允许将电脑关闭，而且……”“那就把那该死的安全系统关掉！你明白吗？如果得不到帮助，他会送命的！”“好吧。”阿诺说道。

他站起来，走向主控板，打开上面的几个小门，把安全开关上的金属盖打开，把安全开关一个个关掉。“是你要这么做的，”阿诺说道。“你现在如愿以偿啦！”他把总开关猛然一扳。

控制室内一片漆黑。所有的监视器萤幕都不亮了。他们二人站在黑暗中。

“我们得等多久的时间？”金拿罗问道。

“三十秒。”阿诺说道。

“呸！”他们穿过空地时，莉丝吐了一口。

“怎么啦？”葛兰问道。

“什么鬼味嘛？”莉丝说道。“像腐烂的垃圾一样，臭气薰天。”葛兰迟疑了一下。他凝望着空地对面的树林，看看有什么动静，但他什么也没发现。连一点风也没有，树叶纹丝不动。清晨的一切显得如此恬静。“我想那是你的想像。”他说了一句。

“不是——”突然他听见了动物的叫声，是他们身后的一群鸭嘴龙发出来的。起先只有一只叫，接着是第二只、第三只，最后那一大群鸭嘴龙全都高声叫喊起来。他们显得焦躁不安，不断扭动着身躯，慌慌张张地从湖里出来，围成一圈，把他们的孩子围在中间保护起来……它们也嗅到了那股臭

味，葛兰思忖。

随着一声吼叫，霸王龙猛然从五十码以外湖畔的树林中冲出来，飞也似地大步穿过那片开阔地。它对葛兰他们视而不见，径直向那群鸭嘴龙奔去。

“我跟你们说嘛！”莉丝尖叫着说道。“可是没有人相信我的话。”远处，鸭嘴龙鸣叫着开始四散逃命。葛兰感觉到脚下的大地在震颤。“快跑，孩子们！”他一把抓住莉丝，把她拎了起来，和丁姆一道飞快地穿过草地。他看见霸王龙来到湖边，在鸭嘴龙中横冲直撞。

鸭嘴龙甩动着大尾巴以抵御霸王龙的冲击，嘴里还不停地大声鸣叫。他听见树叶的哗哗声和树林发出的哗哗声。等他再度回头看时，他看见那些鸭嘴龙还在拼命地东奔西窜。

在一团漆黑的控制室里，阿诺看了看手表。三十秒。记忆体现在应该已经清除了。他把电源总开关向上一推。

毫无动静。

阿诺的呼吸急促起来。他扳下开关，接着又向上推了一下，可是依然毫无动静。他感到额头上渗出了汗珠。

“怎么回事？”金拿罗问道。

“见鬼！”阿诺说道。接着他才想起来，要想重新接通电源，必须先把安全开关打开。

他啪、啪、啪地把三个安全开关全部打开，重新用弹簧锁盖把它们罩起来，然后他屏住呼吸，再度打开电源开关。

房间里的灯亮了。

电脑嘟嘟地运转起来。

显示幕发出了轻微的响声。

“谢天谢地！”阿诺说道。他急忙走到主监视器前，显示幕上出现了一排排符号（请参照图表十六）金拿罗伸手抓起听筒，可是里面什么声音都没有，连嘶嘶的静电干扰声都没有了——只有一片寂静。

“这是怎么回事？”“等一下，”阿诺说道。“重新启动后所有的模组都得由人工启动。”说着他赶紧回过身去忙了起来。

“为什么要由人工启动呢？”金拿罗问道。

“看在老天的分上，你能不能让我定下心来工作？”吴说道：“这个系统永远也不应该关上。所以，一旦真的关上之后，它就以为某个地方出了毛病，所以它要求你以人工启动所有模组，否则，如果什么地方出现了短路，系统就会启动，短路，再启动，再短路，就这样无休止地恶性循环下去。”“好了，”阿诺说道。“可以了。”金拿罗拿起听筒，开始拨号，突然他停住了。

“天哪，看那是什么？”他边说边指着其中的一个图像显示幕。

但阿诺没在听他说话，他两眼正盯着公园图。上面，湖边有一簇密密麻麻的小黑点正在向同一个方向移动，速度快极了，就像一阵旋风似地。

“发生什么事了？”金拿罗问道。

“是鸭嘴龙，”阿诺用平板的声调说道。“他们被吓跑了。”鸭嘴龙大声吼叫着，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冲去。他们庞大的躯体紧紧地围成一团，小鸭嘴龙鸣叫着，竭力使自己不致被踩倒在地。这群狂奔的动物掀起漫天黄土。葛兰看不到霸王龙的身影。

鸭嘴龙正径直朝着他们这边狂奔而来。

榔兰仍然抱着莉丝，跟丁姆一起向一处岩地跑去，那里有一片茂盛且

高耸参天的针叶树。他们拼命跑着，感到脚底下的大地在颤抖。恐龙的声音越来越近，震耳欲聋，就像是机场上喷射机的响声一样。

这声音响彻云霄，简直要撕裂他们的耳膜。莉丝嘴里在叫喊着，可是他听不到她在喊些什么。他们刚爬上岩石，那群动物就到了他们面前。

榔兰看到从他们身边疾驶而过跑在前面的几只恐龙，每只都有五吨重，但他只看到他们巨大的腿，接着，尘烟弥漫，立即笼罩了恐龙，葛兰什么也看不到了。他只感觉到他们庞大的身躯、粗大的四肢和痛苦的惨叫声。一只鸭嘴龙撞在一块大矿石上，翻身滚到了对面的原野上。

浓密的尘烟使他们几乎看不清岩石对面的情景。他们紧紧贴在石头上，听着鸭嘴龙的尖叫怒吼声和霸王龙骇人的吼声。莉丝的手指紧紧掐着葛兰的肩膀。

又一只鸭嘴龙粗粗的尾巴在岩石上狠狠抽打了一下，上面立刻溅满了鲜血。葛兰等打斗声移到了左边，就推着两个孩子往最大的那棵树上爬去。他们顺着树枝，飞快地爬上去，他们的周围尘土飞扬，恐龙惊慌地四处乱窜。当他们爬到二十英尺的高处时，莉丝抓住榔兰，不肯再继续爬上去了。丁姆也感到十分疲惫，葛兰心想，他们已经爬得够高了。透过尘烟，他们可以看到下面恐龙宽阔的脊背，他们转着圈，吼叫着。葛兰把背部靠在粗糙的树干上，咳嗽起来。他闭上眼睛，在那里等待着。

阿诺随恐龙群的移动调整着镜头。尘烟慢慢消退了。他看到鸭嘴龙已经向四处逃散，霸王龙也停止了追赶，这只能说明它已经逮住了一只动物。现在霸王龙正在湖边。阿诺看着视频监控幕说道：“最好让马尔杜去那里看看事情糟糕到什么程度。”“我去找他。”金拿罗说着便离开了控制室。

鲍园

一声轻微的劈啪声，就像是壁炉里火焰的爆炸声。有个热呼呼、漉漉的东西轻轻地摩擦着葛兰的脚踝，使他觉得痒痒的。他睁开眼睛，看到一个巨大的淡棕色脑袋。这个脑袋逐渐变尖，下端是个形似鸭嘴的扁平嘴巴；双眼突出在扁平鸭嘴的上边，就像牛眼一样温柔和善，那鸭嘴张开正咬嚼着葛兰坐着的那根大树干上的树枝。他看到它嘴里长着扁平的大牙。

它咀嚼着树枝，温热的嘴唇又一次碰到他的脚踝。

一只鸭嘴龙。他看到它离他这么近，感到非常震惊。这并不是因为他害怕；所有的鸭嘴龙都是食草动物，而且这只鸭嘴龙的行为完全就和牛一样。虽然它的身躯庞大，不过它的行为举止却安详平静，葛兰并不害怕。他坐在原来的位置上小心翼翼、一动不动地看着它吃叶子。

榔兰感到震惊是因为他对这只动物有一种主人般的感觉：这也许是玛亚龙，生存于蒙大拿的白垩纪期。葛兰和约翰·霍纳曾经合作，首次对这种动物作过描述。玛亚龙这个称呼的意思是“理想的恐龙妈妈”；人们认为玛亚龙精心保护蛋直到幼玛亚龙孵出，并且一直照顾他们直到自食其力为止。

榔兰听到一阵急切的吱吱喳喳声，那个大脑袋立刻低了下去。葛兰稍稍移动一下，便看到了小鸭嘴龙在大鸭嘴龙脚边蹦来跳去。小鸭嘴龙全身呈深棕色，有黑色的斑点。大鸭嘴龙的头低低地垂在地面上，一动也不动地等着；小鸭嘴龙用后腿站立着，前腿靠在妈妈的下巴上，吃着从妈妈嘴巴两边伸出来的树枝。

鸭嘴龙妈妈耐心地等着孩子吃完，把两条前腿放回到地上，然后它的大脑袋居然又往上伸向葛兰坐的地方。

鸭嘴龙继续吃着树枝，距离葛兰只有几英尺远。葛兰看着它扁平的嘴巴上面那两个细长的气孔。显然鸭嘴龙嗅不到葛兰的气味，虽然它的左眼正对着他，可是不知怎么地，这只鸭嘴龙对他没有任何反应。

他想起昨天晚上霸王龙也没有看见他。葛兰决定做个试验。

他咳嗽了一声。

立刻，鸭嘴龙吓呆了，便僵在那里，大脑袋突然停止转动，上下颚也不再咀嚼，只有眼睛在动着，寻找声音的来源。过了一会儿，它似乎没有发现什么危险，便又继续咀嚼起来。

太有趣了，葛兰想道。

莉丝一直坐在他怀里，这时睁开眼睛问道：“嗨，那是什么？”鸭嘴龙惊慌地狂吼了一声，这一声巨吼把莉丝吓了一跳，她差一点从树上跌落下去。

鸭嘴龙的头离开树枝，又大吼一声。

“别惹它。”丁姆在上面的树枝上说道。

大鸭嘴龙从树旁走开时，小鸭嘴龙吱吱地叫着，在妈妈的腿边转来转去。大鸭嘴龙歪着头，好奇地仔细看着葛兰和莉丝坐的树枝。那上翘的笑咪咪的嘴唇，使鸭嘴龙的表情显得十分滑稽可笑。

“它被吓呆了？”莉丝问道。

“不，”葛兰说道，“你只不过令它有些惊讶而已。”“那么，”莉丝又问道，“它会让我们下去呢，还是会怎样？”鸭嘴龙离开他们躲藏的那棵树已有几十英尺了，这时它又吼叫一声。葛兰感觉到它是想把他们吓跑。可是鸭嘴龙看来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它的行为显得困惑不安。他们静静地等着，过了一会，鸭嘴龙又走近树枝，嘴巴移动着希望找到点什么。很显然地，它又准备开始吃了。

“算了，”莉丝说，“我不想待在这里。”她开始沿着树枝往下爬。她的行动使鸭嘴龙又一次惊叫起来。

榔兰很惊讶。他想，只要我们不动它就看不到我们，过一会儿它就会忘记我们的存在。

这就跟霸王龙一样——这又是一个两栖动物视觉皮层的典型例证。对蛙类动物的研究表明，两栖动物只能看到移动的物体，比如昆虫之类的东西。如果某个东西不动，它们根本就看不到。鸭嘴龙看来也是如此。

不管怎样，玛亚龙现在看到这些怪物爬下树来感到十分不安。它最后大叫一声，便推着它的孩子慢慢地走开。它又停顿一下，回头望了他们一眼，然后继续向而走去。

他们来到了地面。莉丝抖抖身上的衣服，两个孩子浑身都盖了一层细细的尘土。四周的草地被踩平了。上面有一条条的血迹，还有一股酸臭味。

榔兰看着手表。“我们最好离开这里，孩子们。”他说道。

“我不走。”莉丝说道。

“我们不能不走。”“为什么？”“因为，”葛兰说道，“我们必须告诉他们那条船上的情况，既然他们在动作感应器上看不到我们，那我们就只能自己一路走回去。这是惟一的办法。”“我们为什么不用筏子呢？”“什么筏子？”丁姆指着低矮有栏杆的食楼，他们就是在那里过夜的，距离这里有二十码远，必须穿过空地。

“我在那里看到一艘皮筏。”他说道。

榔兰立刻明白了筏子的好处。现在是早上七点钟，他们至少有八英里的路程要走。如果能乘上筏子走水道，他们就会比在陆地行走要快得多。“我们就用皮筏吧。”葛兰说道。

阿诺按下按钮，打开视像搜索装置。他看着监视器开始扫描整个公园，每两秒变换一次图像。这样一直盯着萤幕看是很累人的，但这是找到乃德端的吉普车的最快办法，马尔杜对此态度十分坚决。他已经和金拿罗一起驱车去看过恐龙惊慌地四处乱窜的状况，然而现在既然已是白天，他希望能把车找到。他需要那些武器。

他的内部通话系统卡察一声响了起来。“阿诺先生，我可以跟你说话吗？”是哈蒙德的声音，他的声音听起来就像是上帝在说话，似乎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

“你要过来吗？哈蒙德先生？”“不，阿诺先生，”哈蒙德说道，“你到我这里来。我跟吴博士都在遗传实验室，我们等你来。”阿诺吸了口气，从萤幕前走开。

回应人：续上 回应时间：11/26/98 02:45 榔兰跌跌撞撞地在建物内黑沈沈的角落里找着。那里有五加仑的除莠剂容器、树木修剪设备、吉普车备用轮胎、防旋风栅栏绳圈、上百磅重的施肥袋、一堆堆棕色的瓷质绝缘器、空汽油罐、工作灯和电缆线等，他在这些杂物之间费劲地往里走着。

“我没看到皮筏。”“继续找。”一袋袋水泥、一段铜管、绿色的金属网……还有两把塑胶浆被挂在水泥墙上的弹簧夹中。

“好了，”他说道，“可是皮筏在哪里？”“一定就在这里的哪个地方。”丁姆说道。

“你刚才没见到皮筏吧？”“没有，我只是猜皮筏会在这里。”榔兰把这些杂物翻了一遍，也没有找到皮筏。不过他却发现了一套平面图。这些图被卷在一起，塞在墙上的一个金属柜里，由于潮而起了点点的霉斑。他把平面图铺在地板上展开，掸掉了上面的一只大蜘蛛。他盯在那里看了好一会儿。

“我饿了……”“等一下。”这是岛上主要地区的详细地形图。他们正在这个区域里。从图上看来，大湖逐渐变得狭窄，通向他们先前见过的那条河流，而河流弯弯曲曲地向北延伸……一直穿过鸟舍……然后继续向前流淌，来到离度假旅馆不到一英里的地方。

他把地形图又翻了一下。怎样才能走到大湖边呢？根据地形图来看，在他们所在这幢房子后面应该有个门。葛兰抬起头来，看到了凹嵌在水泥墙里的门。门很宽，足以通过一辆小轿车。他打开门，看见一条小石子路一直通往湖边。这条路挖在地面下，因此从上面看不到。这一定是一条辅助道路。它通向湖边的一个码头。码头上清楚地挂着印有皮筏储藏处的牌子。

“嘿！”丁姆说，“你看这个。”他将一个金属箱子递给葛兰。

榔兰打开箱子，发现里面有一枝压缩空气枪和一块包着麻醉镖的布条。一共有六把飞镖，每把都像他的手指那么粗。上而标示着摩洛哥 | 七 九。

“干得好，丁姆。”他将布条挂在肩上，把空气枪塞在腰间。

“这是麻醉用的吗？”“我想应该是。”“那皮筏呢？”莉丝问道。

“我想应该是在码头上。”葛兰说道。他们一起沿着石子路走去，葛兰把船桨扛在肩上。“但愿是个大皮筏，”莉丝说道，“因为我不会游泳。”“别担心。”葛兰说道。

“也许我们还可以抓几条鱼。”莉丝说道。

他们顺着那条路走着，两边的斜坡堤岸逐渐升高。他们听到一阵沉重而均匀的鼻息声，可是葛兰找不到它是从哪里传来的。

“你确定那里一定有皮筏吗？”莉丝问道。

“可能吧。”葛兰回答道。

他们继续往前走着，均匀的鼻息声也越来越响。可是他们又听到一种持续而嘈杂的嗡嗡声。等他们走到路的尽头，来到小小的水泥码头边时，葛兰不禁吓呆了。

霸王龙就在那里。

它笔直地坐在树荫下，前腿伸在身前，两眼睁着，身体一动也不动，只有头部随着每次的呼吸轻轻地上下摇动。嗡嗡声来自霸王龙身边的一大群苍蝇，它们在它的脸上、张着的嘴巴和血淋淋的牙齿上到处爬动。霸王龙身后侧躺着一只被它杀死的鸭嘴龙，它那血红的腰上腿上也叮满了苍蝇。

霸王龙离他们只有二十码远。葛兰猜想它一定已经看到了他们，可是那只庞大的动物却毫无反应，只是坐在那里。过了一会儿，他才意识到：这只霸王龙正在睡觉。它坐在那里，但是睡着了。

榔兰示意丁姆和莉丝留在原来的地方，自己慢慢向前走向码头，现在他完全暴露在霸王龙的视野中。霸王龙继续睡着，轻声地打鼾。

码头上有一间漆成绿色的小屋与树叶混成一片。葛兰轻轻拨开门门把门打开，往里面看去。他看到墙上挂着六、七件橘红色的救生衣，地板上放着几圈栅栏金属网、几捆绳子和两大块橡胶。橡胶块用扁橡皮带紧紧地捆在一起。是皮筏。

他回头看看莉丝。

她的嘴动了一下，表示在问：没有船？他点点头表示：有了。

霸王龙举起前肢，拍打在它的嘴巴和鼻子边上嗡嗡乱飞的苍蝇。但除此之外，它一动也不动。葛兰把一块橡胶从小木屋拖到码头上。这东西出奇地重。他把橡皮带松开，找到了打气筒。随着嘶嘶的充气声，橡胶体开始膨胀，然后一声嘶——砰！它完全充足了气。这声音在他们听来响得吓人。

霸王龙嘴里咕噜了一下，鼻子哼了一声。它开始活动起来。葛兰做出准备逃跑的动作，但是霸王龙那巨大笨重的身躯换了个姿势，然后又靠着树干，舒舒服服地坐在那里，打了个长长的响嗝。

莉丝带着厌恶的神情用手在面前来回扇动。

榔兰紧张得浑身汗水淋漓。他拖着橡皮筏来到水边，皮筏噗通一声掉进水里，溅起一片水花。

霸王龙还在酣睡。

榔兰把橡皮筏系在码头上，回到小木屋取出两件救生衣。他把救生衣放进皮筏内，然后向两个孩子招手叫他们到码头上来。

莉丝吓得面如土色，她摇手表示：不。

他打了个手势表示：过来。

霸王龙继续沉睡。

榔兰用手指狠狠地在空中一戳。莉丝蹑手蹑脚向他走去，他做了个手势要她上皮筏，接着，丁姆也跟着上了皮筏，他们俩都穿上了救生衣。葛兰上了橡皮筏后，便把它从岸边推开。皮筏悄然无声地标向湖中。葛兰拿起双桨，把它们装进桨架。他们离码头越来越远了。

莉丝往右一靠，如释重负地大声吸了一口气。但她马上又露出极为恐

惧的样子，赶紧用手捂住自己的嘴巴。她的身子抖动着，极力压低自己的声音：她在克制自己不咳出声来。

她总是在不该咳嗽的时候咳嗽！

“莉丝。”丁姆用低低的声音严厉地喊道，一面回头朝岸边看去。

她痛苦不堪地摇摇头，指指自己的喉咙。他明白她的意思：她的喉咙发痒，需要喝口水。葛兰在划桨，丁姆身子侧靠着皮筏，用手从湖里舀起一瓢水，然后把手弯成环状，递给她。

莉丝突然发出一声响亮的咳嗽声。在丁姆听来，这声音简直就像子弹出膛般在水面回汤。

霸王龙懒洋洋地打了个呵欠，就像狗一样用后脚搔着耳根。它又打了个呵欠。饱餐一顿后它有点昏昏欲睡，现在它正慢慢地清醒过来。

橡皮筏上，莉丝发出轻轻的含水漱口声。

“莉丝，你闭嘴！”丁姆说道。

“我没办法。”她低声说道，接着又咳了一声。葛兰手中的桨划得飞快，用力把皮筏划到湖面中央。

岸上的霸王龙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我没办法，丁姆！”莉丝痛苦地尖声说道。“我克制不住！”“嘘——！”榔兰以最快的速度划皮筏。

“反正现在没关系了，”她说道。“我们已离得够远了。它又不会游泳。”

“它当然会游泳，你这个白痴！”丁姆对着她叫道。

岸上的霸王龙来到湖边，纵身跳进水里。它猛然向他们游来。

“可是，我怎么知道它会游泳？”她说道。

“谁都知道霸王龙会游泳！书上都是这么写的！至少所有的两栖动物都会游泳！”“蛇就不会。”“蛇当然会。你这个白痴！”“安静下来，”葛兰说，“用手抓住皮筏！”葛兰目不转睛地看着霸王龙，观察它在水中的游泳姿势。霸王龙站在齐胸深的水里，但是它巨大的脑袋高高地露在水面上。接着，葛兰意识到它不是在游泳，而是在湖底走着，因为又过了一阵子，它只剩下头顶那一块——眼睛和鼻孔——还伸出在水面。这时它看起来就像一头鳄鱼，而且它游泳的姿势也很像，大尾巴来回摆动，身后的湖水被它搅得浪花翻滚。霸王龙偶尔拍打水面时，葛兰看到了它的后脑之下隆起的背脊肉球，以及沿着长长的尾巴突出的背脊。

完全就像鳄鱼，他想到，心里不禁产生一阵不祥的预感。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鳄鱼。

“对不起，葛兰博士！”莉丝哭泣着说，“我不是故意的！”榔兰回头瞥了一眼。这里的湖面最多只有一百码宽，他们快到湖中央了。如果他继续往前划，湖水又会逐渐变浅，霸王龙就又可以可以在湖中步行了，而它在浅水里走得更快。葛兰调转船头，开始往回划去。

“你在干什么？”这时霸王龙距他们只有几码远了。葛兰能够听到它靠近时发出的刺耳的喘息声。葛兰看着手里的桨，它们只是两块重量很轻的塑胶桨——根本不是武器。

霸王龙的脑袋往后一甩，张开大嘴，露出两排弯弯的牙齿，然后它肌肉猛然一抽，身体往皮筏猛扑过来。它在舷边扑了个空，巨大的脑袋一下子陷进水里，激起重重的波浪，皮筏被浪头推晃开去。

霸王龙沈入水中，水面咕噜噜地冒起一串气泡。湖面又恢复了平静。

莉丝紧紧抓住舷边的把手，边往身后望着。

“它淹死了吗？”“没有。”葛兰说。他看到气泡——接着是水面细微的水波——向皮筏靠近——“别放手！”他大叫一声。霸王龙用脑袋顶着橡皮筏的底部，斜着把它顶出水面。皮筏在空中摇摇晃晃地旋转起来，然后又扑通一声落到水中。

“想想办法！”亚莉西丝尖声叫道。“想想办法！”榔兰把空气枪从腰带上拔出来。这枪在他手里显得小得可怜，但是如果他能射中霸王龙的敏感部位，眼睛或是鼻子，就有可能——霸王龙在皮筏边上露出水面，张开嘴巴，吼叫着。葛兰瞄准了一下，然后便开火。麻醉镖在空中一闪，打在霸王龙的脸上。霸王龙甩了一下头，又吼叫一声。

突然间，他们听到湖的对岸传来另一声吼叫。

榔兰回头一看，发现那只小霸王龙正在岸边，蹲伏在死鸭嘴龙身上，想把猎物占为己有。小霸王龙啃咬着鸭嘴龙的尸体，然后高高昂起头，大吼一声。大霸王龙也看到了这一切，并立即作出反应——它回头奋力向岸边游去，去保护自己的猎物。

“它走了！”莉丝高兴得拍手大声尖叫起来。“它走啦！啦啦啦啦啦——笨蛋恐龙！”小霸王龙从岸上挑战似地吼叫着，大霸王龙勃然大怒，拨开湖水全力向岸边游去。它冲上码头，飞奔上山，水从它硕大的身上不断往下滴。小霸王龙头一低马上跑开了，嘴里塞满了咬来的鸭嘴龙肉。

大霸王龙向它追去，从死鸭嘴龙的身旁经过，随即便消失在山的那边。他们听到它最后几声吓人的怒吼，接着皮筏往北划去，绕过一个弯道划进河中。

榔兰已筋疲力竭了，他背往后一靠瘫了下来。他的胸口剧烈地起伏，几乎快喘不过气来。他躺在皮筏上，上气不接下气地喘息着。

“你没事吧，葛兰博士？”莉丝问道。

“从现在起，请你们按我说的去做，可以吗？”“喔——好吧。”她吸了口气，似乎他刚才提出的是世上最不合理的要求似地。她将手臂伸进水里，在水里浸了一会儿。“你不划了。”她说道。

“我累了。”葛兰回答道。

“那我们怎么还在动？”榔兰坐起来。她说的是真的。皮筏平稳地向北漂去。“一定有水流。”这股水流正带着他们往北方旅馆的方向飘去。他看了看手表，很惊讶地发现才七点十五分，离他上次看表只过了十五分钟。可是他却觉得似乎已经过了两个小时。

榔兰躺下去，背靠着橡皮筏的舷缘，闭上眼睛进入了梦乡。

第五章

“系统中的缺陷将导致日后严重的后果。”

伊恩·马康姆

搜索。

金拿罗坐在吉普车里，听到苍蝇在耳边嗡嗡飞舞，凝望着远处在热风中摇曳的棕榈树。

看到眼前一片狼藉的景象，他内心非常震惊，因为这里好像才刚经历

过一场战争似地：方圆一百码内的草地被踩平踏光；一棵巨大的棕榈树被连根拔起：地上以及他右边突起的岩石上，到处都溅满了血渍。

马尔杜坐在他身旁说道：“毫无疑问，霸王龙刚刚袭击了鸭嘴龙群。”他又喝了一口威士忌，然后盖上瓶盖。“妈的，怎么这么多苍蝇。”他说。

他们静静等着，观察着。

金拿罗的手指答答地在仪表板上弹击。“我们在等什么呢？”

马尔杜没有马上回答。“霸王龙就在那边的什么地方。”他一边说，一边眯起眼睛看着沐浴在晨光中的这片土地。“而且我们没有任何派得上用场的武器。”

“我们在吉普车里很安全的。”

“噢，金拿罗先生，它跑得比吉普车快。”马尔杜摇摇头说道。四轮驱动的车子最快的速度每小时只有三、四十英里，“我们一旦离开这条路来到泥地上，它将很快赶上我们，并把门撞翻。”马尔杜叹了口气。“不过现在我没发现那边有什么动静。你准备好要去冒险了吗？”

“当然罗。”金拿罗回答道。

马尔杜发动了汽车引擎。听到这突如其来的响声，两只小方胸甲龙从正前方的乱草丛中惊跳起来。

马尔杜启动了车子，沿被踩平的草地绕了个大圆圈，然后逐渐往里缩小圆圈，最后来到刚才小方胸甲龙待着的地方。他下了车，往草丛的前方走去。黑压压一大群苍蝇从地上飞到空中，他停下了脚步。

“那是什么？”金拿罗问道。

“带着无线电话。”马尔杜说。

金拿罗从吉普车中站出来，急忙赶上前来。即使隔着一段距离，他也能闻到先前出现的腐烂物的酸臭味。他看到草丛中有一个黑黑的东西，上面结满了血咖，四肢歪扭着。

“是只小鸭嘴龙，”马尔杜仔细打量着地上的体说道。“整群都被吓跑了，这只小鸭嘴龙离群，所以霸王龙逮住了它。”

“你怎么知道？”金拿罗问道。那只小鸭嘴龙被撕咬得四分五裂。

“从这些排泄物能看出来，”马尔杜说道。“看到那边草丛中的一点点白色的东西了吗？那是鸭嘴龙的排泄物，尿酸使它变成了白色。但是你再另一边。”他指着草丛中齐膝高的一大堆东西，“那是霸王龙的粪便。”

“你怎么断定霸王龙不是后来才到的？”

“从撕咬的痕迹可以判断，”马尔杜说道。“有没有看到那些比较小的咬伤？”

他往腹部指着。

“这些伤口是方胸甲龙咬的，没有淌血，因此可以断定是在鸭嘴龙死后才咬的，是食腐动物留下的痕迹。方胸甲龙就是食腐动物。鸭嘴龙真正致命的是脖子上的伤口——你看那里，肩胛骨上面的一个大伤口——那无疑是霸王龙留下的。”

金拿罗俯身仔细看看鸭嘴龙被撕咬得不成样子的四肢，心里觉得简直不可思议。

身边的马尔杜打开无线电话说道：“控制室。”

“这里是控制室。”约翰·阿诺的声音从无线电话中传出来。

“我们又发现了一只死鸭嘴龙。未成年的。”马尔杜不顾烦人的苍蝇，蹲

下去查看它的右脚底。只见脚底刺着一行字：“标本 HD。” 九号”。

无线电话响了起来。“我有消息要告诉你。”阿诺说道。

“哦？什么事？”

“我找到乃德瑞了。”

吉普车穿过一排棕榈树，沿着东边的小路来到通往丛林河的狭窄辅助道路。公园的这一带很热，四周都是闷热不透风、并且发出阵阵恶臭的丛林。马尔杜拨弄着吉普车上的电脑监视器，现在出现在萤幕上的是一幅有方格网线条的风景游览图。“他们是透过远程录影找到他的。”他说道。“——四区就在前方不远处。”

金拿罗看到前方的路上有一堵水泥屏障，马尔杜把车停在屏障旁边。

“他一定是拐错了弯，”他说道。“这个小杂种。”

“他拿走了什么？”金拿罗问道。

“吴说他拿走了十五个胚胎。你知道那值多少钱吗？”

金拿罗摇摇头。

“一百万到一千万之间，”他摇了摇头说道。“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当我们又走近些时，金拿罗看到体就躺在汽车旁边。这具体看上去模糊不清，而且呈绿色——但吉普车一停，那团绿色的东西就四下散开了。

“是始秀颚龙，”马尔杜说道。“始秀颚龙发现了他。”

十九只机灵的始秀颚龙站在丛林边。这些跟鸭子差不多大的小食腐动物看到两个人从车里走出来，都不安地吱吱叫唤起来。

丹尼斯·乃德瑞仰面躺着，胖胖的娃娃脸现在又红又肿。苍蝇在他张开的嘴巴和厚厚的舌头四周嗡嗡地飞来飞去，他的身体血肉模糊——肠子被拖到外面，一条腿被咬穿了。金拿罗赶紧掉过头去，结果看到那些小始秀颚龙正用后腿蹲坐着，从不远处充满好奇地望着他们。他发现这些小恐龙前脚上有五个脚趾（编者按：含已退化不明显的两趾），他们跟人一样用前肢擦脸抹下巴，看起来好像带有一些人类的特徵——“奇怪，”马尔杜说道。“不是始秀颚龙。”

“什么？”

马尔杜一边摇头，一边说道：“看到这些斑点了吗？在他的衬衫上和脸上？闻到那种像干了的呕吐物那样的气味了没？”

金拿罗眼珠转了几下。他闻到了那种味道。

“那是双脊龙的唾液，”马尔杜说道。“是双脊龙吐出来的唾液。你看他眼角膜红红的。被双脊龙的唾液弄到眼睛是很痛苦的，但并不会致命。你得用抗蛇毒素清洗两个小时才能把它洗掉。为了以防万一，我们在公园的各处都备有抗蛇毒素，但这不是考虑到它对乃德瑞这个混蛋有什么用处。双脊龙先把他的眼睛弄瞎，然后又拦腰狠狠地咬了他一口。这种死法可真有点不太舒服，也许这世上终究还是有点公道的。”

金拿罗打开后车门，将灰色的金属管和一个不锈钢的盒子拿出来，这时始秀颚龙吱吱地叫起来，并在那里上蹦下跳。“都还在里面。”马尔杜说着，把两个黑色的圆筒递给金拿罗。

“这是什么？”金拿罗问道。

“就像它的外表一样啊，”马尔杜说道。“是火箭。”金拿罗往后退时，他又说道：“小心——你总不希望踩到什么东西吧。”

金拿罗小心地跨过乃德瑞的体。马尔杜拿着空气枪朝他们自己的吉普

车走去，把它放在后座上。

他上了车，坐进驾驶座。“我们走吧。”

“那他怎么办？”金拿罗指指体问道。

“他怎么办？”马尔杜说道，“我们还有事要做呢。”他启动了车子。金拿罗回过头去，看到始秀颚龙又开始吃起来，其中一只跳到乃德端的身上，伏在他张开的嘴巴上，慢慢啃咬它的鼻子。

丛林河越来越窄。两边的河岸越靠越近，两岸的树枝树叶在头顶上方交汇，茂茂密密，把太阳光都遮挡起来了。丁姆听到小鸟吱吱喳喳的鸣叫声，看到小恐龙在树枝间一边欢叫一边蹦蹦跳跳。就整体来说，四周是一片寂静，在浓密的树荫下，空气闷热，没有一丝风。

葛兰看看他的手表：现在是八点钟。

他们静静地顺水漂流着，偶尔有点点的阳光从树枝间撒落下来。如果说跟先前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皮筏好像比先前漂得更快一些了。葛兰这时睡醒了，他仰天躺在皮筏上，眼睛望着头顶的树枝。

他看到莉丝正伸手在皮筏前上方摘什么东西。

“嘿，你在做什么？”他问道。

“你说这些浆果我们可以吃吗？”她用手指着树问道。有些垂挂下来的树枝离他们很近，一伸手就能碰到。丁姆看到树枝上挂着一串串鲜红的浆果。

“不行。”葛兰说道。

“为什么？那些小恐龙都在吃嘛。”她指着树枝上跳来跳去的小恐龙说道。

“不行，莉丝。”

她叹口气，对他的权威表示不满。“要是爸爸在这里就好了，”她说道。

“爸爸总是知道该怎么做的。”

“你在说什么啊。”丁姆说道。“他从来不知道该怎么做。”

“不对，他知道的，”她又叹了口气。皮筏一掠而过，莉丝眼睁睁地看着一棵棵树从眼前掠过去，这些树的根部盘根错节，一直延伸到水边。“就因为你不是他最喜欢的……”

丁姆转过身去，一声不吭。

“不过别担心，爸爸还是喜欢你的，虽然你迷的是电脑，不是体育。”

“我爸爸是个真正的体育迷。”丁姆向葛兰解释道。

葛兰点点头。在上面的树枝间，一些只有两英尺高的淡黄色小恐龙，从这棵树？”

“饶强檬螯K 窍？”

鹦鹉一样长着带喙的头。“你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吗？”丁姆说道。“他们叫短角龙。”

“你少神气。”莉丝说道。

“我还以为你可能会感兴趣呢。”

“只有很小的男孩，”她说道，“才会对恐龙感兴趣。”

“谁说的？”

“爸爸说的。”

丁姆大叫起来，但葛兰举起了手。“孩子们，”他说道，“别出声。”

“干什么？”莉丝说道，“我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如果我——”突然她不作声了，因为她也听到了，听到从下游传来的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

“那该死的霸王龙到底躲到哪里去了？”马尔杜对着无线电话说道。“我们这里没看到他的踪影。”他们又回到蜥脚类动物围场，环顾着鸭嘴龙惊跑时踩坏的那片草地。可是却不见霸王龙的一丝踪影。

“我们马上察看一下。”阿诺关上了无线电话。

马尔杜走向金拿罗。“马上察看一下，”他带着讥讽的口吻重复道。“他为什么不早点察看呢？他为什么不追踪霸王龙呢？这究竟是为什么？”

“我不知道。”金拿罗回答。

“它没出现。”过了一会儿，阿诺的声音又响起来。

“它没出现？你是什么意思？”

“它不在感应器。动作感应器没有找到它。”

“见鬼，”马尔杜说道。“动作感应器原来不过如此。看到葛兰和两个孩子了吗？”

“动作感应器也没有发现他们。”

“好吧，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马尔杜问道。

“耐心等待。”阿诺回答道。

“看，你们看！”

就在他们面前的天空出现了巨大的鸟舍圆顶。葛兰曾经见过它，不过只是从远处望见而已；现在他才看清楚这鸟舍有多大——直径有四分之一英里，也许比这还要大。网格支架在淡淡的雾气中发出微微的亮光。他首先想到的是，那上面的玻璃一定有一吨重。可是，当他们靠近一看，才发现根本没有玻璃——只有支架而已。一层薄薄的网织物悬挂在里面。

“还没有建好。”莉丝说道。

“我想可能本来就是要那样盖的。”葛兰说道。

“那样的话，小鸟都可以飞出去了。”

“大鸟是飞不出去的。”葛兰说道。

皮筏漂到了圆顶的边缘处。他们抬头往上看，很快地他们就到了圆顶的下面，皮筏继续向下游漂去。只过了几分钟，他们就来到了圆顶的中央。圆顶高高地耸立在空中，在一片茫茫雾色中几乎看不到它。葛兰说道：“我好像记得这附近有一座旅馆。”过了一会儿，他看到北面的树梢顶上露出一幢建物的屋顶。

“你要停下来？”丁姆问道。

“也许那里有电话，或是动作感应器。”葛兰把皮筏往岸边划去。“我们必须设法跟控制室取得联系，时间不多了。”

他们离开皮筏，一步一滑地走在泥泞的河岸上。葛前使劲地把皮筏拖上岸，用绳子将它拴在树上，然后他们开始穿过茂密的棕榈树林向建物走去。

鸟舍“我就是不明白，”约翰·阿诺对着电话筒说道，“我既看不到霸王龙，也到处找不到葛兰和两个孩子。”

他坐在主控板前，又将一杯咖啡一饮而尽。他的身边到处撒着纸盒和吃了一半的三明治。阿诺感到精疲力竭了。时间已是星期六上午八点钟。在乃德瑞破坏了管理侏罗纪公园的电脑资料之后的十四个小时内，阿诺一直在耐心地工作，使系统一个个又恢复正常运转。

“公园里所有的系统都恢复了，而且电话也通了，我已经替你叫了医生。”

电话的另一端，马康姆咳了一声，他正在旅馆自己的房间里。阿诺从控制室和他通电话。“可是你的动作感应器是不是遇到了麻烦？”

“唔，我要找的东西没有找到。”

“比如霸王龙？”

“它现在根本就没有出现。大约二十分钟之前，它沿着湖边往北跑去了，后来就没有再见到它。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除非它是去睡觉了。”

“你也没找到葛兰和孩子们？”

“没有。”

“我想这很简单。”马康姆说道。“动作感应器的覆盖面不够。”

“还不够？”阿诺生气地说道。“它们覆盖了百分之——”“百分之九十二的地区，这我知道，”马康姆说道。“但是如果你把那些没被覆盖的地区在黑板上画下来，我想你不难发现，这百分之八的地方在形势上是连成一体。也就是说，这些地区是相邻相连的。实际上，一只动物如果能沿着维修路线、丛林河、湖滨或其他什么地方走，它就可以在公园里自由走动而不致被我们发现。”

“即使是这么回事，”阿诺说道，“动物也很愚蠢，不会懂得这些的。”

“我们并不知道，这些动物到底愚蠢到什么地步。”马康姆说道。

“你认为葛简和孩子现在就沿着这些地方走？”阿诺问道。

“当然不是，”马康姆回答道，他又在不停地咳嗽。“葛兰可不是傻瓜。他当然希望你能发现他。”

他和孩子们也许每见一个动作感应器就会去那里拼命挥手。可是也许他们遇到了其他的问题，只是我们不知道。或是，他们也许在河上。”

“我无法想像他们怎么会在河上。河岸太狭窄了，走水路是不可能的。”

“河流不是可以把他们一直送到这里吗？”

“是的，可是这条路不是很安全，因为途中要经过鸟舍……”

“鸟舍为什么不在游览线上？”马康姆问道。

“因为建造的时候遇到了一些困难。设计公园时原先有一座盖在树梢的中心楼，这座楼高高矗立在平地上，可以让游客从空中观看到翼手龙。鸟舍里现在就有四只翼手龙——它们是吃鱼的大翼手龙。”

“他们怎么啦？”

“中心楼建成之后，我们就把翼手龙放入鸟舍，让他们适应新的环境，可是我们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看来我们的食鱼动物的地盘观念很强。”

“地盘观念？”

“是的，很强的地盘观念。”阿诺说道，“他们互相争斗抢夺地盘——并且还攻击进入它们地盘的任何动物。”

“怎么攻击？”

“那场面真叫人难以忘怀，”阿诺说道。“翼手龙先飞到鸟舍顶上，收折起翅膀，然后俯冲下来。

一只三十磅的动物扑下来，就像一块砖头砸在人身上一样。他们把工人们击得昏死过去，工人们被啄得伤痕累累。”

“可是那样翼手龙自己难道不会受伤吗？”

“还没有受伤过。”

“那如果他们三个是在鸟舍的话……”

“他们不在那里，”阿诺说道。“至少我希望他们不在鸟舍。”

“那就是中心楼吗？”莉丝问道，“这么脏啊。”

翼手龙游览中心楼在鸟舍大圆顶下面，建在高高的空中，由一些巨大

的木头台柱支撑着，四周是一什冷杉。但是建物本身并没有竣工，也没有上油漆，窗户用木板封死了。树林和楼上到处溅满了大片大片的白色斑痕。

“我想，这楼因为某种原因，他们并没有盖好。”葛兰极力不流露出内心的失望。他看了一眼手表，说道：“走吧，我们回到皮筏上去吧。”

他们往回走去。这时太阳出来了，使清晨变得更加生机勃勃。葛兰看着空中的圆顶投映在地上的条格影子，发现地上和树叶上到处都溅满了跟刚才在楼上看到的同样的片片斑痕。

清晨的空气中还能嗅到一种特别的酸味。

“这里真臭，”莉丝说道。“那些白白的都是些什么东西？”

“看起来像是两栖动物的粪便，可能是鸟屎。”

“他们怎么没把中心楼建好？”

“我不知道。”

他们来到林中的一块空地，地上长满矮矮的杂草，野花点缀其间。突然他们听到一声悠长低沈的啸叫，然后又听到一声应答的叫声越过树林传了过来。

“那是什么声音？”

“我不知道。”

接着，葛兰看到面前的草地上出现了一片阴影，这片阴影急速移动，不一会儿就把他们笼罩起来。

葛兰抬头看到一个巨大无比的黑影在他们头顶上滑行，把天空遮蔽得密密实实。

“呀！”莉丝惊叫起来，“是翼手龙？”

“是的。”丁姆回答说。

葛兰没有回答，他出神地望着这个庞大的飞行动物。翼手龙发出低沈的叫声，姿态优美地在空中盘旋，转身朝他们这里飞来。

“它们怎么不在游览线上？”丁姆问道。

葛兰心里也正在想这个问题。飞行的恐龙在空中飞翔的姿势这么优美，太漂亮了。葛兰抬头望着，很快又有一只恐龙出现在空中，接着是第三只、第四只。

“也许是因为他们没有把中心楼建完吧。”莉丝说。

葛兰思忖，这些绝不是普通的翼手龙，他们太大了，一定是白垩记早期的大型飞行动物。他们在高空飞翔时，看上去就像小型飞机；当他们飞近些时，葛兰看到这些动物有十五英尺的翼展，身上长满了毛，还长着像鳄鱼般的头。他记得它们以鱼为食，生长在南美洲和墨西哥。

莉丝用手遮在眼睛上方，抬头看着天空。“他们会不会伤害我们？”

“我想不会，他们是吃鱼的。”

其中一只翼手龙急剧盘旋飞下，只见一片翼影咻地一声从他们身旁掠过，同时刮过一阵热气，还留下一股酸臭味。

“哇！”莉丝叫道，“他们真大！”接着她又问道：“你确定他们不会伤害我们？”

“非常确定。”

又一只翼手龙猛扑下来，动作比刚才那只还要敏捷。它从后面飞来，从他们的头顶一闪而过。葛兰瞥见了它满嘴的牙齿和毛茸茸的身体。心想，它看起来真像一只巨型蝙蝠。不过，这只巨鸟给葛兰留下的深刻印象是它的

外表看来十分脆弱：他们巨大的翼展 || 上面布满了纤细的粉红色薄膜，薄如蝉翼，几近透明 || 这一切都使翼手龙显得更加柔美。

“啊唷！”莉丝抱住头叫了起来，“它咬我！”

“它什么？”葛兰问道。

“它咬我！它咬了我！”她把手从头拿开，葛兰发现她的手指在淌血。

天空中，另外两只翼手龙收拢翅膀，缩成两个小小的黑团，直向地面扑来。它们一边向下俯冲，一边发出尖鸣声。

“快！”葛兰一把抓住他们的手，飞跑着穿过草地。他们听到尖鸣声越来越远，葛兰在最后的一刻猛然扑倒在地，并且把两个孩子也拖在身边。几乎同时，两只翼手龙呼啸鸣叫着，振翅贴着他们的身体飞过。葛兰感到他们的爪子碰到了他右背的衬衫。

他马上站起来，把莉丝从地上拉起来，带着丁姆一起向前跑了几步。这时，头顶上的两只翼手龙又转身鸣叫着扑向他们。等到最后一秒钟，他把两个孩子推倒在地，两大片黑影一闪而过。

“哎哟！”莉丝厌恶地说。他看到她身上有白色的屎。

葛兰赶紧站起来。“快跑！”

他刚要跑，就听到莉丝惊恐地尖叫起来。他转身看到一只翼手龙的后爪抓住了她的肩膀。两只巨大坚韧的翼羽在阳光下呈半透明，宽阔的双翅在莉丝的左右两边拍打着。翼手龙竭力想飞起来，但是莉丝太重了。它一边挣扎着想飞，一边不停地用长长尖尖的下巴猛戳她的脑袋。

莉丝尖叫着，双手发疯似地四处乱挥。说时迟，那时快，葛兰不假思索立刻跑上前去，往上一跳，用自己的身体狠狠地撞击翼手龙。他撞它的背，使它毛茸茸的身体仰面跌倒在地上。大鸟尖叫着向他咬去，葛兰赶紧低下头，避开它的嘴巴，同时后退一步。翼手龙巨大的翅膀拍打在他的身上，这就像在帐棚中遭到狂风暴雨的袭击一样。他什么都看不到，什么都听不见，一切都不存在了；只有翅膀的拍打声、翼手龙的鸣叫声以及它坚韧的翼膜。它那带爪子的脚在他胸前拼命地抓着。

莉丝不停地发出尖叫。

葛兰用手一推，推开了翼手龙，它一边吱吱地叫，一边拍打着翅膀，挣扎着想翻过身来，最后，它像蝙蝠一样收起翅膀，翻了个身，用它小小的翼爪撑起身体，就那样走了起来。葛兰停住脚步，不禁目瞪口呆。

它居然能用翅膀走路！莱德勒的推测竟然没错！可是，接着，其余的翼手龙也向他们俯冲下来，葛兰头晕眼花，失去了平衡。在极度的恐惧中，他看到莉丝用手臂护着脑袋向边上跑去……丁姆撕心裂肺地叫喊着 || 第一只翼手龙飞扑下来，莉丝扔出一件什么东西。突然它啸叫一声，腾空而去。

其他的翼手龙也立即飞上高空，追赶第一只而去。最后一只笨拙地扇动着翅膀，也飞上了天空。葛兰抬起头来，眯起眼睛仔细看着，极力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三只翼手龙紧紧追赶在第一只后面，发出愤怒的叫声。

他们孤零零地站在地上。

“怎么回事？”葛兰问道。

“他们叨走了我的一只手套，”莉丝说。“我的达里尔草莓牌专用手套。”

他们又开始继续前进。丁姆用手臂搂住她的肩膀问道：“你不要紧吧？”

“常然不要紧，傻瓜。”她说说着摆脱了他的双臂。她望着天空。“我希望

他们被噎死。”她说道。

“对，”丁姆说道，“我也希望如此。”

他们看到皮筏就在前面的河边。葛兰看看手表：已是八点半了。现在还剩两个半小时可以赶回去。

皮筏漂过了银色的鸟舍圆顶，莉丝高兴得叫了起来。一会儿，两边的河岸靠得越来越近，头顶的树枝再次交聚在一起。河面比起先要窄得多，有些地段仅有十英尺宽，水流十分湍急。他们经过时，莉丝用手去摸头上面的树枝。

葛兰背靠皮筏坐在那里，听着河水拍打橡皮筏的声音。他们的行进速度比刚才快得多，头顶上方的树枝更快地向后移动。这样真是舒服畅快。皮筏飞速漂流，给下垂的树枝形成的闷热空间送来一丝凉风，而且这也意味着他们可以早点赶回去。

葛兰不知道他们已走了多远，不过他可以确定，现在离他们昨晚过夜的蜥脚类动物食楼起码有好几英里路了。可能有四、五英里，也许更多。也就是说，一旦下了皮筏上岸，他们只要再走一个小时就能到达旅馆。不过，既然经过了鸟舍，葛兰就不急着要弃筏上岸。他们花费的时间比预计的要少。

“我不知道拉尔夫怎么样了，”莉丝说道。“它可能死了，或是出了什么事。”

“我想它一定安然无恙。”

“我不知道它会不会让我骑在它的背上。”她叹了口气，在暖洋洋的太阳下昏昏欲睡。

“骑在拉尔夫身上一定很有趣。”

丁姆问葛兰：“还记得在剑龙区那里吗？昨天夜里？”

“记得。”

“你怎么会问起他们是以青蛙的 DNA 杂交变型的？”

“因为它的繁殖方式，”葛兰回答道，“他们无法解释恐龙为什么正在繁殖，因为他们对恐龙进行了辐射，而且他们都是雌性的。”

“对。”

“不过，大家都知道辐射不完全可靠，可能不会起作用，我相信这点终究会弄明白的。

但还有一个问题，恐龙都是雌性的；既然都是雌性的，他们怎么能够繁殖呢？”

“当然，在动物王国里，有性生殖的存在形式五花八门，各式各样都有。”

“丁姆对性总是很感兴趣。”莉丝说道。

他们俩谁也没有理睬她。“比方说吧，”葛兰说道，“许多动物的有性繁殖并没有我们所说的性交过程。雄性动物先释放出一种内含精子的精囊，雌性动物再把它叨起来。这类交流并不需要雌雄两性的身体具有相当大的差异性，这与我们通常想像的不一样。有些动物两性在外观上的差异不像我们人类那么明显。”

丁姆点点头。“可是青蛙呢？”

葛兰突然听到头顶的树上传来尖叫声。短角龙惊慌失措地四处逃窜，使树枝不停地晃动。霸王龙硕大的脑袋从左岸的树枝中拱出来，冲着皮筏张牙舞爪。莉丝惊恐万分，尖叫起来。葛兰操起桨，把皮筏划向对岸，可是这段河面只有十英尺宽。霸王龙被密密麻麻的树枝藤蔓给缠住了，他用头又顶

又撞，又扭又挣，最后，他大吼一声，使劲地把头缩回去。

透过沿岸的树林，他们可以看到霸王龙庞大的身影正在向北方移动。它一定是想在沿岸茂密的树丛中找到一个缺口。短角龙都逃到对岸去了，他们失声叫着在树枝间上窜下跳。皮筏上，葛兰、丁姆、和莉丝束手无策地看着霸王龙再次企图冲过来。但是岸边的树林实在太厚太密了，于是霸王龙又继续往下游跑去，它抢在皮筏前面，再次把树枝撞得剧烈晃动起来。

可是它还是没有成功。

接着，它走开了，还是往下游跑去。

“我恨死它了。”莉丝说道。

葛兰靠在皮筏上坐着，心情极为紧张。要是霸王龙冲过来，他根本没有办法去救他们的小命。河道很狭窄，跟皮筏差不多宽。他们就像是在隧道里行走似地。皮筏被湍急的水流推向前去，舷边不时擦到岸边的泥土。

他看了一眼手表：快九点了。皮筏继续往下游飘去。

“嘿，”莉丝说道，“你们听！”

葛兰听到一声声嗥叫，其间不断夹杂着猫头鹰般的鸣叫声，这些声音从前面的河流拐弯处传来。他凝神细听，又听到了那种鸣叫声。

“是什么声音？”莉丝问道。

“我不知道，”葛兰答道。“不过一定不止一只。”他把皮筏划到对岸，抓住一根树枝让它停下来，嗥叫声又响起来了，接着又是一声鸣叫声。

“听起来好像是一群猫头鹰。”丁姆说道。

马康姆呻吟着问道：“还不到再给我用点吗啡的时候吗？”

“时候还没到呢。”爱莉回答道。

马康姆叹了口气问：“我们这里有多少水？”

“我不清楚。反正水龙头里自来水很充足 | | ”“不是的，我是说，储备了多少？有吗？”

爱莉耸耸肩膀回答道：“一点也没有。”

“到这层楼的每个房间里去，”马康姆说道，“把每个浴缸都放满水。”

爱莉皱皱眉头。

“还有，”马康姆继续说道，“我们有没有无线电话？手电筒？火柴？火炉？有没有这些东西？”

“等一下我去看看。你以为要地震了？”

“跟地震差不多，”马康姆说道：“马康姆效应必然带来突变。”

“可是阿诺说所有的系统都在正常运转。”

“这种事发生时就是这样。”马康姆说道。

爱莉问道：“你认为阿诺不怎么样，是不是？”

“他还可以。他是个工程师，吴跟他一样。他们俩都是技术人员，都没有才智。

他们有的是我们称为『小聪明』的东西。他们看到的只是鼻子底下的一点情况。他们的思路狭窄，还美其名曰『注意力集中』。他们看不到周围环境，也看不到将来的后果。这座小岛就是这样弄出来的。这是他们耍小聪明的结果。因为你不可能创造出一种动物，同时希望它不要活蹦乱跳，或是逃跑。可是他们不明白这点。”

“难道你不认为这是人的天性吗？”爱莉说道。

“老天，当然不是。”马康姆说道。“那就像说早餐吃炒蛋和熏肉就是人

性一样。那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这完全只是西方的一套，世界上其他许多地方的人，想到吃这些东西就会感到恶心。”他痛得紧皱眉头。“吗啡使我变得富有哲理了。”

“你要喝点水吗？”

“不要。我来告诉你工程师和科学家碰到的问题。科学家有一大套复杂漂亮的？”

“匡埃 邓 钦 谏？”

何寻求了解自然的真谛。这没错，但这并不是他们的动力。没有人是因为受到像『追求真理』这种抽象概念的驱使而成为科学家的。

“科学家一心想的其实只是如何成名，因此他们关心的是他们是否能弄出点什么名堂。

他们从来不会停下来问问自己，他们是否应该做某件事。他们简单地把这方面的考虑贬为毫无意义。如果他们不这么做，其他人也会这么做的。他们认为发现是必然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他们只是想尽办法先走一步，这便是科学家的游戏。即使是理论科学的发现也是影响深远的、进攻性的、具渗透性的行动。它需要许多设备，而且将来确实会改变这个世界。

例如粒子加速器造成地球的创伤，留下了有放射性的副产品。太空人把垃圾留在月球上，就像会有一些东西证明科学家的存在，表明他们有所发现。但是发现却总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破坏，永远都是如此。”

“科学家就希望这样。他们得运用他们的仪器，必须留下他们的影响。他们不能只做个旁观者，不能只是欣赏，他们不能只是适应自然秩序。这样他们是无法满足的。他们要制造一些不符合自然的、不寻常的事情。这就是科学家的工作，而现在我们倒是有群夥伴试着想变得符合科学呢。”他叹了口气，往后靠去。

爱莉说道：“你不觉得你有点夸大其词 | | ”“你们挖掘的那些洞穴一年后变成什么模样了？”

“挺糟糕的。”她承认道。

“难道挖掘之后，没有重新进行栽种、没有使土地恢复原状吗？”

“没有。”

“为什么没有？”

她耸耸肩说道：“我想是因为没有钱。”

“难道你们有钱去挖掘，却没钱去修复？”

“这个，我们只不过是贫瘠的土地上工作 | | ”“只不过是贫瘠的土地上，”马康姆一边摇头，一边说，“只不过是一点垃圾；只不过是一些副产品；只不过是些副作用.....我想让你知道，科学家就希望这个样子，他们要的就是副产品、垃圾、疤痕和副作用。这是使他们自己放心的一种方法，是科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它正日益成为一种灾难。”

“那有什么对策吗？”

“甩掉那些使小聪明的家伙，使他们不再掌握这种权力。”

“可是那样的话，我们所有的进展都没有了 | | ”“什么进展？”马康姆气急败坏地说道。“尽管有那么多进展，但自一九三 以来，家庭主妇花在家务上的时间并没有减少多少。真空吸尘器、洗衣干衣机、垃圾压实器、废物处理器、免烫织物.....有了这么多东西，为什么打扫房子所花的时间还跟一九三 年那时一样多？”

爱莉一言不发。

“因为没有任何进展，”马康姆继续说，“没有任何真正的进展。三万年前，当人们还在拉斯作洞穴壁画时，他们每周只需工作二十个小时就可以维持生计，吃得饱、穿得暖、住得好。其余的时间他们可以游戏、睡觉或是随心所欲做点自己喜欢做的事。而且他们生活在大自然中，那里有清新的空气、清澈的流水、葱绿的树木和美丽的日落。你想想看，一周二十八小时，在三万年以前。”

爱莉问道：“你希望时光倒流吗？”

“不，”马康姆说道，“我只希望人们清醒过来。我们已经有了四百年的现代科学，到现在应该知道它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坏处。是到了该改变一下的时机了。”

“趁我们还没有把这星球毁灭？”爱莉又问道。

他叹了口气，闭上眼睛。“喔，亲爱的小姐，”他说，“我可压根儿不会为这件事操心。”

在丛林河黑沈沈的树林隧道中，葛兰用双手轮流抓着树枝，小心翼翼地使皮筏往前移动。他还是听到了那些声音，最后他看到了恐龙。

“那些不就是会喷毒的恐龙吗？”

“对，”葛兰回答道。“是双脊龙。”

两只双脊龙站在河岸上，十英尺高的身上长有黄色和黑色的斑点，再往下看，腹部跟蜥蜴一样呈鲜绿色。两道红色交叉的肉冠从头顶的眼部一直延伸到鼻子处，在头上形成一个V形图案。他们低头从河里饮水，然后再抬头吼叫，这样的动作神态更令人觉得他们跟鸟类很像。

莉丝悄悄问道：“我们要不要上岸步行？”

葛兰摇摇头。双脊龙的身体比霸王龙要小，他们完全能够从岸边厚厚的树枝中钻过来。

看他们互相对叫的样子，动作似乎十分灵敏。

“可是我们乘着皮筏怎么从他们身边过去？”莉丝问道。“他们会喷毒液的。”

葛兰说：“我们必须想办法过去。”

双脊龙还在饮水鸣叫，他们之间似乎翻来覆去地进行着某种奇怪的仪式。左岸那只伏下身去喝水，张开嘴巴露出两排又长又锋利的牙齿，然后吼叫一声。右边的恐龙回叫一声。

然后弯身去喝水，它的动作跟岸上的恐龙一模一样。然后这一连串的动作又单调地重复下去。

葛兰发现右岸的双脊龙身体小一些，背上的斑点也小一些，头上的肉冠颜色稍淡。

“太巧了，”他说道。“这是它们交配的仪式。”

“我们过得去吗？”丁姆问道。

“现在这样子恐怕过不去。他们就站在水边。”葛兰知道，动物的这种交配仪式每次常常要持续好几个小时。这时他们往往废寝忘食，专心一意……他看了一眼手表：九点二十分。

“我们该怎么办？”丁姆问道。

葛兰叹着气说：“我也不知道。”

他在皮筏上坐下。突然双脊龙开始焦躁不安地一声又一声怒吼起来。

他抬起头发现他们背对着河面。

“怎么回事？”莉丝问道。

葛兰脸上露出了笑容。“我想我们终于有救了。”他用劲地在河岸上一推。“你们两个平躺在皮筏上，我们尽快地过去。但一定记住：无论发生什么事都别出声、别动弹，好吗？”

皮筏开始顺流而下朝吼叫着的双脊龙驶去。它漂得越来越快。莉丝躺在葛兰的脚边，用惊恐的眼光一眨也不眨地看着他。他们离双脊龙越来越近，他们此时还是背向河水。不过葛兰还是掏出空气枪，检查了弹膛。

皮筏继续向前漂去，他们闻到一股奇怪的气味，甜丝丝的，同时又令人恶心，就像干了的呕吐物发出的味道。双脊龙吼叫声更加响了，皮筏拐过了最后一个弯，葛兰终于松了一口气。双脊龙离他们只有几英尺，正对着身后的树林吼叫。

正如葛兰刚才所预测，他们是在对霸王龙吼叫。霸王龙想从树林中钻过来，双脊龙大叫着，在地上跺脚。皮筏从他们身旁漂过。那味道真令人恶心。霸王龙也在吼叫，也许是因为看到了皮筏。可是紧接着……

砰地一声。

皮筏停住了。他们撞在河岸上搁浅了，这时皮筏离双脊龙只有几英尺。

莉丝轻声说道：“哦，这下可好。”

皮筏在淤泥上慢慢擦过，响起一阵长长的摩擦声，然后又向前漂去。他们顺着流水往前漂去，霸王龙发出最后一声吼叫后便走开了；其中一只双脊龙显得十分惊讶，然后又开始鸣叫，另一只也叫着作出回应。

皮筏顺流而下。

霸王龙吉普车在炽热耀眼的阳光下颠簸向前。马尔杜驾驶吉普车，金拿罗坐在他旁边。

他们离开东边约百码处河道边上的一长排灌木丛和棕榈树，来到了一片开阔地。车子开了一段上坡路后，马尔杜煞住了车子。

“我的天，太热了。”他用手背擦了擦额头说道。他从夹在膝盖之间的酒瓶中喝了口威士忌，又将它递给金拿罗。

金拿罗摇摇头。他凝望着在早晨的热气中闪着亮光的景色，然后又低头看着装在仪表板上的车载电脑和监视器。监视器上出现的是由远程录影机拍摄的公园景色。还是没有葛兰和孩子们的踪迹，也没看到霸王龙。

无线电话响了起来：“马尔杜。”

马尔杜拿起听筒：“是的。”

“你车上的监视器收到了吗？我发现了霸王龙，它现在在第四四二号电网，正往四四三号电网走去。”

“等一下，”马尔杜一边说，一边调整监视器。“是的，我看到它了。它正沿着河边走。”霸王龙沿着河岸边的树林向北移动。

“对它小心点，只要让他丧失行动能力就行了。”

“别担心，”马尔杜在阳光下眯起眼睛说道。“我不会伤害它的。”

“记住，”阿诺说道，“霸王龙是我们吸引游客最主要的动物。”

马尔杜“啪”地一声关掉了无线电。“该死的笨蛋，”他说道，“到这个时候，他们居然还有心思谈什么游客问题。”马尔杜发动了汽车。“我们去找霸王龙，给他来点麻醉药。”

吉普车在泥地上摇摇晃晃地向前驶去。

“你一直希望能有机会，是吧？”金拿罗问道。

“在这段时间里，我一直希望能给这只庞大的怪物打上一针麻醉剂，”马尔杜回答道。

“这下总算等到了。”

车身剧烈地摇晃了几下，停住了。透过挡风玻璃，金拿罗看到霸王龙就在他们前面不远处，在棕榈树丛中沿着丛林河往北走。马尔杜把瓶子里剩下的威士忌一口饮尽，将空瓶于扔到后座。他伸手到后面去拿他的空气枪。金拿罗看着视频监视器。此刻，上面出现的是他们的吉普车和霸王龙。一定有个闭路录影机藏在他们身后的树林中。

“如果你愿意帮忙的话，”马尔杜说道，“你可以把脚边的霰弹箱打开，将里面的东西拿出来。”

金拿罗俯下身子，打开一只不锈钢的箱子。箱子里面垫着泡沫塑料，四个一兮脱牛奶瓶大小的旋转弹膛整齐地放在里面。上面都标有摩洛哥 | 七九的字样。他取出了一个。

“你把上面的东西拔掉，拧上一个撞针。”马尔杜解释道。

金拿罗找到了一个塑胶袋的大型撞针，每个直径都有他的手指尖那么粗。他拿出一个，把它拧到霰弹筒上，霰弹筒的另一端有个圆形铅质的东西。

“那是撞针，一旦受撞击就会反弹。”马尔杜把空气枪横放在膝盖上，身子前倾坐在车里。空气枪由灰色的金属管制成，十分沉重，在金拿罗看来就跟火箭筒差不多。

“摩洛哥 | 七九是什么意思？”

“这是指通用的动物镇静剂，”马尔杜回答道。“世界各地的动物园都用它。我们先用一千毫升的麻药弹试试。”马尔杜打开弹膛，里面很大，足以放下他的一个拳头。他很快地将麻药弹装进去，合上了弹膛。

“应该可以了，”马尔杜说道。“通常大象大约用两百毫升就足够了，但一头象只有二吨到三吨重，而霸王龙却重达八吨，而且凶猛得多，这也影响麻醉剂量的选择。”

“为什么？”

“动物麻醉剂量一方面跟体重有关，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到动物的性情。你如果分别给一头象、一只河马和一头犀牛射入同剂量的七九麻醉剂——大象就会失去活动能力，纹丝不动地站在原地；河马会减缓活动速度，显得昏昏欲睡，但还能继续走动；而犀牛只会暴跳如雷。不过，反过来，如果你开着车在后面追赶犀牛，只要五分钟，它就会休克而倒地身亡。

这真是暴烈和脆弱奇怪的结合。”

马尔杜慢慢将车开往河边，渐渐靠近那只霸王龙。“不过刚才说的都是哺乳动物。我们很清楚该如何对付哺乳动物，因为动物园的笼子里养了许多哺乳动物——狮子、老虎、熊、大象等，应有尽有。我们对两栖动物的了解就要少得多了，而对恐龙更是一无所知。恐龙是新出现的动物。”

“你认为恐龙是两栖动物吗？”金拿罗问道。

“不，”马尔杜一边说一边换了档，“恐龙不能归于现存的任何一类动物。”他蹲了个弯避开前面的一块岩石。“事实上，我们发现恐龙跟现有的哺乳动物一样，是多种多样。有的相当温顺可爱，有的却凶猛可恶；有的视力极佳，有些却目光迟钝；有的愚笨透顶，有的却极有灵性。”

“就像食肉恐龙那样？”金拿罗问道。

马尔杜点点头。“食肉恐龙很聪明，非常聪明。说真的，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他说道，“与那些关着的食肉恐龙从栅栏里逃出来后可能带来的问题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

哦，我想我们不能再靠近霸王龙了。”

正前方，霸王龙的头正拱在树枝中，两眼往河面窥探着什么。它是想穿过树丛。

过一会儿，它朝下游方向走了几步，又试了一下。

“不知道它在那里看到了什么？”金拿罗问道。

“不知道，”马尔杜说道。“也许是想抓住在树枝间爬来爬去的短角龙吧。它们会让他白忙一场的。”

马尔杜把吉普车停在离霸王龙大约五十码的地方，又将车调了头。他没有让引擎熄火。

“坐到驾驶座上，”马尔杜对金拿罗说道，“系上安全带。”他又拿了一个麻药弹。把它挂在衬衫上，然后就下车了。

金拿罗坐到方向盘后面，问道：“你以前经常做这种事吗？”

马尔杜随即说道：“从来没干过。我要设法让麻药弹正好打中它的听道。我们来看看它会怎么样。”他在吉普车后面走了十码，然后单腿跪蹲在草地上。他把那枝巨大的枪稳稳地顶在肩膀上，轻轻打开厚厚的望远瞄准器。马尔杜瞄准了霸王龙，可是它还全然不知。

突然，一股灰白色的气体从枪中进出。金拿罗看到一道白光向霸王龙射去。可是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

过了一会儿，霸王龙才慢慢转过身，好奇地瞪着他们。它的脑袋左右摆动，好像在用两只眼睛交替地看着他们。

这时马尔杜已经取下了发射器，又在往里面装麻药弹。

“你打中它了？”金拿罗问道。

马尔杜摇摇头。“没有。这个该死的雷射瞄准器……看看箱子里有没有电池。”

“有没有什么？”金拿罗问道。

“电池，”马尔杜说道。“跟你的手指差不多大，上面有灰色标记。”

金拿罗俯下身子，在箱子里寻找。他感到吉普车在震动，同时听到引擎在空转。

他没有找到电池。

霸王龙吼叫了一声，在金拿罗听来，这吼声简直是惊天动地。从恐龙巨大的胸腔里发出的隆隆响声在这片大地上回汤。他立即坐直，抓住方向盘，一只手放在排档上。无线电响起了一个声音：“马尔杜，我是阿诺。离开那里，回来。”

“我知道我在干什么。”马尔杜说道。

霸王龙向他冲过来。

马尔杜还在原地。虽然霸王龙向他飞速冲去，但他却从容镇定地举起发射器，先瞄准，然后开火。

金拿罗再次看到一股烟冒了出来，麻药弹的白光向霸王龙射去。

没有反应。霸王龙继续向他冲来。

马尔杜站起来，一边跑，一边喊：“快！快开车！”金拿罗启动车子，马尔杜跳上来抓住车门，吉普车一下子冲了出去。霸王龙很快逼近了。马尔

杜甩开车门，爬了进来。

“快，该死！快！”

金拿罗踩足油门。吉普车疯狂地从地面弹起，车前部高高地翘起来，从挡风玻璃看出去，看到的只是一片天空；接着吉普车又重重地落到地面，向前冲去。金拿罗向左边的一片树林开去，从后视镜里，他看到霸王龙最后吼了一声，就转身走开了。

金拿罗放慢了车速。“我的天！”

马尔杜摇着头说：“我敢打赌，第二次我打中它了。”

“我得说，你确实没有打中。”金拿罗说道。

“撞针一定是在撞针触发麻药弹之前就掉下来了。”

“你承认吧，你没有打中。”

“是的，”马尔杜说道，他随即叹了口气。“我没打中。他妈的，那个雷射瞄准器里的电池已经没电了。都是我不好。昨晚一整夜都放在外面，应该事先检查一下的。我们回去再拿点弹药来。”

吉普车朝北向旅馆驶去。马尔杜拿起无线电话：“控制室。”

“是的。”阿诺回答道。

“我们正在回基地的路上。”

河面狭窄，水流湍急。皮筏越走越快，坐在上面，就像乘坐在露天游乐园的旋转木马上一样。

“哇！”莉丝的手紧紧抓住舷边，叫了起来。“快点，再快点！”

葛兰眯起眼睛向前方看去。河面还是那么狭窄昏暗，可是再往前看，他们发现树林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明亮的阳光，还可以听到远处传来一阵哗哗的水声。河流好像在前面突然奇怪地消失了……

橡皮筏更快、更匆忙地向前冲去。

葛兰抓起了桨。

“那是什么？”

“是瀑布。”葛兰回答道。

皮筏离开昏暗的树枝形成的天然隧道，一下子来到耀眼的阳光下，随着急流飞快地向瀑布冲去。瀑布的哗哗声震耳欲聋。葛兰使出浑身的力气划着桨，可是皮筏只是转着圈，它还是毫无阻挡似地冲向瀑布。

莉丝向他算来。“我不会游泳！”葛兰看到她的救生衣没有扣紧，可是他对此无能为力；皮筏以令人惊恐的速度把他们送到瀑布的边缘，瀑布的响声好像充斥了整个天际似地。

葛兰把桨竖着深深地插进水里，他感到桨碰到了河床，便使劲地顶住；橡皮筏在激流中颤动，但它没有被倾覆。葛兰竭力把着桨。他从瀑布边上望去，看到水流自五十英尺垂直落下，冲进下面波涛汹涌的水潭里。

而站在那里等待着他们的竟是那只霸王龙。

莉丝惊恐万分地尖叫起来，然后皮筏发疯似地旋转着，尾部被甩得脱落了，他们被摔向天空，进入了咆哮的瀑布中，他们感到一阵恶心，胃好像都快翻过来似地。葛兰在空中不停地挥动着双臂，四周一下子变成一片寂静。葛兰感到时间似乎已经过了好几分钟了；他记得他看到莉丝用手抓着橘红色的救生衣和他一块往下跌；他记得他看到丁姆双眼看着下面；他记得他看到那片密不透风的白花花的瀑布；他还记得他慢慢地无声地掉下去时看到了下面波涛汹涌的水潭。

然后，随着啪地一声，葛兰觉得一阵疼痛，他钻进了冰冷的水里，立即被翻腾的白色水花包围了。

他在水里翻滚着，旋转着。水流把他从霸王龙身旁一卷而过，他一眼瞥见了它的腿。他被冲出水潭，来到水潭尽头的小溪。葛兰向岸边游去，抓住了一块发烫的岩石，可是又滑失了，他又抓住一根树枝，终于使自己摆脱了急流。他喘吁吁地趴在岩石上，使劲地把自己拖上岩石。他朝河里看去，刚好看到那棕色的橡皮筏翻卷着从身边经过。接着，他看到丁姆在急流中奋力挣扎，他伸出手去，把丁姆拉上岸。丁姆一边咳嗽，一边不停地颤抖。

葛兰回头向瀑布那里看去，看到霸王龙的头栽进了它脚边的水里。巨大的脑袋晃动着，把水往两边拨开。它的牙齿间咬着一个什么东西。

很快地，霸王龙的头从水里冒了出来。

在它的齿间晃荡的是莉丝橘红色的救生衣。

莉丝在恐龙长长的尾巴边冒出了水面。她躺在水里，脸部朝下，小小的身体被水流冲向下游。葛兰一头跳进水里，再次被汹涌翻滚的急流吞没。过了一会儿，他终于把她拖上了岩石。她的身体绵软无力，像死一样沉重，脸色灰白，水从她的嘴里喷了出来。

葛兰弯下身来替她做口对口人工呼吸。她咳嗽了一声，然后呕出黄绿色的液体，接着又咳嗽起来。

她的眼睑颤动了几下。“嗨，”她说道。她无力地笑着。“我们成功了。”

丁姆哭了起来。她又咳了一声。“你别这样好吗？你哭什么？”

“因为……”

“我们都在为你担心，”葛兰说，一块块白色的东西从河里漂过来。霸王龙正在撕那件救生衣。它还是面向瀑布背对着他们，不过它随时都有可能转过身来发现他们……

“走吧，孩子们。”葛兰说道。

“我们到哪里去？”莉丝咳嗽着问道。

“往前走。”他希望能找到一个藏身之处，下游方向只是两片空旷平整的草地，没有任何遮蔽物。

往上游去是那只恐龙。就在这时，葛兰发现有条水泥路，它好像是通往瀑布。

他看到地上清楚的行人脚印，通向那条小路。

霸王龙终于转过身来了，它一边嗥叫一边向草地这边张望。它好像发现他们已经逃走了，便又往下游方向张望，寻找他们的身影。葛兰和孩子们在河边高大的蕨丛中低下腰走着，他小心翼翼地带着他们往上游走去。“我们去哪里？”莉丝问道。“我们回去。”

“我懂了。”

他们离瀑布更近了。哗哗的瀑布声更响了。岩石很滑，小路十分泥泞。薄雾缭绕，他们就像在云层里穿行以地。这条泥路似乎直通倾泻的瀑布，但等他们走近一看，才发现它其实是通向瀑布后方。

霸王龙仍然背对着他们朝着下游方向看。他们赶紧沿小路由瀑布走去。他们刚刚躲到白色的水后面，葛兰看到霸王龙的身体又转过来。很快地他们便完全被瀑布遮蔽了，葛兰根本看不到银白色的水外有些什么东西。

丁姆惊奇地向四处张望。这里有个小小的凹穴，比壁橱大不了多少，里面装满了机器：轰轰作响的抽水机、巨大的过滤器和水管，全部漉漉、冷

冰冰的。

“它看到我们了吗？”莉丝问道。她必须大声喊叫，声音才不致被瀑布声完全淹没。

“我们在哪里？这是什么地方？它有没有看到我们？”

“等一下。”葛兰说道。他看着这些设备，显然它仍是公园里用的机器，而且一定是电动的，因此这里也许有一部联络用的电话。他在过滤器和水管中拨弄着寻找起来。

“你在我什么？”莉丝大声问道。

“找电话。”现在已经接近中午十二点了，要在船只到大陆前和船上取得联系只剩下一个多小时。

在凹穴的后面，他发现了一扇标有维修 四字样的金属门，但却关得紧紧的，门边是一条插安全卡的狭槽，门口有一排金属盒。他把盒子一个个打开看了一遍，但里面只有开关和定时器，没有电话，也没有可以开门的东西。

他差点忽略了门左边的那个盒子。他一打开它，就看到一个有九个按键的小键盘，上面长了一层绿色霉斑。但它看来可以把门打开，而且他觉得门的里边一定有一部电话。盒子的金属上刻着一个号码：

— 二三，他按了一遍这个数字。

只听见嘶地一声，门打开了。里面黑漆漆的，水泥台阶通往下面。后墙上印着维修服务车 四。”二二充电机几个字，以及指向楼梯下面的箭头。里面真的会有一辆车吗？“来吧，孩子们。”

“算了，”莉丝说道，“我不进去。”

“走吧，莉丝。”丁姆说道。

“算了吧，”莉丝说道，“里面黑漆漆的，我不去。”

“那好吧，”葛兰说道，现在没有时间争论了。“你们就待在外面，我很快就回来。”

“你要到哪里去？”莉丝突然惊跳起来问。

葛兰走了进去，门上的电子仪器哗哗叫了一下，然后门就砰一声在他身后关上了。

葛兰陷入一片漆黑之中。惊慌了一会儿后，他转身用手摸着潮的金属门，上面既没有把手，也没有门闩。他又转向门两侧的墙壁，希望能摸到一个开关、控制盒或是随便什么东西……

可是什么都没有找到。

他正在竭力战胜自己内心的恐惧，突然手指触到一个冰凉凉的金属圆筒。他的手摸到一个突起的东西和一个扁平的面……是手电筒！他卡一声打开了手电筒，光束出奇地亮。他回头看看门，但是发现门无法打开。他必须等孩子们把门打开，同时……

他往台阶上走去。台阶十分潮，长满了青苔，很容易滑倒。他小心谨慎地往下走着，刚走到台阶的中间，他突然听到一阵呼声和爪子在水泥上抓刮发出的响声。他把装有麻醉标的手枪提在手上，继续往下走。

台阶在一个拐角处转了个弯。他用手电筒一照，一种奇怪的反光射了进来。过了一会儿，他才看清楚：原来是一辆汽车！跟高尔夫机动车一样，这是一辆电动车。它的前面是一条长长的隧道，似乎向前延伸出好几英里。驾驶盘边有一个鲜红色的小灯在闪烁，也许这辆车已经充好电了。

葛兰又听到呼吸声。他一转身，只见一个灰色的影子从空中向他扑来，它的嘴巴张着。

葛兰连想都没来得及想一下，就朝它开火。这只动物落在他身上，把他撞倒在地。葛兰大吃一惊，赶紧打了个滚，手电筒被甩了出去，在地上乱滚。可是那只动物没有起来，待他看清楚之后，他不禁觉得十分可笑。

这是一只迅猛龙，不过还很小，可能不到一岁，大约两英尺高，跟一只中型犬一样大。

此刻，它躺在地上，呼吸很微弱。麻醉镖封在它的下颚，也许这剂量对它这样的体重来说太强了，葛兰马上把麻醉镖拔出来。迅猛龙用略显呆滞的目光看着他。

葛兰明显感觉到这只动物身上有一股灵气，有一种温和的感觉。很奇怪，这跟他在栅栏中的成年迅猛龙身上感到的那种威胁截然不同。他轻轻抚摸着迅猛龙的脑袋，希望能让他平静下来。他低下头看着它，镇静剂起了作用，它的身子在微微颤抖。然后他发现这是一只雄性迅猛龙。

一只雄性小恐龙。千真万确，是他亲眼看到的。那么，这只迅猛龙是野生的。

这个新发现使他激动万分，他立即返身走上台阶往门口走去。他拿着手电筒，把平整光滑、毫无特别之处的门和内墙照了一遍。他用双手在门上摸着，逐渐意识到自己已被反锁在里面；他没办法把门打开，除非门外的孩子能镇定下来，想办法把它打开。他隐隐约约听到他们在门外的声音。

“葛兰博士！”莉丝一边敲门一边喊着，“葛兰博士！”

“别着急，”丁姆说道，“他会回来的。”

“可是他到哪里去了？”

“听我说，葛兰博士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丁姆说道。“他很快就会回来的。”

“他现在就该回来了。”莉丝说道。她用小小的拳头抵住臀部，手肘向两边撑开，同时狠狠地跺脚。

就在这时，随着一声巨吼，只见霸王龙的脑袋穿过瀑布向他们这边伸过来。

霸王龙张开血盆大口，丁姆惊恐万分地瞪着它。莉丝尖叫一声，扑倒在地上。那脑袋来回摆动了一阵子，然后又缩了回去。但是丁姆可以看到它的影子映在瀑布上。

他把莉丝往凹穴里面拉。那大嘴又伸了进来，它一边吼叫，同时那厚厚的舌头像蛇信那样飞快地一下子伸出一下子缩进。头上的水珠甩得四处都是，然后它又缩了回去。

莉丝紧偎着丁姆，浑身颤抖。“我恨它。”她说道。她还想往里缩，可是凹穴只有几英尺深，而且还堆满了机器。没有多少空间可供他们躲藏。

那脑袋又从水里伸过来，但这次它的动作很慢，它的嘴巴贴在地面上，喷着鼻息，鼻翼一张一缩，呼吸着空气，不过它的两只眼睛还在水的外面。

丁姆心想：他看不到我们，他知道我们在这里，但它的眼睛在瀑布外面，它看不见我们的。

霸王龙的鼻子吸了一下。

“它在干什么？”莉丝又问道。

“嘘——”随着一声低沉的咆哮，它的上下颚慢慢张开，舌头悄悄伸了

出来。那舌头又粗又大，呈蓝黑色，舌尖有一个分叉，足足有四英尺长，毫不费劲就可以一直伸到凹穴最里面的墙壁上。舌头滑向过滤器，发出一阵刺耳的擦刮声。丁姆和莉丝的身体紧紧贴着那些水管。

那舌头慢慢移到左边，然后又慢慢滑到右边，里面的机器被舔得答答的。舌尖卷住水管和活门，感觉一下它们是什么。丁姆看到那舌尖的动作跟象鼻一样，十分有力。舌头顺着凹穴的右侧住回缩，碰到了莉丝的腿。

“哟。”莉丝叫了一声。

那舌尖停住不动，然后卷起来，像蛇一样往她身上爬去——“别动。”丁姆轻轻提醒她。

从她脸上移过，然后滑到丁姆的肩膀，最后缠住了他的头。丁姆紧紧闭住眼睛，那黏糊糊、滑溜溜的东西罩在他脸上：热呼呼、漉漉的，还有一股尿骚味。

那舌头盘住了姆，开始缓缓地把他拖向那个张开的大嘴。

“丁姆……”

丁姆无法回答：他的嘴巴被那扁扁黑黑的舌头给蒙住了。他看得见，但说不出话来。莉丝拼命拉着他的手。

“丁姆，快！”

那舌头把他往喷着粗气的嘴巴拖去，丁姆的腿上感觉到从它嘴里呼出来的热气。

莉丝使劲地拽着他，但她根本不能与那股抓住它的强力相抗衡。丁姆放开她，两只手推压着那舌头，想把它从头上推开，可是他根本推不动它。他把脚插进泥地里，但他还是被拖向霸王龙的嘴边。

莉丝用手臂抱住他的腰，把他住回拉，对他喊着什么，可是他无能为力。他的眼前开始直冒金星。

一种宁静、一种觉得现实是无法逃避的平静感传遍了他的全身。他慢慢被拖走了。

“丁姆？”

突然，舌头松弛了，慢慢伸展开来。丁姆觉得它从他的脸上滑了下去。他浑身上下沾满黏滑的白沫，那舌头软软地垂在地上。它的嘴巴一下子合上，咬住了自己的舌头。黑血喷涌出来，与烂泥混在一起。鼻翼还在断断续续地呼吸着。

“它怎么了？”莉丝叫道。

接着，那脑袋慢慢地，慢慢地滑了回去，离开了凹穴，在地上发出一阵长长的察察声。

终于，它完全消失不见了。他们只看到一片银白色的瀑布。

控制“行了，”阿诺在控制室说道。“霸王龙终于倒下了。”他往椅背上一靠，笑咪咪地点上了最后一根烟，把烟盒揉成一团。终于成功了：那是使公园恢复秩序的最后一步。现在他们只要出去把它移走就行了。

“狗娘养的，”马尔杜看着显示幕说道，“我毕竟还是打中了它。”他转身对金拿罗说：“它经过一小时后才感到麻药的威力。”

亨利·吴皱着眉头看着显示幕。“可是在那种地方，它会淹死的……”

“它不会淹死的，”马尔杜说道。“我从来没见过这么难制服的动物。”

“我想我们得去把它弄出来。”阿诺说道。

“我们会去的。”马尔杜说道。他的回答听起来丝毫没有兴奋的意味。

“那是只珍贵的动物。”

“我知道它是只珍贵的动物。”马尔杜说。

阿诺转向金拿罗。在这个胜利的时刻，他实在无法控制自己。“我早就跟你说过，”他说道，“公园现在完全恢复正常了。无论马康姆的数学模式预测会发生什么事，我们已经再度控制全局了。”

金拿罗指着阿诺后面的显示幕问道：“那是什么？”

阿诺转过身去。那是显示幕上的系统状态窗口。通常它总是一片空白，阿诺很惊讶地看到它此刻正闪着黄色信号：辅助电力过低。刚开始，他根本不懂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辅助电力会过低？他们用的是主电力，不是辅助电力啊。他以为这也许只是对辅助电力状况的例行检查，比方说对燃料箱的燃料量或蓄电池电量的检查……

“亨利，”阿诺对吴说，“你看这个。”

吴说：“你为什么要采用辅助电力？”

“我没有啊！”阿诺回答道。

“不过看起来你是用了。”

“这不可能。”

“把系统运转情况记录印出来。”吴说道。运转记录可以表明系统在最近几个小时内的状况。

阿诺按下一个键钮，他们听到房间的角落里印表机发出轻微的响声。吴走过去。

阿诺目不转睛盯着显示幕。窗口里闪烁的黄色信号变成了红色信号：辅助电力中断。数字从二十开始往回数。

“究竟是怎么回事？”阿诺说道。

丁姆小心翼翼地顺着泥泞的小路往前走了几步，来到阳光下。他探头从瀑布边上往外看了一眼，发现霸王龙侧身躺着，漂浮在下方的水潭里。

“我希望它死了。”莉丝说道。

丁姆看得出来它并没有死：霸王龙的胸部还在起伏，一条前腿正一阵一阵抽摇着。

不过它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这时丁姆看到它的头顶上插着一枚白色的麻药弹，就在耳朵紧贴面部的地方。

“它被麻药弹射中了。”丁姆说道。

“太好了，”莉丝说道，“它差点把我们都吃了。”

丁姆观察着霸王龙吃力呼吸的样子。不知怎地，他看到这只庞然大物落到这种田地，心里竟然很不舒服。他不希望它死去。“这不能怪它。”他说道。

“哦，当然要怪它，”莉丝反驳道。“它差点吃了我们，你还说不能怪它。”

“它是食肉动物，它只是做了件对它来说很平常的事。”

“假如你现在到了它的肚子里，”莉丝控告道，“你就不会这么说了。”

突然间，瀑布声起了变化。那震耳欲聋的轰鸣声逐渐变轻变弱，轰响的水越来越小，到后来竟成了滴滴答答的一股小水流……

接着，水流便停止了。

“丁姆，瀑布没有了。”莉丝说道。

此刻只有一滴一滴的水珠在往下掉，就像水龙头没有关紧一样。瀑布下的水潭恢复了平静。他们几乎是站在顶上，往一个放满了机器的凹陷处看

着；这个凹陷处简直像个洞穴。

“瀑布应该不会停啊。”莉丝说道。

丁姆摇摇头。“一定是电力的关系……有人把电关掉了。”他们身后的抽水机和过滤器也一个接一个停止了运转，灯光熄灭了，机器也安静下来。接着螺线管发出“铮”地一声，标有维修 四字样的门慢慢转动起来，打开了。

葛兰走了出来，在亮光中眨着眼睛。他说道：“干得好，孩子们。你们把门打开了。”

“我们什么也没做。”莉丝说道。

“停电了。”丁姆说道。

“别管它，”葛兰说道。“你们来看看我找到了什么。”

阿诺惊愕地看着。

监视幕的画面一个接一个地消失，灯光也熄灭了，控制室一下子陷入一片漆黑混乱中。

每个人开始惊叫起来。马尔杜拉开窗，让光线透射进来，吴将输出资料拿过来。

“看看这个。”吴说道。

吴说：“你是今天清晨五点十三分关机的，你再次开机时所用的是辅助电力。”

时间 事件 系统情况

五点十二分四十四秒 安全一关闭 运转

五点十二分四十五秒 安全二关闭 运转

五点十二分四十六秒 安全三关闭 运转

五点十二分五十一秒 关机命令 关闭

五点十三分四十八秒 启动命令 关闭

五点十三分五十五秒 安全一启动 关闭

五点十三分五十七秒 安全二启动 关闭

五点十三分五十九秒 安全三启动 关闭

五点十四分 八秒 启动命令 启动--辅助电力

五点十四分十八秒 监视--主 运转--辅助电力

五点十四分十九秒 保密--主 运转--辅助电力

五点十四分二十二秒 命令--主 运转--辅助电力

五点十四分二十四秒 实验室--主 运转--辅助电力

五点十四分二十九秒 远程通讯--VBB 运转--辅助电力

五点十四分三十二秒 简图--主 运转--辅助电力

五点十四分三十七秒 视图 运转--辅助电力

五点十四分四十四秒 控制情况检查 运转--辅助电力

五点十四分五十七秒 警告：栅栏情况[NB] 运转--辅助电力

九点十一分三十七秒 警告：辅助燃料（20%） 运转--辅助电力

九点三十三分十九秒 警告：辅助燃料（10%） 运转--辅助电力

九点五十三分十九秒 警告：辅助燃料（1%） 运转--辅助电力

九点五十三分三十九秒 警告：辅助燃料（0%） 关闭

“天哪！”阿诺说了一声。显然地，关机之后主电力就一直没有恢复。他重新启动的时候，用的只是辅助电力。阿诺纳闷着，这事太蹊跷了，但他

猛然又意识到，那其实是正常的。事情本来就应该这样。这是完全合理的：辅助发电机先发动起来，它是被用来启动主发电机的，因为主发电机需要相当的电量才能启动。这个系统当初就是这样设计的。

不过，阿诺以前从来没有关掉过主电力，因此控制室的电灯和显示幕又亮起来的时候，他压根儿就没有想到主电力并没有恢复。

可是它确实没有恢复，而且从那以后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恢复。他们搜寻霸王龙，不停地忙这忙那的时候，公园里一直只靠着辅助电力在运转。这可不妙。事实上，他现在才开始想到这究竟会带来什么后果——“这一行是什么意思？”马尔杜指着表格问道。

五点十四分五十七秒警告：栅栏情况[NB]运转--辅助电力[AV 九]“这是说系统情况警告被传送到控制室的监视幕上，”阿诺说道。“是关于栅栏的。”

“那么你看到那个警告了吗？”

阿诺摇摇头。“没有。我那时一定是在跟你通话，你在野外嘛。反正没有，我没见到。”

“那么，『警告：栅栏情况』意味着什么？”

“这个我并不清楚，可是我们用的是辅助电力，”阿诺说道。“辅助发电机的电流强度不足，不能给电网栅栏供电，所以栅栏的电就自动停掉了。”

马尔杜怒气冲冲地说道：“你是说电网栅栏的电流被切断了？”

“是的。”

“所有的栅栏都没电？从清晨五点直到现在？这五个小时内一直没电？”

“是的。”

“包括迅猛龙围场？”

阿诺叹了口气回答道：“是的。”

“老天爷！”马尔杜说道。“五个小时。那些恐龙可能全跑出来了。”

就在这时，他们听到远处某个地方传来一声尖叫。马尔杜开始飞快地分配任务，同时在室内转了一圈，把无线电分发给大家。

“阿诺先生去维修楼把主发电机打开。吴博士，你留在控制室。除了阿诺，只有你会操作电脑。哈蒙德先生，你回度假旅馆。不要跟我争，现在就去。把大门锁上，跟他们待在一起，等我的消息。我去帮阿诺对付迅猛龙。”他又转身问金拿罗：“你还想再去冒险吗？”

“不太想去。”金拿罗回答道。他的脸色十分苍白。

“好吧，那你就跟其他人一起去度假旅馆吧。”马尔杜回过身去。“就这样，各位，开始行动。”

哈蒙德嘀咕着说道：“可是你准备怎样对付我的宝贝动物？”

“哈蒙德先生，现在问题不在这里，”马尔杜说道。“现在的问题是，他们会怎么对付我们。”

他走出门，急忙穿过大厅向自己的办公室走去。金拿罗紧紧地跟着他。“改变主意了？”马尔杜大声吼道。

“你也许需要有人帮忙。”金拿罗说道。

“可能。”马尔杜走进挂着管理员牌子的房间，拿起灰色的肩扛式发射器，打开桌子后面的墙上的一块嵌板，里面有六个弹匣，六颗霰弹。

“这些恐龙麻烦的地方，”马尔杜说道，“就是他们具有分散的神经系统。”

即使直接打中了大脑，他们也不会马上死去。此外，他们的体格健壮；粗厚的肋骨使子弹很难打到心脏、四肢或后腿或臀部也不容易瘫倒。出血慢，死得也慢。”他把弹匣一个个打开，装进霰弹。他又将一根有网眼的皮带扔给金拿罗。“把这个系上。”

金拿罗系紧皮带，马尔杜把霰弹递给他。“我们现在只希望能驱散他们。可惜我们只有六颗霰弹，而那个围场的迅猛龙却有八只。我们走吧。紧紧跟着我，霰弹可全在你身上。”

马尔杜走出房间，跑步穿过走廊，一边从阳台看着通往维修楼的小路。金拿罗喘吁吁地跟着他跑。

他们来到底楼，穿过玻璃门，马尔杜突然间站住不动了。

阿诺背对着维修楼站在那里，三只迅猛龙正向他靠近。阿诺手里拿着一根棍子，一边冲着它挥舞棍子，一边大喊大叫。迅猛龙成扇形向他包围过来，一只在中间，两只在两边，向他慢慢逼近。他们的步调一致，动作娴熟。金拿罗不禁哆嗦了一下。

他们是群体行动。

马尔杜早已蹲在地上，把发射器抵住肩膀。“装弹。”他说道。金拿罗把霰弹装入发射器背面，发射器发出一阵叽叽的电器声。没有任何反应。“天哪，你把它装反了。”马尔杜说道，他将枪管侧过来，把霰弹倒进金拿罗手里。金拿罗又把它装了进去。正当迅猛龙对着阿诺狂吼时，突然一声爆炸，左边的那只恐龙被炸得血肉横飞，它的躯体的上半部飞到了空中，血水四溅，就像有人把西红柿在墙壁上砸烂了一样；下半部的身子瘫倒在地，四肢乱蹬乱踢，尾巴拍打着。

“那会使它的同伴清醒过来。”马尔杜说道。

阿诺向维修楼的门口跑去。迅猛龙转身向马尔杜和金拿罗这边扑来。他们向他们俩逼近。远处，好像是从度假旅馆那边，传来了几声尖叫。

金拿罗说道：“这可能会成为一场灾难。”

“装弹药。”马尔杜命令道。

亨利·吴听到了爆炸声，便朝控制室的门口望去。他绕过控制台，然后停下了脚步。他想出去，但他知道他应该留在控制室内。如果阿诺能使电力恢复——即使只有一分钟也可以——那么吴就可以重新启动主发电机。

他必须待在房间里。

他听到有人在尖叫，好像是马尔杜的声音。

马尔杜感到脚踝处扭了一下，接着便跌下了堤防。他一触及地面后，赶忙起身就跑，回过头时，刚好看到金拿罗正朝相反的方向跑进了树林。迅猛龙不理睬金拿罗，只对马尔杜紧追不舍。它们离他已不到二十码，马尔杜一边跑一边放声大叫，同时心里怀疑他还能跑到什么地方去？

因为他知道，也许不到十秒钟他们就能赶上他。

十秒钟。

也许更快。

哈丁替马康姆注射吗啡时，爱莉必须帮助马康姆将身体翻过来。马康姆呻吟一声，瘫倒床上。他好像渐渐变虚弱了。他们从无线电话中听到尖锐的叫声，还有游客中心传来的沉闷爆炸声。

哈蒙德走进房间问道：“他怎么样了？”

“他的情况还算稳定，”哈丁说道。“神志有点不清。”

“我根本没有，”马康姆说道，“我清醒得很。”他听了一会儿无线电话。
“外面好像发生了战争。”

“迅猛龙跑出来了。”哈蒙德说道。

“真的？”马康姆问道，他的呼吸十分微弱。“这种事怎么可能发生呢？”

“系统故障了。阿诺没有注意到我们用的只是辅助电力，所以栅栏的电被切断了。”

“原来是这么回事。”

“见鬼去吧，你这个目空一切的混蛋。”

“如果我记得没错。”马康姆说道，“我曾预言栅栏并不可靠。”

哈蒙德叹了口气，重重地坐在椅子上。“他妈的见鬼，”他摇着头说道：“相信你一定注意到了，我们在这里尝试的，事实上只是一种极为单纯的想法。几年前我和我的夥伴认为可以用一种已经绝种的动物的DNA进行无性生殖，并培养它。我们觉得这个主意很奇妙，可以说是一种时空旅行——世上绝无仅有的时空旅行。也可以说，是让它们复活。因为这件事太令人心动了，而且成功的可能性很大，我们就决定着手去实现它。我们弄到了这个小岛，就开始了行动。整个事情就这么简单。”

“简单？”马康姆反问道。他不知哪来这么大的力气，竟然从床上坐了起来。

“你说简单？我本以为你是个十足的白痴，看来你比我原先想像的更愚蠢。”

爱莉嘴里喊道：“马康姆博士。”并企图让他重新躺下，可是马康姆根本不理她。他指着无线电话，这时它还发出一阵阵的喊叫声。

“那么，外面发生的又是怎么回事？”他问道。“那就是你的简单想法。简单。”

你创造了新的生物，可是你对它们却一无所知。你的吴博士甚至不知道他创造出来的东西叫什么。他没时间去操心『这玩意叫什么』这类的小事，更不会去操心它是什么样的动物。你们在一段短短的时间内创造出许多这样的动物，你们根本不去了解它们，却指望它们会听命于你们，为你们效劳；只因为你制造了它们，你们就理所当然地以为，你们是它们的主人了。你们忘了，它们有自己的生命，有自己的智慧，它们也许不会听命于你们；而且你们也忘了，你们对他们的了解有多么缺乏，你们想做你们轻率地称作简单的事情时，又是多么无能为力……哦，天啊……”

他倒了下去，咳嗽起来。

“你知道科学力量出了什么问题吗？”

马康姆继续说道，“这是一种被继承的财富。你也知道那些生来有钱的人都是些怎样的饭桶。这是一个永恒不变的真理。”

哈蒙德问道：“他在说什么？”

哈丁做了个手势，表示他神志不清。马康姆的眼睛瞄了他一眼。

“我来告诉你，我在说什么。”他继续说道。“大多数的力量要求希望得到它的人付出许多实实在在的代价，例如必须经过一段学徒期及许多年的刻苦修。无论你想得到哪种力量：当上公司总裁、空手道黑带级、宗教领袖，不论你追求的是什么，你都得投入时间、训练和努力。

你必须放弃许多东西才能获得它。这种力量对你一定是至关重要的，

而且你一旦获得，这种力量就为你所有了。你不会失去它：它跟你同在，因为这其实是你刻苦训练的成果。

“在这个过程中，有趣的是，一旦某个人获得了赤手空拳就能把人打死的力量，他同时也能够做到不轻易使用这种力量；也就是说，这种力量带有一种内在的控制力。获得力量的训练同时改变了你，使你不致滥用力量。

“不过，科学力量就像继承的财富一样：它不是透过苦练获得的。你只要阅读就能知道别人所做的事情，然后就可以采取下一个步骤。你可以在很年轻的时候就采取行动，你可以飞快地长进，不需要几十年的修。没有人会控制你：过去的科学家你可以不予理睬，在大自然面前也不必感到卑微。这其中只存在着一种快速致富、尽速成名的哲学。欺骗、谎言、歪曲——这些都没有关系。对你，对你的同事都没关系。没有人会批评你，没有人会有任何标准。大家都在努力做一件事：做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而且快速地完成它。

“因为你可以站在伟人的肩上，所以你可以很快地成功。你甚至还不十分清楚干了些什么，就已经发表了报告，申请到专利，还把它卖给别人。而买主接受的训练比你更少，他只是买下这种力量，就像买任何商品一样。他甚至认为根本没有必要作任何训练。”

哈蒙德问道：“你们知道他在说什么吗？”

爱莉点点头。

“可是我根本不明白。”哈蒙德说道。

“说得简单一点就是，”马康姆往下说道：“一名空手道高手不会赤手空拳去杀人。他不会大发雷霆，把自己的妻子杀了。杀人的人是那些没有经过训练、没有任何约束的人；他买下这些力量就好像在周末夜市买下拍卖商品一样。而科学所助长和允许的就是这种力量，那也就是为什么你认为建造一个像这样的地方是十分简单的事。”

“这确实很简单啊。”哈蒙德坚持说道。

“那么为什么会出问题呢？”

约翰·阿诺内心紧张万分，头昏脑胀地撞开了维修楼的门，一步跨了进去，里面伸手不见五指。天哪，这么黑。他早该想到这里没有灯的。他感觉到里面阴凉的空气，下面的两层楼像一个巨大的洞穴似地。他必须找到小通道，而且必须十分小心，否则他会跌断脖子的。

通道在哪里？

他像个瞎子一样到处摸索，最后他意识到这只是在白费力气。不管怎样，他得让外面的光线照射进来。他走到门边，将门拉开四英寸。光线足够了，可是如何才能让门这样开着呢？他立即脱下一只鞋子，把它塞在门缝里。

他可以很清楚看见那条狭窄的通道了，于是走了过去。他踩在波状金属板上，听到两只脚的脚步声不同，一只响，一只轻。不过，至少他能看清楚了。通往楼下发电机的楼梯就在前面，再走十码就到了。

突然又是一片黑暗。

光线没有了。

阿诺回头朝门口看去，发现光线被一只迅猛龙的身躯挡住了。它低着头，仔细地嗅着那只鞋子。

亨利·吴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他用手在电脑控制台上摸了一遍，又摸摸显示幕。

他不停地动着，紧张得都快发疯了。

他又想了一遍他要做的每一个步骤。他的动作一定要迅速，第一个显示屏亮了之后，就按——“吴！”无线电话嘶嘶响了起来。

他一下把它抓起来。“是我，我在这里。”

“那该死的电有没有来？”那是马尔杜的声音。他的声音很怪，听起来很空洞。

“没有。”吴回答说。他笑了，他很高兴马尔杜还活着。

“我想阿诺已经到维修楼了，”马尔杜说道。“以后的事我就知道了。”

“你在哪里？”吴问道。

“我被围堵起来了。”

“什么？”

“被围堵在该死的管子里，”马尔杜说道：“现在我可很受欢迎喔。”

更确切地说，应是被卡在管子里了，马尔杜这么想着。游客中心的后面放着一大堆排水管，他跑到离他最近的一根，跌跌撞撞地钻了进去，简直可怜透了。直径一公尺的管子，他正好能钻进去，但是迅猛龙无法跟着他进去。

至少，在他把其中一只迅猛龙的腿射伤之后，他们是不会进来的。那只发着恶臭味的家伙离管子太近，随后它就嗥叫着逃走了，它的同伴现在也不敢造次。他惟一的遗憾是还没有等他的鼻子在管子那头出现，他就扣动了扳机。

不过他也许还有机会，因为管子外面还有三、四只迅猛龙在围着他咆哮怒吼。

“没错，你是很受欢迎。”他对着无线电话说道。

吴问道：“阿诺有无线电话吗？”

“恐怕没有，”马尔杜说道。“你就坐下来静候结果吧。”

他刚才没看到管子的另一头是什么样子——他太急着钻进来了——现在他没办法回头。

他被卡得太紧了。他惟一的希望是那一头最好不通。天哪，他可不喜欢让那些杂种来咬他的屁股。

阿诺沿着狭窄的通道往前走去。迅猛龙离他几乎不到十英尺远，在黑暗中它悄悄地向他这边靠近。

阿诺听见它可恶的脚爪在金属板上走动时的卡答声。

可是阿诺走得很慢。他知道迅猛龙可以看得很清楚，不过通道的铁栅那种陌生的味道使它行动小心谨慎。他这种小心谨慎的习惯是他惟一的求生机会。阿诺想道，只要他能走到楼梯口，来到楼下……

因为他非常确定迅猛龙不会爬楼梯，当然更别说是狭窄、陡直的楼梯了。

阿诺匆匆回头瞥了一眼。楼梯离他只有几英尺远了，只要再走几步……

终于到了！他伸出手摸到了栏杆，开始急忙地走下几乎垂直的楼梯。他的脚碰到了平坦的水泥地。

迅猛龙在二十英尺高的通道上失望地嗥叫着。

“太可惜了，夥计。”阿诺说道，转过身去。辅助发电机现在离他很近。虽然光线如此昏暗，只要再往前走几步，他就能看到了……

突然间，他身后响起一个沉闷的声音。

阿诺转过身去。

迅猛龙就站在水泥地上吼叫。

它跳下来了。

他急忙想找件武器，但突然发现自己被仰面推倒在水泥地上，有个沉重的东西压住它的胸口，使他喘不过气来。他知道这只迅猛龙正站在他身上，他感到它那巨大的爪子刺进他胸口的肉里，闻到在他身前摇动的嘴里呼出的臭气，他张开嘴巴发出了惨叫声。

爱莉手里拿着无线电话，仔细地听着。刚才又有两名工人进了度假旅馆，他们好像知道这里比较安全。不过这几分钟内还没有人进来，外面似乎也安静下来了。无线电话中传来了马尔杜的声音：“过多久了？”

吴答道：“四、五分钟。”

“阿诺照理应该办完事了才对，”马尔杜说道，“如果他有在办事的话。你有什么消息吗？”

“没有。”吴回答说。

“有金拿罗的消息吗？”

金拿罗按了按钮：“我在这里。”

“你到底在什么地方？”马尔杜问道。

“我要去维修楼，”金拿罗说道。“祝我好运。”

金拿罗蹲伏在树丛中，仔细听着四周的动静。

金拿罗看到前面有一条通往游客中心的林荫道路。他知道维修楼就在他东边的某处。他听到树林中的小鸟在啁啾，看到淡淡的薄雾在飘动。一只迅猛龙大吼一声，听起来与这边还有段距离，是从他右边传来的。金拿罗开始行动，他离开道路，钻进了树林。

愿意冒险吗？

不怎么愿意。

确实，他是不愿意。但是金拿罗觉得他有个可行的计画，或者说，至少是一种成功的可能性。如果他正在主要大楼的北侧，就可以从后面靠近维修楼。迅猛龙可能都在南侧其他的建物边。他们总不至于躲在丛林里吧。

至少，他希望是如此。

他蹑手蹑脚地向前移动，尽可能不发出声音，但还是听到自己发出了许多响声。

他感到自己的心在怦怦直跳，于是强迫自己放慢脚步。树林十分稠密，他看不清前方六、七英尺以外的地方。他开始担心自己根本找不到维修楼。就在这时，他越过右边的棕榈树梢，看到了维修楼的屋顶。

他从侧边绕过去慢慢向屋子靠近。他找到了门，把它打开，走了进去。里面很黑，他的脚绊到了一个东西。

那是一只男人的鞋子。

金拿罗皱皱眉头，他撑开门，继续往里走。前方出现了一条狭窄的通道。他突然想起来他其实并不知道该往哪里走，而且他的无线电话也忘了带在身边。

他妈的！

也许维修楼里的某个地方会有无线电话，或者只要他找到发电机就可以了。他知道发电机是什么样子，它可能在下面的楼层。这时他发现了一个通往下面的楼梯。

下面更黑，什么都看不清楚。他沿着管子摸索着向前移动，两只手往前伸出，以防有东西撞到头。

他听到一声动物的嗥叫，吓得停住了脚步。他凝神细听，可是声响没有再出现。

他悄悄地向前移动。突然有什么东西滴到他的肩膀和裸露的手臂上。这东西像水一样，还是温热的。他在黑暗中摸了一下。

黏糊糊的。他闻了一下。

是血。

他抬起头，看到迅猛龙就站在管子上，离他的头顶只有几英尺。血从它的嘴巴里一滴一滴往下掉。

金拿罗突然产生一种奇怪的超脱感，他想恐龙是不是受伤了。然后他跑了起来，可是迅猛龙跳到它的背上，把他推倒在地上。

金拿罗强壮有力，他使劲一推，把迅猛龙推开了，随后在水泥地上往旁边一滚。

他转过身来，看到迅猛龙侧身倒在地上喘着气。

没错，它受伤了。它的腿上有伤，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杀了它。

金拿罗赶紧爬起来，想找件东西当作武器。迅猛龙还在地上喘息。他拼命地想找个东西——随便什么东西都可以——来当作武器。等他转身一看，迅猛龙不见了。

它发出一声怒吼，这吼声在黑暗中回汤。

金拿罗伸出双手摸索着，在原地转了一圈。突然间，他的右手感到一阵锥心的疼痛。

是牙齿。

它在咬他。

迅猛龙头一扭，唐纳·金拿罗被提到空中，接着掉到了地上。

马康姆躺在床上，浑身被汗水浸透了。他听到无线电话卡答一声响了。

“有消息吗？”马尔杜问道。“你有消息吗？”

“没有任何消息。”吴说道。

“见鬼。”马尔杜说道。

无线电话静止了一会儿。

马康姆叹了口气，接着说道，“我等不及想听听他有什么新计画。”

“我希望，”马尔杜这时说道，“大家都去旅馆，重新聚在一起，可是我不知道怎样去那里。”

“游客中心前停着一辆吉普车，”吴说道。“如果我把车开过来，你能上来吗？”

“也许能。可是你不能离开控制室啊。”

“反正我在这里什么事也做不成。”

“确实是如此，”马康姆说道。“控制室里没有电就不能算是真正的控制室。”

“好吧，”马尔杜说道，“我们试试看吧。情况好像不太妙。”

马康姆躺在床上说道：“说得对，是不太妙。看来好像灾难临头了。”

吴说道：“迅猛龙会跟着我们跑的。”

“现在我们还是较占优势，”马尔杜说道：“开始进行计画吧。”

无线电话接着被关掉了。马康姆闭上眼睛，缓缓地吸气，集中全身的力气。

“放轻松，”爱莉说道，“别紧张。”

“你知道我们在这里谈的是什么，”马康姆说道。“所有那些想控制的企图……”

我们说的是已有五百多年历史的西方人的看法。这些看法早就出现了，当时意大利的佛罗伦斯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城。科学最基本的观点——就是以另一种新方式来重新看待现实，它是客观的，它不取决于你的信仰或国籍，是合理的——这种观念在当时很新鲜，令人振奋。它使人们对未来充满希望，并结束了几百年来古老守旧的中世纪制度。在科学面前，中世纪的封建政治，宗教教义和可恶的迷信土崩瓦解了。但是，事实上这根本是因为中世纪这个时代本身已无法再持续下去。它经济落后，不尚理性，不能适应当时正兴起的新潮流。”

马康姆咳嗽起来。

“可是现在，”他继续说道，“科学已成为有几百年历史的信仰体系。跟在它之前的中世纪制度一样，科学开始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科学获得了太多的力量，因此它本身在应用上的界限开始明显地暴露出来。虽然，因为科学的作用，使得地球上多少亿的人们可以生活在一个小小的世界里，可以聚集在一起，可以相互联系沟通。但是，科学不可能替我们决定该如何对待这个世界，或者该如何生活。科学可以研究出一个原子炉，但却不能告诉我们要不要去建造它；科学可以研制出杀虫剂，但却不能告诉我们要使用它。因此，我们的世界有许多至关重要的方面受到了污染——空气、水，还有土地——全是因为科学无法控制。”他叹了口气。“这一切对个人来说都是再明显不过的了。”

一阵沈默。马康姆躺在床上，双眼闭着，他的呼吸显得十分吃力。谁也没有吭声，爱莉觉得马康姆好像是睡着了。突然间，他猛然坐了起来。

“同时，科学原有的理性知识方面的正当理由也逐渐消失了。自牛顿和笛卡尔以来，科学显然为我们带来了可以控制一切的前景。科学自以为凭着它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最终可以控制所有的一切。但是到了二十世纪，这种说法完全被破解了。首先，海森伯格的『测不准原理』对我们所能了解的逊原子（编者按：Subatom，指形成原子的质子与电子）世界设立了限制。我们说，那没关系，反正我们有人生活在逊原子世界中。后来，高德尔的定理对数学这种科学的形式语言作了类似的限制。数学家们过去一直以为，他们的语言有一种特别的、本质上的可靠性，这种可靠性源自逻辑定理。

现在我们总算知道了我们称之为『推理』的东西其实只是一场随心所欲的游戏。它并不像我们想像的那么与众不同。

“浑沌理论证明了这种无法预测性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固有的，就像暴风雨是无法预测的一样。因此几百年来，科学所提供的那种宏伟前景——控制一切的梦想——在我们这个世纪破灭了。随之消失的还有那些正当的理由，那些科学所作所为的全部依据。让我们听听它是怎么说的。科学总是在说，它目前也许还不是无所不知，但将来会的，最后会的。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事实并非如此。这只是毫无根据的自吹自擂，就跟一个孩子因为相信自己会飞而从楼上跳下来一样愚蠢，一样大错特错。”

“这话说得太偏激了。”哈蒙德一边摇头一边说道。

“我们正亲眼目睹科学时代的结束。科学和其他过时的制度一样，正在毁灭自己。随着它的力量越来越强，它已显示出没有能力可控制自己的这种力量。因为现在这个时代，事物皆飞快地变换着。五十年前，人们还在为原子弹而如痴如狂，那就是力量，没有人认为还会有比这更有威力的东西。然而，只过了十年，我们又有了遗传工程，遗传的威力比原子弹强得多。而且很快地人人都会运用它。它会出现在后花园园丁的工具箱中，会被应用于孩子们的实验中，也会出现在恐怖分子和独裁者的简陋实验室中。这样，每个人都会异口同声地问——我应该如何使用我的力量——而这正是科学认为它回答不了的问题。”

“那么会发生什么情况呢？”爱莉问道。

马康姆耸耸肩膀说：“一种变化。”

“什么样的变化？”

“任何重要的变化都跟死亡一样，”他说道。“只有等你到了那里，你才能看到另一边是什么样子。”说完，他就闭上了眼睛。

“这个可怜的人！”哈蒙德摇着头说道。

马康姆叹了口气。“你知不知道，”他说道，“你，还有我们大家，有多大的可能性可以活着离开这个小岛？”

第六章

“系统的恢复被证明也许是不可能的。”

伊恩·马康姆

归来电动马达在嗡嗡旋转，货车沿黝黑的地下隧道急速前进。葛兰开着车，脚搁在车子底座上。隧道内没什么特殊之处，只有顶上不时会出现一个通风口，上面装有挡雨的遮蔽物，因此使透进隧道内的光线微乎其微。但他注意到不少地方有表面硬结了的白色动物粪便，显然很多动物来过这里。

莉丝坐在他身边，用手电筒照向后方，那里躺着一只迅猛龙。“为什么它呼吸有困难？”

“因为我替他注射了麻醉剂。”他说着。

“它会死吗？”她问道。

“我希望不会。”

“我们为什么要把它抓来？”莉丝又问。“为了向控制室的人证明，恐龙确实在繁殖。”葛兰说道。

“你怎么知道他们正在繁殖呢？”

“因为这是一只幼龙，”葛兰说道。“而且是一只雄性的幼龙。”

“是吗？”莉丝说道，一边顺着手电筒的光柱审视着它。

“是的。现在将手电筒往前照，可以吗？”他伸出手腕，将手表转向她。

“现在几点钟了？”

“现在……十点十五分。”

“好。”

丁姆说：“这表示我们要联络上那艘船，只剩四十五分钟了。”

“我们应该靠近了，”葛兰说道。“我估计现在我们应该到游客中心了。”他虽然有十分的把握，但他感觉到隧道正在慢慢向上爬升，将他们带回地面，

而且——“哇！”丁姆叫了起来。

他们以惊人的速度一下子冲进了充满阳光的世界中。轻盈的雾气在飘浮，遮蔽着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的建物，使它显得若隐若现。葛兰马上认出这就是游客中心。他们径直来到车库的门口。

“哇！”莉丝叫道。“我们到了！哇！”将车子停到车库时，她正在座位上蹦蹦跳跳的。车库的一面墙堆放着兽笼。他们将那只迅猛龙放进一个笼子，还给他一碟水。接着他们沿通往游客中心底层入口处的台阶拾级而上。

“我要吃个大汉堡！还要炸薯条，巧克力牛奶冰淇淋！不要再管什么恐龙了，哇！”他们来到玄关前面，打开了大门。

他们一下子都愣住了。

在游客中心的玄关内，玻璃门已被砸碎，灰蒙蒙的冷雾飘过空空如也的大厅。一块写有当恐龙统治地球的时候的牌子从一条铰链上垂下来，在风中摆荡着，吱嘎作响。那只硕大的机器霸王龙已被掀翻在地上，四脚朝天，内部的电路与金属零件都暴露在外面。他们透过玻璃看到了一排排的棕榈树在雾中若隐若现。

丁姆和莉丝挤缩在安全守卫的金属桌前面。葛兰拿起守卫的无线电话，试了所有的频道。“喂，我是葛兰。有人在吗？喂，我是葛兰。”

莉丝看着守卫的身体，他正躺在右边的地板上。除了它的腿和脚，她什么也没看到。

“喂，我是葛兰，喂。”

莉丝探出身子，在桌子的四周仔细察看着。葛兰拽住她的袖子，“嘿，别这样！”

“他死了吗？地上是什么东西？血吗？”

“是的。”

“怎么不像真的血那么红？”

“你有毛病啊。”丁姆说道。

“什么叫作『有毛病』？我才没有呢。”

无线电话卡答一声响了。“我的天啊，”里面传来一个声音。“葛兰，是你吗？”

接着是：“亚伦？是亚伦吗？”那是爱莉在说话。

“我在这里。”葛兰说道。

“感谢老天爷，”爱莉说道。“你没事吧？”

“是的，我很好。”

“孩子们怎么样了？你见到他们了吗？”

“孩子们在我这里，”葛兰说道。“他们都很好。”

“感谢老天爷。”

莉丝沿着桌边蹑手蹑脚地爬过去了。葛兰在她的小腿上拍了一下。“给我回来。”

无线电话又响起来了。“嗯，你们在哪里？”

“在玄关这里。在主要大楼的玄关里。”

从无线电话中，他听到吴在说话，“我的天，他们到这里了。”

“亚伦，听着，”爱莉说道。“恐龙都逃出来了。它们能打开门。它们可能跟你们待在同一幢大楼里。”

“真的吗？你们在哪里？”葛兰说道。

葛兰又问：“那么其他人呢？马尔杜，其他所有的人呢？”

“我们已经失去了几个人。但是我们把其他所有的人都集中到旅馆里了。”

“电话可以通吗？”

“不通了。整个系统都被切断了，没有一样在运转。”

“我们要怎样才能让这系统再恢复运转？”

“我们一直在想办法。”

“我们得让它恢复正常，”葛兰说道，“而且动作要快。如果不快一点，半小时内恐龙就会登上大陆了。”

他开始解释有关船上的事情，这时马尔杜打断了他。“我觉得你不了解情况，葛兰博士。我们这里剩下的时间不到半小时了。”

“怎么回事？”

“有几只恐龙钉上了我们。现在我们的屋顶上就有两只。”

“那又怎样？大楼是攻不进去的。”

马尔杜在咳嗽。“当然攻不进来。但是我们做梦也没想到这些畜牲会爬到屋顶上去。”无线电话在卡答作响。“一定是有棵树太靠近栅栏了。恐龙翻过了栅栏，爬上了屋顶。不管怎样，天窗上的钢条栅栏应该是通电的，不过现在电流不通了。他们正在咬断天窗上的栅栏。”

葛兰说，“正在咬栅栏吗？”他皱起了眉头，试着想像出这个情景。“有这么快吗？”

“是的，”马尔杜说道，“他们一旦咬起来，平均一平方英寸就有一万五千磅的压力。”

他们就像土狼，能咬断钢和 | | ”电波中断了一会儿。

“有多快？”葛兰再次问道。

马尔杜说，“我估计在他们完全咬断，然后从天窗进到大楼里之前，我们还有十到十五分钟。一旦他们进来之后……啊，等一下，葛兰博士。”

无线电话卡答一声中断了。

在马康姆床上方的天窗上，恐龙已经咬断了第一根钢条。一只恐龙抓住钢条的一头，使劲地往后拽着。它将强壮的后腿踩在天窗上，玻璃碎裂开来，闪烁着散落到下面马康姆的床上。爱莉伸过手去将那些大的碎片从被单上清理掉。

“天啊，它们真难看。”马康姆说道，抬头望着。

玻璃既然碎了，他们就能听到恐龙的鼻息和吼叫声了，以及它们啃咬钢条时牙齿和金属磨擦的尖锐声。他们啃咬过的地方，有些部分已经越来越细，露出了银白色。泛着泡沫的唾液喷溅到被单和床头柜上。

“至少他们现在还进不来，”爱莉说道。“除非他们咬断另一根钢条。”

吴说，“要是葛兰能设法到维修楼……”

“那他准会完蛋，”马尔杜说道。他拖着扭伤的脚踝在房间里一瘸一拐地走着。

“他来不及赶到那里，更别说是去恢复电源。他无法阻止他们进来的。”

马康姆又咳嗽了几下。“没错。”他的声音有气无力，几乎像是一阵喘息。

“他说什么？”马尔杜问。

“就这样，”马康姆重复道。“可以……”

“可以怎样？”

“调虎离山……”他略带迟疑地说着。

“怎么个调虎离山法？”

“到……栅栏那里……”

“好，然后去做什么？”

马康姆无力地咧嘴一笑。“把……你的手伸出栅栏外。”

“噢，天啊，我真受不了你。”马尔杜说着，转过身去。

“别着急，”吴说道。“他说得对。这里只有两只恐龙。这表示外面至少还有四只。我们可以出去，给他们来个调虎离山。”

“然后怎么办呢？”

“然后，葛兰可以脱身到食楼去，启动发电机。”

“然后再回到控制室，启动整个系统？”

“正是这样。”

“没时间了，”马尔杜说道。“没时间了。”

“但是如果我们能将恐龙引到这里来，”吴说道，“也许还能把他们从天窗上引开……这办法可能行得通，值得一试。”

“这样需要一个诱饵。”马尔杜说道。

“没错。”

“但是谁去当诱饵呢？我不行，我的脚踝受伤了。”

“我可以去。”吴说。

“不行，”马尔杜说道。“你是惟一懂得怎么去操作电脑的人。你必须透过启动无线电话跟葛兰通话。”

“那么我去吧。”哈丁说道。

“不，”爱莉说。“马康姆需要你，还是我去吧。”

“见鬼，我不是这个意思，”马尔杜说道。“你会被恐龙包围住的，屋顶上的恐龙……”

但是她已经俯下身去系球鞋上的鞋带了。“别告诉葛兰，”她说。“这会让他担心的。”

玄关里一片寂静，冰冷的雾气飘过他们身边，无线电话已经沉寂几分钟了。丁姆问道：“他们为什么不跟我们说话？”

“我饿了。”莉丝说道。

“他们正在想办法。”葛兰说道。

无线电话响起了卡答声。“葛兰，是你吗 | | 我是吴。你在那里吗？”

“我在这里。”葛兰说道。

“听着，”吴说。“从你那里可以看到游客中心的后面吗？”

葛兰的视线穿过后面的玻璃门，一直望到棕榈树和雾气。

“可以。”葛兰说道。

吴说：“有一条通道可以直接穿过棕榈树到维修楼。电源设备和发电机组就在那里，我想你昨天已经见过那座维修楼了。”

“是的。”葛兰答道，尽管他一时间觉得疑惑。他看过那座大楼？那是昨天的事吗？好像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

“现在听着，”吴说道。“我们认为可以把所有的恐龙引到旅馆这里来，但是我们不太有把握。因此千万要小心。给我们五分钟时间。”

“好的。”葛兰说。

“你可以把孩子留在自助餐听里，他们应该不会有问题。你走的时候记得带着无线电话。”

“好的。”

“在你离开之前，将无线电话关掉，这样你出了大楼后就不会制造任何噪音。你到了维修楼时，记得跟我联络。”

“好的。”

葛兰关掉了无线电话。莉丝靠过来。“我们要到自助餐厅去吗？”她问道。

“是的。”葛兰说。他们站起来，迈开步伐穿过玄关内飘浮的雾气。

“我要吃汉堡。”莉丝说道。

“我想没有电来做汉堡了。”

“那么改成冰淇淋。”

“丁姆，你得待在她身边，帮帮她。”

“我会的。”

“我要离开一会儿。”葛兰说道。

“我知道。”

他们来到了自助餐厅的门口。葛兰打开门的时候，葛兰看到了方方正正的餐桌和椅子，后面是不锈钢的弹簧门。近处则是一台收银机和一个放口香糖与糖果的架子。

“听我说，孩子们，我要你们待在这里，不管情况怎么样。明白了吗？”

“把无线电话留给我们。”莉丝说道。

“不行，我需要它。在这里待着。我只去大约五分钟，好吗？”

“好。”

葛兰关上了门。自助餐厅里顿时一片漆黑。莉丝抓住他的手。“把灯打开。”她说。

“不行，”丁姆说。“没有电。”但他戴上了他的夜视镜。

“你这样很好，那我怎么办呢？”

“拉着我的手。我们去弄点吃的。”他带着她往前走。在绿色的磷光中，他看到了桌子和椅子。在右边的是闪着绿光的收银机，还有装着口香糖和糖果的架子。他抓了一把糖果。

“我跟你说过，”莉丝说道。“我要冰淇淋，不是糖果。”

“还是凑和着吃吧。”

“我要冰淇淋，丁姆。”

“好，好。”

丁姆将糖果塞进口袋，带着莉丝往餐厅里面走去。她拉着他的手。“我什么都看不见。”她说。

“只管跟着我走，抓住我的手。”

“那么你慢一点。”

在桌子和椅子的另一头有两扇弹簧门，上面有小的圆窗。它们也许是通往厨房的。他推开一扇门，将门开得大大的。

爱莉·塞特勒走出旅馆的正门，她感觉到冰凉的雾气拂过她的脸和腿。她的心在怦怦直跳，尽管她明白在栅栏后面是十分安全的。就在她前面，她看到了在雾中粗壮的栏杆。

但是栅栏再过去的地方以外她就看不清楚什么了。再往前二十码，景

物转成了乳白色。

她根本看不见什么恐龙。事实上，花园和树林静得几乎令人毛骨悚然。“嘿！”她提心吊胆地朝雾中喊着。

马尔杜倚在门槛上。“我怀疑这样真的行得通，”他说道。“你得弄出点声音来。”他蹒跚着走出来，拿了一根从里面的建物上取来的钢条。他用钢条在栅栏上敲得梆梆作响，活像在敲开饭的锣似地。“来吃饭吧！开饭罗！晚餐准备好了！”

“真好笑。”爱莉说道。她不安地朝屋顶上匆匆瞥了一眼。她没见到什么恐龙。

“他们不懂英语。”马尔杜咧嘴一笑。“不过我猜他们懂了大致的意思……”

她仍旧惶恐不安，觉得他的逗趣令人心烦。她朝游客中心望去，大楼笼罩在雾中。马尔杜又开始敲打栅栏。她极目望去，远处几乎是雾蒙蒙的一片，她看到了一只苍白可怕的动物。那是一只恐龙。

“第一位客人。”马尔杜说道。

那只恐龙白色的身影消失了，只剩一片白影，然后它又回来了，但不再朝前走近。奇怪的是，它似乎对旅馆里传来的这种噪音充耳不闻。她开始担忧起来了。除非她能将恐龙吸引到旅馆这边来，否则葛兰就会大祸临头的。

“你把声音弄得太大声了。”爱莉说道。

“我没有。”马尔杜说道。

“哎，你真的敲得太响了。”

“我知道这些畜牲——”“你喝醉了，”爱莉说。“让我来处理它。”

“那你要怎么做呢？”

她不理他，直接来到大门前面。“据说恐龙很聪明。”

“没错，至少像黑猩猩那么聪明。”

“它们的耳朵很灵吗？”

“是的，灵敏极了。”

“说不定他们分辨得出这种声音。”她说着，打开了栅栏大门，发出很响的吱嘎声。金属铰链由于雾气不断地吹拂带来的气而生锈了。她又把它关上了，再打开时又发出一阵吱嘎声。

她让门敞开着。

“我不想那么做，”马尔杜说道。“既然你要这么做，先让我准备好发射器。”

“准备好发射器。”

他叹了一口气，想起了什么。“霰弹在金拿罗身上。”

“好，那么，”她说。“注意外面的动静。”她走出大门，跨出了栅栏。她的心剧烈地跳动，她几乎感觉不到脚站地时的触感。她从栅栏那里走开，然后它很快地便隐没到雾中，这真让人惊恐不安。它迅速在她身后消失了。

正如她所预料的，马尔杜这时以像酒醉激动的语调扯开嗓门向他喊叫起来。“该死，小女孩，别那么做！”他吼叫着。

“别叫我『小女孩』。”她大声回应着。

“我要叫你什么，你管不着。”马尔杜喊着。

她不去理睬他。她慢慢地转动身体，警惕地注视着四面八方的动静。现在她离栅栏至少有二十码远了，她能看见蒙蒙细雨般的雾气在枝叶中飘

荡，就像细雨拍打着树叶似地。她待在离树叶远远的地方，在一个灰色的阴影世界中移动。腿上和肩上的肌肉因紧张不安而作痛。她瞪大两眼注视着四周。

“听到我的声音了吗，该死的？”马尔杜吼叫着。

这些动物有多大能耐？她琢磨着。聪明到能切断我的退路？回到栅栏那里没有多远，真的不远——他们进攻了。

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第一只恐龙从左边一棵树下的枝叶间冲过来。它纵身跃起，她掉头就跑。第二只恐龙从另一边逼近，显然想在她奔跑时拦截她。它腾身跃向空中，张开爪子扑上来。她就像一个精疲力竭的赛跑者拼命向前冲去，那畜牲从泥地上直逼过来。现在她全速奔跑着，不敢回头张望，喘得上气不接下气，终于看到在蒙蒙雾气中显露出的栅栏，看到了马尔杜将大门打开，看到了他朝她伸出手来，向她喊着，抓住了她的手臂把她拉进来；他拽得太猛了，以致于她一个踉跄摔倒在地上。她转过身来刚好看到第一只恐龙，接着是两只、三只，他们撞着栅栏，厉声吼叫着。

“干得好！”马尔杜叫着。此时他正在嘲笑着那些畜牲，用吼叫回应他们，惹得他们暴跳如雷。他们扑向栅栏，纵身跳起，其中有一只险些跃过栅栏。

“天啊，真够惊险的！这些杂种还能跳呢！”

她站起来，看看身上被擦破和摔伤的伤痕，血顺着腿往下淌。这时她脑子里只想着：这里有三只恐龙，屋顶上有两只。这表示有一只依然不知去向。

“过来，帮帮我，”马尔杜说道。“我们得持续吸引它们的注意力。”

葛兰离开了游客中心，急速向前行进，没入雾中。他找到了棕榈树之间的通道，便顺着它朝北走去。再往前，长方形的维修楼就从雾中显现出来了。

他根本看不到什么门。他继续走着，拐过墙角。在树木掩映的大楼后部，葛兰看到一个给货车装货的水泥平台。他爬上平台，面对着一扇用波状钢板制成的回转门，门上了锁。他又跳下来，继续在大楼四周徘徊。再往前，在他的右边，葛兰看到一扇普通的门，它被一只男人的鞋子撑开着。

葛兰走进门里，眯着眼在黑暗中察看。他倾听着，但没听见动静。他拿起无线电话，将它打开。

“我是葛兰，”他说道。“我现在进去了。”

吴抬头望着天窗。那两只恐龙依然盯着下面马康姆的房间直瞧，但他们的注意力似乎被外面乱烘烘的声音分散掉了一部分。他走到旅馆的窗口。外面，三只恐龙还在不断地向栅栏进攻。爱莉来回奔跑着，因为在栅栏后面，很安全。可是恐龙似乎不再一心一意想要抓到她了。这时它们好像在玩耍似地，翻滚着从栅栏处往后退，用后腿站立起来，吼叫着，然后落下身子，再翻滚，最后再扑过来。他们的行动明显地带有卖弄本事的意味，而不太像是认真进攻。

“就像鸟类在表演似地。”马尔杜说道。

吴点点头。“它们很聪明。他们明白没办法抓到她，所以并不是玩真的。”

无线电话响了。“——哔。”

吴拿起无线电。“请再说一遍，是葛兰博士吗？”

“我已经在里面了。”葛兰说道。

“葛兰博士，你已经进维修楼了吗？”

“是的，”葛兰说，随即他又补充道：“也许你该叫我亚伦。”

“好吧，亚伦，如果你是站在东侧的门内，你就会看到一大堆管子和管道设备。”吴闭上眼睛，想像着这个情景。“一直往前走，在大楼的中心，一个大的天井直通地底，有两？”

“懵卜睢丁谏愕淖蠡吟怯？”

“栏杆的金属走道。”

“我看见了。”

“沿着走道向前走。”

“我正走着。”无线电话中隐约传来他在金属上行走的铿锵脚步声。

“你走了二十到三十英尺后，就会看到向右拐的另一条走道。”

“我看见了。”葛兰说。

“顺着那条走道走。”

“好的。”

“你一直走下去，”吴说道，“就会来到一处扶梯边，它在你的左边，你就走下去。”

“我看到了。”

“顺着扶梯走下去。”

接下来是一阵长久的沈寂。吴用手指梳理他那潮的头发。马尔杜紧蹙着眉头。

“好的，我沿着扶梯下去了。”葛兰说。

“很好，”吴说。“听着，在你的前方应该有两个黄色的大桶，上面标有『可燃物』。

下面还有一些文字，是用西班牙文写的。”

“就是这些东西，”吴说。“它们是供发电机用的两个油桶。其中一个已经干了，因此我们必须用另一个油桶。要是你往油桶底部看，你会看到一根伸出来的白色管子。”

“直径四英寸的塑胶管？”

“没错，是塑胶管。顺着这根管子往前走。”

“好的。我正沿着管子走……喔！”

“怎么了？”

“没什么，我撞到头了。”

一阵间歇。

“你没事吧？”

“嗯，没事，只是……弄痛了我的头。我真笨！”

“继续沿着管子走。”

“好，好，”葛兰说道。听上去他有点不耐烦。“好了。那管子通向一个大的铝箱，旁边有通气孔，上面写着『本田』。它看起来就像是发电机。”

“是的，”吴说。“那就是发电机。你走到它的侧边，还会看到有两个按钮的镶板。”

“我看到它们了。是黄色和红色的？”

“正是它们，”吴说。“先按黄色的按钮，当你按下去以后，再按红色的。”

“好。”

又是一阵间歇，它差不多持续了一分钟。吴和马尔杜面面相觑。

“亚伦？”

“它故障了。”葛兰说道。

“你先按下黄键，然后再按红键了吗？”吴问道。

“是的，我是这么做的，”葛兰说道。他好像有些恼火了。“我是完全按你的吩咐去做的。先有一股嗡嗡声，接是一阵卡答、卡答声，非常快，然后嗡嗡声停止了，再来就什么也没了。”

“再试试看。”

“我已经试过了，”葛兰说道。“但它没有运转。”

“好吧，等一下。”吴皱起了眉头。“听起来好像发电机是在点火启动，但却因为某个原因而发动不起来。亚伦？”

“我在这里。”

“绕到发电机后面去，就是塑胶管伸进去的地方。”

“好的。”又是一阵悄然，接着葛兰说道，“管子接到一个圆的黑色气缸，它看起来像是个抽油机。”

“没错，”吴说。“就是这个样子，那就是抽油机。你找一下顶部的一个小阀门。”

“阀门吗？”

“它应该突出在顶部，有一个小小的金属扣环，你可以转动它。”

“我找到它了。可是它在边上，不在顶部。”

“好吧，把它扭开。”

“空气出来了。”

“很好。一直等到 | | ”“现在液体流出来了，闻起来像是汽油的味道。”

“好。关上阀门。”吴转向马尔杜，摇着朗。“抽油机无法自动发动。亚伦？”

“足的。”

“再试试按钮。”

一会儿以后，吴听到“发电机旋转时隐隐约约的机件摩擦声，发动起来后又传来了平稳的噗噗声。

“发动起来了。”葛兰说道。

“干得好，亚伦！干得好！”

“下面怎么办？”葛兰问道。它的声音听起来无精打采的。“这里的电灯还没亮呢。”

“回到控制室去，在你修复那些系统的过程中，我会保持跟你通话的。”

“现在我该做的就是这件事吗？”

“是的。”

“好吧，”葛兰说道。“到那里以后再跟你通话。”

无线电话发出了最后一阵嘶嘶声，接着就没有声音了。

“亚伦？”

无线电话内一片死寂。

丁姆穿过餐厅后面的弹簧门进入厨房。厨房中间是一张大的不锈钢桌子，左边是有着许多炉心的平台，再过去是一些巨大得能容下人的冷藏库，丁姆上前打开冷藏库，寻找冰淇淋。当他逐个打开它们时，里面冒出一股股带气的烟雾。

“炉子怎么会开着？”莉丝说着，放开了他的手。

“没有开啊。”

“它们全有蓝色的火焰。”

“那些都是指示灯。”

“指示灯是什么？”他们家里也有一个电炉。

“别管它，”丁姆说着，打开了另一个冷藏库。“不过这表示我可以给你做点什么吃吃了。”在第二个冷藏库里，他发现了各种食品，有盒装的牛奶，成堆的蔬菜，还有一堆带T形骨头的牛排、鱼——偏偏没有冰淇淋。

“还想吃冰淇淋吗？”

“我跟你说过了，不是吗？”

再下一个冷藏库非常大。不锈钢的门上有一个横的宽大把手。他抓住那把手，将门打开，看到一个大冰柜。这个冷藏库就像一个房间，里面冰冷彻骨。

“丁米……”

“你不能再等一下吗？”他说着，显得不大耐烦。“我在替你找冰淇淋呢。”

“丁米……有个东西在这里。”

她悄声低语着，一时间，这最后的几个字几乎没有引起对方的注意。接着丁姆从冰柜里跑出来，看到门边被笼罩在绿色的烟雾中。莉丝站在钢制的工作台旁。她回头望着厨房的门。

他听到一阵低沉的嘶嘶声，就像是一条巨大的蛇发出的声音。它轻柔地起落着，几乎听不见。也许是风吹的原故，但是他直觉到这并不是。

“丁米，”她低声说，“我害怕……”

他悄悄地走到厨房的门口，朝外看去。

在黑漆漆的餐厅里，他看到排得整整齐齐的绿色长方形桌子。在它们中间平稳地移动着的，除了呼吸的嘶嘶声外，竟是一头像鬼影般悄无声息的迅猛龙。

在维修房的黑暗中，葛兰沿着管道摸索行进，朝扶梯那里走回去。在黑暗中摸索走路相当艰难，不知怎地他觉得那发电机的声音反而令人晕头转向。他来到扶梯边，刚要往上爬时，突然觉得除了发电机的声音外，房间里还有一样什么东西。

葛兰停下来，倾听着。

那是一个人在叫。

听起来似乎是金拿罗。

“你在哪里？”葛兰叫道。

“我在这里，”金拿罗说。“在卡车里。”

葛兰看不到什么卡车。他眯着眼在黑暗中察看，他斜眼在四处搜寻着。他看到了绿色闪光的形体，在黑暗中移动着。然后他看到了那辆卡车，便转身向它走去。

丁姆发觉这片寂静冷飕飕的，令人毛骨悚然。

那只迅猛龙有六英尺高，体格健壮，虽然它结实的腿和尾巴被桌子遮挡住了，丁姆只能看见它那壮实的身躯，两只前肢紧贴在身体两侧，爪子下垂着。但是他能看到它背上闪亮的斑纹，这只迅猛龙十分警觉，一面往前走，一面左顾右盼，头像鸟似地会突然伸出去，在行走时，还会一上一下地摆动，

又长又直的尾巴垂着，使它看起来更像一只鸟。

一只巨大的、默不作声的猛禽。

餐厅昏黑幽暗，但那只恐龙显然看得一清二楚，平稳地朝前挪动着，并不时俯下身去，把头探到桌子底下。丁姆听到了一阵急促的鼻子吸气声。接着它的头猛然抬起，像鸟头一样警惕地瞻前顾后。

丁姆注视着它，最后确定这只迅猛龙正朝着厨房走来。它是在循着他们的气味朝前搜索吗？所有的书上都说恐龙的嗅觉不灵，但是这一只看起来鼻子却挺灵的。不管怎样，书本上又能有多少真知灼见呢？在这里的就是个活生生的东西。

它接近他了。

他急忙缩回厨房里去。

“外面有什么东西吗？”莉丝问道。

丁姆没有回答。他将她推到墙角的一张桌子底下，正好在一个大的垃圾筒后面。

他低下身子靠近她低声而严厉地说道：“待在这里！”然后他奔向冰柜。

他抓起一把冷冻的牛排，跑回门口，他不慌不忙地把第一块牛排放在地板上，随即住后退几步，再放下第二块……

透过夜视镜，他看到莉丝在垃圾筒周围东张西望。他挥挥手叫她回去。他放好了第三块牛排，又放了第四块，然后退回到厨房内部。

嘶嘶声越来越响了，接着带爪的前掌抓住了门，那大脑袋小心翼翼地朝四周望着。

迅猛龙停在厨房的门口。

丁姆半蹲在厨房的后部，靠近那张钢制的工作台离门口较远的桌脚旁。但他来不及藏起来了，他的头和肩膀仍然突出在桌面上。他能清楚地看到那只迅猛龙。

丁姆慢慢地低下他的身子，想藏到桌子底下去，迅猛龙突然掉过头来，直盯着丁姆瞧。

丁姆僵住了，他依旧暴露在外，但是他心想，千万不能动。

迅猛龙站在门口，一动也不动。

丁姆心想，这里更黑了，它更不容易看清楚了。这使得它更小心谨慎了。

但是这时他能闻得到这只大爬虫的陈腐气味。透过夜视镜，他看到恐龙在静静地打哈欠，它鼻子向后仰，露出成排的锋利牙齿。迅猛龙再次注视前方，昂起头来东张西望，大眼珠在骨头突出的眼窝中骨碌碌地转动。

丁姆感觉到他的心脏在怦怦直跳。不管怎么说，像这样在厨房里跟一只猛兽对峙着，和在开阔的林子里与他对峙比起来，实在可怕多了。那体格、那迅猛的动作、那刺鼻的气味，以及嘶嘶的呼吸声……

近在咫尺，它看起来比霸王龙还要吓人。霸王龙高大强壮，却不怎么机智。迅猛龙有人那般大，但一眼看去就是一副很敏捷机智的样子。丁姆觉得它那犀利的目光几乎像它那锋利的牙齿一样可怕。

迅猛龙嗅闻着，移步向前——直向莉丝走去。它不知怎么搞地，准是闻到她的气味了。

丁姆的心更剧烈跳动了。

迅猛龙停住了脚步，缓缓地弯下身来。

它发现了那块牛排。

丁姆想弯下身，从桌子底下察看，可是他不敢动弹。他以半蹲的姿势纹丝不动地站着，听着那嘎吱嘎吱的声音。它正在吃牛排，连肉带骨全部吞下。

它抬起那细长的头，向四周张望，用鼻子嗅着。它看到了第二块牛排，便迅速移向前去。它俯下了身子。

一片寂静。

恐龙没有再吃它。

它的头又仰起来了。丁姆的腿蹲太久了，觉得快麻木了，但他没有动。

那畜牲为什么没吃第二块牛排呢？千头万绪闪过他的脑海——它不喜欢牛肉的味道，不喜欢那种冷冰冰的感觉，不喜欢不新鲜的肉质，接着它察觉出这是一个圈套，它嗅到了莉丝，闻到了丁姆，它看到了丁姆——这时迅猛龙急速地跑过来。它发现了第三块牛排，便埋下头来，又抬头望望，再向前走去。

丁姆屏气凝神。恐龙这时离他只有几英尺远而已。丁姆能看到它身体两侧肌肉的抽动，还能看到前掌爪子上已经凝结血迹。他还能看到它身上好看的条纹花样，还有下巴底下、脖子上皮肤的皱折。

迅猛龙用鼻子闻着。它猛然抬起头，直盯着丁姆。丁姆吓得几乎连气也喘不过来了，全身僵硬、紧张。他注视着那只恐龙的眼睛在扫视房间。它又用鼻子闻了一下。

它发现我了，丁姆想道。

接着它又抬起头来朝前望，那畜牲正继续往前，向第四块牛排走去。

丁姆心想，莉丝，你可千万不要动，不管你怎么样，你可千万不要动……

迅猛龙闻了闻那块牛排，继续向前，这时他来到打开了的冰柜门口。丁姆能看见冷气从里面冒出来，顺着地板翻滚着，向那畜牲的脚边飘去。一只带爪子的脚举起来，然后又放下，没有声响。恐龙犹豫不决。太冷了，丁姆想，它不会进去的，太冷了，它不会进去的，它不会进去的，它不会进去的……

恐龙进去了。

头消失了，接着是身体，再接着是直挺挺的尾巴。

丁姆全力扑上去，用全身的重量顶住冰柜的不锈钢门，砰地一下把它关上，结果那门压住它的尾巴尖。那门竟关不上了！迅猛龙吼叫起来，声音大得让人胆战心惊。丁姆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一步——尾巴消失了！他砰地一下将门关上，还听到了卡答一声！关上了！

“莉丝！莉丝！”他厉声高叫。他听到了恐龙在撞门，感觉它在砰砰地和钢铁撞击。他知道里面有一个扁平的钢制圆钮，要是恐龙在砸这个圆钮，它就能把门打开。他们怎样也得把门锁上。“莉丝！”

莉丝就在他身旁。“你要干什么！”

丁姆将身子顶在门的横把手上，把门抵住。“有一个门闩！一根小的闩！把它拿来！”

迅猛龙像狮子一样在吼叫，声音被关在厚厚的钢板里面，它正用整个身子往门上猛撞。

“我什么也看不见！”莉丝叫道。

那根门闩就悬在门的把手下，在一条金属链子上汤着。“它就在那里！”

“我看不见它！”她失声叫道，丁姆这才想到她没戴夜视镜。

“用手去摸！”

他看见她的小手伸出去，碰到了他的手，摸索着找那根门，她跟他是这么接近，他能感觉到她非常惊恐，她在找门时紧张得上气不接下气。迅猛龙拼命地撞门，门竟然开了——天哪，门开了——可是那畜牲没料到门会被撞开，已经转身去准备再撞上来，这时丁姆砰地一声急忙将门关上。

莉丝摸了回来，在黑暗中伸出了手。

“我找到了！”莉丝叫道，手里紧抓着门子，把它塞进锁孔里去，但它又滑了出来。

“从上面，从上面插下去！”

她重新抓住它，同时把链子举起来，将链子和门子一起甩到把手上面；它们落了下去，插进孔里。

锁上了。

迅猛龙大声吼叫。它再次向门撞击时，丁姆与莉丝都向后倒退。随着每一次冲击，厚重的钢墙上的铰链吱嘎作响，但它们都未松开。丁姆心想那畜牲无法撞开门了。

这只恐龙被锁在里面了。

他长长地舒了口气。“我们走吧。”他说。

他拉起她的手，两人双双逃走了。

“你真应该见到他们的，”金拿罗说道，这时葛兰正带着他往回走出维修楼。

“一定有二十多只始秀颚龙，我爬进卡车里才能躲开他们。他们全待在挡风玻璃的上方，就那么蹲在那里，像秃鹰似地守候着。但等你过来以后，他们就都跑走了。”

“他们是食腐动物，”葛兰说道。“他们不会攻击任何能走动的，或是外表强壮的东西；只会攻击那些病的了，或是将要死的东西。总之，都是一些动弹不得的东西。”

现在他们正顺着扶梯往上爬，要回到入口处的门那里。

“那头向你进攻的恐龙怎么样了？”葛兰问道。

“我不知道。”金拿罗说。

“它跑掉了吗？”

“我没看见。我跑开了，我想是因为它受伤了，马尔杜射中了它的腿。它在这里的时候，一直在流血。后来……我就知道了。也许它掉头又出去了，也许它死在这里了，我没看见。”

“说不定它还在这里。”葛兰道。

吴透过旅馆的窗户注视着栅栏外的恐龙。他们好像还在那里寻开心，不断地向爱莉作出进攻的姿态。这种举动已经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了，他突然觉得这也许久了点。看来他们似乎是竭力想引起爱莉的注意，而同样地，她也千方百计地要将它们的注意力吸引过来。

恐龙的行为对吴来说常常是较少考虑到的一个层面。事实也的确如此：行为是DNA的次等序列的效应，就像蛋白质的折叠一样。你无法准确预测它，也不能真正地控制它，除非用一些生硬的方式，比方说抑制动物体内的一种，使他们必须依赖某种规定的食物维生。但一般说来，行为效应根本是超出人类理解范围之外的。你不能看了一组DNA序列后就预测行为，那是办不到的。

而这种情况使得吴的 DNA 研究仅纯粹是实验性的。它类似一种修补性的工作，就像一名现代的工匠要修复一个非常古老的钟一样，几乎是在处置一样来自古代的东西，某种用古代的材料、按照古代的法则做成的事物。你无法确定活动的原理，在漫长的时间流程中，它已被进化的力量修整、改造过不知多少次了。因此就像一位工匠把钟修好后再看看它是否走得较准确一样，吴也要作些修整，然后再看看那些动物是否会表现得更规矩些。他也只打算纠正那些恶劣的行为：肆无忌惮地撞击电网栅栏，或在树干上摩擦皮肤上的伤口。就是这些行为的研究又让他再次回到制图板前。

他的科学知识到底是有限的，这使他对公园里的恐龙产生一种神莫测的感觉。

他从来无法真的确定，公园内这些动物的行为是否具有真正的准确性，它们是否真的就像远古的恐龙那样在行动呢？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永远都不可能有答案。

虽然吴从不承认这点，但是恐龙正在繁衍的事实却是对他工作成果的一种高度确认。一只在繁殖的动物最具有根本性的说服力；它说明吴已将各方面准确地组合起来了。他复制出了千百万年前的一种动物，复制的准确度那么高，使得那些动物竟然能繁殖出下一代。

尽管如此，他望着外面的恐龙，还是被它们那种执拗的行为搞得心烦意乱。恐龙是聪明的，而聪明的动物很快就会厌烦的，且它们还会筹画安排，以及——哈丁从马康姆的房间来到玄关。“爱莉在哪里？”

“还在外面。”

“还是叫她进来吧，恐龙已经离开天窗了。”

“什么时候离开的？”吴问道，一边走向门口。

“刚走没多久。”哈丁说。

吴突然打开正门。“爱莉！进来，快！”

她回头看看他，觉得纳闷。“这里没问题，一切都控制住了……”

“快回来！”

她摇摇头。“我知道该怎么办。”爱莉说。

“快进来，爱莉，该死！”

马尔杜不喜欢吴站在那里让大门开着。正当他要说这话的时候，突然间他看到一个影子从上面落下来，他马上意识到发生什么事了。吴的整个身体被猛拉到门外，马尔杜听到爱莉惊叫起来。他跑到门口，向外望去，只见吴仰面朝天地躺在地，他的身体已被巨爪撕开，那只恐龙正使劲地掀动头部，撕扯着吴的肠子，尽管吴还没咽气，还吃力地伸手来想将它巨大的头推开。他就这样活生生地被恐龙吞食着。这时爱莉停止了喊叫，开始沿着栅栏的内侧奔跑，马尔杜使劲地将门关上，吓得头晕目眩。这一切都发生在转眼之间！

哈丁问：“它是从屋顶上跳下来的？”

马尔杜点点头。他走到窗前，向外望去，他看到栅栏外的三只恐龙正各自跑开。

但他们没有去追爱莉。

他们在往回走，向游客中心跑去。

葛兰来到维修楼旁，凝视着雾蒙蒙的前方。他可以听见恐龙的吼声，他们似乎越来越靠近了。这时他能见到它们的身影从他面前跑过。他们正向游客中心跑去。

他回头看着金拿罗。

金拿罗摇摇头，表示不同意。

葛兰靠过去，在他耳边低语：“别无选择。我们只有打开电脑。”

葛兰起身向雾中走去。

一会儿以后，金拿罗随即跟上。

爱莉没有停下来思考。当恐龙跳进栅栏向吴进攻时，她恰好转过身来，然后便立刻全力向旅馆的另一头跑去。在栅栏和旅馆之间有一片十五英尺宽的开阔地。她奔跑着，听不到恐龙在追赶她，只听见自己的呼吸声。她拐过墙角，看到大楼边上长着一棵树，就纵身跳起，抓住了一根树枝，将身体往上汤。

她并不感到慌张。当她蹬腿向后仰，看到两条腿竖在自己面前时，只有一种兴高采烈的感觉，她将腿勾在更高的树枝上，收紧小腹，迅速向上攀爬。

她已离开地面十三英尺了，而恐龙还没有追上来。当她看到第一只恐龙在树底下时，她开始觉得自己挺有能耐的。那畜牲张开血盆大口，筋脉暴露的皮肉从下巴上垂下来。她继续快速向上爬去，双手交替着向上攀登，终于快要看见大楼的顶部了。她再次朝下看。

两只恐龙正在爬树。

现在她和屋顶一样高了，她看见屋顶离她只有四英尺远，上面还有金字塔形的玻璃天窗。屋顶上有扇门，她可以从那里进去。她集中力气，纵身向空中一跳，四肢着地，跌落在屋顶上。她的脸擦破了，但不知怎地，她只觉得兴奋，好像那是她在玩的一套把戏，是她注定要赢的一场比赛似地。她向通往楼梯的那道门奔去。她能听到身后恐龙在摇撼着树枝。他们还在树上。

她到了门口，旋转门钮。

门锁上了。

过了一会她才从成功的喜悦中明白过来，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危险。门锁上了。

她正在屋顶上，无法下去。门锁上了。

她心烦意乱地一个劲儿狠撞着那门，接着又跑到屋顶的另一头，希望能找到下去的通道，但透过飘浮的雾气，只看见里面的游泳池绿色的轮廓。池子周围都是水泥铺砌的地面，有十至十二英尺宽，要跳过这段距离对她来说太远了。没有其他的树可以爬下去，没有楼梯，没有逃生门。

什么也没有。

爱莉转过来，看到那些恐龙很轻松地跳上了屋顶。她跑向大楼的另一端，希望那里还有一扇门，但是没有。

恐龙在向地慢慢地逼近，蹑手蹑脚地向她走来，静悄悄地在锥形的玻璃天窗间移动。她朝下望去，池子的边缘远在十英尺以外。

太远了。

恐龙越来越近，开始分开前进。她脑子里胡思乱想起来：难道事情经常都是这样吗？一点小差错就会酿成滔天大祸？刚才的兴奋感仍未消褪，她怎么也不相信这些畜牲就要来侵犯她，她不相信此刻她的生命就快到尽头了。这似乎是不可能的。她沈浸在一种自欺欺人的乐观情绪中，根本不愿相信这种事会发生。

恐龙吼叫着。爱莉向后退去，往屋顶的另一端移动。她吸了一口气，

接着撒腿向屋缘冲刺。当她向屋缘冲去时，看到了游泳池，她知道它离得太远了，但她想，管它的，随即跃向空中。

接着是下坠。

随着一阵刺痛肌肤的震动，她感到自己投入一片冰冷之中。她在水面下了，成功了！她冒出水面，仰望屋顶，看到那些恐龙正在俯视着她。她知道，如果她能做到的话，那些恐龙也能办到。她一边奋勇向前游去，一边想通，恐龙会游泳吗？但是她相信它们会游泳，说不定还有鳄鱼那么好的水性呢。

恐龙转身离开了屋顶边缘。接着她听到哈丁在叫：“是塞特勒吗？”她明白他已经打开屋顶的门。

恐龙正向他走去。

她赶快爬出水池，直奔旅馆。

哈丁两步并成一步地跑上往屋顶的楼梯，不假思索地一下子将门打开了。“塞特勒！”他叫着。随后他停住了。雾气在屋顶上的锥形天窗间飘浮，眼前不见恐龙的影子。

“塞特勒！”

他一心只想着塞特勒，以致于一会儿以后才发觉自己疏忽的地方。他想，本来应该看到那些畜牲的。就在这时，那带利爪的前臂突然往门的边缘猛击，一把抓住了他的胸脯，他感到撕裂般的疼痛。他卯足全身的力气向后挣脱，将门关上，门压住了恐龙的前臂。他听到马尔杜在楼下叫喊：“她在这里，她已经进来了。”

从门的另一边传来了恐龙的吼声，哈丁再次用力将门关上，爪子缩回去了，随着金属般砰地一声，他把门关上了，即刻颓然倒在地上，咳个不停。

“我们要到哪里去？”莉丝问道。他们已在游客中心的二楼。一条有玻璃墙的走廊从大楼中直贯而过。

“去控制室。”丁姆说。

“在哪里？”

“前面某个地方。”丁姆一边往前走，一边看着镌刻在各个门上的名字。这些看来都是办公室：公园管理员……游客服务部……总经理……主计官……

他们来到一个玻璃隔板前，上面有块牌子写着：

封闭区未经允许，不得入内上面有一道供插安全卡用的缝隙，但丁姆只轻轻一推，门就开了。

“它怎么会开了？”

“没电了。”丁姆说。

“我们到控制室去做什么？”她问道。

“去找一个无线电话。我们必须和其他人通话。”

在玻璃门的另一边，走廊继续朝前延伸。丁姆记得这个区域，他先前见过，是在昨天参观的时候。

莉丝急忙跟在他身边。他们听到了远处恐龙的吼叫声。那些动物似乎正在逼近。

然后丁姆听到他们在楼下砰砰地撞击着玻璃。

“他们正在外面……”莉丝悄悄地说。

“别担心。”

“他们来这里干什么？”

“现在别管这个。”

公园管理室……操作运转室……控制室……

“在这里。”丁姆说。他推开门。这间控制室还是他先前看到的那个样子。房间正中央有一张控制台，配有四张椅子和四部电脑监视器。房间里除了监视器以外一片漆黑，监视器全都显示出一排彩色的长方形。

“那么哪里有无线电话？”莉丝问道。

但是丁姆已经把无线电话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了。他向前挪动，注视着电脑萤幕。

萤幕竟然是亮的！

这只能说明——“电流一定又通了……”

“讨厌！”莉丝说着挪动了一下身体。

“怎么了？”

“我踩在什么人的耳朵上了。”她说道。

他们进来后，丁姆没看到有什么人。他回头看，只见到一只耳朵被丢在地板上。

“真是恶心！”莉丝说道。

“别去管它。”他转向监视器。

“这个人的其余部分到哪里去了？”她问道。

“现在别管这个了。”

他紧盯着监视器。萤幕上出现了一排排彩色的条块（请参照图表十七）。

“你还是别弄那玩意儿吧，丁姆。”她说道。

“别担心，我不会乱动的。”

他以前看过复杂的电脑，比如那些被安装在大楼里，由他父亲操作的电脑。这些电脑控制着一切，从电梯和安全守卫到暖气和冷气系统。它们的外表基本上就像这个样子——有许多彩色的标示——可是它们通常更简明易懂，而且几乎都有一个求助程序标示，如果你需要了解那种系统的话。但他在这里没看到求助标示。为了确定起见，他又察看了一下。

不过随后他看到另一些东西：萤幕的左上角有数字在跳动。它们的读数是：十点四十七分二十二秒。这时丁姆才明白它表示的是时间。只剩下十三分钟可以叫回那艘船了，但他更担忧旅馆里的人们。

传来了一阵静电的干扰声。他转身看到莉丝拿着一个无线电话。她在拨动旋钮和刻度盘。“它要怎样才能响？”她说道：“我不知道怎么用。”

“把它给我。”

“这是我的！是我找到它的！”

“把它给我，莉丝！”

“我要先用它！”

“莉丝！”

突然间无线电话响了。“究竟出了什么事？”传来了马尔杜的声音。

莉丝一惊之下，无线电话从她手中掉落到地上。

葛兰往后躲避，蜷缩在棕榈树丛中。透过前面的雾气，他能看见那些恐龙在蹦跳吼叫，用头撞击游客中心的玻璃。可是在吼叫的间歇中，他们会静下来，抬起头颅，好像在倾听远方的什么声音似地。接着他们会发出如泣如诉的哀嚎。

“他们在干什么？”金拿罗问道。

“看来它们很想到自助餐厅里去。”葛兰说道。

“自助餐厅里有什么？”

“我把孩子们留在那里了……”葛兰说。

“它们能冲破玻璃吗？”

“我想不会，不会的。”

葛兰留神察看着，这时他听到了远处无线电话的卡答声。恐龙跳得更加焦躁不安了。他们此起彼落，一个比一个跳得更高，终于他看到其中一只首先轻捷地跳上二楼的阳台，从那里进入了游客中心的二楼。

在二楼的控制室中，丁姆捡起了莉丝掉下的无线电话。他按下按钮。

“喂？喂？”

“是你吗，丁姆？”这是马尔杜的声音。

“是的，是我。”

“你在哪里？”

“在控制室里，电流通了。”

“太好了，丁姆。”马尔杜说。

“要是有人教我怎么启动这部电脑，我就来操作。”

一阵沉默。

“喂？”丁姆问。“你听得见我吗？”

“啊，这个我们有点问题，”马尔杜说道。“这里没有人，呃，知道怎么做，怎么启动电脑。”

丁姆问：“什么，你不是开玩笑吧？没人知道？”似乎令人难以置信。

“是的。”一阵沉寂。“我想那是关于主要网路的某种东西。将主要网路打开……丁姆，你不是懂一点电脑吗？”

丁姆凝视着萤幕。莉丝用手肘碰碰他。“丁米，跟他说你不懂。”她说道。

“是的，懂一点点。我懂一点电脑。”丁姆说。

“那你就试试吧，”马尔杜说道。“这里没人知道怎么操作。葛兰也不懂。”

“好，”丁姆说。“我会试试看的。”他卡答一声关掉无线电话，注视着萤幕，仔细地琢磨着。

“丁米，”莉丝说，“你不知道怎么做啊。”

“我知道。”

“好吧，如果你知道的话，那就试试吧。”莉丝说道。

“等一下。”他摆出一副要动手的架势，将椅子拉近键盘，按下了游标键，这些键能使游标在萤幕上移动。但是什么也没出现。他又按了另外一些键，萤幕仍旧没有变化。

“怎么了？”她问道。

“有点问题。”丁姆说着，皱眉头。

“你根本不懂，丁米。”她说道。

他又检查了一下电脑，仔细地察看着。键盘的上方有一排功能键，就像一般的PC键盘一样，监视器很大，还是彩色的。但是监视器的外壳却有点异乎寻常。丁姆望着萤幕的边缘，看到了许多模糊的红色小点。

闪烁的红点，布满萤幕的四周……这会是什么呢？他将手指移向那光点，看到柔和的光在皮肤上闪动。

他碰了一下萤幕，只听到哔哔一声（请参照图表十八）。

不一会儿，那信息栏消失了，原有的萤幕又回来了。

“怎么回事？”莉丝问。“你刚才做了什么？你碰了某个东西。”

当然！他想。他碰了萤幕。这是一个碰触式萤幕！边缘四周的红光一定是红外线感应器。丁姆从未见过这种萤幕，不过从杂志上读到过。他碰了碰重新设定。”回复信号。

萤幕立刻变了。他获得一个新的信息：

电脑现已复位从主萤幕上作出你的选择从无线电话上，他们听到了恐龙吼叫的声音。

“我要看，”莉丝说。“你应该试试画面。”

“不，莉丝。”

“可是我要画面。”她说道。他还没来得及抓住她的手，她已经碰了画面。萤幕变了（请参照图表十九）。

“哎唷。”她叫道。

“莉丝，你安静点可以吗？”

“你看！”她叫着。“它运转了！哈！”

在房间四周，监视器迅速地显视出公园内各地区不同的画面。大部分是灰蒙蒙的景象，因为外面雾气弥漫，但是有一部监视器显示出旅馆的外部，屋顶上有一只恐龙，接着另一部监视器转到阳光明媚的画面，显示出一条船的船头，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下。“那是什么？”丁姆问，探过身子。

“什么？”

“那个画面！”

但画面已经过去，这时他们看到了旅馆的内部一个房间接着一个房间，后来又看到了马康姆正躺在床上——“停住，”莉丝说。“我看到他们了。”

丁姆触碰了萤幕上的几个地方，获得了副功能表，然后又有更多的副功能表。

“等等，”莉丝说。“你把它搅乱了……”

“你闭上嘴可以吗？你又不不懂什么电脑！”

这时他在萤幕上获得了一份监视器的名单。其中之一标有度假旅馆：LV二一四。

另一个则标有远处：船上。

他碰了萤幕几次。

视频画面出现在房间四周的监视器上，其中一个显示出那艘补给船的船首，前面是海洋。在远处，丁姆看到了陆地——沿海的建物，还有一处港湾。他认出了那个港湾，因为前一天他曾经乘直升机飞过它的上空。那里是旁塔雷纳斯。看来这艘船刚离开码头没多久。

可是他的注意力被下一个画面吸引过去了，它显示出此刻在灰蒙蒙雾中的度假旅馆的屋顶。那些恐龙大多隐蔽在锥形天窗的后面，但是都探头缩脑的，脑袋在画面上忽隐忽现。

接下来在第三部监视器上，他看到了一个房间的内部。马康姆正躺在一张床上，爱莉站在他旁边。

他们两人都朝上望着。就在他们观望的时候，马尔杜走进了房间加入他们，带着关切的神情朝上望着。

“它们看见我们了。”莉丝说道。

“我不这么认为。”

无线电话卡答一声。在萤幕上，出现马尔杜将无线电话举到嘴边的画面。“喂，是丁姆吗？”

“我在这里。”丁姆说。

“啊，我们的时间不多了，”马尔杜沮丧地说道。“最好能将电流网路打开。”

接着丁姆听到了恐龙的吼声，见到一个长长的头颈从玻璃中垂下来，忽然间从萤幕上方进入画面，猛然伸出了嘴巴。

“赶快，丁米！”莉丝喊着。“将电流接通！”

网路当丁姆试图回到主萤幕时，他突然发觉自己迷失在一片复杂混乱的监视萤幕系统中。大部分的系统都有一个单一按钮或单一指令可回复到先前的萤幕，或是主功能表。但是这个系统却没有||或者说，至少他不了解其中的规则。此外，他确定援助指令也已被输入系统中，但他却找不到它们，而莉丝又在他身旁活蹦乱跳，不时大声嚷嚷，弄得他心慌意乱。

终于他将主萤幕找回来了。他也弄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反正它又回来了。他停下来，寻找指令。

“想想办法，丁米！”

“你闭嘴好吗？我正在想办法寻找『援助』。”他按下主机板（TEMPLATEMAIN），萤幕上立刻充满了复杂的图表，以及彼此间有相关联的方框和箭头。

没有用。一点用处也没有。

他又按了公界面（COMMONINTERFACE）。萤幕转换成（请参照图表二十）：“那是什么？”莉丝问。“为什么你不接通电源，丁米？”

他没去理睬她。也许这个体系上的“援助”被称作“信号”。他按下了信号（INFO），萤幕变了（请参照图表二十一）。

“丁||米，”莉丝尖叫着，但是他已经按下了寻找语句（FIND），因此又获得了一个无用的窗口。他又按下倒退（GO\BACK），于是萤幕又变了（请参照图表二十二）。

从无线电话中，他听到马尔杜在说：“事情怎么样了，丁姆？”他不想费力气来回答，只是发疯似地一个接一个按着键钮。

突然间，在没有任何预示的情况下，主萤幕又回复了（请参照图表二十三）。

他研究着这个萤幕。主电力（ELECTRICAL\MAIN）与集合网路 DNL（SETGRIDS\DNL）看上去似乎都和网路有关系，另外安全。”健康（SAFE。”HEALTH）与关键锁（CRITICAL\LOCKS）

可能也很重要。他又从画面上听到了恐龙的咆哮。他必须作出抉择，于是按下了集合网路 DNL（SETGRIDS\DNL），接着他看到萤幕又变了，发出一阵阵嘟嘟声（请参照图表二十四）。

他不知道怎么办，便按下了标准参数（STANDARDPARAMETERS）。萤幕又变了。

标准参数：

公园网路 B 四 | C 六外部网路 C 二 | D 二。

动物园网路 BB | 七畜栏网路 R 四 | R 四。

旅馆网路 F 四 | D 四维修网路 E 五 | L 六。

主网路 C 四 | G 七感应网路 D 五 | G 四。
服务网路 AH | B 五核心网路 A 一 | L 一。
线路整合未经试验。
安全网路保持自动。

丁姆沮丧地摇摇头。过了一会儿，他才意识到他已经获得珍贵的信息。他现在知道这是旅馆的内部网路了！他按了网路 F 四。

电源网路 F 四（度假旅馆）
指令不能被执行。错误 | 五 五。
（指令错误，与电源不相容。参考手册四 | 九至四 | 一一页）

“它不在运转。”莉丝说。

“我知道！”他按了另一个键。萤幕又闪了一下。

电源网路 D 四（度假旅馆）
指令不能被执行。错误 | 五 五。
（指令错误，与电源不相容。参考手册四 | 九至四 | 一一页）

丁姆竭力保持镇静，想好好想个透彻。由于某个原因，每当他试着打开一个网路时，总是获得指令错误的信息。萤幕上表示电源与他输入的指令不相容。但是这表示什么呢？为什么会与电源不相容？

“丁米……”莉丝说着，使劲拽他的手臂。

“现在不要闹啦，莉丝。”

“快啦！”她说着，将他从萤幕和控制台前拖开。接着他听到了恐龙的吼声。

声音是从玄关走廊那边传来的。

在马康姆床上方的天窗上，眼看那些恐龙就要将第二根钢条咬断了。现在它已经能将整个头探进破碎的玻璃，朝下面的人示威、吼叫。过了一会儿以后，它们又会缩回去，再去啃咬钢条。

马康姆说：“现在要不了多久，只要三、四分钟，它们就能将钢条完全咬断了。”他按下无线电话上的键。“丁姆，你在那里吗？丁姆？”

没有回答。

丁姆溜出主控室，看到那只迅猛龙就在走廊远处的尽头，站在阳台旁边。他惊讶地凝视着，心想，它是怎样从冰柜里跑出来的？

接着当他定神凝望时，第二只恐龙突然出现在阳台上，他这才明白过来。那只恐龙根本不是从冰柜里出来的，而是从外面进来的。它是从下面的地上跳上来的。第二只恐龙悄悄地降下来，平稳地落在栏杆上。丁姆简直无法相信，这么巨大的动物竟能向上跳十英尺，说不定还不只十英尺。他们的腿一定强健无比，这真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莉丝悄声说：“我想你说过它们不能 | | ”“嘘 | | ”丁姆竭力想集中心思，但却不禁怀着又迷惑又惊恐的心情注视着，这时第三只恐龙跃上了阳台。这些畜牲漫无目标地在走廊上徘徊了一阵子，接着便开始排成一行鱼贯前行，向他和莉丝走来。

丁姆悄悄地顶着他背后的门，准备重新进入控制室。可是门没有松动。他更用力地顶着。

“我们被锁在外面了，”莉丝低语道。“你看。”她指着门上插安全卡的缝隙，一个明亮的红点在闪烁。不知怎地，安全门恢复功能了。“你这个傻瓜，你把我们锁在外面了！”

丁姆朝走廊望过去。他看到了其他的门，但每扇门上都有一个红点在闪烁。这表示所有的门都被锁上了。他们无路可走了。

接着他看到走廊远处尽头的地板上有一堆软瘫的东西。那是一个死了的守卫，一张白色的安全卡夹在他的皮带上。

“赶快！”他悄声说。他们奔向那个守卫。丁姆拿到了安全卡，又折回来。可是那些恐龙当然也瞥见了他们。他们吼叫着，挡住了回到控制室去的路。这时它们开始分散开来，在玄关中形成一个扇形，向丁姆和莉丝逼近。他们的头开始有节奏地低下来。

他们要进攻了。

丁姆做了他惟一能做的事。他用那张卡打开离玄关最近的一道门，将莉丝推进去。当门在他们身后慢慢关上时，恐龙嘶嘶叫着冲了上去。

旅馆伊恩·马康姆每吸一口气，就好像要气似地。他用呆滞的目光望着那些恐龙。

哈丁在量他的血压，皱起了眉头，又量了一下。爱莉里着一条毛毯，直打冷战。马尔杜坐在地板上，身子倚在墙上。哈蒙德抬头凝视，一言不发。他们全都在注意倾听无线电话。

“丁姆出什么事了？”哈蒙德问道。“怎么还没有消息？”

“我不知道。”

马康姆说：“他们真难看，对不对？真的很难看。”

哈蒙德摇摇头。“谁会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呢？”

爱莉说：“显然马康姆想到了。”

“我不是想到，”马康姆说道。“而是预测到了。”

哈蒙德叹了口气。“拜托，别再说这些了。他一直在说『我早跟你们说过会这样的』，可是谁也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

“这不是想不想的问题，”马康姆说道，闭上了眼睛。藉着药力他慢慢地说道，“这是你认为自己能做到什么的问题。当猎人来到雨林中为家人寻找食物的时候，他是否希望能支配自然呢？不，他心想自然是他力所不能及的东西，是远在他的认知及所能支配的范围之外的。也许他会向自然祷告，向供给他生活所需的森林祷告。他祷告是因为自知无法支配自然，而只能祈求自然的慈悲。

“但是你们却决心摆脱自然的束缚，决心要支配自然。从那时候起，你们就深深地陷入不幸之中，因为你们办不到——你们从来没有办到——也永远办不到。别把事情搅混了。你们可以造一艘船，但是却造不出海洋；你们可以造出一架飞机，但是却不能造出空气。你们的能力比起你们那些古怪的梦想，实在是差太多了。”

“他和我失去联络了，”哈蒙德说道，叹了口气。“丁姆上哪里去了？他应该是个很有责任心的孩子啊！”

“我相信他一定在想办法控制局面，”马康姆说道。“就像其他人那样。”

“葛兰也是，他到底怎么了？”

葛兰来到游客中心的后门，也就是他二十分钟前离开的那个门。他转了一下把手：门锁上了。接着他看见那小小的红色光点。安全门又恢复功能了，真是见鬼！他转到大楼的正面，穿过损坏了的正门进入主厅，停在他先前待过的守卫桌子的旁边。他能听到他的无线电话发出干涩的嘶嘶声。他来到厨房，寻找孩子们，厨房的门开着，可是孩子们却不见了。

他上楼去，来到了标有封闭区字样的玻璃隔板前，但是门却锁上了。他需要一张安全卡才能再往前走。

葛兰进不去。

他听到玄关的某个地方传来了恐龙的吼声。

那像皮革一样的爬虫类动物的肌肤擦到了姆脸上，利爪撕扯着他的衬衫，丁姆仰面跌倒，惊恐地尖叫起来。

“丁姆！”莉丝尖叫着。

丁姆挣扎着重新站起来。那只年幼的迅猛龙爬到他肩上，惊慌地吱吱乱叫。丁姆和莉丝这时正在白色的育幼室中，地板上撒着各种玩具：黄色的球、洋娃娃、塑胶的拨浪鼓等。

“这是只幼龙。”莉丝说道，一边指着那只抓住了姆肩头的动物。

这只小恐龙将头直住了姆的脖子靠去。丁姆心想，这可怜的东西也许饿了。

莉丝凑过来，这小家伙又跳到她的肩头上。它在她的脖子上磨擦着。“它为什么这样？”她问。

“它受惊了吗？”

“我不知道。”丁姆说。

她将恐龙又递回给丁姆。那小家伙吱吱叫着，在他的肩头活蹦乱跳，不断地东张西望，头急速地转动着。毫无疑问，这小家伙一定受了什么刺激，而且——“丁姆。”莉丝悄声说。

他们进入育幼室以后，通向玄关的门没有关上。这时巨大的迅猛龙进来了，先是第一只，接着是第二只。

那只小动物显然十分激动，在丁姆肩上吱吱叫着，蹦蹦跳跳。丁姆明白他必须从这里脱身，也许这只小家伙能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它毕竟还只是一只小恐龙。他将这只小动物从肩上拖下来，扔了过去。

小家伙在大恐龙的腿间奔窜。第一只恐龙低下头，小心翼翼地嗅着这只小恐龙。

丁姆抓住莉丝的手，把她拖到育幼室后面去。他一定要找到一道门，一条脱身？”

穆罚？”

一声尖锐刺耳的叫声传了过来。丁姆回头看到那只幼龙被叨在大恐龙的嘴里。第二只恐龙上前来，撕扯着那只小家伙的肢体，千方百计要将它从第一只恐龙的嘴里拖出来。两只恐龙一边乱叫，一边为争夺这只小恐龙在搏斗。血滴不断溅到地板上。

“他们把它吃了。”莉丝说道。

恐龙还在为小家伙的残躯搏斗，用后腿站立着，头顶着头。丁姆发现了一道门——而且未上锁——就拖着莉丝窜了出去。

他们来到另一个房间，从那深绿色的光他明白这里是废弃了的DNA萃取实验室，一排排的立体显微镜被弃置在一边，高解析度萤幕上显现出巨大凝固了的昆虫的黑白影像。那是些千百万年前叮咬恐龙的蚊蝇，它们吸的血现在被用来复制公园中的恐龙。丁姆和莉丝穿过实验室，丁姆可以听见恐龙的鼻息声和吼叫声，他们跟着追过来，越来越靠近了。接着他来到实验室的后部，穿过一道门。门那边一定有警报器，因为在狭窄的走廊上发出了阵阵间歇、尖锐的警报声，头顶上的灯一明一暗地闪烁着。丁姆沿着走廊奔跑时，

突然陷入一片黑暗中——然后灯又亮了起来——接着又是一片漆黑。在警报声中，他听到了恐龙在追赶他时发出的鼻息声。莉丝在呜咽着。丁姆看到前面又有一道门，上面有蓝色的“有害生物物质”的标记，他一头撞到门上，冲了过去，突然间他撞上一个巨大的东西。莉丝惊恐地尖叫起来。

“别慌，孩子们。”一个声音说道。

丁姆难以置信地眨着眼。站在他面前的是葛兰博士，他身旁站着金拿罗先生。

在外面的玄关走廊上，葛兰几乎用了两分钟才想起死在玄关的守卫身上有一张安全卡。

于是他又跑回去，拿到了那张卡，跑进前面的走廊，飞快地奔往玄关的走廊。他循着恐龙的声音一路前行，发现恐龙正在育幼室里杀着。他确定孩子们一定是到隔壁房间去了，于是立刻跑到萃取实验室。

就在那里，他遇到了孩子们。

这时恐龙正朝他们逼近。这些动物迎面碰上这么多人，在惊讶之余，似乎一下子变得犹豫不前了。

葛兰将孩子推到金拿罗的怀里，说道：“把他们带到安全的地方去。”

“可是——”“从那里出去，”葛兰说道，指着身后远处的一道门。“要是可以的话，把他们带到控制室去。你们在那里会很安全的。”

“那你怎么办？”金拿罗问道。

恐龙站在靠近门的地位。葛兰注意到他们准备等所有的恐龙聚集，然后再一起前进，就像是一群追杀猎物的野兽一样。想到这些，他忍不住浑身打颤。

“我有一个计画，”葛兰说。“现在就进行吧。”

金拿罗带着孩子们离开了。恐龙继续向葛兰缓缓逼近，经过那些超级电脑，以及那些依然不断闪现着一连串电脑识读代码的萤幕。恐龙们毫不迟疑地向前逼进，嗅着地板，一再低下头。

葛兰听到身后的门卡答一响，便回头留了一眼。所有的人都已经站在玻璃门的另一边，注视着他。

金拿罗摇着头。

葛兰明白他的意思。没有门通向那边的控制室，金拿罗和孩子们都被困在那里了。

现在一切就全指望他了。

葛兰慢慢地贴着实验室的边缘挪动，将恐龙从金拿罗和孩子们的身边引开。他可以看见另一道门更靠近正面，上面标有通实验室的字样。不管这表示什么，他的脑海里已经有了一个主意，他希望自己是正确的。那门上有一块蓝色的有害生物物质的牌子。恐龙又更逼近一些了。葛兰一个转身，撞上门，再冲过去，进入一片幽深、温暖的寂静之中。

他转过身来。

没错。

他到了他想要到的地方，来到了孵化室：在红外线的照射下，长长的桌子上放着一排排的蛋，低垂的雾气笼罩着四周。桌上的翻动器卡答作响，不停地转着。雾气在桌子边缘涌动，飘到地板上，然后消散。

葛兰径直跑到孵化室的后部，来到一间有紫外线及玻璃墙壁的实验室中。他立即被一片蓝光包围。

他望着周围的玻璃药瓶、摆满吸量管的烧杯、玻璃碟子……全部是些精巧的实验室器皿。

恐龙进入了这间房间，刚开始它们小心谨慎地嗅着润的空气，望着长长的放蛋的桌子。

领头的恐龙用前臂擦着它那血淋淋的嘴巴。他们静悄悄地走在长桌子之间，甚有默契地配合着穿过房间，并不时低下头来细看桌子下面。

他们在找他。

葛兰蜷缩着身子，移向实验室的后部，抬头望去；他看到了标有骷髅和交叉骨头的金属罩子。一个牌子上写着：小心生物性毒素 A 四，慎防危险。葛兰想起雷吉斯曾说过这些都是剧毒，只需一点点就能立即置人于死地……

罩子在实验室桌面的映射下泛出红色。葛兰无法将手伸到罩子下面去。他得设法打开它，但是没有门也没有把手，他一点办法也没有，无从下手……葛兰慢慢站起来，回头看了看那间主要的房间。恐龙还在桌子间移动。

他转向罩子，看到一个奇怪的金属装置陷入桌面下，它看起来就像一个有圆盖的户外电源引入口。

他轻轻弹起那个盖子，看到一个按钮，就用手按了下去。

随着轻微一阵嘶嘶声，罩子向上滑去，直至天花板。

他看到在他头上方的玻璃架子，一排排的瓶子上都有骷髅与交叉骨头的标记。他仔细看了看上面的标签：CCK 五五……A 四小肠内分泌素…… THYMOLEVINX | 一六一二……那些液体在紫外线下闪着淡绿色的光。在远处他看到一个装有注射器的玻璃碟子。注射器不大，每个都盛有少量的绿色液体。葛兰蜷缩在幽暗的蓝光中，将手伸向放有注射器的碟子。注射器上的针头都用塑胶套子套着。他用牙齿咬掉了一个套子，望着那纤细的针头。

他向前挪去，移向恐龙。

他一辈子都在研究恐龙。现在他要看看自己究竟了解了多少。迅猛龙是小型的食肉恐龙，就像食蛋龙与快捷龙一样；这些动物长久以来就被认为是会偷蛋的，就像近代的某些鸟类会吃其他鸟类的蛋那样，而葛兰也一直认为迅猛龙会吃恐龙蛋，只要他们有机会的话。

他蹑手蹑脚地走向孵化室中离他最近的一张放蛋的桌子，慢慢地在雾气中伸出手来，从桌上拿了一枚大的蛋。那枚蛋差不多有足球那么大，米色的蛋壳上点缀着淡淡的粉红色斑纹。他小心地捧着这枚蛋，一边用针头刺穿蛋壳，将注射器内的液体打进蛋里。那枚蛋泛出了淡淡的蓝色。

他再次俯下身去。在桌子底下，他看到了恐龙的腿，以及从桌面翻滚下来的雾气。他让泛光的蛋在地板上朝恐龙滚过去。那些恐龙抬头张望，听到了蛋在滚动时发出的轻微响声，便扬起头向四周扫视，接着又恢复了慢条斯理、蹑手蹑脚的搜索。

那蛋停在离最近的那只恐龙几码远的地方。

该死！

葛兰只好重来一遍：轻轻地伸出手去，拿下一枚蛋，替它注射，然后让它滚向恐龙。这回蛋停在一只迅猛龙的脚边。它缓缓晃动着，以脚爪的趾头轻碰那枚蛋。

这只恐龙低下头，惊奇地望着这个新来的礼物。它弯下去用鼻子嗅这枚发光的蛋，然后用鼻子拨弄着它，让它在地板上滚动了一会儿。

结果它不去理睬这枚蛋。

迅猛龙又直起身来，慢慢地移向前去，继续搜寻着。

这招没有用。

葛兰再去拿第三枚蛋，用一枝新的针筒替它注射。他双手捧着这枚蛋，将它抛出去。但他抛的这枚速度很快，就像一个保龄球在滚动一样，那蛋大声地滚过地板。

有一只恐龙听到了这个声音——低下头来——看到它过来了——就本能地去追赶那枚滚动的蛋。它张大嘴猛然向下咬了一口，将蛋壳咬碎了。

这只恐龙站立着，白色的蛋白正从它嘴边滴下来。它津津有味地用舌头舔着，一边嗤嗤地喷着鼻息。它再次去咬蛋，舔着淌在地板上的蛋汁。不过它好像一点也不觉得难受。它又弯下身子去吃那破碎的蛋了。葛兰低头观察着将会发生什么事……

恐龙的视线穿过房间，看到了他。它两眼直直地注视着他。

迅猛龙凶狠地吼叫着，向葛兰走去，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大步穿过房间。葛兰眼睁睁看着事情发生，竟然吓呆了。突然间那只畜牲发出喘吁吁的呼噜声，巨大的身体一头栽倒在地上，那厚重的尾巴抽搐着敲打着地面，这只恐龙不断地发出快窒息似的声音，中间不时夹杂着断断续续的尖叫声，嘴里缓缓地冒出泡沫，头一前一后地摆动着，尾巴在猛烈地敲击、抽打。

干掉一只，葛兰心想。

可是它并没有很快就死去。它似乎永远也不会真的气似地。葛兰伸出手又拿了一枚蛋——并看到房间里其他的恐龙一下子都呆若木鸡，倾听那只垂死的恐龙发出的声音。有一只恐龙抬起了头，然后一只接着一只都昂起头来。那第一只恐龙走过去看它那只倒毙的同伴。

这只垂死的恐龙在抽搐，整个身子瘫在地上颤抖，发出可怜的哀鸣。从它嘴里冒出的泡沫是那么多，以致于葛兰几乎快看不到它的头颅了。它在地板上拍击着，呻吟不已。

第二只恐龙俯下身去，察看这只倒毙的同伴。它似乎被这种临死痛苦的景象弄糊涂了。

它警惕地望着那满是泡沫的头，然后目光移向那痉挛的脖子，起伏不定的胸部、腿部……

然后它在后腿上咬了一口。

垂死的恐龙吼叫起来，突然仰起头向后扭转，用牙齿往攻击者的脖子上咬下去。

这下就有两只了，葛兰心想。

可是站着的那只恐龙却挣脱出来，血从它的脖子上往外冒。他用后爪猛然窜起？”

焕 涑匾幌伦？”

就撕开了倒下的那只的肚子，盘曲的肠子掉出来，活像肥胖的蛇似地。满屋子都是这只垂死的恐龙的嘶叫声。攻击者掉转身子，好像突然觉得太麻烦的样子。

它穿过房间，低下头，碰上了一枚发光的蛋！葛兰看到它一口咬了下去，晶莹的蛋白从它的下巴上滴下来。

现在可结束两只了。

几乎是在转眼间，那第二只恐龙就中毒了，它不停地咳嗽，向前栽倒，倒下时撞翻了一张桌子。几十枚蛋在地板上到处乱滚。葛兰心慌意乱地望着

这些蛋。

还有第三只恐龙呢。

葛兰已经没有多余的针筒了。这么多蛋滚在地板上，他得另外想个办法。就在他正考虑该怎么办的时候，那最后一只恐龙怒气冲冲地喷出了鼻息。葛兰朝上望去——那只恐龙已经发现了他。

这最后一只恐龙一动也不动地静止了好一阵子，只是定神看着葛兰。然后它慢慢地、悄悄地向前行进，不动声色地向他逼近。它的头时而仰起，时而俯下，先看看桌子底下，再瞧瞧桌子上面。它走起来瞻前顾后、小心谨慎，已不再像成群结队时那样动作敏捷了。它现在孑然一身，不敢再掉以轻心。它的目光一直未离开葛兰。葛兰迅即向周围望了望，四周没有可藏身的地方。他一筹莫展……

葛兰的目光紧盯着恐龙，它正慢慢地向旁边移动。葛兰也跟着在动。他设法尽可能在他和逼近的恐龙之间保持最远的距离。慢慢地……慢慢地……他移向了左边……

恐龙在孵化室昏暗的红光中前进。它的气息从张开的鼻孔中喷出来，发出经微的嘶嘶声。

葛兰感到蛋在它的脚下纷纷碎裂，蛋黄沾在他的鞋底上。他蹲了下去，感觉到口袋鼓出来的无线电话。

无线电话。

他将它从口袋中取出，打开了它。

“喂，我是葛兰。”

“亚伦吗？”是爱莉的声音。“亚伦？”

“听着，”他轻声的说道。“只管说话。”

“亚伦，是你吗？”

“说吧。”他再次说道，并将无线电话从地板上推过去，从自己的身边推向逼近的恐龙。

他蜷缩在一边桌脚的后面，等待着。

“亚伦，请跟我说话。”

接着卡答一声，然后就没有声音了。那无线电话就此悄无声息。恐龙行进着，发出轻微的嘶嘶气息声。

无线电话依然默不作声。

她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她不明白我的意思？在黑暗中，恐龙越来越靠近了。

“……亚伦？”

从无线电话中传出的声音使这只大畜牲停了下来。他用鼻子在空气中嗅着，仿佛想察觉出房间里另一个人来似地。

“亚伦，是我，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得到？”

这时恐龙从葛兰身边走开，向无线电话移去。

“亚伦……请……”

他为什么没有将无线电话推得再远一点呢？那只恐龙正在向它走去，可是它离他很近。

那大脚就在他的身旁停下来。葛兰能看到那有卵石斑的皮肤上泛出柔和的绿色光芒，弯弯的爪子上凝结着斑斑血迹。他能嗅到一股强烈的爬虫类气味。

“亚伦，听我说……亚伦？”

恐龙俯下身来，犹疑不决地拨弄着地板上的无线电话。它的身子已经从葛兰身边转开，它的大尾巴正好举到葛兰的头顶上。葛兰伸出手来，将针筒深深地扎进尾巴的肉里，把毒液注射进去。

这只迅猛龙大吼一声，跳了起来。它以惊人的速度转身向葛兰扑来，张开了血盆大口。

它狠咬一口，牙齿咬住了桌脚，接着猛然一抬头，桌子被掀到一边，葛兰向后退去，这时他完全暴露在恐龙面前了。恐龙向他虎视眈眈地逼过来，直起身子，头撞上了上方的红外线灯，碰得它们胡乱摇晃。

“亚伦？”

恐龙用后腿直立起来，举起有爪子的脚准备踢过来。葛兰一骨碌滚开，它的脚猛下来，险些踩到他身上。他感到肩胛骨上一阵如烧灼般的剧痛，一股热血突然浸润到他的衬衫上。

他从地板上滚过去，压碎了蛋，他的手上、脸上被蛋汁弄得一塌糊涂。恐龙又踢了一脚，朝无线电话过去，它顿时火星四溅。恐龙狂暴地吼叫着，又踢了第三脚，葛兰滚到墙前，无路可退了，那畜牲最后一次举起了它的脚。

然后却摇摇晃晃地向后倒下。

第七章

“数学将越来越需要你勇气去正视其含义。”

伊恩·马康姆

毁灭世界

他们将马康姆搬到旅馆的另一个房间里，将他安顿在一张干净的床上。哈蒙德仿佛又振奋起来，开始东奔西跑。“嗨，”他说，“起码灾难躲过去了。”

“你说的是什么灾难啊？”马康姆问，叹着气。

“喔，”哈蒙德说，“它们没能获得自由，在世上横行霸道了。”

马康姆用一只手支撑着坐起来。“你是在担心这个？”

“这确实是非同小可的事，”哈蒙德说道。“这些肠辘辘的食肉动物会出来毁灭我们的星球的。”

“你这个自以为是的白痴，”马康姆怒气冲冲地说道。“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你以为自己制造出这些怪兽，就有能力摧毁这个星球吗？天啊，那你得有多大令人着魔的能力，你知不知道？”马康姆躺在床上。“你无法摧毁这个星球。你甚至不是它的对手。”

“可是大部分的人都相信，”哈蒙德用生硬的口气说道，“我们的星球正岌岌可危。”

“咳，没这回事。”马康姆说道。

“所有的专家都一致认为我们的星球出了问题。”

马康姆叹息着。“我来跟你谈谈我们的星球吧。”他说道。“我们的星球已经有四十五亿年的历史，地球上的生物差不多也有这么悠久的历史，大约有三十八亿年。最先出现的是细菌，然后是多细胞动物，再来是首批复杂动物，有生存在海洋中的，也有在陆地上的。接下来是漫长的动物世纪 | | 有

两栖动物、恐龙、哺乳动物，每一类都绵延了几百或几十万年。伟大的动物时代兴起，走向繁荣昌盛，最后销声匿迹。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一个持续且剧烈动荡的背景下发生的，山脉隆起后因风化侵蚀而消失，彗星碰撞，火山爆发，海洋涌现后因泥沙淤积而消失，整个大陆在漂移……一切都处在无休止地剧烈变动中……即使在今天，我们地球上最重要的地理特征也是来自两大陆地的碰撞，这导致喜马拉雅山系隆起了数百万年。地球自形成以来已历经各种变迁而延续到今天，它必然会在我们之后继续生存下去。”

哈蒙德蹙起眉头。“只因为它延续了很长的时间，”他说道，“并不能说明它将永世长存。假如发生辐射事故的话……”

“假定有这种情况，”马康姆说道。“譬如说一次严重的事故，所有的植物和动物都死了，地球在十万年中一直散发放射线。而生命都会往某些地方存活下来——在地表下面，或冻结在北极的冰下。在这段漫长的岁月中，地球成了不毛之地，但在这之后，生命又会再度在地球上繁衍。进化的过程又会再一次出现。也许需要数十亿年生命才能恢复到像现在这样有形形色色的生物，而且无疑地和现在的面貌将完全不同。尽管我们会做出各种蠢事，但是地球还是会生存下去，生命也将绵延不断。只是我们，”马康姆说道，“认为这是不可能的罢了。”

哈蒙德说：“不过，假如臭氧层变得越来越稀薄——”“那将会有更多的紫外线辐射到地球表面。这又怎样呢？”

“这样，就会导致皮肤癌。”

马康姆摇摇头。“紫外线辐射对生命是有益处的，是种很强大的能量，能促进突变、进化。随着紫外线辐射量的增多，许多生命形式会欣欣向荣。”

“而许多其他生命将会渐渐绝种。”哈蒙德说道。

马康姆叹息着。“你以为这种事是第一次发生吗？你该了解氧气吧？”

“我知道氧气是生命所必须的。”

“那只是在现在，”马康姆说道。“事实上氧气对新陈代谢是有害的。它是一种腐蚀性气体，就像氟一样。氟可以用来蚀刻玻璃。当氧气最初被某些植物细胞当成废气排出的时候——假设大约是三十亿年以前——它给我们星球上的其他生命造成一种危机。这些植物细胞以一种致命的毒气污染了环境。它们不断呼出致人于死地的毒气，以致于它的浓度越来越高。像金星这样的行星氧气浓度还不到百分之一，但是地球上氧气的浓度却一直在迅速增长——百分之五，百分之十，最后达到了百分之二十！地球已经有了一个纯毒气的大气层，这是会扼杀生命的！”

哈蒙德露出恼怒的神色。“那么你到底想说明什么？是想说明现代的污染物也将被吸收进去吗？”

“不，”马康姆说。“我的意思是，地球上的生物能够照管它们自己。在一个人看来，一百年是一段漫长的时间。一百年以前，我们还没有汽车和飞机，没有电脑和疫苗……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可是对地球来说，一百年根本是微不足道，一百万年也算不了什么。这个星球是在一个更广阔的规模上生息绵延的。我们无法想像它那缓慢而有力的节奏，甚至连试着去想像的谦恭行为也没有。我们只是地球上的过客，生命转瞬即逝。即使我们明天就离开尘世，这个世界也不会牵挂我们的。”

“你怎能说得如此轻松？我们很可能真的会一命呜呼的！”哈蒙德怒气冲冲地说道。

“是的，”马康姆说。“正是如此。”

“你到底想说明什么呢？我们不该关心环境吗？”

“不，当然不是。”

“那又是什么呢？”

马康姆咳嗽起来，朝远处凝望着。“我们得把事情搞清楚。我们的星球并没有什么危险，面临危险的是我们。我们没有能力去摧毁这个星球——或是去挽救它。可是我们或许有能力来拯救自己。”

控制局面四个小时过去了。已经到了下午，太阳正西沉。控制室中的空调又恢复了运转，电脑也在正常运作。据他们的估计，岛上的二十四个人已死了八人，失踪者六人以上。

游客中心和度假旅馆都安然无恙，北区地带看来已经清除了恐龙。他们已请求圣荷西当局援助。哥斯大黎加国民防卫队正向这里行进，同时还派了一架救护飞机来将马康姆送往医院。

在电话中，哥斯大黎加的国民防卫队格外谨慎；因为在援助到达海岛之前，圣荷西与华盛顿之间势必会函电交驰。现在天色渐晚，如果直升机不能很快赶到，他们就得一直等到第二天早上。

在这期间，他们只能翘首等待，别无他法。那艘船还在返回的航程中，船员们发现了三只幼龙在船尾的货舱里东奔西窜，于是将它们杀死了。在云雾岛上，迫在眉睫的危险看来已经过去；所有的人不是待在游客中心，就是留在旅馆里。丁姆操作电脑十分顺手，这时他又打开了一个新的萤幕。

动物总数二百三十八

尾声：

圣荷西时间一天天过去了。政府当局很客气，把他们安顿在圣荷西的一家豪华饭店里。他们进出自由，想打电话给谁就可以打电话给谁，然而政府却不允许他们离开这个国家。美国大使馆的一位年轻人每天来探望他们，问他们是否需要什么东西，并向他们解释，华盛顿正在作一切努力，尽快使他们可以启程回国。但事实明白地显示，许多人已死在哥斯大黎加的这块土地上，一场大灾难好不容易才躲了过去。哥斯大黎加政府认为，他们遭到约翰·哈蒙德与他对这个小岛的计画的欺骗和愚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愿立即释放幸存者。他们甚至不允许埋葬哈蒙德和伊恩·马康姆。因此他们只能继续等待下去。

葛兰每天都被带到另一个政府办公室，在那里，一位彬彬有礼、聪明能干的官员会询问他。他们要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他的经历——葛兰是怎样遇到约翰·哈蒙德的？葛兰对这项计画了解多少？葛兰如何收到来自纽约的传真？葛兰为什么到这个岛上来？这个岛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同样的问题，日复一日，一遍又一遍同样的过程。

有好一阵子，葛兰猜想，他们一定认为他在对他们撒谎。他们希望他能告诉他们一些事情，不过他实在想不出来他们到底想知道什么事情。然而，这些人也很奇怪，似乎一直在等待着什么。

最后，某天下午，他正坐在饭店游泳池旁边，看着丁姆和莉丝泼水，

忽然一位身穿卡其布服装的美国人走了过来。

“我们从未见过面，”这位美国人说道。“我的名字叫马蒂·盖提雷兹。我是这里卡拉拉生态保护区的研究人员。”

葛兰说道，“你就是最早发现始秀颚龙标本的那个人。”

“没错，就是我。”盖提雷兹在他身旁坐下来。“你一定很想回家。”“是的，”葛兰回答。“在冬天来临之前，我只剩下几天的时间可以进行挖掘工作。你知道，在蒙大拿，八月往往就开始下雪了。”

盖提雷兹说道：“这就是为什么哈蒙德基金会资助北方进行挖掘的原因吗？是不是因为天气寒冷，所以恐龙身上未受破坏的遗传物质更容易被恢复呢？”

“没错，我是这么假设的。”

盖提雷兹点点头。“哈蒙德，他是个聪明人。”

葛兰一声不吭。盖提雷兹重新在游泳池旁的椅子上坐下。

“有些事当局不会告诉你的。”盖提雷兹最后说道，“因为他们怕你，或对你的所作所为不满。不过在周围的农村里确实发生了一些非常特别的事情。”

“咬伤婴儿的事吗？”

“不，谢天谢地，这种现象已经停止了。但是又发生了其他的事情。今年春天，在伊斯梅洛亚地区，也就是这里往北的地方，一些不知名的动物以十分特殊的方式吃了农作物。

他们每天排成一条直线，几乎像一枝箭一样笔直——从海边进入山区，进入丛林。”

葛兰直挺挺地坐着。

“就像一群候鸟，”盖提雷兹说道，“你说是不是？”

“是什么农作物？”葛兰问道。

“嗯，很特别。他们只吃蚕豆和大豆，有时也吃鸡。”

葛兰说道：“富含离胺酸的食物。这些动物后来怎么样了？”

“据一般推测，”盖提雷兹说道，“他们全进了丛林。总之，他们没有被发现。”

当然，在丛林里寻找他们是相当困难的。一支搜索小组可能在伊斯梅洛亚山区花上几年时间，也找不出任何线索来。”

“而把我们留在这里是因为……”

盖提雷兹耸耸肩。“美国政府感到担心，也许会有更多的动物、更多的麻烦，他们觉得应该小心行事。”

“你以为那里有更多的恐龙吗？”葛兰问道。

“我没办法确定，你能吗？”

“不，”葛兰说道，“我也没办法确定。”

“但你怀疑是这样？”

葛兰点点头。“也许那里有更多的恐龙。”

“我同意你的说法。”

盖提雷兹推开椅子站起来。他朝正在游泳池中玩耍的丁姆和莉丝挥挥手。“也许他们会送这两个孩子回家，”他说道。“他们没有理由不这样做。”他戴上太阳眼镜。“葛兰博士，好好享受和我们在一起的这段时间吧。这个国家可爱极了。”

葛兰说道：“你是不是想告诉我，我们将不会再去任何地方了？”

“葛兰博士，应该是说我们之中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再去其他地方了。”盖提雷兹微笑地说道。然后，他转身朝饭店的入口处走去。

